

## 列传第一

### 皇后列传

汉因秦制，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，母曰皇太后，妃曰皇后，余则多称夫人，随世增损，非如《周礼》有夫人、嫔妇、御妻之定数焉。魏晋相因，时有升降，前史言之具矣。

魏氏王业之兆虽始于神元，至于昭成之前，世崇俭质，妃嬪御，率多阙焉，惟以次第为称。而章、平、思、昭、穆、惠、炆、烈八帝，妃后无闻。太祖追尊祖妣，皆从帝谥谥为皇后，始立中宫，余妾或称夫人，多少无限，然皆有品次。世祖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、椒房、中式数等，后庭渐已多矣。又魏故事，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，以成者为吉，不成则不得立也。又世祖、高宗缘保母劬劳之恩，并极尊崇之义，虽事乖典礼，而观过知仁。高祖改定内官，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，三夫人视三公，三嫔视三卿，六嫔视六卿，世妇视中大夫，御女视元士。后置女职，以典内事。内司视尚书令、仆。作司、大监、女侍中三官视二品。监，女尚书，美人，女史、女贤人、书史、书女、小书女五官，视三品。中才人、供人、中使女生、才人、恭使宫人视四品，春衣、女酒、女飧、女食、奚官女奴视五品。

神元皇后奚氏，没鹿回部大人宾之女也。宾临终，诫其二子速侯、回题，令善事帝。及宾卒，速侯等欲因帝会丧为变，语颇漏泄。帝闻之，知其终不奉顺，乃先图之。于是伏勇士于

宫中，晨起以佩刀杀后，驰使告速侯等，言后暴崩。速侯等惊走来赴，因执而杀之。

文帝皇后封氏，生桓、穆二帝，早崩。桓帝立，乃葬焉。高宗初，穿天渊池，获一石铭，称桓帝葬母封氏，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。有司以闻，命藏之太庙。

次妃兰氏，生二子，长子曰蓝，早卒；次子，思帝也。

桓帝皇后祁氏，生三子，长曰普根，次惠帝，次炆帝。平文崩，后摄国事，时人谓之女国。后性猛忌，平文之崩，后所为也。

平文皇后王氏，广宁人也。年十三，因事入宫，得幸于平文，生昭成帝。平文崩，昭成在襁强保。时国有内难，将害诸皇子。后匿帝于裤中，惧人知，咒曰：“若天祚未终者，汝便无声。”遂良久不啼，得免于难。昭成初欲定都于堽垒源川，筑城郭，起宫室，议不决。后闻之，曰：“国自上世，迁徙为业。今事难之后，基业未固。若城郭而居，一旦寇来，难卒迁动。”乃止。烈帝之崩，国祚殆危，兴复大业，后之力也。十八年崩，葬云中金陵。太祖即位，配飨太庙。

昭成皇后慕容氏，元真之女也。初，帝纳元真妹为妃，未几而崩。元真复请继好。遣大人长孙秩逆后，元真送于境上。后至，有宠，生献明帝及秦明王。后性聪敏多知，沉厚善决断，专理内事，每事多从。初，昭成遣卫辰兄悉勿祈还部落也，后戒之曰：“汝还，必深防卫辰。辰奸猾，终当灭汝。”悉勿祈死，其子果为卫辰所杀，卒如后言。建国二十三年崩。太祖即位，配飨太庙。

献明皇后贺氏，父野于，东部大人。后少以容仪选入东宫，生太祖。苻洛之内侮也，后与太祖及故臣吏避难北徙。俄而，高车奄来抄掠，后乘车与太祖避贼而南。中路失辖，后惧，仰

天而告曰：“国家胤胄，岂止尔绝灭也！惟神灵扶助。”遂驰，轮正不倾。行百余里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难。

后刘显使人将害太祖，帝姑为显弟亢泥妻，知之，密以告后，梁眷亦来告难。后乃令太祖去之。后夜饮显使醉。向晨，故惊厩中群马，显使起视马。后泣而谓曰：“吾诸子始皆在此，今尽亡失。汝等谁杀之？”故显不使急追。太祖得至贺兰部，群情未甚归附。后从弟外朝大人悦，举部随从，供奉尽礼。显怒，将害后。后夜奔亢泥家，匿神车中三日。亢泥举室请救，乃得免。会刘显部乱，始得亡归。

后后弟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，举兵围逼行宫。后出谓染干曰：“汝等今安所置我，而欲杀吾子也？”染干惭而去。

后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，慕容垂止之。后以觚不返，忧念寢疾，皇始元年崩，时年四十六，祔葬于盛乐金陵。后追加尊谥，配飨焉。

道武皇后慕容氏，宝之季女也。中山平，入充掖庭，得幸。左丞相卫王仪等奏请立皇后，帝从群臣议，令后铸金人，成，乃立之，告于郊庙。封后母孟为漂阳君。后崩。

道武宣穆皇后刘氏，刘眷女也。登国初，纳为夫人，生华阴公主，后生太宗。后专理内事，宠待有加，以铸金人不成，故不得登后位。魏故事，后宫产子将为储贰，其母皆赐死。太祖末年，后以旧法薨。太宗即位，追尊谥号，配飨太庙。自此后宫人为帝母，皆正位配飨焉。

明元昭哀皇后姚氏，姚兴女也，兴封西平长公主。太宗以后礼纳之，后为夫人。后以铸金人不成，未升尊位，然帝宠幸之，出入居处，礼秩如后焉。是后犹欲正位，而后谦让不当。泰常五年薨，帝追恨之，赠皇后玺绶，而后加谥焉。葬云中金陵。

明元密皇后杜氏，魏郡鄴人，阳平王超之妹也。初以良家子选入太子宫，有宠，生世祖。及太宗即位，拜贵嫔。泰常五年薨，谥曰密贵嫔，葬云中金陵。世祖即位，追尊号谥，配飨太庙。又立后庙于鄴，刺史四时荐祀。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，复其调役。后甘露降于庙庭。高祖时，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后庙。诏曰：“妇人外成，理无独祀，阴必配阳以成天地，未闻有莘之国，立太妣之飨。此乃先皇所立，一时之至感，非经世之远制。便可罢祀。”

先是，世祖保母窦氏，初以夫家坐事诛，与二女俱入宫。操行纯备，进退以礼。太宗命为世祖保母。性仁慈，勤抚导。世祖感其恩训，奉养不异所生。及即位，尊为保太后，后尊为皇太后，封其弟漏头为辽东王。太后训厘内外，甚有声称。性恬素寡欲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好扬人之善，隐人之过。世祖征凉州，蠕蠕吴提入寇，太后命诸将击走之。真君元年崩，时年六十三。诏天下大临三日，太保卢鲁元监护丧事，谥曰惠，葬崞山，从后意也。初，后尝登崞山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吾母养帝躬，敬神而爱人，若死而不灭，必不为贱鬼。然于先朝本无位次，不可违礼以从园陵。此山之上，可以终托。”故葬焉。别立后寝庙于崞山，建碑颂德。

太武皇后赫连氏，赫连屈丐女也。世祖平统万，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，后立为皇后。高宗初崩，祔葬金陵。

太武敬哀皇后贺氏，代人也。初为夫人，生恭宗。神元元年薨，追赠贵嫔，葬云中金陵。后追加号谥，配飨太庙。

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，河东王毗妹也。少以选入东宫，有宠。真君元年，生高宗。世祖末年薨。高宗即位，追尊号谥。葬云中金陵，配飨太庙。

高宗乳母常氏，本辽西人。太延中，以事入宫，世祖选乳

高宗。慈和履顺，有劬劳保护之功。高宗即位，尊为保太后，寻为皇太后，谒于郊庙。和平元年崩，诏天下大临三日，谥曰昭，葬于广宁磨笄山，俗谓之鸣鸡山，太后遗志也。依惠太后故事，别立寝庙，置守陵二百家，树碑颂德。

文成文明皇后冯氏，长乐信都人也。父朗，秦、雍二州刺史、西城郡公。母乐浪王氏。后生于长安，有神光之异。朗坐事诛，后遂入宫。世祖左昭仪，后之姑也，雅有母德，抚养教训。年十四，高宗践极，以选为贵人，后立为皇后。高宗崩，故事：国有大丧，三日之后，御服器物一以烧焚，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。后悲叫自投火中，左右救之，良久乃苏。

显祖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丞相乙浑谋逆，显祖年十二，居于谅暗，太后密定大策，诛浑，遂临朝听政。及高祖生，太后躬亲抚养。是后罢令，不听政事。太后行不正，内宠李弈。显祖因事诛之，太后不得意。显祖暴崩，时言太后为之也。

承明元年，尊曰太皇太后，复临朝听政。太后性聪达，自入宫掖，粗学书计。及登尊极，省决万机。高祖诏曰：“朕以虚寡，幼纂宝历，仰恃慈明，缉宁四海。欲报之德，正觉是凭，诸鸷鸟伤生之类，宜放之山林。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。”于是罢鹰师曹，以其地为报德佛寺。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，顾瞻川阜，有终焉之志。因谓群臣曰：“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。岂必远祔山陵，然后为贵哉！吾百年之后，神其安此。”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，又起永固石室，将终为清庙焉。太和五年起作，八年而成，刊石立碑，颂太后功德。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，乃作《劝戒歌》三百余章，又作《皇诰》十八篇，文多不载。太后立文宣王庙于长安，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，皆刊石立碑。太后又制：内属五庙之孙，外戚六亲缙麻，皆受复除。性俭素，不好华饰，躬御纁纁而已。宰人上膳，案裁径尺，

羞膳滋味减于故事十分之八。太后尝以体不安，服庵{卅閤}子。宰人昏而进粥，有螻蛄在焉，后举匕得之。高祖侍侧，大怒，将加极罚。太后笑而释之。

自太后临朝专政，高祖雅性孝谨，不欲参决，事无巨细，一禀于太后。太后多智略，猜忍，能行大事，生杀赏罚，决之俄顷，多有不关高祖者。是以威福兼作，震动内外。故杞道德、王遇、张祐、苻承祖等拔自微阍，岁中而至王公；王叡出入卧内，数年便为宰辅，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，金书铁券，许以不死之诏。李冲虽以器能受任，亦由见宠帷幄，密加锡赉，不可胜数。后性严明，假有宠待，亦无所纵。左右纤介之愆，动加捶楚，多至百余，少亦数十。然性不宿憾，寻亦待之如初，或因此更加富贵。是以人人怀于利欲，至死而不思退。

太后曾与高祖幸灵泉池，燕群臣及藩国使人、诸方渠帅，各令为其方舞。高祖帅群臣上寿，太后忻然作歌，帝亦和歌。遂命群臣各言其志，于是和歌者九十人。

太后外礼民望元丕、游明根等，颁赐金帛舆马。每至褒美叡等，皆引丕等参之，以示无私。又自以过失，惧人议己，小有疑忌，便见诛戮。迨后之崩，高祖不知所生。至如李诜、李惠之徒，猜嫌覆灭者十余家，死者数百人，率多枉滥，天下冤之。

十四年，崩于太和殿，时年四十九。其日，有雄雉集于太华殿。高祖酌饮不入口五日，毁慕过礼。谥曰文明太皇太后，葬于永固陵。日中而反，虞于鉴玄殿。诏曰：“尊旨从俭，不申罔极之痛；称情允礼，仰损俭训之德。进退思惟，倍用崩感。又山陵之节，亦有成命：内则方丈，外裁掩坎；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，室中可二丈，坟不得过三十余步。今以山陵万世所仰，复广为六十步。辜负遗旨，益以痛绝。其幽房大小，棺

椁质约，不设明器。至于素帐、纁茵、瓷瓦之物，亦皆不置。此则遵先志，从册令，俱奉遗事。而有从有违，未达者或以致怪。梓宫之里，玄堂之内，圣灵所凭，是以一一奉遵，仰昭俭德。其余外事，有所不从，以尽痛慕之情。其宣示远近，著告群司，上明俭诲之善，下彰违命之失。”及卒哭，孝文服衰，近臣从服，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，变服就练，七品已下尽除即吉。设祔祭于太和殿，公卿已下始亲公事。高祖毁瘠，绝酒肉，不内御者三年。

初，高祖孝于太后，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，豫营寿宫，有终焉瞻望之志。及迁洛阳，乃自表缠西以为山园之所，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，号曰“万年堂”云。

文成元皇后李氏，梁国蒙县人，顿丘王峻之妹也。后之生也，有异于常，父方叔恆言此女当大贵。及长，姿质美丽。世祖南征，永昌王仁出寿春，军至后宅，因得后。及仁镇长安，遇事诛，后与其家人送平城宫。高宗登白楼望见，美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此妇人佳乎？”左右咸曰“然”。乃下台，后得幸于斋库中，遂有娠。常太后后问后，后云：“为帝所幸，仍有娠。”时守库者亦私书壁记之，别加验问，皆相符同。及生显祖，拜贵人。太安二年，太后令依故事，令后具条记在南兄弟及引所结宗兄洪之，悉以付托。临诀，每一称兄弟，辄拊胸恸泣，遂薨。后谥曰元皇后，葬金陵，配飨太庙。

献文思皇后李氏，中山安喜人，南郡王惠之女也。姿德婉淑，年十八，以选入东宫。显祖即位，为夫人，生高祖。皇兴三年薨，上下莫不悼惜。葬金陵。承明元年追崇号谥，配飨太庙。

孝文贞皇后林氏，平原人也。叔父金閤，起自阉宦，有宠于常太后，官至尚书、平凉公。金閤兄胜为平凉太守。金閤，

显祖初为定州刺史。未几为乙浑所诛，兄弟皆死。胜无子，有二女，入掖庭。后容色美丽，得幸于高祖，生皇子恂。以恂将为储贰，太和七年后依旧制薨。高祖仁恕，不欲袭前事，而稟文明太后意，故不果行。谥曰贞皇后，葬金陵。及恂以罪赐死，有司奏追废后为庶人。

孝文废皇后冯氏，太师熙之女也。太和十七年，高祖既终丧，太尉元丕等表以长秋未建，六宫无主，请正内位。高祖从之，立后为皇后。高祖每遵典礼，后及夫、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。车驾南伐，后留京师。高祖又南征，后率六宫迁洛阳。及后父熙、兄诞薨，高祖为书慰以叙哀情。及车驾还洛，恩遇甚厚。高祖后重引后姊昭仪至洛，稍有宠，后礼爱渐衰。昭仪自以年长，且前入宫掖，素见待念，轻后而不率妾礼。后虽性不妒忌，时有愧恨之色。昭仪规为内主，谮构百端。寻废后为庶人。后贞谨有德操，遂为练行尼。后终于瑶光佛寺。

孝文幽皇后，亦冯熙女。母曰常氏，本微贱，得幸于熙，熙元妃公主薨后，遂主家事。生后与北平公夙。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贵宠，乃简熙二女俱入掖庭，时年十四。其一早卒。后有姿媚，偏见爱幸。未几疾病，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。高祖犹留念焉。岁余而太后崩。高祖服终，颇存访之。又闻后素疹痊除，遣阉官双三念玺书劳问，遂迎赴洛阳。及至，宠爱过初，专寝当夕，宫人稀复进见。拜为左昭仪，后立为皇后。

始以疾归，颇有失德之闻。高祖频岁南征，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，后便公然丑恣，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。中常侍剧鹏谏而不从，愤惧致死。是时，彭城公主，宋王刘昶子妇也，年少嫠居。北平公冯夙，后之同母弟也，后求婚于高祖，高祖许之。公主志不愿，后欲强之。婚有日矣，公主密与侍婢及家僮十余人，乘轻车，冒霖雨，赴悬瓠奉谒高

祖，自陈本意，因言后与菩萨乱状。高祖闻而骇愕，未之全信而秘匿之，惟彭城王侍疾左右，具知其事。此后，后渐忧惧，与母常氏求托女巫，禱厌无所不至，愿高祖疾不起，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，赏报不赀。又取三牲宫中妖祠，假言祈福，专为左导。母常或自诣宫中，或遣侍婢与相报答。高祖自豫州北幸鄴，后虑还见治检，弥怀危怖，骤令阍人托参起居，皆赐之衣裳，殷勤托寄，勿使漏泄。亦令双蒙充行，省其信不。然惟小黄门苏兴寿密陈委曲。高祖问其本末，敕以勿泄。至洛，执问菩萨、双蒙等六人，迭相证举，具得情状。高祖以疾卧含温室，夜引后，并列菩萨等于户外。后临入，令阍人搜衣中，稍有寸刃便斩。后顿首泣谢，乃赐坐东楹，去御筵二丈余。高祖令菩萨等陈状，又让后曰：“汝母有妖术，可具言之。”后乞屏左右，有所密启。高祖敕中侍悉出，唯令长秋卿白整在侧，取卫直刀柱之。后犹不言。高祖乃以绵坚塞整耳，自小语呼整再三，无所应，乃令后言。事隐，人莫知之。高祖乃唤彭城、北海二王令入坐，言：“昔是汝嫂，今乃他人，但入勿避。”二王固辞，不获命。及入，高祖云：“此老姬乃欲白刃插我肋上！可穷问本末，勿有所难。”高祖深自引过，致愧二王。又云：“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，且使在宫中空坐，有心乃能自死，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。”高祖素至孝，犹以文明太后故，未便行废。良久，二王出，乃赐后辞死诀。再拜稽首，涕泣歔歔。令入东房。及入宫后，帝命阍人有所问于后。后骂曰：“天子妇，亲面对，岂令汝传也！”高祖怒，敕后母常入，示与后状，常拊之百余乃止。高祖寻南伐，后留京师。虽以罪失宠，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。惟令世宗在东宫，无朝谒之事。高祖疾甚，谓彭城王勰曰：“后宫久乖阴德，自绝于天。若不早为之所，恐成汉末故事。吾死之后，可赐自尽别宫，葬以后礼，庶掩冯

门之大过。”高祖崩，梓宫达鲁阳，乃行遗诏。北海王详奉宣遗旨，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药。后走呼不肯引决，曰：“官岂有此也，是诸王辈杀我耳！”整等执持，强之，乃含椒而尽。殡以后礼。梓宫次洛南，咸阳王禧等知审死，相视曰：“若无遗诏，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，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，杀我辈也。”谥曰幽皇后，葬长陵茔内。

孝文昭皇后高氏，司徒公肇之妹也。父扬，母盖氏，凡四男三女，皆生于东裔。高祖初，乃举室西归，达龙城镇，镇表后德色婉艳，任充宫掖。及至，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，见后姿貌，奇之，遂入掖庭，时年十三。

初，后幼曾梦在堂内立，而日光自窗中照之，灼灼而热，后东西避之，光犹斜照不已。如是数夕，后自怪之，以白其父扬，扬以问辽东人闵宗。宗曰：“此奇徵也，贵不可言。”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宗曰：“夫日者，君人之德，帝王之象也。光照女身，必有恩命及之。女避犹照者，主上来求，女不获已也。昔有梦月入怀，犹生天子，况日照之徵。此女必将被帝命，诞育人君之象也。”遂生世宗。后生广平王怀，次长乐公主。及冯昭仪宠盛，密有母养世宗之意。后自代如洛阳，暴薨于汲郡之共县，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。世宗之为皇太子，三日一朝幽后，后拊念慈爱有加。高祖出征，世宗入朝，必久留后宫，亲视栉沐，母导隆备。

其后有司奏请加昭仪号，谥曰文昭贵人，高祖从之。世宗践阼，追尊配飨。后先葬城西长陵东南，陵制卑局。因就起山陵，号终宁陵，置邑户五百家。肃宗诏曰：“文昭皇太后，德协坤仪，美符文妣，作合高祖，实诞英圣，而夙世沦晖，孤茔弗祔。先帝孝感由衷，迁奉未遂，永言哀恨，义结幽明。废吕尊薄，礼伸汉代。”又诏曰：“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，祔庙定

号，促令迁奉，自终及始，太后当主，可更上尊号称太皇太后，以同汉晋之典，正姑妇之礼。庙号如旧。”文昭迁灵柩于长陵兆西北六十步。初开终宁陵数丈，于梓宫上获大蛇长丈余，黑色，头有“王”字，蛰而不动。灵柩既迁，置蛇旧处。

宣武顺皇后于氏，太尉烈弟劼之女也。世宗始亲政事，烈时为领军，总心膂之任，以嫔御未备，因左右讽谕，称后有容德，世宗乃迎入为贵人。时年十四，甚见宠爱，立为皇后，谒于太庙。后静默宽容，性不妒忌，生皇子昌，三岁夭歿。其后暴崩，宫禁事秘，莫能知悉，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。葬永泰陵，谥曰顺皇后。

宣武皇后高氏，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。世宗纳为贵人，生皇子，早夭，又生建德公主。后拜为皇后，甚见礼重。性妒忌，宫人希得进御。及肃宗即位，上尊号曰皇太后。寻为尼，居瑶光寺，非大节庆，不入宫中。建德公主始五六岁，灵太后恆置左右，抚爱之。神龟元年，太后出觐母武邑君。时天文有变，灵太后欲以后当祸，是夜暴崩，天下冤之。丧还瑶光佛寺，嫔葬皆以尼礼。初，高祖幽后之宠也，欲专其爱，后宫接御，多见阻遏。高祖时言于近臣，称妇人妒防，虽王者亦不能免，况士庶乎？世宗暮年，高后悍忌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。由是在洛二世，二十余年，皇子全育者，惟肃宗而已。

宣武灵皇后胡氏，安定临泾人，司徒国珍女也。母皇甫氏，产后之日，赤光四照。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，善于卜相，国珍问之。胡云：“贤女有大贵之表，方为天地母，生天地主。勿过三人知也。”后姑为尼，颇能讲道，世宗初，入讲禁中。积数岁，讽左右称后姿行，世宗闻之，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。而椒掖之中，以国旧制，相与祈祝，皆愿生诸王、公主，不愿生太子。唯后每谓夫人等言：“天子岂可独无儿子，何缘畏一

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？”及肃宗在孕，同列犹以故事相恐，劝为诸计。后固意确然，幽夜独誓云：“但使所怀是男，次第当长子，子生身死，所不辞也。”既诞肃宗，进为充华嫔。先是，世宗频丧皇子，自以春秋长矣，深加慎护。为择乳保，皆取良家宜子者，养于别宫，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。及肃宗践阼，尊后为皇太妃，后尊为皇太后。临朝听政，犹称殿下，下令行事。后改令称诏，群臣上书曰陛下，自称曰朕。太后以肃宗冲幼，未堪亲祭，欲傍《周礼》夫人与君交献之义，代行祭礼，访寻故式。门下召礼官、博士议，以为不可。而太后欲以帟幔自鄣，观三公行事，重问侍中崔光。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，太后大悦，遂摄行初祀。

太后性聪悟，多才艺，姑既为尼，幼相依托，略得佛经大义。亲览万机，手笔断决。幸西林园法流堂，命侍臣射，不能者罚之。又自射针孔，中之。大悦，赐左右布帛有差。先是，太后敕造讼车，时御焉，出自云龙大司马门，从宫西北，入自千秋门，以纳冤讼。又亲策孝秀、州郡计吏于朝堂。太后与肃宗幸华林园，宴群臣于都亭曲水，令王公已下各赋七言诗。太后诗曰：“化光造物含气贞。”帝诗曰：“恭己无为赖慈英。”王公已下赐帛有差。

太后父薨，百僚表请公除，太后不许。寻幸永宁寺，亲建刹于九级之基，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。及改葬文昭高后，太后不欲令肃宗主事，乃自为丧主，出至终宁陵，亲奠遣事，还哭于太极殿。至于讫事，皆自主焉。后幸嵩高山，夫人、九嫔、公主已下从者数百人，升于顶中。废诸淫祀，而胡天神不在其列。后幸左藏，王公、嫔、主已下从者百余人，皆令任力负布绢，即以赐之，多者过二百匹，少者百余匹。唯长乐公主手持绢二十匹而出，示不异众而无劳也。世称共廉。仪同、陈留公

李崇，章武王融并以所负过多，颠仆于地，崇乃伤腰，融至损脚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陈留、章武，伤腰折股。贪人败类，秽我明主。”寻幸阙口温水，登鸡头山，自射象牙簪，一发中之，敕示文武。

时太后得志，逼幸清河王怿，淫乱肆情，为天下所恶。领军元叉、长秋卿刘腾等奉肃宗于显阳殿，幽太后于北宫，于禁中杀怿。其后太后从子都统僧敬与备身左右张车渠等数十人，谋杀叉，复奉太后临朝。事不克，僧敬坐徙边，车渠等死，胡氏多免黜。后肃宗朝太后于西林园，宴文武侍臣，饮至日夕。叉乃起至太后前，自陈外云太后欲害己及腾。太后答云“无此语”。遂至于极昏。太后乃起执肃宗手下堂，言：“母子不聚久，今暮共一宿，诸大臣送我入。”太后与肃宗向东北小阁，左卫将军奚康生谋欲杀叉，不果。

自刘腾死，叉又宽怠。太后与肃宗及高阳王雍为计，解叉领军。太后复临朝，大赦改元。自是朝政疏缓，威恩不立，在下牧守，所在贪恣。郑俨污乱宫掖，势倾海内；李神轨、徐纥并见亲侍，一二年中，位总禁要，手握王爵，轻重在心，宣淫于朝，为四方之所厌秽。文武解体，所在乱逆，土崩鱼烂，由于此矣。僧敬又因聚集亲族，遂涕泣谏曰：“陛下母仪海内，岂宜轻脱如此！”后大怒，自是不召僧敬。

太后自以行不修，惧宗室所嫌，于是内为朋党，防蔽耳目。肃宗所亲幸者，太后多以事害焉。有蜜多道人，能胡语，肃宗置于左右。太后虑其传致消息，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杀之。方悬赏募贼，又于禁中杀领左右、鸿胪少卿谷会、绍达，并帝所亲也。母子之间，嫌隙屡起。郑俨虑祸，乃与太后计，因潘充华生女，太后诈以为男，便大赦改年。肃宗之崩，事出仓卒，时论咸言郑俨、徐纥之计。于是朝野愤叹。太后乃奉潘嫔女言

太子即位。经数日，见人心已安，始言潘嫔本实生女，今宜更择嗣君。遂立临洮王子钊为主，年始三岁，天下愕然。

及武泰元年，尔朱荣称兵渡河，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，太后亦自落发。荣遣骑拘送太后及幼主于河阴。太后对荣多所陈说，荣拂衣而起。太后及幼主并沉于河。太后妹冯翊君收瘞于双灵佛寺。出帝时，始葬以后礼而追加谥。

孝明皇后胡氏，灵太后从兄冀州刺史盛之女。灵太后欲荣重门族，故立为皇后。肃宗颇有酒德，专嬖充华潘氏，后及嫔御并无过宠。太后为肃宗选纳，抑屈人流。时博陵崔孝芬、范阳卢道约、陇西李瓚等女，但为世妇。诸人诉讼，咸见忿责。武泰初，后既入道遂居于瑶光寺。

孝静皇后高氏，齐献武王之第二女也。天平四年，娉以为皇后。王前后固辞，帝不许。兴和初，诏侍中、司徒公孙腾，司空公、襄城王旭，兼尚书令、司州牧、西河王怵，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诏致礼，并备宫官侍卫，以后驾迎于晋阳之丞相第。五月，立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齐受禅，降为中山王妃。后降于尚书左仆射杨遵彦。

史臣曰：始祖生自天女，克昌后叶。灵后淫恣，卒亡天下。倾城之戒，其在兹乎？钩弋年稚子幼，汉武所以行权，魏世遂为常制。子贵母死，矫枉之义不亦过哉！高祖终革其失，良有以也。

## 列传第二

###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

上谷公纥罗，神元皇帝之曾孙也。初，从太祖自独孤如贺兰部，招集旧户，得三百家，与弟建议，劝贺讷推太祖为主。及太祖登王位，纥罗常翼卫左右。又从征伐，有大功。纥罗有援立谋，特见优赏。及即帝位，与弟建同日赐爵为公。卒。

子题，少以雄武知名，赐爵襄城公。从征中山，受诏徇下诸郡，抚慰新城，皆安化乐业。进爵为王。击慕容麟于义台，中流矢薨。帝以太医令阳光为视疗不尽术，伏法。子悉袭，降爵为襄城公。卒，赠襄城王。

建德公婴文，神元皇帝之后也。少明辩，有决断，太宗器之。典出纳诏命，常执机要。世祖践阼，拜护军夷校尉，进爵建德公，镇辽西。卒。

真定侯陆，神元皇帝之后也。世祖时，以武功颇蒙恩遇，拜散骑常侍，赐爵真定侯。卒。

陆曾孙轨，字法寄，稍迁洛阳令。时天下多事，轨惟以深刻遇下，死多酷滥，识者非之。孝静时，鄴宫创制，以轨为营构使。除徐州刺史。轨风望既陋，又无学术，虽历名位，时人轻之。卒于州。武陵侯因，章帝之后也。从太祖平中原，以功封曲逆侯。世祖时，改爵武陵。长乐王寿乐，章帝之后也。位选部尚书、南安王，改封长乐王。高宗即位，寿乐有援立功，

拜太宰、大都督、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矜功，与尚书令长孙渴侯争权，并伏法。

望都公頽，昭帝之后也。随太祖平中原，赐爵望都侯。世祖以頽美仪容，进止可观，使迎左昭仪于蠕蠕，进爵为公。卒。

曲阳侯素延，桓帝之后也。以小统从太祖征讨诸部，初定并州，为刺史。太祖之惊于柏肆也，并州守将封奚真为逆，素延斩之，时太祖意欲抚悦新附，悔参合之诛，而素延杀戮过多，坐免官。中山平，拜幽州刺史。豪奢放逸，左迁上谷太守。后赐爵曲阳侯，时太祖留心黄老，欲以纯风化俗，虽乘舆服御，皆去雕饰，咸尚质俭，而素延奢侈过度，太祖深衔之。积其过，因征，坐赐死。

顺阳公郁，桓帝之后也。少忠正亢直。初以羽林中郎内侍，勤干有称。高宗时，位殿中尚书。从高宗东巡临海，以劳赐爵顺阳公。高宗崩，乙浑专权，隔绝内外，百官震恐，计无所出。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入，欲诛浑。浑惧，逆出问郁曰：“君入何意？”郁曰：“不见天子，群臣忧惧，求见主上。”浑窘怖，谓郁曰：“今大行在殡，天子谅暗，故未接百官，诸郡何疑？”遂奉显祖临朝。后浑心规为乱，朝臣侧目，郁复谋杀浑，为浑所诛。显祖录郁忠正，追赠顺阳王，谥曰简。

宜都王目辰，桓帝之后也。初以羽林郎从太祖南伐至江。高宗即位，以劳累迁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封南平公。乙浑之谋乱也，目辰与兄郁议欲杀浑，事泄被诛，目辰逃隐得免。显祖传位，有定策勋。高祖即位，迁司徒，封宜都王，除雍州刺史，镇长安。目辰性亢直耿介，不为朋党，朝臣咸惮之。然好财利，在州，政以贿成。有罪伏法，爵除。

穆帝长子六修，少而凶悖。穆帝五年，遣六修为前锋，与辅相卫雄、范班及姬澹等救刘琨。帝躬统大兵为后继。刘粲惧，焚烧辎重，突围遁走。纵骑追之，杀伤甚众。帝因大猎于寿阳

山，陈阅皮肉，山为变赤。及晋怀帝为刘聪所执，穆帝遣六脩与桓帝子普根率精骑助刘琨。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宠，欲以为后。六脩出居新平城，而黜其母。六脩有骅骝骏马，日行五百里，穆帝欲取以给比延。后六脩来朝，穆帝又命拜比延，六脩不从。穆帝乃坐比延于己所乘步辇，使人导从出游。六脩望见，以为穆帝，谒伏路左，及至，乃是比延，惭怒而去。召之，不还。穆帝怒，率众伐之。帝军不利，六脩杀比延。帝改服微行民间，有贱妇人识帝，遂暴崩。普根先守于外，闻难，率众来赴。攻六脩，灭之。

吉阳男比干，太祖族弟也。以司卫监讨白涧丁零有功，赐爵吉阳男。后为南道都将，战没。

江夏公吕，太祖族弟也。从世祖平凉州有功，封江夏公，位外都大官，委以朝政，大见尊重。卒，赠江夏王，陪葬金陵。

高凉王孤，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。多才艺，有志略。烈帝之前元年，国有内难，昭成如襄国。后烈帝临崩，顾命：迎昭成立之，社稷可安。及崩，群臣咸以新有大故，内外未安，昭成在南，来未可果，比至之间，恐生变诈，宜立长君以镇众望。次弟屈，刚猛多变，不如孤之宽和柔顺，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，共推孤。孤曰：“吾兄居长，自应继位，我安可越次而处大业。”乃自诣鄴奉迎，请身留为质。石虎义而从之。昭成即位，乃分国半部以与之。薨。

子斤，失职怀怒，构实君为逆，死于长安。太祖时，以孤勋高，追封高凉王，谥曰神武。

斤子乐真，频有战功，后袭祖封。太宗初，改封平阳王。薨。

子礼，袭本爵高凉王。薨，谥懿王。

子那，袭爵。拜中都大官。骁猛善攻战。正平初，坐事伏

法。显祖即位，追那功，命子纆绍封。薨。

子大曹，性愿直。高祖时，诸王非太祖子孙者，例降爵为公。以大曹先世让国功重，曾祖乐真勋著前朝，改封太原郡公。卒，无子，国除。世宗又以大曹从兄子洪威绍。恭谦好学，为颍川太守，有政绩。孝静初，在颍川聚众应关西，齐献武王遣将讨平之。

礼弟陵，世祖赐爵襄邑男。进爵为子。卒。

子瑰，位柔玄镇司马。

瑰子鸷，字孔雀。容貌魁壮，腰带十围。为羽林队仗副。高祖末，以征讨有功，赐爵晋阳男。累迁领军、畿部都督。武泰元年，尔朱荣至河阴，杀戮朝士，鸷与荣共登高冢俯而观之，自此后与荣合。元颢之逼也，鸷从驾北迎。既到河内，欲入城，鸷奏曰：“河内昼则闭门，夜引驾入，此之意趣，难以测量。本图有在，愿便发迈。”帝从之，前至长子，以尔朱荣赴援，除鸷车骑将军，封华山王。庄帝既杀尔朱荣，荣从子兆为乱。帝欲率诸军亲讨，鸷与兆阴通，乃劝帝曰：“黄河万仞，宁可卒渡！”帝遂自安。及兆入殿，鸷又约止卫兵。帝见逼，京邑破，皆由鸷之谋。孝静初，入为大司马，加侍中。

鸷有武艺，木讷少言，性方厚，每息直省，虽暑月不解衣冠。曾于侍中高岳之席，咸阳王坦恃力使酒，陵侮一坐，众皆下之，不敢应答。坦谓鸷曰：“孔雀老武官，何因得王？”鸷即答曰：“斩反人元禧首，是以得之。”众皆失色，鸷怡然如故。兴和三年薨，赠假黄钺、尚书令、司徒公。

子大器，袭爵。后与元瑾谋害齐文襄王，见害。

孤孙度，太祖初赐爵松滋侯，位比部尚书。卒。

子乙斤，袭爵襄阳侯。显祖崇旧齿，拜外都大官，甚见优重。卒。

子平，字楚国，袭世爵松滋侯。以军功赐艾陵男。卒。

子苙，高祖时，袭爵松滋侯，例降侯，赐艾陵伯。苙性刚毅，虽有吉庆事，未尝开口而笑。高祖迁都，苙以代尹留镇。除怀朔镇都大将，因别赐苙酒，虽拜饮，而颜色不泰。高祖曰：“闻公一生不笑，今方隔山，当为朕笑。”竟不能得。高祖曰：“五行之气，偏有所不入。六合之间，亦何事不有？”左右见者，无不扼腕大笑。世宗时，为北中郎将，带河内太守。苙以河桥船絙路狭，不便行旅，又秋水泛涨，年常破坏，乃为船路，遂广募空车从京出者，率令输石一双，累以为岸。桥阔，来往便利，近桥诸郡，无复劳扰，公私赖之。历位度支尚书、侍中、雍州刺史。卒，谥曰成。苙中年以后，官位微达，乃自尊倨，闺门无礼，昆季不穆，性又贪虐，论者鄙之。

苙子子华，字伏荣，袭爵。孝庄初，除齐州刺史。先是，州境数经反逆，邢杲之乱，人不自保。而子华抚集豪右，委之管籥，众皆感悦，境内帖然。而性甚褊急，当其急也，口不择言，手自捶击。长史郑子湛，子华亲友也，见侮骂，遂即去之。子华虽自悔厉，终不能改。在官不为矫洁之行，凡有馈赠者，辞多受少，故人不厌其取。鞠狱讯囚，务加仁恕。齐人树碑颂德。

后除济州刺史。尔朱兆之入洛也，齐州城人赵洛周逐刺史丹阳王萧赞，表济南太守房士达摄行州事。洛周子元显先随子华在济州，邀路改表，请子华复为齐州刺史。子华母房氏，曾就亲人饮食，夜还大吐，人以为中毒，甚忧惧，子华遂掬吐尽啖之，其母乃安。寻以母忧还都。

孝静初，除南兖州刺史。弟子思通使关西，朝廷使右卫将军郭琼收之。子思谓琼仆曰：“速可见杀，何为久执国土！”子华谓子思曰：“由汝粗疏，令我如此。”以头叩床，涕泣不

自胜。子思以手捋须，顾谓子华曰：“君恶体气。”寻与子思俱死于门下外省。

子思，字众念，性刚暴，恆以忠烈自许。元天穆当朝权，以亲从荐为御史中尉。先是，兼尚书仆射元顺奏，以尚书百揆之本，至于公事，不应送御史。至子思，奏曰：

案《御史令》云：“中尉督司百僚；治书侍御史纠察禁内。”又云：“中尉出行，车辐前驱，除道一里，王公百辟避路。”时经四帝，前后中尉二十许人，奉以周旋，未曾暂废。府寺台省，并从此令。唯肃宗之世，为临洮举哀，故兼尚书左仆射臣顺不肯与名，又不送簿。故中尉臣郾道元举而奏之。而顺复启云：“尚书百揆之本，令仆纳言之贵，不宜下隶中尉，送名御史。”寻亦蒙敕，听如其奏。从此迄今，使无准一。

臣初上台，具见其事，意欲申请决议，但以权兼，未宜便尔。日复一日，遂历炎凉。去月朔旦，台移尚书索应朝名帐，而省稽留不送。寻复移催并主吏，忽为尚书郎中裴献伯后注云：“案旧事，御史中尉逢台郎于复道，中尉下车执板，郎中车上举手礼之。以此而言，明非敌体。”臣既见此，深为怪愕。旋省二三，未解所以。正谓都省别被新式，改易高祖旧命，即遣移问，事何所依？又获尚书郎中王元旭报，出蔡氏《汉官》，似非穿凿。始知裴、王亦规坏典谟，两人心欲自矫。臣案《汉书宣秉传》云：“诏徵秉为御史中丞，与司隶校尉、尚书令俱会殿庭，并专席而坐，京师号之为三独坐。”又寻《魏书崔琰传》、晋文阳口《傅嘏传》，皆云：既为中丞，百僚震悚。以此而言，则中丞不揖省郎盖已久矣；宪台不属都堂，亦非今日。又寻《职令》云：“朝会失时，即加弹纠。”则百官簿帐，应送上台，灼然明矣。又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，皆得纠察，则令仆朝名宜付御史，又亦彰矣。不付名至，否臧何验？臣顺专执，

未为平通，先朝曲遂，岂是正法？

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、王元旭等，望班士流，早参清宦，轻弄短札，斐然若斯；苟执异端，忽焉至此！此而不纲，将隳朝令。请以见事免献伯等所居官，付法科处。尚书纳言之本，令仆百揆之要，同彼浮虚，助之乖失，宜明首从，节级其罪。

诏曰：“国异政，不可据之古事。付司检高祖旧格，推处得失以闻。”寻从子思奏。仍为元天穆所忿，遂停。元颢之败，封安定县子。孝静时，位侍中而死。

苌弟珍，字金雀，袭爵艾陵男。世宗时，曲事高肇，遂为帝宠昵。彭城王勰之死，珍率壮士害之。后卒于尚书左仆射。

平弟长生，位游、骑击将军。卒。孝庄时，以子天穆贵盛，赠司空。

天穆，性和厚，美形貌，善射，有能名。年二十，起家员外郎。六镇之乱，尚书令李崇、广阳王深北讨，穆箝奉使慰劳诸军。路出秀容，尔朱荣见其法令齐整，有将领气，深相结托，约为兄弟。未几，荣请天穆为行台，朝廷不许，改授别将，令赴秀容。是时，北镇纷乱，所在峰起，六镇荡然，无复蕃捍，惟荣当职路冲，招聚散亡。天穆为荣腹心，除并州刺史。及荣赴洛，天穆参其始谋，乃令天穆留后，为之继援。庄帝践阼，天穆以荣之眷昵，特除太尉，封上党王，徵赴京师。荣之讨葛荣，诏天穆为前军都督，率京师之众以赴之。荣擒葛荣，天穆增封，通前三万户。寻监国史，录尚书事，开府，世袭并州刺史。

初，杜洛周、鲜于脩礼为寇，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。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间邢杲，拥率部曲，屯据鄆城，以拒洛周、葛荣，垂将三载。及广阳王深等败后，杲南渡居青州北海界。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，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。时

青州刺史元世俊表置新安郡，以杲为太守，未报。会台申汰简所授郡县，以杲从子子瑶资廕居前，乃授河间太守。杲深耻恨，于是遂反。所在流人先为土人凌忽，闻杲起逆，率来从之，旬朔之间，众逾十万。劫掠村坞，毒害民人，齐人号之为“沓榆贼”。先是，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叶，故因以号之。杲东掠光州，尽海而还。又破都督李叔仁军。诏天穆与齐献武王讨，大破之。杲乃请降，传送京师，斩之。增天穆邑万户。时元颢乘虚陷荥阳，天穆闻庄帝北巡，自毕公垒北渡，会车驾于河内。尔朱荣以天时炎热，欲还师。天穆苦执不可，荣乃从之。庄帝还宫，加太宰，羽葆、鼓吹；增邑，通前七万户。

天穆以疏属，本无德望，凭藉尔朱，爵位隆极，当时熏灼，朝野倾悚，王公已下每旦盈门，受纳财货，珍宝充积。而宽柔容物，不甚见疾于时。庄帝以其荣党，外示宠敬，诏天穆乘车马出入大司马门。天穆与荣相倚，情寄特甚。荣常以兄礼事之，而尔朱世隆等虽荣子侄，位遇已重，畏惮天穆，俯仰承迎。天穆曾言世隆之失，荣即加杖，其相亲任如此。庄帝内畏恶之，与荣同时见杀。前废帝初，赠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假黄钺，谥曰武昭。

子俨，袭，美才貌。位都官尚书。及齐受禅，闻敕召，假病，遂怖而卒。

西河公敦，平文帝之曾孙也。太祖初，从征，被坚执锐，名冠诸将。后从征中山，所向无前。太宗时，拜中都大官。世祖时，进爵西河公，宠遇弥笃。卒，子拔袭。

司徒石，平文帝之玄孙也。忠勇有胆略，尤善骑射。从世祖南讨，至瓜步。位尚书令，雍州刺史。历比部侍郎、华州刺史，累迁征南大将军。卒，赠司徒公。

武卫将军谓，烈帝之第四子也。宽雅有将略，常从太祖征

讨有功，除武卫将军。后谢老归家，显祖善礼遇之，赐几杖服物，致膳于第。卒，赐秘器。

子乌真，膂力绝人。随太祖征伐，屡有战功，官至钜鹿太守。

子兴都，聪敏刚毅。高宗时，为河间太守，赐爵乐城子。为政严猛，百姓惮之。显祖初，以子丕贵重，进爵乐城侯。谢老归家，显祖益礼之，赐几杖服物，致膳于第。其妻娄氏，为东阳王太妃。卒，追赠定州刺史、河间公，谥曰宣。

子提，袭父侯爵。

提弟丕，世祖擢拜羽林中郎。从驾临江，赐爵兴平子。显祖即位，累迁侍中。丞相乙浑谋反，丕以奏闻。诏丕帅元贺、牛益得收浑，诛之。迁尚书令，改封东阳公。

高祖时，封东阳王，拜侍中、司徒公。时有诸疑事三百余条，敕丕制决，率皆平允。丕子超生，车驾亲幸其第，特加赏赐。以执心不二，诏赐丕入八议，传示子孙，犯至百，听责数恕之。放其同籍丁口杂使役调，永受复除；若有奸邪人方便谗毁者，即加斩戮。寻迁太尉、录尚书事。时淮南王他、淮阳王尉元、河东王苟颺并以旧老见礼，每有大事，引入禁中，乘步挽，杖于朝，进退相随。丕、他、元三人，皆容貌庄伟，腰带十围，大耳秀眉，须鬓斑白，百僚观胆，莫不祗耸。唯苟颺小为短劣，姿望亦不逮之。高祖、文明太后重年敬旧，存问周渥，赐以珍宝。丕声气高朗，博记国事，飨宴之际，恆居坐端，必抗音大言，叙列既往成败。帝、后敬纳焉。然谄事要人，骄侮轻贱，每见王睿、苻承祖，常倾身下之。时文明太后为王睿造宅，故亦为丕造甲第。第成，帝、后亲幸之，率百官文武飨落焉。使尚书令王睿宣诏，赐丕金印一纽。太后亲造《劝式歌辞》以赐群官，丕上疏赞谢。太后令曰：“臣哉邻哉，邻或臣哉。”

君则亡逸于上，臣则履冰于下。若能如此，太平岂难致乎？”及丕妻段氏卒，谥曰恭妃。又特赐丕金券。

高祖、文明太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，太后曰：“今京师旱俭，欲听饥贫之人出关逐食。如欲给过所，恐稽延时日，不救灾窘；若任其外出，复虑奸良难辨。卿等可议其所宜。”丕议：“诸曹下大夫以上，人各将二吏，别掌给过所，州郡亦然，不过三日，给之便讫，有何难也？”高祖从之，四日而讫。丕请立东宫，诏曰：“年尚幼小，有何急之？”丕曰：“臣年在西夕，思观盛礼，于臣实急。”不许。后例降王爵，封平阳郡公。求致仕，诏不许。

及车驾南伐，丕与广陵王羽留守京师，并加使持节。诏丕、羽曰：“留守非贤莫可。太尉年尊德重，位总阿衡；羽朕之懿弟，温柔明断。故使二人留守京邑，授以二节，赏罚在手。其祇允成宪，以称朕心。”丕对曰：“谨以死奉诏。”羽对曰：“太尉宜专节度，臣但可副贰而已。”高祖曰：“老者之智，少者之决，何得辞也。”及高祖还代，丕请作歌，诏许之。歌讫，高祖曰：“公倾朕还车，故亲歌述志。今经构既有次第，故暂还旧京，愿后时亦同兹适。”

及高祖欲迁都，临太极殿，引见留守之官大议。乃诏丕等，如有所怀，各陈其志。燕州刺史穆羆进曰：“移都事大，如臣愚见，谓为未可。”高祖曰：“卿便言不可之理。”羆曰：“北有捡狁之寇，南有荆扬未宾，西有吐谷浑之阻，东有高句丽之难。四方未平，九区未定。以此推之，谓为不可。征伐之举，要须戎马，如其无马，事不可克。”高祖曰：“卿言无马，此理粗可。马常出北方，厩在此置，卿何虑无马？今代在恆山之北，为九州之外，以是之故，迁于中原。”羆曰：“臣闻黄帝都涿鹿。以此言之，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。”高祖曰：“黄

帝以天下未定，居于涿鹿；既定之后，亦迁于河南。”尚书于果曰：“臣诚不识古事，如闻百姓之言，先皇建都于此，无何欲移，以为不可。中原其如是所由拟，数有篡夺。自建邑平城以来，与天地并固，日月齐明。臣虽管见肤浅，性不昭达，终不以恆代之地，而拟伊洛之美。但以安土重迁，物之常性，一旦南移，惧不乐也。”丕曰：“陛下去岁亲御六军讨萧氏，至洛，遣任城王澄宣旨，敕臣等议都洛。初奉恩旨，心情惶越。凡欲迁移，当讯之卜筮，审定吉否，然后可。”高祖谓丕曰：“往在鄴中，司徒公诞、咸阳王禧、尚书李冲等皆欲请龟占移洛吉凶之事。朕时谓诞等曰，昔周邵卜宅伊洛，乃识至兆。今无若斯之人，卜亦无益。然卜者所以决疑，此既不疑，何须卜也？昔轩辕卜龟焦，卜者请访诸贤哲，轩辕乃问天老，天老谓为善。遂从其言，终致昌吉。然则至人之量未然，审于龟矣。朕既以四海为家，或南或北，迟速无常。南移之民，朕自多积仓储，不令窘乏。”丕曰：“臣仰奉慈诏，不胜喜舞。”高祖诏群官曰：“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。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，昭成营居盛乐，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，迁居平城。朕虽虚寡，幸属胜残之运，故移宅中原，肇成皇宇。卿等当奉先君令德，光迹洪规。”前怀州刺史青龙，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，帝皆抚而答之，辞屈而退。

帝又将北巡，丕迁太傅、录尚书事。频表固让，诏断表启，就家拜授。及车驾发代，丕留守，诏曰：“中原始构，须朕营视，在代之事，一委太傅。”赐上所乘车马，往来府省。丕雅爱本风，不达新式，至于变俗迁洛，改官制服，禁绝旧言，皆所不愿。高祖知其如此，亦不逼之，但诱示大理，令其不生同异。至于衣冕已行，朱服列位，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。晚乃稍加弁带，而不能修饰容仪。高祖以丕年衰体重，亦不强责。及

罢降非太祖子孙及异姓王者，虽较于公爵，而利享封邑，亦不快。高祖南征，丕表乞少留，思更图后举。会司徒冯诞薨，诏六军反旆。丕又以熙薨于代都，表求銮驾亲临。诏曰：“今洛邑肇构，跂望成劳，开辟暨今，岂有以天子之重，远赴舅国之丧？朕纵欲为孝，其如大孝何？纵欲为义，其如大义何？天下至重，君臣道悬，岂宜苟相诱引，陷君不德。令、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。”又诏以丕为都督，领并州刺史。后诏以平阳畿甸，改封新兴公。

初，李冲又德望所属，既当时贵要，有杖情，遂与子超娶冲儿女，即伯尚妹也。丕前妻子隆同产数人，皆与别居。后得宫人，所生同宅共产。父子情因此偏。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。高祖之发平城，太子恂留于旧京。及将还洛，隆与超等密谋留恂，因举兵断关，规据陜北。时丕以老居并州，虽不预其始计，而隆、超咸以告丕。丕外虑不成，口虽致难，心颇然之。及高祖幸平城，推穆泰等首谋，隆兄弟并是党。丕亦随驾至平城，每于测问，令丕坐观。隆、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。有司奏处孥戮，诏以丕应连坐，但以先许不死之诏，躬非染逆之身，听免死，仍为太原百姓，其后妻二子听随。隆、超母弟及余庶兄弟，皆徙敦煌。丕时年垂八十，犹自平城力载，随驾至洛阳。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，乃还晋阳。

高祖崩，丕自并州来赴，世宗引见之。以丕旧老，礼有加焉。寻敕留洛阳。后宴于华林都亭，特令二子扶侍坐起。丕仕历六世，垂七十年，位极公辅，而还为民庶，然犹心恋京邑，不能自绝人事。寻诏以丕为三老。景明四年薨，年八十二。诏赠左光禄大夫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平。

长子隆，先以反诛。隆弟乙升、超，亦同诛。超弟俊、邕，并有军功。俊封新安县男，邕封泾县男。

淮陵侯大头，烈帝之曾孙也。善骑射，擢为内三郎。从世祖有战功，赐爵。高宗初，封淮陵。性谨密，帝甚重之。位宁北将军，迁右将军。卒，赠高平公，谥曰烈。

河间公齐，烈帝之玄孙也。少雄杰魁岸，世祖爱其勇壮，引侍左右。从征赫连昌，世祖马蹶，贼众逼帝，齐以身蔽捍，决死击贼，贼乃退，世祖得上马。是日，微齐，世祖几至危殆。世祖以微服入其城，齐固谏，不许，乃与数人从世祖入。城内既觉，诸门悉闭。世祖及齐等因入其宫中，得妇人裙，系之槩上，世祖乘而上，因此得拔，齐有力焉。赐爵浮阳侯。从征和龙，以功拜尚书，进爵为公。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，坐事免官爵。刘义隆将裴方明陷仇池，世祖复授齐前将军，与建兴公古弼讨之，遂克仇池，威振羌氏。复赐爵河间公，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骆谷。时保宗弟文德说保宗闭险自固，有期矣，秦州主簿边因知之，密告齐。齐晨诣保宗，呼曰：“古弼至，欲宣诏。”保宗出，齐叱左右扶保宗上马，驰驿送台。诸氏遂推文德为主，求援于刘义隆。义隆遣将房亮之、苻昭、啖龙等率众助文德。齐击斩杀龙，擒亮之。氏遂平。以功拜内都大官。卒，谥曰敬。

长子陵，袭爵。陵性抗直，天安初，为乙浑所害。

陵弟兰，以忠谨见宠。高祖初，赐爵建阳子。卒于武川镇将。

子志，字猛略。少清辩强干，历览书传，颇有文才。为洛阳令，不避强御，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，俱入见，面陈得失。彪言：御史中尉避承华车盖，驻论道剑鼓，安有洛阳县令与臣抗衡？志言：神乡县主，普天之下谁不编户？岂有俯同众官，避中尉？高祖曰：“洛阳我之丰沛，自应分路扬镳。自今以后，可分路而行。”及出，与彪折尺量道，各取其半。高祖谓邢峦

曰：“此兒竟可，所謂王孫公子，不鏤自雕。”恽曰：“露枝霜條，故多勁節，非鸞則鳳，其在本枝也。”員外郎馮俊，昭儀之弟，恃勢恣撻所部里正。志令主吏收系，處刑除官。由此忤旨，左遷太尉主簿。俄為從事中郎。

車駕南征，高祖微服觀戰所，有箭欲犯帝，志以身障之，高祖便得免。矢中志目，因此一目喪明。以志行恆州事。世宗時，除荊州刺史，還朝，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，抑買良人為婢，兼乘請供朝。會赦免。肅宗初，兼廷尉卿。後除揚州刺史，賜爵建忠伯。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，亦為荊楚所憚。尋為雍州刺史。晚年耽好聲伎，在揚州日，侍側將百人；器服珍麗，冠於一時。及在雍州，逾尚華侈，聚斂無極，聲名遂損。

及莫折念生反，詔志為西征都督討之。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，與志相持。為賊所乘，遂棄大眾奔還岐州。賊遂攻城。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，將盡出之，志不聽。城人果開門引賊，鎖志及芬之送念生，見害。前廢帝初，贈尚書仆射、太保。

扶風公處真，烈帝之後也。少以壯烈聞。位殿中尚書，賜爵扶風公，委以大政，甚見尊禮。吐京胡曹仆渾等叛，招引朔方胡為援。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。性貪婪，在軍烈暴，坐事伏法。

文安公泥，國之疏族也。性忠直壯烈，有智畫。太祖厚遇之，賜爵文安公，拜安東將軍。卒。

子屈，襲爵。太宗時居門下，出納詔命。性明敏，善奏事，每合上旨。賜爵元城侯，加功勞將軍，與南平公長孫嵩、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獄訟。太宗東巡，命屈行右丞相，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，命掌軍國，甚有聲譽。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，置立將校，外引赫連屈丐。屈督會稽公劉潔、永安侯魏勤

捍之。勤没于陈，洁坠马，胡执送屈丐，唯屈从犹存。太宗以屈没失二将，欲斩之。时并州刺史元六头荒淫怠事，乃赦屈令摄州事。屈纵酒，颇废政事，太宗积其前后失，槛车徵还，斩于市。

子磨浑，少为太宗所知。元绍之逆也，太宗潜隐于外，磨浑与叔孙俊诈云太宗所在。绍使帐下二人随磨浑往，规为逆。磨浑既得出，便缚帐下诣太宗斩之。太宗得磨浑，大喜，因为羽翼。以勋赐爵长沙公，拜尚书，出为定州刺史。卒。

## 列传第三

### 昭成子孙

实君者，昭成皇帝之庶长子也。性愚戇，安忍不仁。昭成季年，苻坚遣其行唐公苻洛等来寇南境，昭成遣刘库仁逆战于子岭。昭成时不胜，不能亲勒众军，乃率诸部避难阴山，度漠北。高车四面寇抄，复度漠南。苻洛军退，乃还云中。初，昭成以弟孤让国，乃以半部授孤。孤卒，子斤失职怀怨，欲伺隙为乱。是时，献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终，太祖年六岁，昭成不豫，慕容后子阏婆等虽长，而国统未定。斤因是说实君曰：“帝将立慕容所生，而惧汝为变，欲先杀汝，是以顷日以来，诸子戎服，夜持兵仗，绕汝庐舍，伺便将发。吾愍而相告。”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，夜常警备，诸皇子挟仗傍徨庐舍之间。实君视察，以斤言为信，乃率其属尽害诸皇子，昭成亦暴崩。其夜，诸皇子妇及人奔告苻洛军。坚将李柔、张蚝勒兵内逼，部从离散。苻坚闻之，召燕凤问其故，以状对。坚曰：“天下之恶一也。”乃执实君及斤，轘之于长安西市。

实君孙勿期，位定州刺史，赐爵林虑侯。卒。

子六状，真定侯。

秦明王翰，昭成皇帝第三子。少有高气，年十五便请率骑征讨。帝壮之，使领二千骑。及长统兵，号令严信，周旋征讨，多有克捷。建国十年卒。太祖即位，追赠秦王，谥曰明。

子仪，长七尺五寸，容貌甚伟，美须髯，有算略，少能舞剑，骑射绝人。太祖幸贺兰部，侍从出入。登国初，赐爵九原公。从破诸部，有谋战功。

及太祖将图慕容垂，遣仪观衅。垂问仪太祖不自来之意。仪曰：“先人以来，世据北土，子孙相承，不失其旧。乃祖受晋正朔，爵称代王，东与燕世为兄弟。仪之奉命，理谓非失。”垂壮其对，因戏曰：“吾威加四海，卿主不自见吾，云何非失？”仪曰：“燕若不修文德，欲以兵威自强，此乃本朝将帅之事，非仪所知也。”及还，报曰：“垂死乃可图，今则未可。”太祖作色问之。仪曰：“垂年已暮，其子宝弱而无威，谋不能决。慕容德自负才气，非弱主之臣。衅将内起，是可计之。”太祖以为然。后改封平原公。

太祖征卫辰，仪出别道，获卫辰尸，传首行宫。太祖大喜，徙封东平公。命督屯田于河北，自五原至柘杨塞外，分农稼，大得人心。慕容宝之寇五原，仪摄据朔方，要其还路。及并州平，仪功多，迁尚书令。从围中山。慕容德之败也，太祖以普麟妻周氏赐仪，并其僮仆财物。寻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左丞相，进封卫王。中山平，复遣仪讨鄴，平之。太祖将还代都，置中山行台，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，远近怀附。寻徵仪以丞相入辅。又从征高车。仪别从西北破其别部。又从讨姚平，有功，赐以绢布绵牛马羊等。仪膂力过人，弓力将十石；陈留公虔，槊大称异。时人云：“卫王弓，桓王槊。”

世祖之初育也，太祖喜，夜召仪入。太祖曰：“卿闻夜唤，乃不怪惧乎？”仪曰：“臣推诚以事陛下，陛下明察，臣辄自安。忽奉夜诏，怪有之，惧实无也。”太祖告以世祖生，仪起拜而歌舞，遂对饮申旦。召群臣入，赐仪御马、御带、缣锦等。

先是，上谷侯岌、张袞，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，学博今古，

初来入国，闻仪待士，先就仪。仪并礼之，共谈当世之务，指画山河，分别城邑，成败要害，造次备举。谦等叹服，相谓曰：“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，吾等当附其尾。”

太祖以仪器望，待之尤重，数幸其第，如家人礼。仪矜功恃宠，遂与宜都公穆崇谋为乱，伏武士伺太祖，欲为逆。崇子遂留在伏士中，太祖召之，将有所使。遂留闻召，恐发，逾墙告状，太祖秘而恕之。天赐六年，天文多变，占者云“当有逆臣伏尸流血”。太祖恶之，颇杀公卿，欲以厌当天灾。仪内不自安，单骑遁走。太祖使人追执之，遂赐死，葬以庶人礼。仪十五子。

子纂，五岁，太祖命养于宫中。少明敏，动止有礼，太祖爱之，恩与诸皇子同。世祖践阼，除定州刺史，封中山公，进爵为王，赐步挽几以优异之。纂好酒爱佞，政以贿成。世祖杀其亲嬖人。后悔过修谨，拜内大将军。居官清约简慎，更称廉平。纂于宗属最长，宗室有事，咸就谘焉。薨，谥曰简。

纂弟良，性忠笃。太宗追录仪功，封南阳王以绍仪后。

良弟干，机悟沉勇，善弓马，少有父风。太宗即位，拜内将军、都督，入备禁中。太宗出游于白登之东北，干以骑从。有双鸢飞鸣于上，太宗命左右射之，莫能中。鸢旋飞稍高，干自请射之，以二箭下双鸢。太宗嘉之，赐御马弓矢金带一，以旌其能。军中于是号曰“射鸢都督”。从世祖南巡，进爵新蔡公。高宗即位，拜都官尚书。卒，谥曰昭。

子祜，通解诸方之语，便骑射。世祖时，为司卫监。从征蠕蠕，忽遇贼别部，多少不敌，祜乃就山解鞍放马，以示有伏。贼果疑而避之。高祖初，赐爵沛郡公。后拜南豫州刺史。大胡山蛮时时钞掠，前后守牧多羈縻而已。祜乃设画，召新蔡、襄城蛮魁三十余人，祜盛武装，于州西为置酒，使之观射。先选

左右能射者二十余人，祜自发数箭皆中，然后命左右以次而射，并中。先出一囚犯死罪者，使服军衣，亦参射限。命射不中，祜即责而斩之。蛮魁等伏仗畏威，相视股栗。又预教左右取死囚十人，皆著蛮衣，云是钞贼。祜乃临坐，伪举目瞻天，微有风动，祜谓蛮曰：“风气少暴，似有钞贼入境，不过十人，当在西南五十里许。”即命骑追掩，果缚送十人。祜告诸蛮曰：“尔乡里作贼如此，合死以不？”蛮等皆叩头曰：“合万死。”祜即斩之。乃遣蛮还，并加慰谕。诸蛮大服，自是境无暴掠。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余家，置之城东汝水之侧，名曰归义坊。

初，豫州城豪胡丘生数与外交通。及祜为刺史，丘生尝有犯，怀恨图为不轨，诈以婚进城人告云：“刺史欲迁城中大家，送之向代。”共谋翻城。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祜，速掩丘生并诸预谋者。祜曰：“吾不负人，人何以叛？但丘生诬误。若即收掩，众必大惧。吾静以待之，不久自当悔服。”语未讫，而城中三百人自缚诣州门，陈丘生诬误之罪。丘生单骑逃走。祜恕而不问。后徵为都牧尚书。薨，赠侍中、仪同三司，谥简公。有八子。

第五子瑞。初瑞母尹氏，有娠致伤。后昼寝，梦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：“吾赐汝一子，汝勿忧之。”寤而私喜。又问筮者，筮者曰：“大吉。”未几而生瑞，祜以为协梦，故名瑞，字天赐。位太中大夫。卒，赠太常卿。

仪弟烈，刚武有智略。元绍之逆，百僚莫敢有声，惟烈行出外，诈附绍募执太宗。绍信之，自延秋门出，遂迎立太宗。以功进爵阴平王。薨，谥曰熹。子袭袭。

烈弟觚，勇略有胆气，少与兄仪从太祖，侍卫左右。使于慕容垂。垂末年，政在群下，遂止觚以求赂。太祖绝之。觚率

左右数十骑，杀其卫将走归。为慕容宝所执，归中山。垂待之逾厚。觚因留心学业，诵读经书数十万言，垂之国人咸称重之。太祖之讨中山，慕容普麟既自立，遂害觚以固众心。太祖闻之哀恻。及平中山，发普麟枢，斩其尸，收议害觚者高霸、程同等，皆夷五族，以大刃锉杀之。乃改葬觚，追谥秦愍王，封子夔为豫章王以绍觚。

常山王遵，昭成子寿鸠之子也。少而壮勇，不拘小节。太祖初，有佐命勋，赐爵略阳公。慕容宝之败也，别率骑七百邀其归路，由是有参合之捷。及平中山，拜尚书左仆射，加侍中，领勃海之合口。及博陵、勃海群盗起，遵讨平之。迁州牧，封常山王。遵好酒，天赐四年，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，赐死，葬以庶人礼。

子素，太宗从母所生，特见亲宠。少引内侍，频历显官，赐爵尚安公，拜外都大官。世祖初，复袭爵。休屠郁原等叛，素讨之，斩渠率，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，立平原郡以处之。及平统万，以素有威怀之略，拜假节、征西大将军以镇之。后拜内都大官。高宗即位，务崇宽征，罢诸杂调。有司奏国用不足，固请复之。惟素曰：“臣闻：‘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’”帝善而从之。诏群臣议定皇子名，素及司徒陆丽议曰：“古帝王之制名，其体有五：有信，有义，有象，有假，有类。伏惟陛下当盛明之运，应昌发之期，诞生皇子，宜以德命。”高宗从之。素宗属之懿，又年老，帝每引入，访以治国政事。固辞疾归第。雅性方正，居官五十载，终始如一，时论贤之。薨，谥曰康，陪葬金陵，配飨庙庭。

长子可悉陵，年十七，从世祖猎，遇一猛虎，陵遂空手搏之以献。世祖曰：“汝才力绝人，当为国立事，勿如此也。”即拜内行阿干。又从平凉州。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，两

槊皆折。陵抽箭射之，坠马。陵恐其救至，未及拔剑，以刀子戾其颈，使身首异处。世祖壮之，即日拜都幢将，封暨阳子。卒于中军都将。

弟陪斤，袭爵，坐事国除。

陪斤子昭，小字阿倪，尚书张彝引兼殿中郎。高祖将为齐郡王简举哀，而昭乃作宫悬。高祖大怒，诏曰：“阿倪愚騃，谁引为郎！”于是黜彝白衣守尚书，昭遂停废。世宗时，昭从弟暉亲宠用事，稍迁左丞。世宗崩，于忠执政，昭为黄门郎，又曲事之。忠专权擅威，枉陷忠贤，多昭所指导也。灵太后临朝，为尚书、河南尹。聳而佞，理务峭急，所在患之。寻出为雍州刺史，在州贪虐，大为人害。后入为尚书，谄事刘腾，进号征西将军。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。纳货元义，所以赠礼优越。

昭子玄，字彦道，以节俭知名。庄帝时，为洛阳令。及前废帝即位，玄上表乞葬庄帝，时议善之。后除尚书左丞。出帝即位，以孙腾为左仆射，腾即齐献武王心膂。仗入省，玄依法举劾，当时咸为玄惧，出帝重其强正，封临淄县子。后从帝入关。

昭弟绍，字丑伦。少聪慧。迁尚书右丞。绍断决不避强御。世宗诏令检赵脩狱，以脩妄幸，因此遂加杖罚，令其致死。帝责绍不重闻。绍曰：“脩奸佞甚于董贤，臣若不因衅除之，恐陛下复被哀帝之名。”以其言正，遂不罪焉。及出，广平王怀拜绍，贺曰：“阿翁乃皇家之正直，虽朱云、汲黯何以仰过？”绍曰：“但恨戮之稍晚，以为愧耳。”卒于凉州刺史。

陪斤弟忠，字仙德。少沉厚，以忠谨闻。高祖时，累迁右仆射，赐爵城阳公，加侍中、镇西将军。有赞选之勤，百僚咸敬之。太和四年，病笃辞退，养疾于高柳。舆驾亲送都门之外，赐杂彩二百匹，群僚侍臣执别者，莫不涕泣。及卒，皆悼惜之。

谥曰宣，命有司为立碑铭。有十七子。

子盛，字始兴，袭爵，位谒者仆射。卒。

盛弟寿兴，少聪慧好学。世宗初，为徐州刺史，在官贪虐，失于人心。其从兄侍中暉，深害其能，因谮之于帝，诏尚书崔亮驰驿检覆。亮发日，受暉旨，遂鞭撻三寡妇，令其自诬，称寿兴压己为婢。寿兴终恐不免，乃令其外弟中兵参军薛脩义将车十乘，运小麦经其禁之旁。寿兴因逾墙出。脩义以大木函盛寿兴，其上加麦，载之而出。遂至河东，匿脩义家。逢赦，乃出见世宗，自陈为暉所谮，世宗亦更无所责。

初，寿兴为中庶子时，王显在东宫，贱，因公事寿兴杖之三十。及显有宠，为御史中尉，奏寿兴在家每有怨言，诽谤朝廷。因帝极饮，无所觉悟，遂奏其事，命帝注可，直付寿兴赐死。帝书半不成字，当时见者亦知非本心，但惧暉等威，不敢申拔。及行刑日，显自往看之。寿兴命笔自作《墓志铭》曰：“洛阳男子，姓元名景，有道无时，其年不永。”余文多不载。顾谓其子曰：“我棺中可著百张纸，笔两枚，吾欲讼显于地下。若高祖之灵有知，百日内必取显。如遂无知，亦何足恋。”及世宗崩，显寻被杀。寿兴之死，时论亦以为前任中尉弹高口谗讽所致。灵太后临朝，三公郎中崔鸿上疏理寿兴，诏追雪，赠豫州刺史，谥曰庄。寿兴弟益生，少亡。

忠弟德，封河间公。卒于镇南将军，赠曹州刺史。

德子悝，颍川太守。卒于光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疑，字子仲。出帝初，授兖州刺史。于时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谋逆。弃城出走，悬门发断疑要口而出。诏齐州刺史尉景、本州刺史蔡隼各部在州土往讨之。疑返，复任。封濮阳县伯。孝静时，转尚书令，摄选部。疑虽居重任，随时而已。薨于瀛州刺史，赠司徒公，谥曰靖懿。

忠子暉，字景袭。少沉敏，颇涉文史。世宗即位，拜尚书主客郎。巡省风俗，还，奏事称旨，为给事黄门侍郎。

初，高祖迁洛，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，时欲和合众情，遂许冬则居南，夏便居北。世宗颇惑左右之言，外人遂有还北之问，至乃榜卖田宅，不安其居。暉乃请问言事。世宗曰：“先皇迁都之日，本期冬南夏北，朕欲聿遵成诏，故有外人之论。”暉曰：“先皇移都，为百姓恋土，故发冬夏二居之诏，权宁物意耳。乃是当时之言，实非先皇深意。且北来迁人，安居岁久，公私计立，无复还情。陛下终高祖定鼎之业，勿信邪臣不然之说。”世宗从之。

再迁侍中，领右卫将军。虽无补益，深被亲宠。凡在禁中要密之事，暉别奉旨藏之于柜，唯暉入乃开，其余侍中、黄门莫有知者。侍中卢昶亦蒙恩眄，故时人号曰“饿虎将军，饥鹰侍中”。

迁吏部尚书，纳货用官，皆有定价，大郡二千匹，次郡一千匹，下郡五百匹，其余官职各有差，天下号曰“市曹”。出为冀州刺史，下州之日，连车载物，发信都，至汤阴间，首尾相继，道路不断。其车少脂角，即于道上所逢之牛，生截取角以充其用。暉检括丁户，听其归首，出调绢五万匹。然聚敛无极，百姓患之。

肃宗初，徵拜尚书左仆射，诏摄吏部选事。上疏曰：“臣闻治人之本，实委牧守之官。得其才则政平物理，失其人则讼兴怨结。自非察访善恶，明加贬赏，将何以黜彼贪怠，陟此清勤也！窃以大使巡省，必广迎送之费；御史驰纠，颇回威滥之刑。且暂尔往还，理不委悉，纵有简举，良未平当。愚谓宜令三司、八座、侍中、黄门，各布耳目，外访州镇牧将、治人、守令能不。若德教有方，清白独著，宜以名闻，即加褒陟。若

治绩无效，贪暴远闻，亦便示牒，登加贬退。如此则不出庭户，坐知四方，端委垂拱，明赏审罚矣。”又表以“御史之职，鹰鹫是任，必逞爪牙，有所噬搏。若选后生年少、血气方刚者，恐其轻肆劲直，伤物处广。愚谓宜简宿官经事、忠良平慎者为之。”诏付外，依此施行。

后诏晖与任城王澄、京兆王愉、东平王匡共决门下大事。晖又上书论政要：“其一曰：御史之职，务使得贤。必得其人，不拘阶秩，久于其事，责其成功。其二曰：安人宁边，观时而动。顷来边将，亡远大之略，贪万一之功，楚梁之好未闻，而蚕妇之怨屡结，斯乃庸人所为，锐于奸利之所致也。平吴之计，自有良图，不在于一城一戍也。又河北数州，国之基本，饥荒多年，户口流散。方今境上兵复徵发，即如此日，何易举动。愚谓数年以来，唯宜静边以息占役，安人劝农，惠此中夏。请严敕边将，自今有贼戍求内附者，不听辄遣援接，皆须表闻，违者虽有功，请以违诏书论。三曰：国之资储，唯藉河北。饥谨积年，户口逃散，生长奸诈，因生隐藏，出缩老小，妄注死失。收入租调，割入于己。人困于下，官损于上。自非更立权制，善加检括，损耗之来，方在未已。请求其议，明宣条格。”帝纳之。

晖颇爱文学，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，以类相从，名为《科录》，凡二百七十卷，上起伏羲，迄于晋、宋，凡十四代。晖疾笃，表上之。神龟元年卒，赐东园秘器，赠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空公，谥曰文宪。将葬，给羽葆、班剑、鼓吹二十人，羽林百二十人。

陈留王虔，昭成子纥根之子也。少以壮勇知名。登国初，赐爵陈留公。与卫王仪破黜弗部。从攻卫辰。慕容宝来寇，虔绝其左翼。宝败，垂恚愤来桑乾。虔勇而轻敌，于陈战没。

虔姿貌魁杰，武力绝伦。每以常槊细短，大作之犹患其轻，复缀铃于刃下。其弓力倍加常人。以其殊异于世，代京武库常存而志之。虔常临阵，以槊刺人，遂贯而高举。又尝以一手顿槊于地，驰马伪退，敌人争取，引不能出。虔引弓射之，一箭杀二三人，摇槊之徒亡魂而散。徐乃令人取槊而去。每从征讨，常先登陷阵，勇冠当时，敌无众寡，莫敢抗其前者。及薨，举国悲叹，为之流涕。太祖追惜，伤恸者数焉。追谥陈留桓王，配飨庙庭。封其子悦为朱提王。

悦外和内佞，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，特加亲宠。为左将军，袭封。后为宗师。悦恃宠骄矜，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言曰：“一旦宫车晏驾，吾止避卫公，除此谁在吾前？”卫王仪，美髯，为内外所重，悦故云。初，姚兴之赎狄伯支，悦送之。路由雁门，悦因背诱奸豪，以取其意，后遇事讪，逃亡，投雁门，规收豪杰，欲为不轨，为土人执送，太祖恕而不罪。太宗即位，引悦入侍，仍怀奸计，说帝云：“京师杂人，不可保信，宜诛其非类者。又雁门人多诈，并可诛之。”欲以雪其私忿。太宗不从。悦内自疑惧，怀刀入侍，谋为大逆。叔孙俊疑之，窃视其怀，有刀，执而赐死。

弟崇，世祖诏令袭桓王爵。崇性沉厚。初，卫王死后，太祖欲敦宗亲之义，诏引诸王子弟入宴。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，疑惧，皆出逃遁，将奔蠕蠕，唯崇独至。太祖见之甚悦，厚加礼赐，遂宠敬之，素等于是亦安。久之，拜并州刺史，有政绩。从征蠕蠕，别督诸军出大泽，越涿邪山，威慑漠北。薨，谥曰景王。

子建，袭，降爵为公。位镇北将军、怀荒镇大将。卒。

建子琛，位恆朔二州刺史。

琛子翊，尚书左仆射。

虔兄顗，性严重少言，太祖常敬之。雅有谋策，从平中山，以功赐爵蒲城侯、平卢太守，特见宠厚，给鼓吹羽仪，礼同岳牧。莅政以威信著称。居官七年，乃以元易干代顗为郡。时易干子万言得宠于太祖，易干恃其子，轻忽于顗，不告其状，轻骑卒至，排顗坠床而据顗坐。顗不知代己，谓以罪见捕。既而知之，耻其侮慢，谓易干曰：“我更满被代，常也；汝无礼见辱，岂可容哉！”遂搏而杀之，以状具闻。太祖壮之。万言累以诉请，乃诏顗输赎。顗乃自请罪，太祖赦之，复免其赎。病卒。

子仑，世祖时袭父爵，以功除统万镇将。后从永昌王仁南征，别出汝阴。济淮，刘义隆将刘康祖屯于慰武亭以邀军路。师人患之。仑曰：“今大风既劲，若令推草车方轨并进，乘风纵烟火，以精兵自后乘之，破之必矣。”从之。斩康祖，传首行宫。高宗即位，除秦州刺史，进爵陇西公。卒，谥定公。子琛袭爵。

毗陵王顺，昭成子地干之子也。性疏佞。登国初，赐爵南安公。及太祖讨中山，留顺守京师。柏肆之败，军人有亡归者，言大军奔散，不知太祖所在。顺闻之，欲自立，纳莫题谏，乃止。时贺力眷等聚众作乱于阴馆，顺讨之不克，乃从留宫自白登南入繁峙故城，阻堽垒水为固，以宁人心。太祖善之，进封为王，位司隶校尉。太祖好黄老，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。在坐莫不祇肃，顺独坐寐欠伸，不顾而唾。太祖怒，废之。以王薨于家。

辽西公意烈，昭成子力真之子也。先没于慕容垂，太祖征中山，弃妻子迎于井陘。及平中原，有战获勋，赐爵辽西公，除广平太守。时和跋为鄴行台，意烈性雄耿，自以帝属，耻居跋下，遂阴结徒党，将袭鄴，发觉赐死。

子拔干，博知古今。父虽有罪，太祖以拔干宗亲，委之心腹。有计略，屡效忠勤。太宗践阼，除勃海太守，吏人乐之。赐爵武遂子。转平原镇将，得将士心。卒，谥曰灵公。

子受洛，袭，进爵武邑公，卒。

子叱奴，武川镇将。

叱奴子洪超，颇有学涉。大乘贼乱之后，诏洪超持节兼黄门侍郎绥慰冀部。还，上言：“冀土宽广，界去州六七百里，负海险远，宜分置一州，镇遏海曲。”朝议从之，后遂立沧州。卒于北军将、光禄大夫。

意烈弟勃，善射御，以勋赐爵彭城公。卒，陪葬金陵。

长子粟，袭。世祖时，督诸军屯漠南。蠕蠕口表闻。粟亮直，善驭众，抚恤将士，必与之同劳逸。征和龙，以功进封为王。薨，陪葬金陵。

粟弟浑，少善弓马，世祖嘉之。会有诸方使命，浑射兽三头，发皆中之，举坐咸以为善。及为宰官尚书，颇以骄纵为失，坐事免。徙长社，为人所害。

子库汗，为羽林中郎将。从北巡，有兔起乘舆前，命库汗射之，应弦而毙。世祖悦，赐一金兔以旌其能。高宗起恭宗庙，赐爵阳丰侯。显祖即位，复造高宗庙，拜殿中给事，进爵为公。库汗明于断决，每奉使察行州镇，折狱以情，所历皆称之。秦州父老诣阙乞库汗为刺史者前后千余人，朝廷许之。未及遣，遇病卒。子古辰袭。

昭成子窟咄。昭成崩后，苻洛以其年长，逼徙长安，苻坚礼之，教以书学。因乱随慕容永东迁，永以为新兴太守。

刘显之败，遣弟亢泥等迎窟咄，遂逼南界。于是诸部骚动。太祖左右于桓等谋应之，同谋人单乌干以告。太祖虑骇人心，沉吟未发。后三日，桓以谋白其舅穆崇，崇又告之。太祖乃诛

桓等五人，余莫题等七姓，悉原不问。太祖虑内难，乃北逾阴山，幸贺兰部，遣安同及长孙贺徵兵于慕容垂。贺亡奔窟咄，安同间行遂达中山。慕容垂遣子贺麟步骑六千以随之。安同与垂使人兰纥俱还，达牛川，窟咄兄子意烈捍之。安同乃隐藏于商贾囊中，至暮乃入空井，得免，仍奔贺麟。军既不至，而稍前逼。贺染干阴怀异端，乃为窟咄来侵北部。人皆惊骇，莫有固志。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节及诸乌丸亡奔卫辰。贺麟闻之，遽遣安同、朱谭等来。既知贺麟军近，众乃小定。太祖自弩山幸牛川。窟咄进屯高柳。太祖复使安同诣贺麟，因克会期。安同还，太祖逾参合，出代北与贺麟会于高柳。窟咄困迫，望旗奔走，遂为卫辰杀之，帝悉收其众。贺麟别帝，归于中山。

## 列传第四

### 道武七王

清河王  
阳平王  
河南王  
河间王  
长乐王  
广平王  
京兆王

道武皇帝十男。宣穆刘皇后生明元皇帝，贺夫人生清河王绍，大王夫人生阳平王熙，王夫人生河南王曜。河间王脩、长乐王处文二王母氏闕。段夫人生广平王连、京兆王黎。皇子浑及聪母氏并闕，皆早薨，无后。

清河王绍，天兴六年封。凶狠俭悖，不遵教训。好轻游里巷，劫剥行人，斫射犬豕，以为戏乐。太祖尝怒之，倒悬井中，垂死乃出。太宗常以义方责之，遂与不协，恆惧其为变。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，太祖幽之于宫，将杀之。会日暮，未决。贺氏密告绍曰：“汝将何以救吾？”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，逾宫犯禁。左右侍御呼曰：“贼至！”太祖惊起，求弓刀不获，遂暴崩。明日，宫门至日中不开，绍称诏召百僚于西宫端门前北面而立，绍从门扇间谓群臣曰：“我有父，亦有兄，公卿欲

从谁也？”王公已下皆惊愕失色，莫有对者。良久，南平公长孙嵩曰：“从王。”群臣乃知宫车晏驾，而不审登遐之状。唯阴平公元烈哭泣而去。于是朝野凶凶，人怀异志。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，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，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，往往相聚。绍闻人情不安，乃出布帛班赐王公以下，上者数百匹，下者十匹。

先是，太宗在外，闻变乃还，潜于山中。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，众皆响应。太宗至城西，卫士执送绍。于是赐绍母子死，诛帐下阉宦、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，其先犯乘舆者，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。绍时年十六。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，美而丽。初太祖如贺兰部，见而悦之，告献明后，请纳焉。后曰：“不可，此过美不善，且已有夫。”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，生绍，终致大逆焉。

阳平王熙，天兴六年封。聪达有雅操，为宗属所钦重。太宗治兵于东部，诏熙督十二军校阅，甚得军仪，太宗嘉之，赏赐隆厚。后讨西部越勤，有功。泰常六年薨，时年二十三。太宗哀恻不已，赐温明秘器，礼物备焉。熙有七子。

长子他，袭爵。身長八尺，美姿貌，性谨厚，武艺过人。从世祖讨山胡白龙于西河，屠其城，别破余党，斩首数千级。改封临淮王，拜镇东将军。寻改封淮南王，除使持节、都督豫洛河南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镇虎牢。威名甚著。后与武昌王提率并州诸军讨吐京叛胡曹仆浑于河西，平之。拜使持节、前锋大将军、都督诸军事，北讨蠕蠕，破之，运军储于比干城。刘义隆遣将寇边，他从征于悬瓠，破之。拜使持节、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镇长安。绥抚秦土，得民夷之心。时义隆寇南鄙，以他威信素著，复为虎牢镇都大将。高宗时，转使持节、都督凉州

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仪同如故。高祖初，入为中都大官，拜侍中，转征西大将军，迁司徒。赐安车几杖，入朝不趋。太和十二年薨，年七十三。时高祖有事宗庙，始荐，闻薨，为之废祭。輿驾亲临，哀恻，诏有司监护丧事，礼赠有加。追赠平东大将军、定州牧，司徒如故。谥曰靖王。他三子。

世子吐万，早卒，赠冠军、并州刺史、晋阳顺侯。

子显，袭祖爵。薨，谥曰喜王。

子世遵，袭。世宗时，拜前军将军、行幽州事、兼西中郎将，又行青州事。寻迁骁骑将军。出为征虏将军、幽州刺史。世遵性清和，推诚化导，百姓乐之。肃宗时，以本将军为荆州刺史。寻加前将军。初在汉阳，复有声迹，后颇行货贿，散费边储，由是声望有损。沔南蛮首及襄阳民望入密信引世遵，请以襄阳内附。世遵表求赴应，朝议从之，诏加世遵持节、都督荆州及沔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余如故。遣洛州刺史伊瓮生，冠军将军、鲁阳太守崔模为别将，率步骑二万受世遵节度。军至汉水，模等皆疑不渡。世遵怒，临之以兵，模乃济。而内应者谋泄，为萧衍雍州刺史所杀，筑门以自固。模焚襄阳邑郭，烧杀数万口。会是夜大风雨雪，模等班师，士卒冻死十二三。世遵及瓮生、模并坐免官。后除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百姓安之。孝昌元年，薨于州。赠散骑常侍、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康王。

子敬先，袭。历谏议大夫、散骑常侍，领主衣都统。元颢入洛，庄帝北巡。敬先与叔父均等于河梁起义，为颢所害。追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太尉公、定州刺史。

子宣洪，袭。历谏议大夫、光禄少卿。武定中，与元瑾谋反，诛，国除。

世遵弟均，字世平。累迁通直常侍、征虏将军。以河梁立

义之功，封安康县开国伯，食邑五百户，除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。卒，赠使持节、征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出帝时，复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均六子。

长子忻之，性粗武，幼有气力。释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参军，稍迁尚书右中兵郎。以河渚起义之勋，赐爵东阿侯。初，孝庄之图尔朱荣、元天穆也，忻之密启：临事之日，乞得侍立，手斩二人。及荣之死，百僚入贺，忻之独蒙劳问。庄帝崩于晋阳，忻之内惧。及齐献武王起义河北，忻之奔赴。后废帝时，除散骑常侍、大丞相右长史。出帝初，袭先封安康县开国伯，除抚军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便道之州，属樊子鹄据瑕丘反，遂于中途遇害。以死王事，追赠使持节、都督定殷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文贞。

忻之弟庆鸾，武定末，司徒谘议参军。

庆鸾弟庆哲，终于司农少卿，赠中军将军、济州刺史。

均弟禹，容貌魁伟。起家司空参军，转符玺郎、太常丞、镇远将军、东海太守带峒岵戍主。禹颇好内学，每云晋地有福，孝昌末遂诣尔朱荣。建义元年，与荣同入洛。除中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封鄆城县开国伯，邑五百户，为并州东面大都督，镇乐平。荣死之后，为土民王恶氍起义杀之。后赠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子长渊，袭。武定中，南青州长史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禹弟菩萨，给事中。卒，赠济南太守。

吐万弟钟葵，早卒。

长子法寿，侍御中散，累迁中散大夫。出除龙骧将军、安州刺史。法寿先令所亲微服入境，观察风俗，下车便大行赏罚，于是境内肃然。更满还朝，吏人诣阙诉乞，肃宗嘉之，诏复州任。后徵为太中大夫，加左将军。迁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建

义初，于河阴遇害，赠车骑将军、相州刺史。

子庆始，大司农丞。与父同时见害。赠前将军、广州刺史。

庆始弟庆遵，武定末，瀛州骑府司马。

庆遵弟庆智，美容貌，有几案才。著作佐郎、司徒中兵参军。卒于太尉主簿。

法寿弟法僧，自太尉行参军稍转通直郎，宁远将军，司徒、司马掾，龙骧将军，益州刺史。素无治干，加以贪虐，杀戮自任，威怒无恆。王贾诸姓，州内人士，法僧皆召为卒伍，无所假纵。于是合境皆反，招引外寇。萧衍遣将张齐率众攻逼，城门昼闭，行旅不通。法僧上表曰：“臣忝守遐方，变生虑表，贼众俯张，所在强盛。统内城戍悉已陷没，近州之民亦皆扰叛。唯独州治仅存而已，亡灭之期，非旦则夕。臣自思忖，必是死人，但恐不得谢罪阙庭，既忝宗枝，累辱不浅。若死为鬼，永旷天颜，九泉之下，实深重恨。今募使间行，偷路奔告，若台军速至，犹希全保。哭送使者，不知所言。”肃宗诏曰：“比敕傅竖眼倍道兼行，而犹未达，可更遣尚书郎堪干者一人驰驿催遣，庶令拔彼倒悬，救兹危急。”竖眼频破张齐，于是获全。徵拜光禄大夫，出为平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转安东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孝昌元年，法僧杀行台高谅，反于彭城，自称尊号，号年天启。大军致讨，法僧携诸子，拥掠城内及文武，南奔萧衍。

钟葵弟笃，字阿成。太子右率、北中郎将、抚冥镇将、光禄卿。出除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卒，谥曰贞。

长子浩，字洪达。太尉长史。

他弟浑，继叔父广平王连。

浑弟比陵，太延五年为司空，赐爵 荊公。除安远将军、怀荒镇大将。卒。

子天琚，袭。高祖时征虏将军、青州刺史。从驾南征，拜

后将军，寻降公为侯，除西中郎将。世祖时，征虏将军、夏州刺史。卒，赠本将军、济州刺史。子延伯袭。卒。

河南王曜，天兴六年封。五岁，尝射雀于太祖前，中之，太祖惊叹焉。及长，武艺绝人，与阳平王熙等并督诸军讲武，众咸服其勇。泰常七年薨，时年二十二。有七子。

长子提，骁烈有父风。世祖时，袭爵，改封颍川王。迎昭仪于塞北，时年十六，有夙成之量，殊域敬焉。后改封武昌。拜使持节、镇东大将军、平原镇都大将。在任十年，大著威名。后与淮南王他讨平吐京叛胡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统万镇都大将，赐马百匹，羊千口，甚见宠待。太安元年薨，年四十七，谥曰成王。

长子平原，袭爵。忠果有智略。显祖时，蠕蠕犯塞，从驾击之，平原战功居多。拜假节、都督齐兖二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善于怀抚，边民归附者千有余家。

高祖时，妖贼司马小君，自称晋后，聚党三千余人，屯聚平陵，号年圣君。攻破郡县，杀害长吏。平原身自讨击，杀七人，擒小君，送京师斩之。又有妖人刘举，自称天子，扇惑百姓。复讨斩之。时岁谷不登，齐民饥馑，平原以私米三千余斛为粥，以全民命。北州戍卒一千余人，还者皆给路粮。百姓咸称永之。州民韩凝之等千余人，诣阙颂之，高祖览而嘉叹。及还京师，每岁率诸军屯于漠南，以备蠕蠕。迁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、雍州刺史，镇长安。太和十一年薨。赠以本官，加羽葆、鼓吹，谥曰简王。有五子，长子和为沙门，舍其子显，以爵让其次弟鉴。鉴固辞。诏许鉴身终之后，令显袭爵，鉴乃受之。

鉴，字绍达。少有父风，颇览书传。沉重少言，宽和好士。拜通直散骑常侍，寻加冠军将军，守河南尹。车驾南伐，以鉴

为平南将军，除左卫将军，出为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时革变之始，百度惟新，鉴上遵高祖之旨，下采齐之旧风，轨制粲然，皆合规矩。高祖览其所上，嗟美者久之，顾谓侍臣曰：“诸州刺史皆能如此，变风易俗，更有何难？”下诏褒美，班之天下，一如鉴所上。齐人爱之永，咸曰耳目更新。高祖崩后，和罢沙门归俗，弃其妻子，纳一寡妇曹氏为妻。曹氏年齿已长，携男女五人随鉴至历城，干乱政事。和与曹及五子七处受纳，鉴皆顺其意，言无不从。于是狱以贿成，取受狼籍，齐人苦之。鉴治名大损。

世宗初，以本将军转徐州刺史。属徐兖大水，民多饥馑，鉴表加赈恤，民赖以济。先是，京兆王愉为徐州，王既年少，长史卢渊宽以驭下，郡县多不奉法。鉴表曰：“梁郡太守程灵虬，唯酒是耽，贪财为事，虐政残民，寇盗并起；黠音悖响，盈于道路，部境呼嗟，金焉怨酷。梁郡密迩伪畿，丑声易布，非直有点清风，臣恐取嗤荒远。请免所居官，以明刑宪。”诏免灵虬郡，徵还京师。于是徐境肃然。

萧衍角城戍主柴庆宗，以城内附。鉴遣淮阳太守吴秦生率兵千余赴之。衍淮阴援军已来断路，秦生屡战破之，乘胜而进，遂克角城。世宗诏鉴曰：“知摧角城，威谋展称，良以欣然。此城襟带淮汴，川路冲要，自昔经算，未能克之，蚁固积纪，每成边害。将军渊规潜运，妙略克宣，辟境克城，功著不日，据要扼喉，津径势阻，可谓勋高三捷，朕甚嘉焉。守御诸宜，善以量度，矜慰之使，寻当别遣。”年四十二薨。赠卫大将军、齐州刺史，王如故，谥曰悼王。

长子伯宗，员外郎；次仲渊，兰陵太守。并早卒。仲渊弟季伟，武定中，太尉中兵参军。

和，字善意。鉴薨之后，与鉴子伯宗竞求承袭。尚书令肇

奏：“和太和中出为沙门，让爵于鉴。鉴后以和子显年在弱冠，宜承基绪，求逊王爵以归正胤。先朝诏终鉴身，听如其请。鉴既薨逝，和求袭封。谨寻诏旨，听传子显，不许其身。和先让后求，有乖道素，请令伯宗承袭。”世宗诏曰：“和初以让鉴，而鉴还让其子，交让之道，于是乎著。其子早终，可听和袭。

“寻拜谏议大夫、兼太子率更令，转通直散骑常侍、兼东中郎将。肃宗时，出为辅国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坐事免。久之，除东郡太守。正光四年薨。赠安东将军、相州刺史。

子谦，字思义，袭爵。后拜前军将军、征蛮都督。庄帝初，于河阴遇害。赠散骑常侍、征东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。子琴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鉴弟荣，字瓮生。高祖时直寝，从驾征新野。终于羽林监。

荣弟亮，字辟邪。威远将军、羽林监。卒，赠河间太守。

亮弟道，字道明。太尉府行参军、司徒掾、镇远将军、太仆少卿。出除安西将军、东秦州刺史。建义初，卒于州。赠征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河间王修，天赐四年封。泰常元年薨，无子。

世祖继绝世，诏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袭修爵，改封略阳。后与永昌王健督诸军讨秃发保周于番和，徙张掖民数百家于武威，遂与诸将私自没入。坐贪暴，降爵为公。后统河西诸军袭蠕蠕，至于漠南。仍复王爵，加征西大将军。正平初，有罪赐死，爵除。

长乐王处文，天赐四年封。聪辩夙成。年十四，泰常元年薨。太宗悼伤之，自小敛至葬，常亲临哀恻。陪葬金陵。无子，爵除。

广平王连，天赐四年封。始光四年薨，无子。

世祖继绝世，以阳平王熙之第二子浑为南平王，以继连后，

加平西将军。浑好弓马，射鸟，辄历飞而杀之，时皆叹异焉。世祖尝命左右分射，胜者中的，筹满，诏浑解之，三发皆中，世祖大悦。器其艺能，常引侍左右，赐马百匹，僮仆数十人。后拜假节、都督平州诸军事、领护东夷校尉、镇东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平州刺史，镇和龙。在州绥导有方，民夷悦之。徙凉州镇将、都督西戎诸军事、领护西域校尉，赐御马二匹。临镇清慎，恩著凉土。更满还京，父老皆涕泣追送，若违所亲。太和十一年，从驾巡方山，道薨。

子飞龙，袭，后赐名霄。身長九尺，腰带十围，容貌魁伟。雅有风则，贞白卓然，好直言正谏，朝臣惮之。高祖特垂钦重，除宗正卿、右光禄大夫。诏曰：“自今奏事，诸臣相称可云姓名，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。”迁左光禄大夫。太和十七年薨。赐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东园第一秘器、绢千匹。高祖缞衰临霄丧，哀恻左右，宴不举乐。赠卫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赐帛五百匹。谥曰安王。

子纂，袭。纂亦有誉于时，除恢武将军，进平西将军，领西中郎将，出为安北将军、平州刺史。景明元年，薨于平城。

子伯和，袭。永平三年薨。赠散骑侍郎，谥曰哀王。

闕一版统卒，赠凉州刺史。

子思略，武定末瀛州治中。

思略弟叔略，武定中太尉主簿。

京兆王黎，天赐四年封，神 元年薨。

子根，袭，改封江阳王，加平北将军。薨，无子，显祖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继为根后。

继，字世仁。袭封江阳王，加平北将军。高祖时，除使持节、安北将军、抚冥镇都大将，转都督柔玄、抚冥、怀荒三镇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柔玄镇大将。入为左卫将军，兼侍中，又

兼中领军，留守洛京。寻除持节、平北将军，镇摄旧都。

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，诏继都督北讨诸军事，自怀朔已东悉禀继节度。继表：“高车顽党，不识威宪，轻相合集，背役逃归。计其凶戾，事合穷极，若悉追戮，恐遂扰乱。请遣使镇别推检，斩愆首一人，自余加以慰喻，若悔悟从役者，即令赴军。”诏从之。于是叛徒往往归顺。高祖善之，顾谓侍臣曰：“江阳良足大任也。”车驾北巡，至鄴而高车悉降，恆朔清定。继以高车扰叛，频表请罪。高祖优诏喻之。

世宗时，除征虏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平北将军、恆州刺史，入为度支尚书。继在青州之日，民饥馑，为家僮取民女为妇妾，又以良人为婢，为御史所弹，坐免官爵。后大将军高肇伐蜀，世宗以继为平东将军，镇遏徐扬。世宗崩，班师。

及灵太后临朝，继子义先纳太后妹，复继尚书本封，寻除侍中、领军将军。又除特进、骠骑将军。侍中、领军如故。继频表固让，许之。又诏还依前授。太师、高阳王雍，太傅、清河王怿，太保、广平王怀及门下八座，奏追论继太和中慰喻高车、安辑四镇之勋，增邑一千五百户。继又上表陈让，诏听减户五百。灵太后以子义姻戚，数与肃宗幸继宅，置酒高会，班赐有加。寻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特进、领军如故。徙封京兆王。继疾患积年，枕养于家，每至灵太后与肃宗游幸于外，时令扶入，居守禁内。及节庆宴飨，皆力疾参焉。迁司空公，侍中如故。宽和容裕，号为长者。

神龟末，子义得志，转司徒公，仍加侍中。继以蕃王，宿宦旧贵，高祖时历内外显任，意遇已隆。灵太后临朝，入居心膺，兼处门下，历转台司，又又居权重，荣赫一世。继频表逊位，乞以司徒授崔光。诏遣侍中、安丰王延明，给事黄门侍郎卢同敦劝。继又启固让。转太保，侍中如故，加后部鼓吹。频

表陈辞，不许。诏曰：“至节嘉辰，礼有朝庆；亲尊戚老，理宜优异。王位高年宿，可依齐郡王简故事，朝讫引坐，免其拜伏。”转太傅，侍中如故。频让不许，又遣使敦劝，乃受之。时又执杀生之柄，威福自己，门生故吏遍于省闼。拜受之日，送者倾朝，当世以为荣，有识者为之致惧。太官给酒膳，供宾客。又诏令乘步挽至殿庭，两人扶侍，礼秩与丞相高阳王相埒。后除使持节、侍中、太师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大都督，节度西道诸军。及出师之日，车驾临饯，倾朝祖送，赏赐万计。转太尉公，侍中、太师、录尚书、都督并如故。寻诏班师。继启求还复江阳，诏从之。

继晚更贪婪，聚敛无已。牧守令长新除赴官，无不接纳货贿，以相托付。妻子各别请属，至乃郡县微吏，亦不得平心选举。凭又威势，法官不敢纠撻，天下患之。又黜，继废于家。初，尔朱荣之为直寝也，数以名马奉又，又接以恩意，荣甚德之。建义初，复以继为太师、司州牧。永安二年薨，赠假黄钺、都督雍华泾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录尚书、大丞相、雍州刺史，王如故。谥曰武烈。

又，继长子，字伯隼，小字夜叉。世宗时，拜员外郎。灵太后临朝，以又妹夫，除通直散骑侍郎。又妻封新平郡君，后迁冯翊郡君，拜女侍中。又以此声势日盛，寻迁散骑常侍，光禄少卿，领尝食典御，转光禄卿。又女天，灵太后诏曰：“又长女，年垂弱笄，奄致夭丧，悼念兼怀，可赠乡主。”寻迁侍中，余官如故，加领军将军。既在门下，兼总禁兵，深为灵太后所信委。太傅、清河王怿，以亲贤辅政，参决机事，以又恃宠骄盈，志欲无限，怿裁之以法。又轻其为人，每欲斥黜之。又遂令通直郎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欲谋逆立怿，怿坐禁止。后穷治无实，怿虽得免，犹以兵卫守于宫西别馆。久之，又恐

恽终为己害，乃与侍中刘腾密谋。灵太后时在嘉福，未御前殿，腾诈取主食中黄门胡玄度、胡定列诬恽，云许度等金帛，令以毒药置御食中以害帝；自望为帝，许度兄弟以富贵。腾以具奏，肃宗闻而信之，乃御显阳殿。腾闭永巷门，灵太后不得出。恽入，遇叉于含章殿后，欲入徽章东阁，叉厉声不听。恽曰：“汝欲反邪？”叉曰：“元叉不反，正欲缚反人。”又命宗士及直斋等三十人执恽衣袂，将入含章东省，使数十人防守之。腾称诏召集公卿，议以大逆论，咸畏惮叉，无敢异者。唯仆射游肇执意不同。语在其《传》。又、腾持公卿议入奏，俄而事可，夜中杀恽。于是假为灵太后辞逊之诏。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辅政，常直禁中，肃宗呼为姨父。

自后专综机要，巨细决之，威振于内外，百僚重迹。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抗表起义，以讨叉为名，不果，见诛。叉寻迁卫将军，余如故。后灵太后与肃宗宴于西林园，日暮还宫，右卫将军奚康生复欲图叉，不克而诛。语在其《传》。是后，肃宗徙御徽音殿，叉亦入居殿右。既在密近，曲尽佞媚，以承上旨，遂蒙宠信。出入禁中，恆令勇士持刀剑以自先后，公私行止，弥加威防。叉于千秋门外厂下施木阑槛，有时出入，止息其中，腹心防守，以备窃发。人物求见者，遥对之而已。乃封其子亮平原郡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。及拜，肃宗御南门临观，并赐御马，帛千匹。

初，叉之专政，矫情自饰，劳谦待士，时事得失，颇以关怀，而才术空浅，终无远致。得志之后，便骄愎，耽酒好色，与夺任情。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，宝充物其中。又曾卧妇人于食舆，以帕覆之，令人舆入禁内，出亦如之。直卫虽知，莫敢言者。轻薄趣势之徒，以酒色事之，姑姊妇女，朋淫无别。政事怠惰，纲纪不举，州镇守宰，多非其人。于是天下遂乱矣。

从刘腾死后，防卫微缓。义颇亦自宽，时宿于外，每日出游，留连他邑。灵太后微察知之。义积习生常，无复虞虑。其所亲谏义，义又不纳。正光五年秋，灵太后对肃宗谓君臣曰：“隔绝我母子，不听我往来儿间，复何用我为？放我出家，我当永绝人间，修道于嵩高闲居寺。先帝圣鉴，鉴于未然，本营此寺者正为我今日。”欲自下发。肃宗与群臣大惧，叩头泣涕，殷勤苦请。灵太后声色甚厉，意殊不回。肃宗乃宿于嘉福殿，积数日，遂与太后密谋图义。肃宗内虽图之，外形弥密，灵太后真忿之言，欲得往来显阳之意，皆以告义。又对义流涕，叙太后欲出家，忧怖之心，如此密言，日有数四。义殊不为疑，乃劝肃宗从太后意。于是太后数御显阳，二宫无复禁碍。

又举其亲元法僧为徐州刺史，法僧据州反叛。灵太后数以为言，义深愧悔。丞相、高阳王雍，虽位重于义，而甚畏惮，欲进言于肃宗，而事无因。会太后与肃宗南游洛水，雍邀请，车驾遂幸雍第。日晏，肃宗及太后至雍内室，从者莫得而入，遂定图义之计。后雍从肃宗朝太后，乃进言曰：“臣不虑天下诸贼，唯虑元义。何者？义总握禁旅，兵皆属之；父率百万之众，虎视京西；弟为都督，总三齐之众。元义无心则已，若其有心，圣朝将何以抗？义虽曰不反，谁见其心？而不可不惧。”太后曰：“然。元郎若忠于朝廷而无反心，何故不去此领军，以余官辅政？”义闻之，甚惧，免冠求解。乃以义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侍中、领左右。义虽去兵权，然总任内外，殊不虑有黜废之理也。后又出宿，遂解其侍中。旦欲入宫，门者不纳。寻除名为民。

初，咸阳王弼喜以逆见诛，其子树奔萧衍，衍封为鄴王。及法僧反叛后，树遗公卿百僚书曰：

魏室不造，奸竖擅朝，社稷阽危，缀旒非譬。元义险慝狼

戾，人伦不齿，属籍疏远，素无问望，特以太后姻娅，早蒙宠擢。曾不怀音，公行反噬，肆兹悖逆，人神同愤。自顷境土所传，皆云：又狼心蚕毒，藉权位而日滋；含忍谄诈，与日月而弥甚。无君之心，非复一日；篡逼之事，旦暮必行。

抑又闻之，夫名以出信，信以制义，山川隐疾，且犹不以名，成师兆乱，巨君不臣，求之史籍，有自来矣。元叉本名夜叉，弟罗实名罗刹，夜叉、罗刹，此鬼食人，非遇黑风，事同飘坠。呜呼魏境，离此二灾！恶木盗泉，不息不饮；胜名泉称，不入不为。况昆季此名，表能噬物，日露久矣，始信斯言。况乃母后幽辱，继主蒙尘，释位挥戈，言谋王室，不在今日，何谓人臣！诸贤或奕世载德，或将相继踵，或受任累朝，或职居机要，或姻戚匪他，或忠义是秉，俯眉逆手，见制凶威，臣节未申，徒有勤悴。

又闻自叉专政，亿兆离德，重以岁时灾厉，年年水旱，牛马殄踏，桑柘焦枯，饥馑相仍，菜色满道，妖灾告谴，人皆叹息。漶润西北，羌戎陆梁；泗汴左右，戎漕流离。加以剖断忠贤，歼殄宗室，哀彼本邦，一朝横溃。今既率师，将除君侧。区区之怀，庶令冠屨得所，大憝同必诛之戮，魏祀无忽诸之非。

叉为远近所恶如此。

其后灵太后顾谓侍臣曰：“刘腾、元叉昔邀朕索铁券，望得不死，朕赖不与。”中书舍人韩子熙曰：“事关杀活，岂计与否？陛下昔虽不与，何解今日不杀？”灵太后恍然。未几，有人告叉及其弟爪谋反，欲令其党攻近京诸县，破市烧邑郭以惊动内外，先遣其从弟洪业率六镇降户反于定州，又令人勾鲁阳诸蛮侵扰伊阙，叉兄弟为内应。起事有日，得其手书。灵太后以妹婿之故，未忍便决。黄门侍郎李琰之曰：“元叉之罪，具腾遐迩，岂容复停，以惑视听。”黄门徐纆趋前欲谏，逡巡

未敢。群臣固执不已，肃宗又以为言，太后乃从之。于是叉及弟爪并赐死于家。太后犹以妹故，复追赠叉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冀州刺史。

叉子亮，袭祖爵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叉庶长子稚，秘书郎中。叉死之后，遂亡奔萧衍。

叉弟罗，字仲纲，以俭素著称。起家司空参军事，转司徒主簿，领尝食典御、散骑侍郎、散骑常侍。虽父兄贵盛，而虚己谦退，恂恂接物。迁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叉当朝专政，罗望倾四海，于是才名之士王元景、邢子才、李奖等咸为其宾客，从游青土。时萧衍遣将寇边，以罗行抚军将军，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诸军事。罢州，入为宗正卿。孝庄初，除尚书右仆射、东道大使。出帝时，迁尚书令，寻除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梁州刺史。罗既懦怯，孝静初，萧衍遣将围逼，罗以州降。叉死之后，罗逼叉妻，时人秽之。或云其救命之计也。

罗弟爽，字景并。少而机警，尤为父所宠爱。解褐秘书郎，稍迁给事黄门侍郎、金紫光禄大夫。永熙二年卒，赠使持节、都督泾岐秦三州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秦州刺史，谥曰懿。

爽子德隆，武定末，太子中庶子。

爽弟蛮，武定末，光禄卿。

爪字景邕，给事中。与兄叉同以罪诛。

继弟罗侯，迁洛之际，以坟陵在北，遂家于燕州之昌平郡。内丰资产，唯以意得为适，不入京师。有宾客往来者，必厚相礼遗，豪据北方，甚有声称。叉权重，以罗侯不乐入仕，就拜昌平太守。正光末，逆贼大俄佛保陷郡，见害。

子景遵，直寝，太常丞。

史臣曰：泉镜为物，天实生之，知母忘父，盖亦禽兽，元

绍其人，此之不若乎！阳平以下，降年天促，英才武略，未显于时。静、简二王，为时称首。鉴既有声，浑亦见器。霄荷遇高祖，继受任太和，苟无其才，名位岂徒及也。又阶缘宠私，智小谋大，任重才弱，遂乱天下，杀身全祀，不亦幸哉！

## 列传第五

### 明元六王

乐平王  
安定王  
乐安王  
永昌王  
建宁王  
新兴王

明元皇帝七男。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。大慕容夫人生乐平戾王丕。安定殇王弥闕母氏。慕容夫人生乐安宣王范。尹夫人生永昌庄王健。建宁王崇、新兴王俊二王，并闕母氏。

乐平王丕，少有才干，为世所称。太宗以丕长，爱其器度，特优异之。泰常七年封，拜车骑大将军。后督河西、高平诸军讨南秦王杨难当，军至略阳，禁令齐肃，所过无私，百姓争致牛酒。难当惧，还仇池。而诸将议曰：“若不诛豪帅，军还之后，必聚而为寇；又以大众远出，不有所掠，则无以充军实，赏将士。”将从之。时中书侍郎高允参丕军事，谏曰：“今若诛之，是伤其向化之心，恐大军一还，为乱必速。”丕以为然，于是绥怀初附，秋毫无犯。初，冯弘之奔高丽，世祖诏遣送之。高丽不遣。世祖怒，将讨之。丕上疏，以为和龙新定，宜优复之，使广修农殖，以饶军实，然后进图，可一举而灭。帝纳之，

乃止。后坐刘洁事，以忧薨。事在《洁传》。谥曰戾王。

子拔，袭爵。后坐事赐死，国除。

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，高允遂著《筮论》曰：“昔明元末起白台，其高二十余丈，乐平王尝梦登其上，四望无所见。王以问日者董道秀，筮之曰：‘大吉’。王默而有喜色。后事发，王遂忧死，而道秀弃市。道秀若推六爻以对王曰：‘《易》称“亢龙有悔”，穷高曰亢，高而无民，不为善也。’夫如是，则上宁于王，下保于己，福祿方至，岂有祸哉？今舍于本而从其末，咎衅之至不亦宜乎！”

安定王弥，泰常七年封。太宗讨滑台，留守京师。薨，谥殇王。无子，国除。

乐安王范，泰常七年封。雅性沉厚，宽和仁恕。世祖以长安形胜之地，非范莫可任者，乃拜范都督五州诸军事、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长安镇都大将，高选才能，以为僚佐。范谦恭惠下，推心抚纳，百姓称之。时秦土新罹寇贼，流亡者相继，范请崇易简之治，帝纳之。于是遂宽徭，与人休息。后刘洁之谋，范闻而不告。事发，因疾暴薨。

长子良。世祖未有子，尝曰：“兄弟之子犹子也。”亲抚养之。长而壮勇多知，常参军国大计。高宗时，袭王。拜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，为内都大官。薨，谥曰简王。

永昌王健，泰常七年封。健姿貌魁壮，善弓马，达兵法，所在征战，常有大功。才艺比陈留桓王，而智略过之。从世祖破赫连昌，遂西略至木根山。讨和龙，健别攻拔建德。后平叛胡白龙余党于西河。世祖袭蠕蠕，越涿邪山。车驾还，诏健殿后。蠕蠕万骑追之，健与数十骑击之，矢不虚发，所中皆应弦而毙，遂退。威震漠北。寻从平凉州，健功居多。又讨破秃发保周，自杀，传首京师；复降沮渠无讳。无疾薨，谥曰庄王。

子仁，袭。仁亦骁勇，有父风，世祖奇之。后与濮阳王闾若文谋为不轨，发觉，赐死，国除。

建宁王崇，泰常七年封，拜辅国将军。从讨北虏有功。高宗时，封崇子丽济南王。后与京兆王杜元宝谋逆，父子并赐死。

新兴王俊，泰常七年封，拜镇东大将军。少善骑射，多才艺。坐法，削爵为公。俊好酒色，多越法度。又以母先遇罪死，而已被贬削，恆怀怨望，颇有悖心。后事发，赐死，国除。

## 列传第六

### 太武五王

晋王  
东平王  
临淮王  
广阳王  
南安王

太武皇帝十一男。贺皇后生景穆皇帝。越椒房生晋王伏罗。舒椒房生东平王翰。弗椒房生临淮王谭。伏椒房生楚王建。闾左昭仪生南安王余。其小兒、猫兒、真、虎头、龙头并阙母氏，皆早薨，无传。

晋王伏罗，真君三年封，加车骑大将军。后督高平、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。军至乐都，谓诸将曰：“若从正道，恐军声先振，必当远遁。若潜军出其非意，此邓艾擒蜀之计也。

“诸将咸难之。伏罗曰：“夫将军，制胜万里，择利，专之可也。”遂间道行。至大母桥，慕利延众惊奔白兰，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，斩首五千余级，降其一万余落。八年薨。无子，国除。

东平王翰，真君三年封秦王，拜侍中、中军大将军，参典都曹事。忠贞雅正，百僚惮之。太傅高允以翰年少，作《诸侯箴》以遗之，翰览之大悦。后镇枹罕，以信惠抚众，羌戎敬服。

改封东平王。世祖崩，诸大臣等议欲立翰，而中常侍宗爱与翰不协，矫太后令立南安王余，遂杀翰。

子道符，袭爵，中军大将军。显祖践阼，拜长安镇都大将。皇兴元年，谋反，司马段太阳讨斩之，传首京师。

临淮王谭，真君三年封燕王，拜侍中，参都曹事。后改封临淮王。世祖南讨，授中军大将军。先是，刘义隆以邹山险固，有荣胡家，乃积粮为守御之备。谭率众攻之，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。义隆恃淮之阻，素不设备。谭造筏数十，潜军而济。贼众惊溃，遂斩其将胡崇，贼首万余级。薨，谥宣王。

子提，袭。为梁州刺史，以贪纵削除，加罚，徙配北镇。久之，提子员外郎颖免冠请解所居官，代父边戍，高祖不许。后诏提从驾南伐，至洛阳，参定迁都之议。寻卒。以预参迁都功，追封长乡县侯。世宗时，赠雍州刺史，谥曰懿。

提子昌，字法显。好文学，居父母丧，哀号孺慕，悲感行人。世宗时，复封临淮王，未拜而薨。赠齐州刺史，谥曰康王，追封济南。

子彧，字文若，绍封。彧少有才学，时誉甚美。侍中崔光见彧，退而谓人曰：“黑头三公，当此人也。”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、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，时人莫能定其优劣。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曰：“三人才学虽无优劣，然安丰少于造次，中山皁白太多，未若济南风流沉雅。”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三王楚琳琅，未若济南备圆方。”彧姿制闲裕，吐发流靡，琅邪王诵有名人也，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。拜前军将军、中书侍郎。奏郊庙歌辞，时称其美。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彧本名亮，字仕明，时侍中穆绍与彧同署，避绍父讳，启求改名。诏曰：“仕明风神运吐，常自以比荀文若，可名彧，以取定体相伦之美。”彧求复本封，诏许，复封临淮，寄食相州魏

郡。又长兼御史中尉。彧以为伦叙得之，不谢。领军于忠忿，言之朝廷曰：“临淮虽复风流可观，而无骨鲠之操，中尉之任，恐非所堪。”遂去威仪，单车而还，朝流为之叹息。累迁侍中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兼尚书左仆射，摄选。

是时，萧衍遣将围逼温汤，进彧以本官为东道行台。会尔朱荣入洛，杀害元氏。彧抚膺恸哭，遂奔萧衍。衍遣其舍人陈建孙迎接，并观彧为人。建孙还报，称彧风神闲俊。衍亦先闻名，深相器待，见彧于乐游园，因设宴乐。彧闻乐声，歔歔，涕泪交下，悲感傍人，衍为之不乐。自前后奔叛，皆希旨称魏为伪，唯彧上表启，常云魏临淮王。衍体彧雅性，不以为责。及知庄帝践阼，彧以母老请还，辞旨恳切。衍惜其人才，又难违其意，遣其仆射徐勉私劝彧曰：“昔王陵在汉，姜维相蜀，在所成名，何必本土？”彧曰：“死犹愿北，况于生也。”衍乃以礼遣。彧性至孝，事父母尽礼，自经违离，不进酒肉，容貌憔悴，见者伤之。累除位尚书令、大司马、兼录尚书。

庄帝追崇武宣王为文穆皇帝，庙号肃祖。母李妃为文穆皇后，将迁神主于太庙。以高祖为伯考。彧表谏曰：“汉祖创业，香街有太上之庙；光武中兴，南顿立舂陵之寝。元帝之于光武，疏为绝服，犹尚身奉子道，入继大宗。高祖之于圣躬，亲实犹子。陛下既纂洪绪，岂宜加伯考之名？且汉宣之继孝昭，斯乃上后叔祖，岂忘宗承考妣，盖以大义斯夺。及金德将兴，宣王受寄，自兹而降，世秉威权。景王意存毁冕，文王心规裂冠，虽祭则魏王，而权归晋室，昆之与季，实倾曹氏。且子元，宣王冢胤，文王成其大业。故晋武继文祖宣，景王有伯考之称。以今类古，恐或非侔。又臣子一例，义彰旧典，禘祫失序，著讥前经。高祖德溢寰中，道超无外。肃祖虽勋格宇宙，犹曾奉赞称臣。穆皇后稟德坤元，复将配享乾位，此乃君臣并筵，嫂

叔同室，历观坟籍，未有其事。”时庄帝意锐，朝臣无敢言者，唯彧与吏部尚书李神并有表闻。诏报曰：“文穆皇帝勋格四表，道迈百王，是用考循旧轨，恭上尊号。王表云汉太上于香街，南顿于舂陵。汉高不因瓜瓞之绪，光武又无世及之德，皆身受符命，不由父祖，别庙异寝，于理何差？文穆皇帝天眷人宅，历数有归；朕忝承下武，遂主神器。既帝业有统，汉氏非伦。若以昔况今，不当移寝，则魏太祖、晋景帝虽王迹已显，皆以人臣而终，岂得与余帝别庙，有阙余序。汉郡国立庙者，欲尊高祖之德，使飨遍天下，非关太庙神主，独在外祠荐。汉宣之父，亦非勋德所出，虽不追尊，不亦可乎？伯考之名，自是尊卑之称，何必准古而言非类也。复云君臣同列，嫂叔共室，当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，以此为疑。《礼》：‘天子元子犹士。’‘禘祫岂不得同室乎？且晋文、景共为一代，议者云，世限七，主无定数。昭穆既同，明有共室之理。《礼》既有祔，嫂叔何嫌？《礼》，士祖祢一庙，岂无妇舅共室也？若专以共室为疑，容可更议迁毁。”庄帝既逼诸妹之请，此辞意黄门侍郎常景、中书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。

又追尊兄彭城王为孝宣皇帝。彧又面谏曰：“陛下中兴，意欲宪章前古，作而不法，后世何观？历寻书籍，未有其事。愿割友于之情，使名器无爽。”帝不从。及神主入庙，复敕百官悉陪从，一依乘舆之式。彧上表，以为爰自中古，迄于下叶，崇尚君亲，褒明功懿，乃有皇号，终无帝名。今若去帝，直留皇名，求之古义，少有依准。又不纳。

尔朱荣死，除彧司徒公。尔朱世隆率部北叛，诏彧防河阴。及尔朱兆率众奄至，彧出东掖门，为贼所获。见兆，辞色不屈，为群胡所殴斃。出帝赠太师、太尉公、雍州刺史。

彧美风韵，善进止，衣冠之下，雅有容则。博览群书，不

为章句。所著文藻虽多亡失，犹有传于世者。然居官不能清白，所进举止于亲娅，为识者所讥。无子。

弟孝友，少有时誉，袭爵临淮王，累迁沧州刺史。为政温和，好行小惠，不能清白，而无所侵犯，百姓亦以此便之。孝静帝宴齐文襄王于华林园，孝友因醉自誉，又云陛下许赐臣能。帝笑曰：“朕恆闻王自道清。”文襄曰：“临淮王雅旨舍罪。

“于是君臣俱笑而不罪。

孝友明于政理，尝奏表曰：

令制：百家为党族，二十家为间，五家为比邻。百家之内，有帅二十五，徵发皆免，苦乐不均。羊少狼多，复有蚕食。此之为弊久矣。京邑诸坊，或七八百家，唯一里正、二史，庶事无阙，而况外州乎？请依旧置，三正之名不改，而百家为四间，间二比。计族省十二丁，得十二匹赀绢。略计见管之户，应二万余族，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。十五丁出一番兵，计得一万六千兵。此富国安人之道也。

古诸侯娶九女，士有一妻二妾。《晋令》：诸王置妾八人，郡公、侯妾六人。《官品令》：第一、第二品有四妾，第三、第四有三妾，第五、第六有二妾，第七、第八有一妾。所以阴教聿修，继嗣有广。广继嗣，孝也；修阴教，礼也。而圣朝忽弃此数，由来渐久。将相多尚公主，王侯亦娶后族，故无妾媵，习以为常。妇人多幸，生逢今世，举朝略是无妾，天下殆皆一妻。设令人强志广娶，则家道离索，身事迍邅，内外亲知，共相嗤怪。凡今之人，通无准节。父母嫁女，则教之以妒；姑姊逢迎，必相劝以忌。持制夫为妇德，以能妒为女工。白云不受人欺，畏他笑我。王公犹自一心，已下何敢二意？夫妒忌之心生，则妻妾之礼废；妻妾之礼废，则奸淫之兆兴。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。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，通妻以备九女；称事二品备

七；三品、四品备五；五品、六品则一妻二妾。限以一周，悉令充数，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，使妻妒加捶撻，免所居官。其妻无子而不娶妾，斯则自绝，无以血食祖、父，请科不孝之罪，离遣其妻。

臣之赤心，义唯家国，欲使吉凶无不合礼，贵贱各有其宜，省人帅以出兵丁，立仓储以丰谷食，设赏格以擒奸盗，行典令以示朝章，庶使足食足兵，人信之矣。又冒申妻妾之数，正欲使王侯、将相、功臣子弟，苗胤满朝，传祚无穷，此臣之志也。

诏付有司议奏不同。

孝友又言：“今人生为阜隶，葬拟王侯，存没异途，无复节制，崇壮丘垅，盛饰祭仪，邻里相荣，称为至孝。又夫妇之始，王化所先，共食合瓢，足以成礼。而今之富者弥奢，同牢之设，甚于祭粢。累鱼成山，山有林木，林木之上，鸾凤斯存。徒有烦劳，终成委弃，仰惟天意，其或不然。请自兹以后，若婚葬过礼者，以违旨论，官司不加纠劾，即与同罪。”

孝友在尹积年，以法自守，甚著声称。然性无骨鲠，善事权势，为正直者所讥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昌弟孚，字秀和。少有令誉。侍中游肇、并州刺史高聪、司徒崔光等见孚，咸曰：“此子当准的人物，恨吾徒衰暮，不及见耳。”累迁兼尚书右丞。灵太后临朝，宦者干政，孚乃总括古今名妃贤后，凡为四卷，奏之。迁左丞。

蠕蠕王阿那瑰既得返国，其人大饥，相率入塞，阿那瑰上表请台赈给。诏孚为北道行台，诣彼赈恤。孚陈便宜，表曰：

衣服之人，未尝粒食。宜从俗因利，拯其所无。昔汉建武中，单于款塞，时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、牛羊三万六千头以给之。斯即前代和戎、抚新、柔远之长策也。乞以牝牛产羊糊其口命。且畜牧繁息，是其所便，毛血之利，惠兼衣食。

又尚书奏云：如其仍住七州，随宽置之。臣谓人情恋本，宁肯徙内？若依臣请，给赈杂畜，爰本重乡，必还旧土。如其不然，禁留益损。假令逼徙，事非久计。何者？人面兽心，去留难测；既易水草，疴恙将多，忧愁致困，死亡必甚。兼其余类尚在沙碛，脱出狂勃，翻归旧巢，必残掠邑里，遗毒百姓。乱而方塞，未若杜其未萌。

又贸迁起于上古，交易行于中世。汉与胡通，亦立关市。今北人阻饥，命悬沟壑，公给之外，必求市易。彼若愿求，宜见听许。

又云：

“营大者不计小名，图远者弗拘近利。虽戎狄衰盛，历代不同，叛服之情，略可论讨。周之北伐，仅获中规；汉氏外攘，裁收下策。昔在代京，恆为重备，将帅劳止，甲士疲力。前世苦之，计未能致。今天祚大魏，乱亡在彼。朝廷垂天覆之恩，廓大造之德。鳩其散亡，礼送令返。宜因此时，善思远策。

窃以理虽万变，可以一观；来事虽悬，易以往卜。昔汉宣之世，呼韩款塞，汉遣董忠、韩昌领边郡士马，送出朔方，因留卫助。又光武时，亦令中郎将段彬置安集掾史，随单于所在，参察动静。斯皆守吉之元龟，安边之胜策。计今朝廷成功，不减曩时；蠕蠕国弊，亦同畴日。宜准昔成谟，略依旧事。借其所闲地，听使田牧；粗置官属，示相慰抚；严戒边兵，以见保卫。馭以宽仁，縻以久策。使亲不至矫诈，疏不容叛反。今北镇诸将旧常云一人代外逻，因令防察。所谓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者也。”

又云：

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待降如受强敌。武非专外，亦以防内。若从处分割配，诸州镇辽远，非转输可到，悔叛之情，变起难

测。又居人畜业，布在原野，戎夷性贪，见则思盗。防彼肃此，少兵不堪，浑流之际，易相干犯。驱之还本，未必乐去，配州内徙，复不肯从。既其如此，为费必大。

朝廷不许。

孚持白虎幡劳阿那瑰于柔玄、怀荒二镇间。阿那瑰众号三十万，阴有异意，遂拘留孚，载以耨车，日给酪一升，肉一段。每集其众，坐孚东厢，称为行台，甚加礼敬。阿那瑰遂南过至旧京，后遣孚等还，因上表谢罪。有司以孚事下廷尉，丞高谦之云孚辱命，处孚流罪。

后拜冀州刺史。孚劝课农桑，境内称为慈父，邻州号曰神君。先是，州人张孟都、张洪建、马潘、崔独怜、张叔绪、崔丑、张天宜、崔思哲等八家，皆屯保林野，不臣王命，州郡号曰八王。孚至，皆请入城，愿致死效力。后为葛荣所陷。为荣所执兄祐为防城都督，兄子子礼为录事参军。荣欲先害子礼，孚请先死以赎子礼，叩头流血，荣乃舍之。又大集将士议其死事，孚兄弟各诬己引过，争相为死。又孟都、潘绍等数百人皆叩头就法，请活使君。荣曰：“此魏之诚臣义士也。”凡同禁五百人，皆得免。荣平，还，除冀州刺史。

元颢入洛，授孚东道行台、彭城郡王。孚封颢逆书送朝廷，天子嘉之。颢平，封孚万年乡男。

永安末，乐器残缺，庄帝命孚监仪注。孚上表曰：“昔太和中，中书监高间、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，数十年间，乃奏成功。时大集儒生，考其得失。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，久而方就。复召公卿量校合否，论者沸腾，莫有适从。登被旨敕，并见施用。往岁大军入洛，戎马交驰，所有乐器，亡失垂尽。臣至太乐署，问太乐令张乾龟等，云承前以来，置宫悬四箱，龔虞六架。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，虽器名黄钟，而声实夷则，

考之音制，不甚谐韵。姑洗悬于东北，太簇编于西北，蕤宾列于西南，并皆器象差位，调律不和。又有仪钟十四，虚悬架首，初不叩击，今便删废，以从正则。臣今据《周礼》鳧氏修广之规，磬氏倨句之法，吹律求声，叩钟求音，损除繁杂，讨论实录，依十二月为十二宫，各准辰次，当位悬设，月声既备，随用击奏，则会还相为宫之义，又得律吕相生之体。今量钟磬之数，各以十二架为定。”奏可。于时缙绅之士，咸往观听，靡不咨嗟叹服而返。太傅、录尚书长孙承业妙解声律，特复称善。

后从出帝入关。

广阳王建，真君三年封楚王，后改封广阳王。薨，谥曰简王。

子石侯，袭。薨，谥曰哀王。

子遗兴，袭。薨，谥曰定王。无子。

石侯弟嘉，少沉敏，喜愠不形于色，兼有武略。高祖初，拜徐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后封广阳王，以绍建后。高祖南伐，诏嘉断均口。嘉违失指授，令贼得免。帝怒，责之曰：“叔祖定非世孙，何太不上类也！”及将大渐，遗诏以嘉为尚书左仆射，与咸阳王丕喜等辅政。迁司州牧。嘉表请于京四面，筑坊三百二十，各周一千二百步，乞发三正复丁，以充兹役，虽有暂劳，奸盗永止。诏从之。拜卫大将军、尚书令，除仪同三司。

嘉好饮酒，或沉醉，在世宗前言笑自得，无所顾忌。帝以其属尊年老，常优容之。与彭城、北海、高阳诸王每入宴集，极欢弥夜，数加赏赐。帝亦时幸其第。性好仪饰，车服鲜华，既居仪同，又任端首，出入容卫，道路荣之。后迁司空，转司徒。

嘉好立功名，有益公私，多所敷奏，帝雅委付之。爱敬人物，后来才俊未为时知者，侍坐之次，转加谈引，时人以此称

之。薨，遗命薄葬。世宗悼惜之，赠侍中、太保，谥曰懿烈。

嘉后妃，宜都王穆寿孙女，司空从妹也，聪明妇人。及为嘉妃，多所匡赞，光益家道。

子深，字智远，袭爵。肃宗初，拜肆州刺史。预行恩信，胡人便之，劫盗止息。后为恆州刺史，在州多所受纳，政以贿成，私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，以此为恆。累迁殿中尚书，未拜，坐淫城阳王徽妃于氏，为徽表讼。诏付丞相、高阳王雍等宗室议决其罪，以王还第。

及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，临淮王彧讨之，失利，诏深为北道大都督，受尚书令李崇节度。时东道都督崔暹败于白道，深上书曰：

边竖构逆，以成纷梗，其所由来，非一朝也。昔皇始以移防为重，盛简亲贤，拥麾作镇，配以高门子弟，以死防遏，不但不废仕宦，至乃偏得复除。当时人物，忻慕为之。及太和在历，仆射李冲当官任事，凉州土人，悉免厮役，丰沛旧门，仍防边戍。自非得罪当世，莫肯与之为伍。征镇驱使，但为虞候白直，一生推迁，不过军主。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，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。或投彼有北，以御魑魅，多复逃胡乡。乃峻边兵之格，镇人浮游在外，皆听流兵捉之。于是少年不得从师，长者不得游宦，独为匪人，言者流涕。

自定鼎伊洛，边任益轻，唯底滞凡才，出为镇将，转相模习，专事聚敛。或有诸方奸吏，犯罪配边，为之指踪，过弄官府，政以贿立，莫能自改。咸言奸吏为此，无不切齿憎怒。

及阿那瑰背恩，纵掠窃奔，命师追之，十五万众度沙漠，不日而还。边人见此援师，便自意轻中国。尚书令臣崇时即申闻，求改镇为州，将允其愿，抑亦先觉。朝廷未许。而高阙戍主率下失和，拔陵杀之，敢为逆命，攻城掠地，所见必诛。王

师屡北，贼党日盛。此段之举，指望销平。其崔暹只轮不反，臣崇与臣逡巡复路。今者相与还次云中，马首是瞻，未便西迈，将士之情，莫不解体。今日所虑，非止西北，将恐诸镇寻亦如此，天下之事，何易可量！

时不纳其策。东西部敕勒之叛，朝议更思深言，遣兼黄门侍郎酈道元为大使，欲复镇为州，以顺人望。会六镇尽叛，不得施行。深后上言：“今六镇俱叛，二部高车，亦同恶党。以疲兵讨之，不必制敌。请简选兵，或留守恆州要处，更为后图。

及李崇徵还，深专总戎政。拔陵避蠕蠕，南移渡河。先是，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，请求迎援。深赴之，前后降附二十万人。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恆州北别立郡县，安置降户，随宜赈贖，息其乱心。不从，诏遣黄门郎杨昱分散之于冀、定、瀛三州就食。深谓纂曰：“此辈复为乞活矣，祸乱当由此作。”既而鲜于脩礼叛于定州，杜洛周反于幽州。其余降户，犹在恆州，遂欲推深为主。深乃上书乞还京师。令左卫将军杨津代深为都督，以深为侍中、右卫将军、定州刺史。时中山太守赵叔隆、别驾崔融讨贼失利，台使刘审考核，未讫，会贼逼中山，深乃令叔隆防境。审驰驿还京，云深擅相放纵。城阳王徽与深有隙，因此构之。乃徵深为吏部尚书，兼中领军。及深至都，肃宗不欲使徽、深相憾，敕因宴会令相和解。徽衔不已。

后河间王琛等为鲜于脩礼所败，乃除深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章武王融为左都督，裴衍为右都督，并受深节度。徽因奏灵太后构深曰：“广阳以爱子握兵在外，不可测也。”乃敕章武王等潜相防备。融遂以敕示深。深惧，事无大小，不敢自决。灵太后闻之，乃使问深意状。

乃具言曰：

往者元叉执权，移天徙日，而徽托附，无翼而飞。今大明

反政，任寄唯重，以徽褊心，衔臣切骨。臣以疏滞，远离京辇，被其构阻，无所不为。然臣昔不在其后，自此以来，翻成陵谷。徽遂一岁八迁，位居宰相；臣乃积年淹滞，有功不录。

自徽执政以来，非但抑臣而已，北征之勋，皆被拥塞。将士告捷，终无片赏，虽为表请，多不蒙遂。前留元标据于盛乐，后被重围，析骸易子，倒悬一隅，婴城二载。贼散之后，依阶乞官，徽乃盘退，不允所请。而徐州下邳戍主贾勋，法僧叛后，暂被围逼，固守之勋，比之未重，乃立得州，即授开国。天下之事，其流一也，功同赏异，不平谓何？又骠骑李崇，北征之日，启募八州之人，听用关西之格。及臣在后，依此科赏，复言北道征者不得同于关西。定襄陵庙之至重，平城守国之要镇，若计此而论，功亦何负于秦楚？但以嫉臣之故，便欲望风排抑。

然其当途以来，何直退勋而已，但是随臣征者，即便为所嫉。统军袁叔和曾经省诉，徽初言有理，又闻北征隶臣为统，应时变色。复令臣兄子仲显异端讼臣，緝緝翩翩，谋相诽谤。言臣恶者，接以恩颜；称臣善者，即被嫌责。甄琛曾理臣屈，乃视之若仇讎；徐纥颇言臣短，即待之如亲戚。又骠骑长史祖莹，昔在军中，妄增首级，矫乱戎行，蠹害军府，获罪有司，避命山泽。直以谤臣之故，徽乃还雪其罪。臣府司马刘敬，比送降人，既到定州，翻然背叛。贼如决河，岂其能拥。且以臣府参僚，不免身首异处。徽既怒迁，舍其元恶。□及胥徒。从臣行者莫不悚惧。

顷恆州之人，乞臣为刺史，徽乃斐然言不可测。及降户结谋，臣频表启，徽乃因执言此事。及向定州，远彼奸恶，又复论臣将有异志。翻覆如此，欲相陷没。致令国朝遽赐迁代。贼起之由，谁使然也？徽既优幸，任隆一世，慕势之徒，于臣何有？是故余人摄选，车马填门；及臣居边，宾游罕至。臣近比

为虑其为梗，是以孜孜乞赴京阙。属流人举斧，元戎垂翅，复从后命，自安无所，僂俛先驱，不敢辞事。及臣出都，行尘未灭，已闻在后复生异议。言臣将兒自随，证为可疑之兆，忽称此以构乱。悠悠之人，复传音响，言左军臣融、右军臣衍，皆受密敕，伺察臣事。徽既用心如此，臣将何以自安！

窃以天步未夷，国难犹梗，方伯之任，于斯为急。徽昔临藩，乃有人誉，及居端右，蔑尔无闻。今求出之为州，使得申其利用。徽若外从所长，臣无内虑之切。脱蒙口公私幸甚。

深以兵士频经退散，人无斗情，连营转栅，日行十里。行达交津，隔水而陈。贼脩礼常与葛荣谋，后稍信朔州人毛普贤，荣常衔之。普贤昔为深统军，及在交津，深使人谕之，普贤乃有降意。又使录事参军元晏说贼程杀鬼，果相猜贰。葛荣遂杀普贤、脩礼而自立。荣以新得大众，上下未安，遂北度瀛州。深便率众北转。荣东攻章武王融，战败于白牛还。深遂退走，趋定州。闻刺史杨津疑其有异志，乃止于州南佛寺。停三日夜，乃召都督毛谧等六七人，臂肩为约，危难之际，期相拯恤。谧疑深意异，乃密告津云：深谋不轨。津遣谧讨深，深走出，谧叫噪追蹙。深与左右行至博陵郡界，逢贼游骑，乃引诣葛荣。贼徒见深，颇有喜者。荣新自立，内恶之，乃害深。庄帝追复王爵，赠司徒公，谧曰忠武。

子湛，字士深，少有风尚。庄帝初，袭封。孝静初，累迁冀州刺史，所在聚敛，风政不立。入为侍中，后行司州牧。时齐献武王作相，以湛颇有器望，启超拜太尉公。薨，赠假黄钺、大司马、尚书令，谧曰文献。初，湛名位渐重，留连声色，始以婢紫光遗尚书郎中宋游道，后乃私耽，出为冀州，窃而携去。游道大致纷纷，乃云紫光湛父所宠，湛母遗已，将致公文。久乃停息，论者两非之。

湛弟瑾，尚书祠部郎。后谋杀齐文襄，事泄，合门伏法。

湛子法轮，紫光所生也。齐王矜湛覆灭，乃启原之，复其爵土。

南安王余，真君三年封吴王，后改封南安王。世祖暴崩，中常侍宗爱矫皇太后令，迎余而立之，然后发丧。大赦，改年为永平。余自以非次而立，厚赏群下，取悦于众。为长夜之饮，声乐不绝，旬月之间，帑藏空罄。尤好弋猎，出入无度。边方告难，余不恤之，百姓愤惋，而余晏如也。宗爱权恣日甚，内外惮之。余疑爱将谋变，夺其权。爱怒，因余祭庙，夜杀余。高宗葬以王礼，谥曰隐。

## 列传第七上

### 景穆十二王

阳平王

京兆王

济阴王

汝阴王

乐浪王

广平王

景穆皇帝十四男。恭皇后生文成皇帝。袁椒房生阳平幽王新成。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、济阴王小新成。阳椒房生汝阴灵王天赐。乐浪厉王万寿、广平殇王洛侯，母并阙。孟椒房生任城康王云。刘椒房生南安惠王桢、城阳康王长寿。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。尉椒房生乐陵康王胡儿。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。赵王深早薨，无传，母阙。魏旧太子后庭未有位号，高宗即位，恭宗宫人有子者，并号为椒房。

阳平王新成，太安三年封，拜征西大将军。后为内都大官。薨，谥曰幽。

长子安寿，袭爵。高祖赐名颺。累迁怀朔镇大将，都督三道诸军事北讨。诏徵赴京，勛以战伐之事。对曰：“当仰仗庙算，使呼韩同渭桥之礼。”帝叹曰：“壮哉王言！朕所望也。”未发，遭母忧，诏遣侍臣以金革敦喻。既殡而发，与陆叡集

三道诸将议军途所诣。于是中道出黑山，东道趋土卢河，西道向侯延河。军过大磧，大破蠕蠕。颍入朝，诏曰：“王之前言，果不虚也。”后除朔州刺史。及恆州刺史穆泰谋反，遣使推颍为主。颍密以状闻，泰等伏诛，帝甚嘉之。世宗景明元年，薨于青州刺史，谥曰庄王。传国至孙宗胤，肃宗时，坐杀叔父赐死，爵除。

颍弟衍，字安乐，赐爵广陵侯。位梁州刺史，表请假王，以崇威重。诏曰：“可谓无厌求也，所请不合。”转徐州刺史，至州病重，帝敕徐成伯乘传疗。疾差，成伯还，帝曰“卿定名医”，赉绢三千匹。成伯辞，请受一千。帝曰：“《诗》云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以是而言，岂惟三千匹乎？”其为帝所重如此。后所生母雷氏卒，表请解州。诏曰：“先君余尊之所厌，礼之明文，季末陵迟，斯典或废。侯既亲王子，宜从余尊之义，便可大功。”后卒于雍州刺史，谥曰康侯。衍性清慎，所在廉洁，又不营产业，历牧四州，皆有称绩，亡日无斂尸具。子暢。

暢弟融，字叔融。貌甚短陋，骁武过人。庄帝谋杀尔朱荣，以融为直阁将军。及尔朱兆入洛，融逃人间。

衍弟钦，字思若。位中书监、尚书右仆射、仪同三司。钦色尤黑，故时人号为黑面仆射。钦淫从兄丽妻崔氏，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，遇赦免。寻除司州牧。钦少好学，早有令誉，时人语曰：“皇宗略略，寿安、思若。”及晚年贵重，不能有所匡益，识者轻之。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，师至，未几逃去。钦以让僧寿。僧寿性滑稽，反谓钦曰：“凡人绝粒，七日乃死；始经五朝，便尔逃遁。去食就信，实有所阙。”钦乃大惭，于是待客稍厚。后除司空公，封钜平县公。于河阴遇害，赠假黄钺、太师、太尉公。

子孝，字季业。早有令誉，年八岁，司徒崔光见而异之曰：“后生领袖，必此人也。”

京兆王子推，太安五年封。位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、长安镇都大将。子推性沉雅，善于绥接，秦雍之人，服其威惠。入为中都大官，察狱有称。显祖将禅位于子推，以大臣固谏，乃传高祖。高祖即位，拜侍中、本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未至，道薨。

子太兴，袭。拜长安镇都大将，以黷货，削除官爵。后除秘书监，还复前爵，拜统万镇将，改封西河。后改镇为夏州，仍以太兴为刺史。除守卫尉卿。初，太兴遇患，请诸沙门行道，所有资财，一时布施，乞求病愈，名曰“散生斋”。及斋后，僧皆四散，有一沙门方乞斋余食。太兴戏之曰：“斋食既尽，唯有酒肉。”沙门曰：“亦能食之。”因出酒一斗，羊脚一只，食尽犹言不饱。及辞出后，酒肉俱在。出门追之，无所见。太兴遂佛前乞愿，向者之师当非俗人，若此病得差，即舍王爵入道。未几便愈，遂请为沙门。表十余上，乃见许。时高祖南讨在军，诏皇太子于四月八日为之下发，施帛二千匹。既为沙门，更名僧懿，居嵩山。太和二十二年终。

子昂，字伯暉，袭。薨。

子惊，字魏庆，袭。孝静时，累迁太尉、录尚书事、司州牧、青州刺史。薨于州，赠假黄钺、太傅、司徒公，谥曰文。惊宽和有度量，美容貌，风望俨然，得丧之间，不见于色。性清俭，不营产业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

昂弟仲景，性严峭。庄帝时，兼御史中尉，京师肃然。每向台，恆驾赤牛，时人号“赤牛中尉”。太昌初，为河南尹，奉法无私。时吏部尚书樊子鹄部下纵横，又为盗窃，仲景密加收捕，悉获之，咸即行决。于是豪贵寒心。出帝将西行，授仲

景中军大都督，留京师。齐献武王欲至洛阳，仲景遂弃妻子而遁。

仲景弟暹，字叔照。庄帝初，除南兖州刺史。在州猛暴，多所杀害。元颢入洛，暹据州不屈。庄帝还宫，封汝阳王，迁秦州刺史。先时，秦州城人屡为反覆，暹尽诛之，存者十一二。普泰元年，除凉州刺史，贪暴无极。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，诈一台符，诳诸豪等云欲加赏，一时屠戮，所有资财生口，悉没自入。孝静时，位侍中、录尚书事。薨，赠太师、录尚书。

子冲，袭。无子，国绝。

太兴弟遥，字太原。有器望，以左卫将军从高祖南征，赐爵饶阳男。世宗初，遭所生母忧，表请解任。诏以余尊所厌，不许。

肃宗初，累迁左光禄大夫，仍领护军。迁冀州刺史。遥以诸胡先无籍贯，奸良莫辨，悉令造籍。又以诸胡设籍，当欲税之，以充军用。胡人不愿，乃共构遥，云取纳金马。御史按验，事与胡同，遥坐除名。遥陈枉不已，敕有司重究，乃披雪。迁右光禄大夫。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，遂说勃海人李归伯。归伯合家从之，招率乡人，推法庆为主。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、平魔军司、定汉王，自号“大乘”。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，杀十人为十住菩萨。又合狂药，令人服之，父子兄弟不相知识，唯以杀害为事。于是聚众杀阜城令，破勃海郡，杀害吏人。刺史萧宝夤遣兼长史崔伯麟讨之，败于煮枣城，伯麟战没。凶众遂盛，所在屠灭寺舍，斩戮僧尼，焚烧经像，云新佛出世，除去旧魔。诏以遥为使持节、都督北征诸军事，帅步骑十万以讨之。法庆相率攻遥，遥并击破之。遥遣辅国将军张虬等率骑追掩，讨破，擒法庆并其妻尼惠暉等，斩之，传首京师。后擒归伯，戮于都市。

初，遥大功昆弟，皆是恭宗之孙，至肃宗而本服绝，故除遥等属籍。遥表曰：“窃闻圣人所以南面而听天下，其不可得变革者，则亲也，尊也。四世而总服穷，五世而袒免，六世而亲属竭矣。去兹以往，犹系之以姓而弗别，缀之以食而弗殊。又《律》云议亲者，非唯当世之属亲，历谓先帝之五世。谨寻斯旨，将以广帝宗，重磐石。先皇所以变兹事条，为此别制者，太和之季，方有意于吴蜀，经始之费，虑深在初，割减之起，暂出当时也。且临淮王提，分属籍之始，高祖赐帛三千匹，所以重分离；乐良王长命，亦赐缣二千匹，所以存慈眷。此皆先朝殷勤克念，不得已而然者也。古人有言，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，以其辅己者众。臣诚不欲妄亲太阶，苟求润屋，但伤大宗一分，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。在汉，诸王之子不限多少，皆列土而封，谓之曰侯，至于魏晋，莫不广胙河山，称之曰公者，盖恶其大宗之不固，骨肉之恩疏矣。臣去皇上，虽是五世之远，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，高祖所以国秩禄赋复给衣食，后族唯给其赋不与衣食者，欲以别外内、限异同也。今诸庙之感，在心未忘；行道之悲，倏然已及。其诸封者，身亡之日，三年服终，然后改夺。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，便议此事，实用未安。”诏付尚书博议以闻。尚书令任城王澄、尚书左仆射元晖奏同遥表。灵太后不从。卒，谥曰宣公。

遥弟恆，字景安，粗涉书史。恆以《春秋》之义，为名不以山川，表求改名芝。历位太常卿、中书监、侍中。后于河阴遇害。赠太傅、司徒公，谥曰宣穆公。

济阴王小新成，和平二年封。颇有武略。库莫奚侵扰，诏新成率众讨之。新成乃多为毒酒，贼既渐逼，便弃营而去。贼至，喜而竞饮，聊无所备。遂简轻骑，因醉纵击，俘馘甚多。后位外都大官。薨，赠大将军，谥曰惠公。

子郁，字伏生，袭。位开府。为徐州刺史，以黩货赐死，国除。

长子弼，字邕明，刚正有文学。位中散大夫。以世嫡应袭先爵，为季父尚书仆射丽因于氏亲宠，遂夺弼王爵，横授同母兄子诞。于是弼绝弃人事，托疾还私第。世宗徵为侍中，弼上表固让。入嵩山，以穴为室，布衣蔬食，卒。建义元年，子晖业诉复王爵。永安三年，追赠尚书令、司徒公，谥曰文献。初，弼尝梦人谓之曰：“君身不得传世封，其绍先爵者，君长子绍远也。”弼觉，即语晖业。终如其言。

晖业，少险薄，多与寇盗交通。长乃变节，涉子史，亦颇属文，而慷慨有志节。历位司空、太尉，加特进，领中书监，录尚书事。齐文襄尝问之曰：“此何所披览？”对曰：“数寻伊霍之《传》，不读曹马之书。”晖业以时运渐谢，不复图全，唯事饮啖，一日三羊，三日一犊。又尝赋诗云：“昔居王道泰，济济富群英。今逢世路阻，狐兔郁纵横。”齐初，降封美阳县公，开府仪同三司、特进。晖业之在晋阳也，无所交通，居常闲暇，乃撰魏籀王家世，号为《辨宗室录》，四十卷，行于世。

晖业弟昭业，颇有学尚，位谏议大夫。庄帝将幸洛南，昭业立于闾阖门外，扣马谏。帝避之而过，后劳勉之。位给事黄门侍郎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卒，谥曰文侯。

郁弟偃，字仲璇，位太中大夫。卒。

子诞，字昙首。初，诞伯父郁以贪污赐死，爵除。景明三年，诞诉云：伯郁前朝之封，正以年长袭封，以罪除爵。爵由谬袭，袭应归正。诏以偃正元妃息昙首，济阴王嫡孙，可听绍封，以纂先绪。诞既袭爵，除齐州刺史。在州贪暴，大为人患，牛马骡驴，无不逼夺。家之奴隶，悉迫取良人为妇。有沙门为诞采药，还而见之，诞曰：“师从外来，有何消息？”对曰：

“唯闻王贪，愿王早代。”诞曰：“齐州七万户，吾至来，一家未得三十钱，何得言贪？”后为御史中尉元纂所纠，会赦免。薨，谥曰静王。

子抚，字伯懿，袭。庄帝初，为从兄晖业诉夺王爵。

偃弟丽，字宝掌。位兼宗正卿、右卫将军，迁光禄勋，宗正、右卫如故。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兒为主，号建明元年，置立百官，攻逼州郡。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，号圣明元年。诏以丽为使持节、都督、秦州刺史，与别驾杨椿讨之。苟兒率众十余万屯孤山，列据诸险，围逼州城。丽出击，大破之，便进军永洛。贼徒逆战，丽夜击走之。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，乘胜追奔三十里，获其父母妻子，斩贼王五人。其余相继归降，诸城之围，亦悉奔散。苟兒率其王公三十余人诣丽请罪。椿又斩瞻。丽因平贼之势，枉掠良善七百余。世宗嘉其功，诏有司不听追检。拜雍州刺史，为政严酷，吏人患之。其妻崔氏诞一男，丽遂出州狱囚死及徒流案未申台者，一时放免。迁冀州刺史，入为尚书左仆射。帝问曰：“闻公在州，杀戮无理，枉滥非一，又大杀道人。”对曰：“臣在冀州可杀道人二百许人，亦复何多？”帝曰：“一物不得其所，若纳诸隍，况杀道人二百而言不多。”丽脱冠谢，赐坐。卒，谥曰威。

子显和，少有节操，历司徒记室参军。司徒崔光每见之曰：“元参军风流清秀，容止闲雅，乃宰相之器。”除徐州安东府长史。刺史元法僧叛，显和与战被擒，执手命与连坐。显和曰：“显和与阿翁同源别派，皆是磐石之宗，一朝以地外叛，若遇董狐，能无惭德！”遂不肯坐。法僧犹欲慰喻，显和曰：“乃可死作恶鬼，不能坐为叛臣。”及将杀之，神色自若。建义初，赠秦州刺史。

汝阴王天赐，和平三年封，拜镇南大将军、虎牢镇都大将。

后为内都大官。高祖初，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，而大纳财货，简选不平。众怒，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，于是诸部敕勒悉叛。诏天赐与给事中罗云督诸军讨之。前锋敕勒诈降，云信之。副将元伏曰：“敕勒色动，恐将有变，今不设备，将为所图。”云不从。敕勒轻骑数千袭杀云，天赐仅得自全。后除征北大将军、护匈奴中郎将。累迁怀朔镇大将。坐贪残，怨死，削除官爵。卒，高祖哭于思政观，赠本爵，葬从王礼，谥曰灵王。

子逞，字万安。卒于齐州刺史，谥曰威。

逞子庆和，东豫州刺史。为萧衍将所攻，举城降之。衍以为北道总督、魏王。至项城，朝廷出师讨之，望风退走。衍责之曰：“言同百舌，胆若鼯鼠。”遂徙合浦。

逞弟泛，字普安。自元士稍迁营州刺史。性贪残，人不堪命，相率逐之，泛走平州。后除光禄大夫、宗正卿，封东燕县男。于河阴遇害。

天赐第五子脩义，字寿安。涉猎书传，颇有文才，为高祖所知。自元士稍迁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脩义以齐州频丧刺史，累表固辞。诏曰：“脩短有命，吉凶由人，何得过致忧悼，以乖维城之寄。违凶就吉，时亦有之，可听更立馆宇。”于是移理东城。脩义为政，宽和爱人，在州四岁，不杀一人，百姓以是追思之。迁秦州刺史。肃宗初，表陈庶人禧、庶人愉等，请宥前愆，赐葬陵域。灵太后诏曰：“收葬之恩，事由上旨，藩岳何得越职干陈！”在州多受纳。

累迁吏部尚书。及在铨衡，唯专货贿，授官大小，皆有定价。时中散大夫高居者，有旨先叙，时上党郡缺，居遂求之。脩义私已许人，抑居不与。居大言不逊，脩义命左右牵曳之。居对大众呼天唱贼。人问居曰：“白日公庭，安得有贼？”居

指脩义曰：“此座上者，违天子明诏，物多者得官，京师白劫，此非大贼乎？”脩义失色。居行骂而出。后欲邀车驾论脩义罪状，左仆射萧宝夤谕之，乃止。

二秦反，假脩义兼尚右仆射、西道行台、行秦州事，为诸军节度。脩义性好酒，每饮连日，遂遇风病，神明昏丧，虽至长安，竟无部分之益。元志败没，贼东至黑水，更遣萧宝夤讨之，以脩义为雍州刺史。卒于州，赠司空，谥曰文。

子均，位给事黄门侍郎。

乐浪王万寿，和平三年封，拜征东大将军，镇和龙。性贪暴，徵还，道忧薨。谥曰厉王。

子康王乐平，袭。薨。

子长命，袭。坐杀人赐死，国除。

子忠，肃宗时，复前爵，位太常少卿。出帝泛舟天渊池，命宗室诸王陪宴。忠愚而无智，性好衣服，遂著红罗襦，绣作领；碧绌裤，锦为缘。帝谓曰：“朝廷衣冠，应有常式，何为著百戏衣？”忠曰：“臣少来所爱，情存绮罗，歌衣舞服，是臣所愿。”帝曰：“人之无良，乃至此乎！”

广平王洛侯，和平二年封。薨，谥曰殇。无子，后以阳平幽王第五子匡后之。

匡字建扶，性耿介，有气节。高祖器之，谓曰：“叔父必能仪形社稷，匡辅朕躬。今可改名为匡，以成克终之美。”

世宗即位，累迁给事黄门侍郎。茹皓始有宠，百僚微惮之。世宗曾于山陵还，诏匡陪乘，又命皓登车。皓褰裳将上，匡谏止。世宗推之令下，皓恨匡失色。当时壮其忠饬。世宗亲政，除肆州刺史。匡既忤皓，惧为所害，廉慎自修，甚有声绩。迁恆州刺史，徵为大宗正卿、河南邑中正。

匡奏亲王及始籓、二籓王妻悉有妃号，而三籓已下皆谓之

妻，上不得同为妃名，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妇之号，窃为疑。诏曰：“夫贵于朝，妻荣于室，妇女无定，升从其夫。三藩既启王封，妃名亦宜同等。妻者，齐也，理与已齐，可从妃例。”自是三藩王妻名号始定。后除度支尚书。匡表引乐陵、章武之例，求绍洛侯封，诏付尚书议。尚书奏听袭封，以明兴绝之义。

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，常无降下之色。时世宗委政于肇，朝廷倾惮，唯匡与肇抗衡。先自造棺，置于事，意欲舆棺诣阙，论肇罪恶，自杀切谏。肇闻而恶之。后因与太常刘芳议争权量，遂与肇声色。御史中尉王显奏匡曰：

自金行失御，群伪竞兴，礼坏乐崩，彝伦攸斁。大魏应期，奄有四海。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，克复旧典。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，推寻乐府，依据《六经》，参诸国志，以黍裁寸，将均周汉旧章。属云构中迁，尚未云就。高祖睿思玄深，参考经记，以一黍之大，用成分体，准之为尺，宣布施行。

暨正始中，故太乐令公孙崇辄自立意，以黍十二为寸，别造尺度，定律刊钟。皆向成讫，表求观试。时敕太常卿臣芳，以崇造既成，请集朝英，议其得否。芳疑崇尺度与先朝不同，察其作者，于经史复异，推造鲜据，非所宜行。时尚书令臣肇、清河王怿等以崇造乖谬，与《周礼》不同，遂奏臣芳依《周礼》更造，成讫量校，从其善者。而芳以先朝尺度，事合古典。乃依前诏书，以黍刊寸，并呈朝廷，用裁金石。于时议者，多云芳是，唯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崇扶同。二途参差，频经考议。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。崇物故之后，而惠蔚亦造一尺，仍云扶。以比崇尺，自相乖背。量省二三，谓芳为得。而尚书臣匡表云刘孙二尺，长短相倾，稽考两律，所容殊异。言取中黍，校彼二家，云并参差，抑中无所，自立一途，请求议判。当时议者，

或是于匡。两途舛驳，未即时定。肇又云：权斛斗尺，班行已久，今者所论，岂喻先旨？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。

自尔以后，而匡与肇厉言都座，声色相加，高下失其常伦，噂竞无复彝序。匡更表列，据己十是，云芳十非。又云：“肇前被敕旨，共芳营督，规立钟石之名，希播制作之誉。乃凭枢衡之尊，藉舅氏之势，与夺任心，臧否自己。阿党刘芳，遏绝臣事，望势雷同者接以恩言，依经按古者即被怒责。虽未指鹿化马，移天徙日，实使蕴藉之士，耸气坐端；怀道之夫，结舌筵次。”又言：“芳昔与崇竞，恆言自作，今共臣论，忽称先朝。岂不前谓可行，辄欲自取，后知错谬，便推先朝。殊非大臣之体，深失为下之义。复考校势臣之前，量度偏颇之手，臣必别足内朝，抱璞人外。”器言肆意，彰于朝野。

然匡职当出纳，献替所在，斗尺权度，正是所司。若己有所见，能练臧否，宜应首唱义端，早辨诸惑，何故默心随从，不关一言，见芳成事，方有此语。计芳才学，与匡殊悬，所见浅深，不应相匹。今乃始发，恐此由心，借智于人，规成虚誉。况匡表云：“所据铜权，形如古志，明是汉作，非莽别造。”及案《权铭》云：“黄帝始祖，德布于虞；虞帝始祖，德布于新。”若莽佐汉时事，宁有铭伪新之号哉？又寻《莽传》云：莽居摄，即变汉制度。考校二证，非汉权明矣。复云：“芳之所造，又短先朝之尺。”臣既比之，权然相合。更云：“芳尺与千金堰不同。”臣复量比，因见其异。二三浮滥，难可据准。又云：“共构虚端，妄为疑似，托以先朝，云非己制。”

臣按此欺詐，乃在于匡，不在于芳。何以言之？芳先被敕，专造钟律，管籥优劣，是其所裁，权斛尺度，本非其事。比前门下索芳尺度，而芳牒报云：“依先朝所班新尺，复应下黍，更不增损，为造钟律，调正分寸而已。”检匡造时在牒后一岁，

芳于尔日，匡未共争，已有此牒，岂为诈也？计崇造寸，积黍十二，群情共知；而芳造寸，唯止十黍，亦俱先朝诏书。以黍成寸，首尾历然，宁有辄欲自取之理？肇任居端右，百僚是望，言行动静，必副具瞻。若恃权阿党，诈托先诏，将指鹿化马，徙日移天，即是魏之赵高，何以宰物？肇若无此，匡既诬毁宰相，讪谤明时。岂应谈议之间，便有指鹿之事；可否之际，轻生别足之言。赵高矫惑，事属衰秦；卞和抱璞，时遇暴楚。何宜以济济之朝，而有斯谤者哉！阻惑朝听，不敬至甚，请以肇、匡并禁尚书，推穷其原，付廷尉定罪。

诏曰“可”。有司奏匡诬肇，处匡死刑。世宗怒死，降为光禄大夫。

又兼宗正卿，出为兖州刺史。匡临发，帝引见于东堂，劳勉之。匡犹以尺度金石之事，国之大经，前虽为南台所弹，然犹许更议，若议之日，愿听臣暂赴。世宗曰：“刘芳学高一时，深明典故。其所据者，与先朝尺乃寸过一黍，何得复云先朝之意也？兖州既所执不经，后议之日，何待赴都也。”

肃宗初，入为御史中尉。匡严于弹纠，始奏于忠，次弹高聪等免官，灵太后并不许。以违其纠恶之心，又虑匡辞解，欲奖安之，进号安南将军，后加镇东将军。

匡屡请更权衡不已，于是诏曰：“谨权审度，自昔令典，定章革历，往代良规。匡宗室贤亮，留心既久，可令更集儒贵，以时验决。必务权衡得衷，令寸籥不舛。”又诏曰：“故广平殇王洛侯，体自恭宗，茂年薨殒，国除祀废。不祀忽诸。匡亲同若子，私继岁久，宜树维城，永兹磐石，可特袭王爵，封东平郡王。”匡所制尺度讫，请集朝士议定是非。诏付门下、尚书、三府、九列议定以闻。太师、高阳王雍等议曰：“伏惟高祖创改权量已定，匡今新造，微有参差。且匡云所造尺度与《汉

志》王莽权斛不殊。又晋中书监荀勖云，后汉至魏，尺长于古四分有余。于是依《周礼》，积黍以起度量，惟古玉律及钟，遂改正之。寻勖所造之尺与高祖所定，毫厘略同。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，于时亦准议令施用。仰惟孝文皇帝，德迈前王，睿明下烛，不刊之式，事难变改。臣等参论，请停匡议，永遵先皇之制。”诏从之。

匡每有奏请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时致执夺，匡刚隘，内遂不平。先所造棺犹在僧寺，乃复修事，将与澄相攻。澄颇知之。后将赴省，与匡逢遇，驺卒相撻，朝野骇愕。澄因是奏匡罪状三十余条，廷尉处以死刑。诏付八座议，特加原宥，削爵除官。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。后特除平州刺史，徙青州刺史，寻为关右都督，兼尚书行台。遇疾还京。孝昌初，卒，谥曰文贞。后追复本爵，改封济南王。

第四子献，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## 列传第七中

### 景穆十二王

#### 任城王

任城王云，年五岁，恭宗崩，号哭不绝声。世祖闻之而呼，抱之泣曰：“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！”和平五年封，拜使持节、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和龙镇都大将。显祖时，拜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中都坐大官，听理民讼，甚收时誉。

延兴中，显祖集群僚，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。王公卿士，莫敢先言。云进曰：“陛下方隆太平，临覆四海，岂得上违宗庙，下弃兆民。父子相传，其来久矣。皇魏之兴，未之有革。皇储正统，圣德夙彰。陛下必欲割捐尘务，颐神清旷者，冢副之寄，宜绍宝历。若欲舍储，轻移宸极，恐非先圣之意，骇动人情。又，天下是祖宗之天下，而陛下辄改神器，上乖七庙之灵，下长奸乱之道，此是祸福所由，愿深思慎之。”太尉源贺又进曰：“陛下今欲外选诸王而禅位于皇叔者，臣恐春秋蒸尝，昭穆有乱，脱万世之后，必有逆飨之讥，深愿思任城之言。”东阳公元丕等进曰：“皇太子虽圣德夙彰，然实冲幼。陛下富于春秋，始览机政，普天景仰，率土系心，欲隆独善，不以万物为意，其若宗庙何！其若亿兆何！”显祖曰：“储宫正统，受终文祖，群公相之，有何不可？”于是传位于高祖。

后蠕蠕犯塞，云为中军大都督，从显祖讨之，遇于大磧。

事具《蠕蠕传》。后仇池氏反，以云为征西大将军讨平之。除都督徐兖二州缘淮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开府、徐州刺史。云以太妃盖氏薨，表求解任，显祖不许。云悲号动疾，乃许之。性善抚绥，得徐方之心，为百姓所追恋。送遗钱货，一无所受。显祖闻而嘉之。复拜侍中、中都大官，赐帛千匹、羊千口。出为冀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云留心政事，甚得下情，于是合州请户输绢五尺、粟五升以报云恩。高祖嘉之，迁使持节、都督陕西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。云廉谨自修，留心庶狱，挫抑豪强，群盗息止，州民颂之者千有余人。文明太后嘉之，赐帛千匹。太和五年，薨于州。遗令薄葬，勿受赠襚。诸子奉遵其旨。丧至京师，车驾亲临，哭之哀恻，赠以本官，谥曰康。陪葬云中之金陵。

云长子澄，字道镇，少而好学。及康王薨，澄居丧以孝闻。袭封，加征北大将军。高祖时，蠕蠕犯塞，加澄使持节、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。蠕蠕遁走，又以氐羌反叛，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梁州刺史。文明太后引见澄，诚厉之，顾谓中书令李冲曰：“此儿风神吐发，德音闲婉，当为宗室领袖。是行使之必称我意。卿但记之，我不妄谈人物也。”梁州氐帅杨仲显、婆罗、杨卜兄弟及符叱盘等，自以居边地险，世为凶狡。澄至州，量彼风俗，诱导怀附。表送婆罗，授仲显循城镇副将，杨卜广业太守，叱盘固道镇副将。自余首帅，各随才而用之，款附者赏，违命加诛。于是仇池帖然，西南款顺。加侍中，赐衣一袭、乘马一匹，以旌其能。

后转征东大将军、开府、徐州刺史，甚有声绩。朝于京师，引见于皇信堂。高祖诏澄曰：“昔郑子产铸刑书，而晋叔向非之。此二人皆是贤士，得失竟谁？”对曰：“郑国寡弱，摄于强邻，民情去就，非刑莫制，故铸刑书以示威。虽乖古式，合

今权道，随时济世，子产为得。而叔向讥议，示不忘古，可与论道，未可语权。”高祖曰：“任城当欲为魏之子产也。”澄曰：“子产道合当时，声流竹素。臣既庸近，何敢庶几？愚谓子产以四海为家，宣文德以怀天下，但江外尚阻，车书未一，季世之民，易以威伏，难以礼治。愚谓子产之法，犹应暂用，大同之后，便以道化之。”高祖心方革变，深善其对，笑曰：“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。朕方创改朝制，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。”

后徵为中书令，改授尚书令。萧曠使庾莘来朝，莘见澄音韵遒雅，风仪秀逸，谓主客郎张彝曰：“往魏任城以武著称，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。”时诏延四庙之子，下逮玄孙之胄，申宗宴于皇信堂，不以爵秩为列，悉序昭穆为次，用家人之礼。高祖曰：“行礼已毕，欲令宗室各言其志，可率赋诗。”特令澄为七言连韵，与高祖往复赌赛，遂至极欢，际夜乃罢。

后高祖外示南讨，意在谋迁，斋于明堂左个，诏太常卿王谌，亲令龟卜，易筮南伐之事，其兆遇《革》。高祖曰：“此是汤武革命，顺天应人之卦也。”群臣莫敢言。澄进曰：“《易》言革者更也。将欲应天顺人，革君臣之命，汤武得之为吉。陛下帝有天下，重光累叶。今日卜征，乃可伐叛，不得云革命。此非君人之卦，未可全为吉也。”高祖厉声曰：“《象》云‘大人虎变’，何言不吉也！”澄曰：“陛下龙兴既久，岂可方同虎变！”高祖勃然作色曰：“社稷我社稷，任城而欲沮众也！”澄曰：“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，然臣是社稷之臣子，豫参顾问，敢尽愚衷。”高祖既锐意必行，恶澄此对。久之乃解，曰：“各言其志，亦复何伤！”车驾还宫，便召澄。未及升阶，遥谓曰：“向者之《革卦》，今更欲论之。明堂之忿，惧众人竞言，阻我大计，故厉色怖文武耳，想解朕意也。”乃独谓澄

曰：“今日之行，诚知不易。但国家兴自北土，徙居平城，虽富有四海，文轨未一，此间用武之地，非可文治，移风易俗，信为甚难。崑函帝宅，河洛王里，因兹大举，光宅中原，任城意以为何如？”澄曰：“伊洛中区，均天下所据。陛下制御华夏，辑平九服，苍生闻此，应当大庆。”高祖曰：“北人恋本，忽闻将移，不能不惊扰也。”澄曰：“此既非常之事，当非常人所知，唯须决之圣怀，此辈亦何能为也？”高祖曰：“任城便是我之子房。”加抚军大将军、太子少保，又兼尚书左仆射。及驾幸洛阳，定迁都之策，高祖诏曰：“迁移之旨，必须访众。当遣任城驰驿向代，问彼百司，论择可否。近日论《革》，今真所谓革也，王其勉之。”既至代都，众闻迁诏，莫不惊骇。澄援引今古，徐以晓之，众乃开伏。澄遂南驰还报，会车驾于滑台。高祖大悦，曰：“若非任城，朕事业不得就也。”从幸鄴宫，除吏部尚书。

及幸代，车驾北巡，留澄简旧臣。初，魏自公侯以下，迄于选臣，动有万数，冗散无事。澄品为三等，量其优劣，尽其能否之用，咸无怨者。驾还洛京，复兼右仆射。

高祖至北邙，遂幸洪池，命澄侍升龙舟，因赋诗以序怀。高祖曰：“朕昨夜梦一老公，头鬓皓白，正理冠服，拜立路左。朕怪而问之，自云晋侍中嵇绍，故此奉迎。神爽卑惧，似有求焉。”澄对曰：“晋世之乱，嵇绍以身卫主，殒命御侧，亦是晋之忠臣；比干遭纣凶虐，忠谏剖心，可谓殷之良士。二人俱死于王事，坟茔并在于道周。然陛下徙御殷洛，经殷墟而布帛比干，至洛阳而遗嵇绍，当是希恩而感梦。”高祖曰：“朕何德，能幽感达士也？然实思追礼先贤，标扬忠懿。比干、嵇绍皆是古之诚烈，而朕务浓于比干，礼略于嵇绍，情有愧然。既有此梦，或如任城所言。”于是求其兆域，遣使吊祭焉。萧鸾

既杀萧昭业而自立，昭业雍州刺史曹虎请以襄阳内附。分遣诸将，车驾将自赴之。豫州又表，虎奉诚之使不复重来。高祖引澄及咸阳王禧、彭城王勰、司徒冯诞、司空穆亮、镇南李冲等议之。高祖曰：“比得边州表云，襄阳慕化，朕将鸣銮江沔，为彼声势。今复表称，更无后信，于行留之计，竟欲如何？”禧等或云宜行，或言宜止。高祖曰：“众人纷纭，意见不等，朕莫知所从。必欲尽行留之势，使言理俱畅者，宜有客主，共相起发。任城与镇南为应留之议，朕当为宜行之论，诸公俱坐听得失，长者从之。”于是高祖曰：“二贤试言留计也。”冲对曰：“臣等正以徒御草创，人斯乐安，而应者未审，不宜轻尔动发。”高祖曰：“襄阳款问，似当是虚。亦知初迁之民，无宜劳役。脱归诚有实，即当乘其悦附，远则有会稽之会，近则略平江北。如其送款是虚，且可游巡淮楚，问民之瘼，使彼土苍生，知君德之所在，复何所损而惜此一举？脱降问是实，而停不抚接，不亦稽阻款诚，毁朕大略也。”澄曰：“降问若审，应有表质。而使人一返，静无音问，其诈也可见。今代迁之众，人情恋本，细累相携，始就洛邑，居无一椽之室，家阙儋石之粮，而使怨苦即戎，泣当白刃，恐非歌舞之师也。今兹区宇初构，又东作方兴，正是子来百堵之日，农夫肆力之秋，宜宽彼逋诛，惠此民庶。且三军已援，无稽赴接。苟其款实，力足纳抚，待克平襄沔，然后动驾。今无故劳涉，空为往返，恐挫损天威，更成贼胆。愿上览盘庚始迁之艰难，下矜诗人《由庚》之至咏，辑宁新邑，惠康亿兆。”而司空亮以为宜行，公卿皆同之。澄谓亮曰：“公在外见旌钺既张，而有忧色，每闻谈论，不愿此行，何得对圣颜更如斯之语也？面背不同，事涉欺佞，非所谓论道之德，更失国土之体。或有倾侧，当曰公辈佞臣。”李冲曰：“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，愿陛下深察其言。”

臣等在外，皆惮征行，唯贵与贱，不谋同辞。仰愿圣心裁其可否。”高祖曰：“任城适以公等从朕，有如此论。不从朕者，何必皆忠而通识安危也。小忠是大忠之贼，无乃似诸？”澄曰：“臣既愚暗，不识大理，所可言者，虽涉小忠，要是竭尽微款，不知大忠者竟何据？”高祖曰：“任城脱居台鼎之任，欲令大忠在己也。”澄曰：“臣诚才非右弼，智阙和鼎，脱得滥居公铉，庶当官而行，不负愚志。”高祖大笑。澄又谓亮曰：“昔汲黯于汉武前面折公孙食脱粟饭，卧布被，云其诈也。于时公孙谦让下之。武帝叹汲黯至忠，公孙长者，二人称贤。公既道均昔士，愿思长者之言。”高祖笑曰：“任城欲自比汲黯也。且所言是公，未知得失所在，何便谢司空也。”驾遂南伐。

五等开建，食邑一千户。后从行征至悬瓠，以笃疾还京。驾饯之汝汶，赋诗而别。车驾还洛，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。高祖曰：“此堂成来，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。后东阁庑堂粗复始就，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，无小而不入。”因之流化渠。高祖曰：“此曲水者亦有其义，取乾道曲成，万物无滞。”次之洗烦池。高祖曰：“此池中亦有嘉鱼。”澄曰：“此所谓‘鱼在在藻，有颁其首’。”高祖曰：“且取‘王在灵沼，于轂鱼跃’。”次之观德殿。高祖曰：“射以观德，故遂命之。”次之凝闲堂。高祖曰：“名目要有其义，此盖取夫子闲居之义。不可纵奢以忘俭，自安以忘危，故此堂后作茅茨堂。”谓李冲曰：“此东曰步元庑，西曰游凯庑。此堂虽无唐尧之君，卿等当无愧于元、凯。”冲对曰：“臣既遭唐尧之君，不敢辞元、凯之誉。”高祖曰：“光景垂落，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，卿等将出无还，何得默尔，不示德音。”即命黄门侍郎崔光、郭祚，通直郎邢峦、崔休等赋诗言志。烛至，公卿辞退。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。高祖曰：“卿向以烛至致辞，复献千万之寿，朕报

卿以《南山》之诗。”高祖曰：“烛至辞退，庶姓之礼；在夜载考，宗族之义。卿等且还，朕与诸王宗室，欲成此夜饮。”

又从幸鄴。还洛，以出纳之劳，增邑五百户。坐公事免官。寻兼吏部尚书。恆州刺史穆泰在州谋反，推朔州刺史、阳平王颐为主。颐表其状。高祖召澄入见凝闲堂，曰：“适得阳平表曰：穆泰谋为不轨，招诱宗室。脱或必然，迁京甫尔，北人恋旧，南北纷扰，朕洛阳不立也。此事非任城不办，可为我力疾向北。如其弱也，直往擒翦；若其势强，可承制发并肆兵以殄之。虽知王患，既是国家大事，不容辞也。”澄曰：“泰等愚惑，正恋本为此，非有远图。臣诚怯弱，不惮是辈，虽复患憊，岂敢有辞！谨当罄尽心力，继之以死。愿陛下勿忧。”高祖笑曰：“得任城此行，朕复何忧也。”遂授节，铜虎、竹使符，御仗，左右，仍行恆州事。行达雁门，太守夜告泰已握众西就阳平，城下聚结，唯见弓仗。澄闻便速进。时右丞孟斌曰：“事不可量，须依敕召并肆兵，然后徐动。”澄曰：“泰既构逆，应据坚城，而更迎阳平，度其所为，似当势弱。泰既不相拒，无故发兵，非宜也。但速往镇之，民心自定。”遂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先赴，至即擒泰，民情怡然。穷其党与，罪人皆得，钜鹿公陆睿、安乐侯元隆等百余人皆狱禁。具状表闻，高祖览表大悦，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，曰：“我任城可谓社稷臣也，寻其罪案，正复皋陶断狱，岂能过之？”顾谓咸阳王等曰：“汝等脱当其处，不能办此。”车驾寻幸平城，劳澄曰：“任城此行，深副远寄。”对曰：“陛下威灵远被，罪人无所逃刑，臣何劳之有？”引见逆徒，无一人称枉。时人莫不叹之。高祖顾谓左右曰：“昔仲尼云：‘听讼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’然圣人之听讼，殆非常人所匹；必也无讼，今日见之矣。”以澄正尚书。

车驾南伐，留澄居守，复兼右仆射。澄表请以国秩一岁租布帛助军资，诏受其半。高祖幸鄴，值高车树者反叛，车驾将亲讨之。澄表谏不宜亲行。会江阳王继平之，乃止。高祖还洛，引见公卿。高祖曰：“营国之本，礼教为先。朕离京邑以来，礼教为日新以不？”澄对曰：“臣谓日新。”高祖曰：“朕昨入城，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，若为如此，尚书何为不察？”澄曰：“著犹少于不著者。”高祖曰：“深可怪也！任城意欲令全著乎？一言可以丧邦者，斯之谓欤？可命史官书之。”又曰：“王者不降佐于苍昊，皆拔才而用之。朕失于举人，任许一群妇人辈奇事，当更铨简耳。任城在省，为举天下纲维，为当署事而已？”澄曰：“臣实署事而已。”高祖曰：“如此便一令史足矣，何待任城？”又曰：“我遣舍人宣诏，何为使小人闻之？”澄曰：“时虽有干吏，去榜亦远。”高祖曰：“远则不闻，闻则不远。既得闻诏，理故可知。”于是留守群臣遂免冠谢罪。寻除尚书右仆射。萧宝卷遣其太尉陈显达入寇汉阳。是时高祖不豫，引澄入见清徽堂。诏曰：“显达侵乱，沔阳不安，朕不亲行，莫攘此贼。朕疾患淹年，气力憊弊，如有非常，委任城大事。是段任城必须从朕。”澄涕泣对曰：“臣谨当竭股肱之力，以命上报。”遂从驾南伐。高祖崩，澄受顾命。

世宗初，有降人严叔懋告尚书令王肃遣孔思达潜通宝卷，图为叛逆，宝卷遣俞公喜送敕于肃，公喜还南，肃与裴叔业马为信。澄信之，乃表肃将叛，辄下禁止。咸阳、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辅，免官归第。

寻出为平西将军、梁州刺史。辞以母老。除安东将军、相州刺史，复固辞。改授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寻徵赴季秋讲武。除都督淮南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、扬州刺史。下车封孙

叔敖之墓，毁蒋子文之庙。频表南伐，世宗不许。又辞母老，乞解州任，寝而不报。加散骑常侍。

澄表曰：“臣参训先朝，藉规有日，前言旧轨，颇亦闻之。又昔在恆代，亲习皇宗，熟秘序疑

庭无阙日。臣每于侍坐，先帝未常不以《书典》在怀，《礼经》为事，周旋之则，不辍于时。自凤举中京，方隆礼教，宗室之范，每蒙委及，四门之选，负荷铨量。自先皇升遐，未遑修述。学宫虚荷四门之名，宗人有阙四时之业，青衿之绪于兹将废。臣每惟其事，窃所伤怀。伏惟圣略宏远，四方罕务，宴安之辰，于是乎在。何为太平之世，而令子衿之叹兴焉；圣明之日，而使宗人之训阙焉。愚谓可敕有司，修复皇宗之学，开辟四门之教，使将落之族，日就月将。”诏曰：“胄子崇业，自古盛典，国均之训，无应久废，尚书更可量宜修立。”澄又表母疾解州任，不听。

萧衍将张器之寇陷夷陵戍，澄遣辅国将军成兴步骑赴讨，大破之，复夷陵，器之遁走。又遣长风戍主奇道显攻萧衍阴山戍，破之，斩其戍主龙骧将军、都亭侯梅兴祖。仍引攻白槁戍，又破之，斩其宁朔将军、关内侯吴道爽。澄表曰：“萧衍频断东关，欲令巢湖泛溢。湖周回四百余里，东关合江之际，广不过数十步，若贼计得成，大湖倾注者，则淮南诸戍必同晋阳之事矣。又吴楚便水，且灌且掠，淮南之地，将非国有。寿阳去江五百余里，众庶惶惶，并惧水害。脱乘民之愿，攻敌之虚，豫勒诸州，募集士马，首秋大集，则南渚可为饮马之津，霍岭必成徙倚之观。事贵应机，经略须早。纵混一不可必果，江西自是无虞。若犹豫缓图，不加除讨，关塞既成，襄陵方及，平原民戍定为鱼矣。”诏发冀、定、瀛、相、并、济六州二万人，马一千五百匹，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，并寿阳先兵三万，委澄

经略。

先是朝议有南伐之意，以萧宝夤为东扬州刺史据东城，陈伯之为江州刺史戍阳石，以澄总督二镇，授之节度。至是勒兵进讨。以东关水冲，大岷险要，东关纵水，阳石、合肥有急悬之切；不图大岷，则历阳有乘险之援，淮陵陆道，九山水路，并宜经略。于是遣统军傅竖眼、王神念等进次大岷、东关、九山、淮凌，皆分部诸将，倍道据之；总勒大众，络绎相接。而神念克其关要、颍川二城，斩衍军主费尼。而宁朔将军韦惠、龙骧将军李伯由仍固大岷。澄遣统军党法宗、傅竖眼等进军克之，遂围白塔、牵城。数日之间，便即逃溃。衍清溪戍望风散走。衍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众三千，欲援九山；徐州长史潘伯邻规固淮陵；宁朔将军王燮负险焦城。法宗进克焦城，破淮陵，擒明素，斩伯邻。其济阴太守王厚强、庐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。诏澄曰：“将军文德内昭，武功外畅，奋扬大略，将荡江吴。长旌始舒，贼徒慑气，锐旅方驰，东关席卷。想江湖弭波，在旦夕耳。所送首虏，并已闻之。”

初，澄出讨之后，衍将姜庆真袭据寿春外郭，齐王萧宝夤击走之。长史韦纘坐免官，澄以在外无坐。遂攻钟离。又诏：“钟离若食尽，三月已前，固有可克，如至四月，淮水泛长，舟行无碍，宜善量之。前事捷也，此实将军经略，勋有常焉。如或以水盛难图，亦可为万全之计，不宜昧利无成，以贻后悔也。”萧衍冠军将军张惠绍、游击将军殷暹、骁骑将军赵景悦、龙骧将军张景仁等率众五千，送粮钟离。澄遣统军王足、刘思祖等邀击惠绍等，大破之。获惠绍、殷暹、景仁及其屯骑校尉史文渊等军主以上二十七人。既而遇雨，淮水暴长，引归寿春。还既狼狈，失兵四千余人。频表解州，世宗不许。有司奏军还失路，夺其开府，又降三阶。时萧衍有移，求换张惠绍。澄表

请不许，诏付八座会议。尚书令、广阳王嘉等奏宜还之，诏乃听还。后果复寇边。

转澄镇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初，民中每有横调，百姓烦苦，前后牧守，未能蠲除。澄多所省减，民以忻赖。又明黜陟赏罚之法，表减公园之地，以给无业贫口，禁造布绢不任衣者。母孟太妃薨，居丧毁瘠，当世称之。服阕，除太子太保。

于时高肇当朝，猜忌贤戚。澄为肇间构，常恐不全，乃终日昏饮，以示荒败。所作诡越，时谓为狂。

世宗夜崩，时事仓卒，高肇拥兵于外，肃宗冲幼，朝野不安。澄疏斥不预机要，而朝望所属。领军于忠、侍中崔光等奏澄为尚书令，于是众心忻服。又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，寻迁司空，加侍中。俄诏领尚书令。

初，正始之末，诏百司普升一级，而执事者不达旨意，刺史、守、令限而不及。澄奏曰：“窃惟云构郁起，泽及百司，企春望荣，内外同庆。至于赏陟，不及守宰，尔来十年，冤讼不绝。封回自镇远、安州入为太尉长史，元匡自征虏、恆州入作宗卿，二人迁授，并在先诏。应蒙之理，备在于斯。兼州佐停私之徒，陪臣郡丞之例，尚蒙天泽下降，荣及当时。然参佐之来，皆因府主。今府主不沾，佐官独预，弃本赏末，愚谓未允。今计刺史、守、宰之官，请准封回，悉同泛限，上允初旨百司之章，下覆讼者元元之心。”诏曰：“自今已后，内外之事，尝经先朝者，不得重闻。”澄奏曰：“臣闻尧悬谏诤之鼓，舜置诽谤之木，皆所以广耳目于刍蕘，达四聪于天下。伏惟太祖开基，化隆自远，累圣相承，于今九帝。重光叠照，污隆必同，与夺随时，道无恆体。思过如渴，言重千金，故称无讳之朝，迈踪三、五。高祖冲年纂历，文明协统，变官易律，未为违典。及慈圣临朝，母仪宇县，爰发慈令，垂心滞狱，深枉者

仰日月于九泉，微屈者希曲照于盆下。今乃格以先朝，限以一例，斯诚奉遵之本心，实乖元元之至望。在于谦挹，有乖旧典。谨寻抱枉求直，或经累朝。毫厘之差，正之宜速；谬若千里，驷马弗追。故礼有损益，事有可否，父有诤子，君有谏臣，琴瑟不调，理宜改作。是以防川之论，小决则通；乡校之言，拥则败国。矧伊陈屈，而可抑以先朝。且先朝屈者，非故屈之，或有司爱憎，或执事浊僻，空文致法，以误视听。如此冤塞，弥在可哀。僭之与滥，宁失不经，乞收今旨，还依前诏。”诏曰：“省奏，深体毗赞之情，三皇异轨，五代殊风，一时之制，何必诎改。必谓虚文设旨，理在可申者，何容不同来执。可依往制。”

澄表上《皇诰宗制》并《训诂》各一卷，意欲皇太后览之，思劝戒之益。又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。一曰律度量衡，公私不同，所宜一之。二曰宜兴学校，以明黜陟之法。三曰宜兴灭继绝，各举所知。四曰五调之外，一不烦民；任民之力，不过三日。五曰临民之官，皆须黜陟，以旌赏罚。六曰逃亡代输，去来年久者，若非伎作，任听即住。七曰边兵逃走，或实陷没，皆须精检；三长及近亲，若实隐之，徵其代输，不隐勿论。八曰工商世业之户，复徵租调，无以堪济，今请免之，使专其业。九曰三长禁奸，不得隔越相领，户不满者，随近并合。十曰羽林虎贲，边方有事，暂可赴战，常戍宜遣蕃兵代之。灵太后下其奏，百僚议之，事有同否。

时四中郎将兵数寡弱，不足以襟带京师，澄奏宜以东中带荥阳郡，南中带鲁阳郡，西中带恆农郡，北中带河内郡，选二品、三品亲贤兼称者居之。省非急之作，配以强兵，如此则深根固本、强干弱枝之义也。灵太后初将从之，后议者不同，乃止。澄又重奏曰：“固本宜强，防微在豫，故虽有文事，不忘

武功。况今南蛮仍犷，北妖频结，来事难图，势同往变。脱暴勃忽起，振动关畿，四府羸卒，何以防拟？平康之世，可以寄安，遗之久长，恐非善策。如臣愚见，郎将领兵，兼总民职，省官实禄，于是乎在。求还依前增兵益号。将位既重，则念报亦深，军郡相依，则表里俱济。朝廷无四顾之忧，奸宄绝窥觎之望矣。”卒不纳。又以流人初至远镇，衣食无资，多有死者，奏并其妻子给粮一岁，从之。寻以疾患，求解任。不许。

萧衍于浮山断淮为堰，以灌寿春。乃除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南讨诸军事，勒众十万，将出彭宋。寻淮堰自坏，不行。

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，恐贼虏窥边，山陵危迫，奏求重镇将之选，修警备之严。诏不从。贼虏入寇，至于旧都，镇将多非其人，所在叛乱，犯逼山陵，如澄所虑。澄奏：都城府寺犹未周悉，今军旅初宁，无宜发众，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，绢一匹，输砖二百，以渐修造。诏从之。太傅、清河王怿表奏其事，遂寝不行。

澄又奏曰：“臣闻赏必以道，用防淫人之奸；罚不滥及，以戒良士之困。刑者，侘也。每垂三宥，秉律执请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是故小大之狱，察之以情；人一呼嗟，或亏王道。刑罚得失，乃兴废之所由也。窃闻司州牧、高阳王臣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、前门下录事姚敬贤，虽因公事，理实未尽。何者？太平之世，草不横伐；行苇之感，事验隆周。若昭等状彰，死罪以定，应刑于都市，与众弃之；如其疑似不分，情理未究，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，轻绝民命，伤理败法。往年州于大市鞭杀五人，及检赃状，全无寸尺。今复酷害，一至于此。朝野云云，咸怀惊愕。若杀生在下，虐专于臣，人君之权，安所复用？自开古以来，明明之世，未闻斯比也。武王曰：‘吾

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。’盖重民命也。请以见事付廷尉推究，验其为劫之状，察其拷杀之理，使是非分明，幽魂获雪。”诏从之。

澄当官而行，无所回避。又奏垦田授受之制八条，甚有纲贯，大便于时。前来尚书文簿，诸曹须，则出借。时公车署以理冤事重，奏请真案。澄执奏以尚书政本，特宜远慎，故凡所奏事，阁道通之，盖以秘要之切，防其宣露。宁有古制所重，今反轻之，内犹设禁，外更宽也？宜缮写事意，以付公车。诏从之。西域嚙哒、波斯诸国各因公使，并遗澄骏马一匹。澄请付太仆，以充国闲。诏曰：“王廉贞之德，有过楚相，可敕付厩，以成君子大哉之美。”

御史中尉、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、吏部除书、中兵勋案并诸殿最，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，灵太后许之。澄表曰：

臣闻三季之弊，由于烦刑；火德之兴，在于三约。是以老聃云：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，又曰：“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”，又曰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是故欲求治本，莫若省事清心。昔汉文断狱四百，几致刑措，省事所致也。萧曹为相，载其清静画一之歌，清心之本也。今欲求之于本，宜以省事为先，使在位群官，纂萧曹之心，以毗圣化。如此，则上下相安，远近相信，百司不怠，事无愆失。岂宜扰世教以深文，烹小鲜以烦手哉！

臣窃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，内外群官三经考课。逮延昌之始，方加黜陟。五品以上，引之朝堂，亲决圣目；六品以下，例由敕判。自世宗晏驾，大宥三行，所以荡除故意，与物更始。革世之事，方相穷核，以臣愚见，谓为不可。

又尚书职分，枢机出纳。昔魏明帝卒至尚书门，陈矫亢辞，

帝惭而返。夫以万乘之重，非所宜行，犹屈一言，惭而回驾，群官百司，而可相乱乎？故陈平不知钱谷之数，邴吉不问僵道之死，当时以为达治，历代用为美谈。但宜各守其职，思不出位，洁己以励时，靖恭以致节。又寻御史之体，风闻是司，至于冒勋妄考，皆有处别，若一处有风谣，即应摄其一簿，研检虚实。若差舛不同，伪情自露，然后绳以典刑，人孰不服？岂有移一省之案，取天下之簿，寻两纪之事，穷革世之尤，如此求过，谁堪其罪！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。

灵太后纳之，乃止。

后迁司徒公，侍中、尚书令如故。澄又表曰：

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将授旗，随陆启颍；运筹制胜，淮汉自宾。节用劳心，志清六合，是故纘武修文，仍世弥盛。陛下当周康靖治之时，岂得晏安于玄默。然取外之理，要由内强；图人之本，先在自备。萧衍虽虐使其民，而窥觐不已。若遇我虚疲，士民凋窘，贼衍年老志张，思播虺毒，此之弗图，恐受其病。伏惟陛下妙龄在位，圣德方升；皇太后总御天机，乾乾夕惕。若留意于负荷，忿车书之未一，进贤拔能，重官人之举；标赏忠清，旌养人之器；修干戈之用，畜熊虎之士；爱时鄙财，轻宝重谷，七八年间，陛下圣略方刚，亲王德干壮茂，将相膺力未衰，愚臣犹堪戎伍，荷戈带甲之众蓄锐于今，燕弧冀马之盛充牣在昔。又贼衍恶积祸盈，势不能久，子弟暗悖，衅逆已彰，乱亡之兆，灼然可见。兼弱有徵，天与不远，大同之机，宜须蓄备。昔汉帝力疾，讨灭英布；高皇卧病，亲除显达。夫以万乘之主，岂忘宴安，实以侵名乱正，计不得已。今宜慕二帝之远图，以肃宁为大任。

然顷年以来，东西难寇，艰虞之兴，首尾连接，虽寻得翦除，亦大损财力。且饥馑之氓，散亡莫保；收入之赋不增，出

用之费弥众；不爱力以悦民，无丰资以待敌，此臣所以夙夜怀忧，悚息不宁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。”故曰：财者，非天不生，非地不长，非时不成，非人不聚。生聚之由，如此其难；集人守位，若此之重。兴替之道，焉可不虑？又古者使民，岁不过三日，食壮者之粮，任老者之智。此虽太平之法，难卒而因；然妨民害财，不亦宜戒！今墉雉素修，厩库崇列，虽府寺胶垫，少有未周，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务，诸寺灵塔俱足致虔讲道。唯明堂辟雍，国礼之大。来冬司徒兵至，请筹量减彻，专力经营，务令早就。其广济数施之财，酬商互市之弊，凡所营造，自非供御切须，戎仗急要，亦宜微减，以务阜积，庶府无横损，民有全力。夫食土簋而妣德昭，寝毕室而禹功盛，章台丽而楚力衰，阿宫壮而秦财竭，存亡之由，灼然可睹。愿思前王一同之功，畜力聚财，以待时会。

灵太后锐于缮兴，在京师则起永宁、太上公等佛寺，功费不少，外州各造五级佛图。又数为一切斋会，施物动至万计。百姓疲于土木之功，金银之价为之踊上，削夺百官事力，费损库藏，兼曲赉左右，日有数千。澄故有此表。虽卒不从，常优答礼之。政无大小，皆引参决。澄亦尽心匡辅，事有不便于民者，必于谏诤，虽不见用，殷勤不已。内外咸敬惮之。

神龟二年薨，年五十三。赙布一千二百匹、钱六十万、蜡四百斤，给东园温明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；大鸿胪监护丧事，诏百僚会丧；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，领太尉公；加以殊礼，备九锡，依晋大司马、齐王攸故事；谥曰文宣王。澄之葬也，凶饰甚盛。灵太后亲送郊外，停舆悲哭，哀动左右。百官会赴千余人，莫不歔歔。当时以为哀荣之极。第四子彝袭。

彝，字子伦，继室冯氏所生，颇有父风。拜通直散骑常侍。及元叉专权，而彝耻于托附，故不得显职。庄帝初，河阴遇害，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谥曰文。

子度世，袭。武定中，金紫光禄大夫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彝兄顺，字子和。九岁师事乐安陈丰，初书王羲之《小学篇》数千言，昼夜诵之，旬有五日，一皆透彻。丰奇之，白澄曰：“丰十五从师，迄于白首，耳目所经，未见此比。江夏黄童，不得无双也。”澄笑曰：“蓝田生玉，何容不尔。”十六，通《杜氏春秋》，恆集门生，讨论同异。于时四方无事，国富民康，豪贵子弟，率以朋游为乐，而顺下帷读书，笃志爱古。性謇谔，淡于荣利，好饮酒，解鼓琴，每长吟永叹，吒咏虚室。世宗时，上《魏颂》，文多不载。

起家为给事中。时尚书令高肇，帝舅权重，天下人士，望尘拜伏。顺曾怀刺诣肇门，门者以其年少，答云：“在坐大有贵客”，不肯为通。顺叱之曰：“任城王儿，可是贱也！”及见，直往登床，捧手抗礼，王公先达，莫不怪愕，而顺辞吐傲然，若无所睹。肇谓众宾曰：“此儿豪气尚尔，况其父乎！”及出，肇加敬送之。澄闻之，大怒，杖之数十。后超转中书侍郎，俄迁太常少卿。以父忧去职，哭泣呕血，身自负土。时年二十五，便有白发，免丧抽去，不复更生，世人以为孝思所致。

寻除给事黄门侍郎。时领军元叉威势尤盛，凡有迁授，莫不造门谢谒。顺拜表而已，曾不诣叉。叉谓顺曰：“卿何谓聊不见我？”顺正色曰：“天子富于春秋，委政宗辅，叔父宜以至公为心，举士报国，如何卖恩，责人私谢，岂所望也！”至于朝论得失，顺常鲠言正义，曾不阿旨，由此见惮。出除平北将军、恆州刺史。顺谓叉曰：“北镇纷纭，方为国梗，桑乾旧都，根本所系，请假都督，为国捍屏。”叉心疑难，不欲授以

兵官。谓顺曰：“此朝廷之事，非我所裁。”顺曰：“叔父既握国柄，杀生由己，自言天之历数应在我躬，何得复有朝廷也！”又弥忿惮之。转为安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顺自负有才，不得居内，每怀郁快，形于言色。遂纵酒欢娱，不亲政事。又解领军，徵为给事黄门侍郎。亲友郊迎，贺其得入。顺曰：“不患不入，正恐入而复出耳。”俄兼殿中尚书，转侍中。初，中山王熙起兵讨元叉，不果而诛，及灵太后反政，方得改葬。顺侍坐西游园，因奏太后曰：“臣昨往看中山家葬，非唯宗亲哀其冤酷，行路士女，见其一家七丧，皆为潸然，莫不酸泣。”又妻时在太后侧，顺指之曰：“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，不伏元叉之罪，使天下怀冤！”太后默然不语。

就德兴反于营州，使尚书卢同往讨之，大败而返。属侍中穆绍与顺侍坐，因论同之罪。同先有近宅借绍，绍颇欲为言。顺勃然曰：“卢同终将无罪！”太后曰：“何得如侍中之言？”顺曰：“同有好宅与要势侍中，岂虑罪也？”绍惭，不敢复言。灵太后颇事妆饰，数出游幸。顺面诤曰：“《礼》，妇人夫丧，自称未亡人，首去珠玉，衣不被纁采。陛下母临天下，年垂不惑，过甚修饰，何以示后世？”灵太后惭而不出。还入宫，责顺曰：“千里相徵，岂欲众中见辱也！”顺曰：“陛下盛服炫容，不畏天下所笑，何耻臣之一言乎？”

初，城阳王徽慕顺才名，偏相结纳。而广阳王渊奸徽妻子，大为嫌隙。及渊自定州被徵，入为吏部尚书，兼中领军。顺为诏书，辞颇优美。徽疑顺为渊左右，由是与徐纥间顺于灵太后，出顺为护军将军。太常卿顺奉辞于西游园，徽、纥侍侧，顺指之谓灵太后曰：“此人魏之宰嚭，魏国不灭，终不死亡。”纥胁肩而出。顺遂抗声叱之曰：“尔刀笔小人，正堪为几案之吏，宁应忝兹执戟，亏我彝伦！”遂振衣而起。灵太后默而

不言。时追论顺父顾托之功，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户，又析彝邑五百户以封顺，为东阿县开国公。

顺疾徽等间之，遂为《蝇赋》曰：

余以仲秋休沐，端坐衡门，寄相琴书，托情纸翰。而苍蝇小虫，往来床几。疾其变白，聊为赋云：

遐哉大道，廓矣洪氛。肇立秋夏，爰启冬春。既含育于万性，又刍狗而不仁。随因缘以授体，齐美恶而无分。生兹秽类，靡益于人。名备群品，声损众伦。敬脰纤翼，紫首苍身。飞不能迴，声若远闻。点缁成素，变白为黑。寡爱兰芳，偏贪秽食。集桓公之尸，居平叔之侧。乱鸡鸣之响，毁皇宫之饰。习习户庭，营营榛棘。反覆往还，譬彼谗贼。肤受既通，潜润罔极。缉缉幡幡，交战四国。于是妖姬进，邪土来，圣贤拥，忠孝摧。周昌拘于牖里，天乙囚于夏台。伯奇为之痛结，申生为之蒙灾。《鸱鸒》悲其室，《采葛》惧其怀。《小弁》陨其涕，灵均表其哀。自古明哲犹如此，何况中庸与凡才！

若夫天生地养，各有所亲：兽必依地，鸟亦凭云。或来仪以呈祉，或自扰而见文。或负图而归德，或衔书以告真。或天胎而奉味，或残躯以献珍。或主皮而兴礼，或牢豢以供神。虽死生之异质，俱有益于国人。非如苍蝇之无用，唯构乱于蒸民。

遂属疾在家，杜绝庆吊。后除吏部尚书，兼右仆射。及上省，登阶向榻，见榻甚故，问都令史徐件起。件起曰：“此榻曾经先王坐。”顺即哽塞，涕泗交流，久而不能言，遂令换之。时三公曹令史朱晖，素事录尚书、高阳王雍，雍欲以为廷尉评，频请托顺，顺不为用。雍遂下命用之，顺投之于地。雍闻之，大怒，昧爽坐都，召尚书及丞郎毕集，欲待顺至，于众挫之。顺日高方至，雍攘袂抚几而言曰：“身，天子之子，天子之弟，天子之叔，天子之相，四海之内，亲尊莫二，元顺何人，以身

成命，投弃于地！”顺须鬓俱张，仰面看屋，愤气奔涌，长歔而不言。久之，摇一白羽扇，徐而谓雍曰：“高祖迁宅中土，创定九流，官方清浊，轨仪万古。而朱晖小子，身为省吏，何合为廷尉清官！殿下既先皇同气，宜遵成旨，自有垣规而复逾之也。”雍曰：“身为丞相、录尚书，如何不得用一人为官？”顺曰：“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。未闻有别旨，令殿下参选事。”顺又厉声曰：“殿下必如是，顺当依事奏闻！”雍遂笑而言曰：“岂可以朱晖小人，便相忿恨。”遂起，呼顺入室，与之极饮。顺之亢毅不挠，皆此类也。

后除征南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转兼左仆射。尔朱荣之奉庄帝，召百官悉至河阴。素闻顺数谏诤，惜其亮直，谓朱瑞曰：“可语元仆射，但在省，不须来。”顺不达其旨，闻害衣冠，遂便出走，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。家徒四壁，无物敛尸，止有书数千卷而已。门下通事令史王才达裂裳覆之。庄帝还宫，遣黄门侍郎山伟巡喻京邑。伟临顺丧，悲恸无已。既还，庄帝怪而问曰：“黄门何为声散？”伟以状对。庄帝敕侍中元祉曰：“宗室丧亡非一，不可周贍。元仆射清苦之节，死乃益彰，特赠绢百匹，余不得例。”赠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文烈。顺撰《帝录》二十卷，诗赋表颂数十篇，今多亡失。

长子朗，时年十七。枕戈潜伏积年，乃手刃康奴，以首祭于顺墓，然后诣阙请罪。朝廷嘉而不问。朗涉历书记，为司徒属。天平中，为奴所害。赠都督瀛冀二州诸军事、□□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冀州刺史。

顺弟淑，淑弟悲，并早卒。

悲弟纪，字子纲。永熙中，给事黄门侍郎。随出帝没于关中。

澄弟嵩，字道岳。高祖时，自中大夫迁员外常侍，转步兵校尉。大司马、安定王休薨，未及卒哭，嵩便游田。高祖闻而大怒，诏曰：“嵩不能克己复礼，企心典宪，大司马薨殂甫尔，便以鹰鹞自娱。有如父之痛，无犹子之情，捐心弃礼，何其太速！便可免官。”后从平沔北，累有战功，除左中郎将，兼武卫将军。

高祖南伐，萧宝卷将陈显达率众拒战。嵩身备三仗，免胄直前，将士从之，显达奔溃，斩获万计。嵩于尔日勇冠三军。高祖大悦而言曰：“任城康王大有福德，文武顿出其门。”以功赐爵高平县侯，赉帛二千五百匹。初，高祖之发洛也，冯皇后以罪幽于宫内。既平显达，回次谷唐原，高祖疾甚，将赐后死，曰：“使人不易可得。”顾谓任城王澄曰：“任城必不负我，嵩亦当不负任城，可使嵩也。”于是引嵩入内，亲诏遣之。

世宗即位，以武卫将军兼侍中，出为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嵩表曰：“萧宝卷骨肉相残，忠良先戮，臣下噤然，莫不离背，君臣携贰，干戈日寻。流闻宝卷雍州刺史萧衍兄懿于建业阻兵，与宝卷相持。荆郢二州刺史并是宝卷之弟，必有图衍之志。臣若遣书相闻，迎其本谋，冀获同心，并力除衍。平衍之后，彼必旋师赴救丹阳，当不能复经营疆陲，全固襄沔。臣之军威已得临据，则沔南之地可一举而收。缘汉曜兵，示以威德，思归有道者则引而纳之，受疑告危者则援而接之。总兵伫锐，观衅伺隙，若其零落之形已彰，怠懈之势已著，便可顺流摧锋，长驱席卷。”诏曰：“所陈嘉谋，深是良计。如当机形可进，任将军裁之。”既而萧衍寻克建业，乃止。除平北将军、恆州刺史。转平东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又转安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

萧衍湘州刺史杨公则率众二万，屯军洛口。姜庆真领卒五千，据于首陂，又遣其左军将军騫小眼，军主何天祚、张俊兴

等率众七千，攻围陆城。嵩乃遣统军封迈、王会等步骑八千讨之。迈达陆城，贼皆夜遁，追击破之，斩获数千，公则、庆真退还马头。衍徐州刺史昌义之屯据高皇，遣三军潜寇阴陵，以淮水浅竭，不通船舰，屯于马头。衍将田道龙、何景先等领卒三千已至衡山，规寇陆城。寇并充逼。嵩遣兼统军李叔仁等援舍肥、小岷、杨石，频战破之。衍征虏将军赵草屯于黄口，嵩遣军司赵焯等往讨之。先遣统军安伯丑潜师夜渡，伏兵下蔡。草率卒四千，逆来拒战，伯丑与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后夹击，大败之，俘斩溺死四千余人。统军李叔仁等夜袭硖石之贼，又破之。衍将姜庆真专据肥汭，冠军将军曹天宝屯于鸡口，军主尹明世屯东硖石。嵩遣别将羊引次于淮西，去贼营十里，司马赵焯率兵一万为表里声势。众军既会，分击贼之四垒。四垒之贼，战败奔走，斩获数千，溺死万数。统军牛敬宾攻硖石，明世宵遁。庆真合余焯浮淮下，下蔡戍主王略截流击之，俘斩太半。于是威名大振。

后为苍头李太伯等同谋害嵩，并妻穆氏及子世贤。世宗为嵩举哀于东堂，赙绢一千匹，赠车骑将军、领军，谥曰刚侯。

第二子世俊，颇有干用，而无行业。袭爵，除给事中、东宫舍人。伯父澄表求转阶授之，于是除员外散骑常侍。肃宗时，追论嵩勋，封世俊卫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迁冠军将军、宗正少卿，又为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武卫将军、河南尹。寻除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征东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邢杲之乱，围逼州城，世俊凭城拒守，遂得保全。孝庄时，除卫将军、吏部尚书。尔朱兆寇京师，诏世俊以本官为都督，防守河桥。及兆至河，世俊初无拒守意，便隔岸遥拜，时论疾之。前废帝世，为骠骑将军，仍加尚书，尤为尔朱世隆所昵。出帝初，加仪同三司，改封武阳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。世俊居选曹，不能厉

心，多所受纳，为中尉弹劾，坐免官。寻复本职。孝静初，加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迁尚书令。世俊轻薄，好去就，诏送晋阳。兴和中，薨。赠侍中、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傅、定州刺史，尚书令、开国公如故，谥曰躁戾。子景远袭，散骑侍郎。

世贤弟世哲，武定中，吏部郎。

嵩弟贍，字道周。高祖时，自口大夫稍迁宗正少卿、龙骧将军、光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左将军，迁平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颇爱书史，而贪暴好杀。澄深耻忿之，绝其往来。有四子。长子远，尚书郎。

史臣曰：显祖之将禅让，可谓国之大节。康王毅然庭诤，德音孔昭。一言兴邦，其斯之谓欤？文宣贞固俊远，郁为宗杰，身因累朝，宁济夷险，既社稷是任，其梁栋之望也。顺誉谀傲，有汲黯之风，不用于时，横招非命，惜矣。嵩有行陈之气，俊则裂冠之徒欤？

## 列传第七下

### 景穆十二王

南安王  
城阳王  
章武王  
乐陵王  
安定王

南安王桢，皇兴二年封，加征南大将军、中都大官，寻迁内都大官。高祖即位，除凉州镇都大将。寻以绥抚有能，加都督西戎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领护西域校尉、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徵为内都大官，出为使持节、侍中、本将军、开府、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。桢性忠谨，事母以孝闻，赐帛千匹以褒之。

征赴讲武，高祖引见于皇信堂，戒之曰：“翁孝行著于私庭，令问彰于邦国，每钦忠懿，思一言展，故因讲武，远征赴阙。仰恋仁慈，情在未已。但长安镇年饥民俭，理须绥抚，不容久留，翁今还州，其勤隐恤，无令境内有饥馁之民。翁既国之懿亲，终无贫贱之虑。所宜慎者，略有三事：一者，恃亲骄矜，违礼僭度；二者，傲慢贪奢，不恤政事；三者，饮酒游逸，不择交友。三者不去，患祸将生；但能慎此，足以全身远害，光国荣家，终始之德成矣。”而桢不能遵奉，后乃聚敛肆情。

文明太后、高祖并临皇信堂，引见王公。太后令曰：“汝阴王天赐、南安王桢不顺法度，黷货聚敛，依犯论坐，将至不测。卿等为当存亲以毁令，为欲灭亲以明法？”群臣咸以二王托体先皇，宜蒙矜恕。太后不答。高祖乃诏曰：“南安王桢以懿戚之贵，作镇关右，不能洁己奉公，助宣皇度，方肆贪欲，殖货私庭，放纵奸囚，壅绝诉讼，货遗诸使，邀求虚称。二三之状，皆犯刑书。昔魏武翦发以齐众，叔向戮弟以明法，克己忍亲，以率天下。夫岂不怀，有为而然耳。今者所犯，事重畴日，循古推刑，实在难恕。皇太后天慈宽笃，恩矜国属，每一寻惟高宗孔怀之近，发言哽塞，悲恻于怀；且以南安王孝养之名，闻于内外，特一原恕，削除封爵，以庶人归第，禁锢终身。”

后高祖南伐，桢从至洛，及议迁都，首从大计，高祖甚悦。桢母刘太妃薨，高祖亲幸临慰。及葬，赠布帛彩五百段。又以桢议定迁都，复封南安王，食邑一千户。出为镇北大将军、相州刺史。高祖饯桢于华林都亭。诏曰：“从祖南安，既之蕃任，将旷违千里，豫怀惘恋。然今者之集，虽曰分歧，实为曲宴，并可赋诗申意。射者可以观德，不能赋诗者，可听射也。当使武士弯弓，文人下笔。”高祖送桢于阶下，流涕而别。

太和二十五年五月至鄴，入治日，暴风大雨，冻死者十数人。桢又以旱祈雨于群神。鄴城有石虎庙，人奉祀之。桢告虎神像云：“三日不雨，当加鞭罚。”请雨不验，遂鞭像一百。是月疽发背，薨。谥曰惠，赠帛一千匹。及葬，又赐帛千匹，遣黄门郎监护丧事。及恆州刺史穆泰谋反，桢知而不告，虽薨，犹追夺爵封，国除。有五子。

子英，字虎兒。性识聪敏，博闻强记，便弓马，解吹笛，微晓医术。高祖时，为平北将军、武川镇都大将、假魏公。未几，迁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仇

池镇都大将、梁州刺史。

高祖南伐，为梁汉别道都将。后大驾临钟离，诏英率众备寇境上。英以大驾亲动，势倾东南，汉中有可乘之会，表求进讨。高祖许之。师次沮水，萧鸾将萧懿遣将尹绍祖、梁季群等领众二万，徼山立栅，分为数处，居高视下，隔水为营。英乃谋曰：“彼帅贱民慢，莫能相服，众而无上，罔知适从。若选精卒，并攻一营，彼不相救，我克必矣。若克一军，四营自拔。”于是简兵三面腾上，果不相救。既破一处，四营俱溃，生擒梁季群，斩三千余级，俘七百人。鸾白马戍将其夜逃溃。乘胜长驱，将逼南郑，汉川之民，以为神也，相率归附。梁州民李天干等诣英降，待以国土之礼。天干等家在南郑之西，请师迎接，英遣迎之。萧懿闻而遣将姜脩率众追袭，逮夜交战，颇有杀伤。脩后屡败，复更请军。懿遣众赴之，迎者告急。英率骑一千，倍道赴救。未至，贼已退还。英恐其入城，别遣统军元拔以随其后，英徼其前，合击之，尽俘其众。懿续遣军，英不虞贼至，且众力已疲，军少人惧，咸欲奔走。英乃缓骑徐行，神色自若，登高望贼，东西指麾，状似处分，然后整列而前。贼谓有伏兵。俄然贼退，乘势追殄，遂围南郑。禁止三军，一无所犯，远近皆供租运。

先是，英未至也，萧懿遣军主范洁领三千余人伐獠。洁闻大军围城，欲还救援。英遣统军李平敌、李铁骑等收合巴西、晋寿土人，以断其路。洁以死决战，遂败平敌之军。英候其稍近，以奇兵掩之，尽皆擒获。攻围九十余日，战无不克。被敕班师。英于是先遣老弱，身勒精卒留后，遣使与懿告别。懿以为诈也，英还一日，犹闭门不开。二日之后，懿乃遣将追英。英亲自殿后，与士卒下马交战，贼众莫敢逼之。四日四夜，然后贼退，全军而还。会山氏并反，断英归路。英勒众奋击，且

战且行，为流矢所中，军人莫有知者。以功迁安南大将军，赐爵广武伯。在仇池六载，甚有威惠之称。父忧，解任。

高祖讨汉阳，起英为左卫将军，加前将军，寻迁大宗正，又转尚书，仍本将军，镇荆州。萧宝卷将陈显达等寇荆州，英连战失利。车驾至南阳，免英官爵。世宗即位，行徐州，还复尚书、广武伯。萧宝卷遣将军陈伯之寇淮南，司徒、彭城王勰镇寿春，以英为镇南将军，率众讨之。英未至，贼已引退。勰还，诏英行扬州。

后英还京师，上表曰：“臣闻取乱侮亡，有国之常道；陈师鞠旅，因机而致发。窃以区区宝卷，罔顾天常，凭恃山河，敢抗中国。今妖逆数亡，骄纵日甚，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淫刑以逞，虐害无辜。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，扫土兴兵，顺流而下，唯有孤城，更无重卫。此则皇天授我之日，旷载一逢之秋，事易走丸，理同拾芥，此而不乘，将欲何待？臣乞躬率步骑三万，直指沔阴，据襄阳之城，断黑水之路。昏虐君臣，自相鱼肉。我居上流，威震遐迩，长驱南出，进拔江陵。其路既近，不盈五百，则三楚之地，一朝可收；岷蜀之道，自成断绝。又命扬徐二州，声言俱举，缘江焚毁，靡使所遗。建业穷蹙，鱼游釜内。士治之师再兴，孙皓之缚重至，齐文轨而大同，混天地而为一。伏惟陛下暂辟旒纛，少垂听览，独决圣心，无取疑议。此期脱爽，并吞未日。”事寝不报。英又奏曰：“臣闻乘虚讨弱，事在速举；因危攻昧，徼捷可期。今宝卷乱常，骨肉相贼，蕃戍鼎立，莫知所归。义阳孤绝，密迩天境，外靡粮援之期，内无兵储之固。此乃临焚之鸟，不可去薪；授首之寇，何容缓斧。若此行有果，则江右之地，斯为经略之基；如脱否也，非直后举难图，亦或居安生疾。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迈，而东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拟守三关，请遣军司为之节

度。”世宗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。以军功拜吏部尚书，以前后军功进爵常山侯。

英奏：“谨案学令：诸州郡学生，三年一校所通经数，因正使列之，然后遣使就郡练考。臣伏惟圣明，崇道显成均之风，蕴义光胶序之美，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，四门之教方构于京漚。计习训淹年，听受累纪，然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，不革之輩宜返于齐民，使就郡练考，核其最殿。顷以皇都迁构，江扬未一，故乡校之训，弗遑正试。致使薰蕕之质，均诲学庭；兰萧之体，等教文肆。今外宰京官，铨考向讫，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，道别校练，依令黜陟。”诏曰：“学业堕废，为日已久，非一使能劝，比当别敕。”

寻诏英使持节、假镇南将军、都督征义阳诸军事，率众南讨。萧衍司州刺史蔡道恭闻英将至，遣其骁骑将军杨由率城外居民三千余家，于城西南十里贤首山即岭为三栅，作表里之势。英勒诸军围贤首垒，焚其栅门。杨由乃驱水牛，从营而出，继之以兵。军人避牛，师遂退下。寻分兵围守。其夜，栅民任马驹斩由以降。三军馆谷，降民安堵。萧衍遣其平西将军曹景宗、后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三万来救义阳。僧炳统众二万据峭岬，景宗率一万继后。英遣冠军将军元逞、扬烈将军曹文敬进据樊城以抗之。英部勒将士，犄角讨之，大破僧炳军，俘斩四千余人。英又于土雅山结垒，与景宗相抗，分遣诸统，伏于四山，示之以弱。衍将马仙琕率众万余，来掩英营。英命诸军伪北诱之，既至平地，统军傅永等三军击之，贼便奔退。进击溃之，斩首二千三百级，斩贼羽林监军邓终年。仙琕又率万余人，重来决战。英勒诸将，随便分击，又破之，复斩贼将陈秀之。统军王买奴别破东岭之阵，斩首五百。道恭忧死，骁骑将军、行州事蔡灵恩复凭穷城，短兵日接。景宗、仙琕知城将拔，尽

锐决战，一日三交，皆大败而返。灵恩势窘，遂降。三关戍闻之，亦弃城而走。诏曰：“知贼城已下，复克三关，展威辟境，声略宣振，公私称泰，良以欣然。将军渊规内断，忠谏外举，受律扬旌，克申庙算，虽方叔之制蛮荆，召虎之扫淮浦，匹兹蔑如也。新州初附，宜广经略，想善加检督，必令周固，有所委付，然后凯旋耳。”初，高祖之平汉阳，英有战功，许复其封，反为显达所败，遂寢。是役也，世宗大悦，乃复之，改封中山王，食邑一千户。遣大使、鸿胪少卿睦延吉持节就拜。英送蔡灵恩及衍尚书郎蔡僧勰，前军将军、义阳太守冯道要，游击将军鲍怀慎，天门太守王承伯，平北府司马宗象，平北府谘议参军伏粲，给事中、宁朔将军蔡道基，中兵参军庞脩等数十人。诏曰：“会平江南，此等便可放归也。”英既还，世宗引见，深嘉劳之，后增封一千户。

萧衍遣将军寇肥梁，诏英使持节，加散骑常侍，征南将军、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，率众十万讨之，所在皆以便宜从事。诏英曰：“贼势滋甚，围逼肥梁，边将后规，以至于此。故有斯举，必期胜捷，而出军淹滞，肥梁已陷。闻之惋懣，实乖本图。今众军云集，十有五万，进取之方，其算安在？克殄之期，复当远近？竟以几日可至贼所？必胜之规，何者为先？故遣步兵校尉、领中书舍人王云指取机要。”英表陈事机。乃击破阴陵，斩衍将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余级。又频破贼军于梁城，斩其支将四十二人，杀获及溺死者将五万。衍中军大将军、临川王萧宏，尚书右仆射柳惔等大将五人沿淮南走，凡收米三十万石。诏劳英曰：“知大摧鲸寇，威振南海，江浦无尘，三楚卷壑，声被荒隅，同轨斯始。公私庆慰，良副朕怀。便当乘威藉响，长驱吴会，翦拉遗烬，截彼东南也。”

英追至于马头，衍马头戍主委城遁走，遂围钟离。诏曰：

“师行已久，士马疲瘠，贼城险固，卒难攻屠。冬春之交，稍非胜便，十万之众，日费无贖。方图后举，不待今事。且可密装徐严，为振旅之意，整疆完土，开示威略。左右蛮楚，素应逃亡，或窜山湖，或难制掠。若凶渠黠党，有须翦除者，便可扑扫，以清疆界。如其强狡凭阻，未易致力者，亦不烦肆兵。凯旋迟近，不复委曲。”英表曰：“臣奉辞伐罪，志殄逋寇，想敌量攻，期至二月将末三月之初，理在必克。但自此月一日以来，霖雨连并，可谓天违人愿。然王者行师，举动不易，不可以少致睽淹，便生异议。臣亦谛思：若入三月已后，天晴地燥，凭陵是常。如其连雨仍接，不得进攻者，臣已更高邵阳之桥，防其泛突。意外洪长，虑其破桥，臣亦部分造船，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，营造浮桥，至三月中旬，桥必克成。晴则攻腾，雨则围守，水陆二图，以得为限。实愿朝廷特开远略，少复赐宽，假以日月，无使为山之功，中途而废。”诏曰：“大军野次，已成劳久，攻守之方，理可豫见。比频得启，制胜不过暮春，及省后表，复期孟夏之末。彼土蒸泞，无宜久淹。势虽必取，乃将军之深计；兵久力殆，亦朝廷之所忧。故遣主书曹道往观军势，使还，一一具闻。”及道还，英犹表云“可克”。

四月，水盛破桥，英及诸将狼狈奔走，士众没者十有五六。英至扬州，遣使送节及衣冠、貂蝉、章绶。诏以付典。有司奏英经算失图，案劾处死。诏恕死为民。

后京兆王愉反，英复王封，邑一千户，除使持节，假征东将军、都督冀州诸军事。英未发而冀州已平。时郢州治中督荣祖潜引萧衍军，以义阳应之，三关之戍，并据城降衍。郢州刺史娄悦婴城自守。悬瓠城民白早生等杀豫州刺史司马悦，据城南叛。衍将齐苟仁率众守悬瓠。悦子尚华阳公主，并为所劫。诏英使持节、都督南征诸军事、假征南将军，出自汝南。世宗

引英谓之曰：“娄悦绥御失和，铨衡暗于简授，故使郢民引寇，关戍外奔，义阳孤窘，有倒悬之切。王，国之召虎，威名宿震，故屈王亲总元戎，扫清氛秽。昔卫霍以匈奴之故，居无宁岁；今南疆不靖，王不得以屡劳为辞也。”英对曰：“臣才非韩白，识暗孙吴，徒以宗室之长，频荷推毂之寄。规略浅短，失律丧师，宜章子反之戮，以谢天下。陛下慈深念屡，爰等钟牛，使臣得同荀伯，再生明世。誓追孟氏，以报复为期。关郢微寇，何足平殄？灭贼方略，已在臣目中，愿陛下勿劳圣虑也。”世宗曰：“截彼东南，再清随楚，所望于将军。钟离一管，岂足以损大德。今王董彼三军，朕无忧矣。”

世宗以邢峦频破早生，诏英南赴义阳。英以众少，累表请军，世宗弗许。而英辄与邢峦分兵共攻悬瓠，克之，乃引军而进。初荀仁之据悬瓠，衍宁朔将军张道凝等率众据楚城，闻英将至，弃城南走。英追击，斩道凝及衍虎贲中郎曹苦生，尽俘其众。既次义阳，将取三关，英策之曰：“三关相须如左右手，若克一关，两关不待攻而定。攻难不如攻易，东关易攻，宜须先取，即黄石公所谓战如风发，攻如河决。”英恐其并力于东，乃使长史李华率五统向西关，分其兵势。身督诸军向东关。先是，马仙琕使云骑将军马广率众拒屯于长薄，军主胡文超别屯松岷。英至长薄，马广夜遁入于武阳，英进师攻之。闻衍遣其冠军将军彭瓿生、骠骑将军徐超秀援武阳，英乃缓军，曰：“纵之使入此城，吾先曾观其形势，易攻耳，吾取之如拾遗也。”

“诸将未之信。瓮生等既入武阳，英促围攻之，六日而广等降。于是进击黄岷，衍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奔窜。又讨西关，衍司州刺史马仙琕亦即退走，果如英策。凡擒其大将六人，支将二十人，卒七千，米四十万石，军资称是。

还朝，除尚书仆射。永平三年，英薨，给东园秘器、朝服

一具、帛七百匹，赠司徒公，谥曰献武王。英五子。

攸，字玄兴，东宫洗马。早卒，赠散骑侍郎。

攸弟熙，字真兴。好学，俊爽有文才，声著于世，然轻躁浮动。英深虑非保家之主，常欲废之，立第四子略为世子。宗议不听，略又固请，乃止。起家秘书郎，延昌二年袭封，累迁兼将作大匠，拜太常少卿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寻转光禄勋。时领军于忠执政。熙，忠之婿也，故岁中骤迁。寻除平西将军、东秦州刺史，进号安西将军，秘书监。寻以本将军授相州刺史。熙以七月入治，其日大风寒雨，冻死者二十余人，驴马数十匹。熙闻其祖父前事，心恶之。又有蛆生其庭。

初，熙兄弟并为清河王怿所昵，及刘腾、元叉隔绝二宫，矫诏杀怿，熙乃起兵。上表曰：“臣闻安危无常，时有休否。臣早属休明，晚逢多难。自皇基绵茂，九叶承光，高祖、世宗，徽明相袭。皇太后圣敬自天，德同马邓；至尊神睿纂御，神鉴烛远。四海晏如，八表归化。而领军将军元叉宠藉外亲，叨荣左右，豺狼为心，饱便反噬。遂使二宫阻隔，温清阙礼。又太傅清河王横被屠害，致使忠臣烈士，丧气阙庭；亲贤宗戚，愤恨内外。妄指鹿马，孰能逾之；王董权逼，方此非譬。臣仰瞻云阙，泣血而生，以细草不除，将为烂漫。况又悖逆如此，孰可忍之！臣忝籍枝萼，思尽力命，碎首屠肝，甘之若荠。今辄起义兵，实甲八万，大徒既进，文武争先，与并州刺史、城阳王徽，恆州刺史、广阳王渊，徐州刺史、齐王萧宝夤等，同以今月十四日俱发。庶仰凭祖宗之灵，俯罄义夫之命，扫翦凶丑，更清京邑。臣亲总三军，星迈赴难，置兵温城，伏听天旨。王公宰辅，或世著忠烈，或宿佩恩顾，如能同力，翦除元叉，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对者，臣即解甲散兵，赴谢朝阙。臣虽才乖昔人，位居蕃屏，宁容坐观奸丑，虚受荣禄哉！”熙兵起甫十日，

为其长史柳元章、别驾游荆、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诸城人，鼓噪而入，杀熙左右四十余人，执熙，置之高楼，并其子弟。又遣尚书左丞卢同斩之于鄴街，传首京师。

始熙妃于氏知熙必败，不从其谋，自初哭泣不绝，至于熙死。熙临刑为五言诗，示其僚吏曰：“义实动君子，主辱死忠臣。何以明是节？将解七尺身。”与知友别曰：“平生方寸心，殷勤属知己。从今一销化，悲伤无极已。”

熙既蕃王之贵，加有文学，好奇爱异，交结伟俊，风气甚高，名美当世，先达后进，多造其门。始熙之镇鄴也，知友才学之士袁翻、李琰、李神俊、王诵兄弟、裴敬宪等咸饒于河梁，赋诗告别。及熙将死，复与知故书曰：“吾与弟并蒙皇太后知遇，兄据大州，弟则入侍，殷勤言色，恩同慈母。今皇太后见废北宫，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，主上幼年，独在前殿。君亲如此，无以自安，故率兵民建大义于天下。但智力浅短，旋见囚执，上惭朝廷，下愧相知。本以名义干心，不得不尔，流肠碎首，复何言哉！昔李斯忆上蔡黄犬，陆机想华亭鹤唳，岂不以恍惚无际，一去不还者乎？今欲对秋月，临春风，藉芳草，瞻花树，广召名胜，赋诗洛滨，其可得乎？凡百君子，各敬尔宜，为国为身，善勸名节，立功立事，为身而已，吾何言哉！”时人怜之。

又熙于任城王澄薨前，梦有人告之曰：“任城当死。死后二百日外，君亦不免。若其不信，试看任城家。”熙梦中顾瞻任城第舍，四面墙崩，无遗堵焉。熙恶之，觉而以告所亲。及熙之死也，果如所梦。兄弟三人，每从英征伐，在军贪暴，或因迎降逐北，至有斩杀无辜，多增首级，以为功状。又于忠之诬郭祚、裴植也，忠意未决害之，由熙劝奖，遂至极法，世以为冤。及熙之祸，议者以为有报应焉。

灵太后反政，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太尉公、冀州刺史，增本封一千户，谥曰文庄王。

长子景献，次仲献，次叔献，并与熙同被害。后赠景献中军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葬以王礼；仲献左将军、兖州刺史；叔献右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叔献弟叔仁，以年幼获全，与母于氏徙朔州。孝昌初，灵太后诏叔仁归京师，还其财宅，袭先爵。除征虏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孝庄初，遇害于河阴，赠卫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并州刺史。

子琳，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熙弟诱，字惠兴。自员外郎稍迁通直郎、太子中庶子、征虏将军、卫尉少卿，出为右将军、南秦州刺史。又斩之于岐州，妻子得不坐。追赠车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后赠仪同三司，追封都昌县开国伯，食邑八百户，谥曰恭。

子始伯，袭。给事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诱弟略，字俊兴。才气劣于熙，而有和邃之誉。自员外郎稍迁羽林监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。

清河王怿死后，又黜略为怀朔镇副将。未及赴任，会熙起兵，与略书来去。寻值熙败，略遂潜行，自托旧识河内司马始宾。始宾便为荻筏，夜与略俱渡盟津，诣上党屯留县乘法光。法光素敦信义，忻而纳之。略旧识刁双时为西河太守，略复归之。停止经年，双乃令从子昌送略潜遁江左。萧衍甚礼敬之，封略为中山王，邑一千户，宣城太守。

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南叛，州内士庶皆为法僧拥逼。衍乃以略为大都督，令诣彭城，接诱初附。略至，屯于河南，为安乐王鉴所破，略唯数十骑入城。衍寻遣其豫章王综镇徐州，徵略与法僧同还。略虽在江南，自以家祸，晨夜哭泣，身若居

丧。又恶法僧为人，与法僧言，未尝一笑。衍复除略衡州刺史，未行。会综以城归国，综长史江革、司马祖恆、将士五千人悉见擒虏。肃宗敕有司悉遣革等还南，因以徵略。衍乃备礼遣之。

略之将还也，衍为置酒饯别，赐金银百斤，衍之百官，悉送别江上，遣其右卫徐确率百余人送至京师。肃宗诏光禄大夫刁双境首劳问，又敕徐州赐绢布各一千匹。除略侍中、义阳王，食邑一千户。还达石人驿亭，诏宗室、亲党、内外百官先相识者，听迎之近郊。赐帛三千匹，宅一区，粟五千石，奴婢三十人。其司马始宾除给事中、领直后，栗法光本县令，刁昌东平太守，刁双西兖州刺史。其略所至，一餐一宿之处，无不沾赏。

寻改封东平王，又拜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领左卫将军，侍中如故。又本官领国子祭酒，迁大将军、尚书令。灵太后甚宠任之，其见委信，殆与元徽相埒。于时天下多事，军国万端，略守常自保，无他裨益，唯唯具臣而已。

尔朱荣，略之姑夫，略素所轻忽；略又党于郑俨、徐纥，荣兼衔之。荣入洛也，见害于河阴。赠以本官，加太保、司空、徐州刺史，谥曰文贞。

子景式，袭。武定中，北广平太守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略弟纂，字绍兴，颇有将略。为司徒祭酒。闻熙举兵，因逃奔于鄴，至即见擒，与熙俱死。追封北平县公，赠安北将军、恆州刺史，改封高唐县开国侯，食邑八百户。子子献，袭。卒于泾州司马。

熙异母弟义兴，出后叔父并洛。肃宗初，除员外散骑侍郎。及熙之遇害也，义兴以别后，故得不坐。稍迁辅国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孝庄初，于河阴遇害。赠中军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后赠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，余如故。义兴妻，赵郡李氏。李颇有

妇工，为尔朱荣妻所亲昵。永安中，追封义兴燕郡王，邑五百户。寻改封钜鹿王，又改封武邑王。

子述，袭。天平中，通直郎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英弟怡，起家步兵校尉，转城门校尉，迁鄴善镇将。所在贪暴，为有司所纠，逃窜得免。延昌中，卒。庄帝初，以尔朱荣妇兄，超赠骠骑大将军、太尉公、雍州刺史、扶风王。

长子肃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转直寝。庄帝初，封肃鲁郡王，邑千户。除散骑常侍，出为后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后除卫将军、肆州刺史。其弟晔僭立，拜肃侍中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。寻改除使持节、都督青胶光齐南青五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东南道大行台、青州刺史，不行。永熙二年薨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并恆二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司徒公、并州刺史。

子道与，袭。除前将军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晔字华兴，小字盆子。性轻躁，有膂力。起家秘书郎，稍迁通直散骑常侍。庄帝初，封长广王，邑一千户。出为太原太守，行并州事。尔朱荣之死也，世隆等奔还并州，与尔朱兆会于建兴，乃推晔为主，大赦所部，号年建明。寻为世隆等所废。前废帝立，封晔为东海王，邑万户。出帝初，坐事赐死于第。无子，爵除。

城阳王长寿，皇兴二年封，拜征西大将军、外都大官。出为沃野镇都大将。性聪惠，善抚接，在镇甚有威名。延兴五年薨，谥康王。

长子多侯，早卒。

次子鸾，字宣明。始继叔章武敬王，及兄卒，还袭父爵。身長八尺，腰帶十围，以武艺著称。频为北都大将。高祖时，拜外都大官，又出为持节、都督河西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凉州镇都大将。改镇立州，以鸾为凉州刺史，姑

臧镇都大将，余如故。

后朝于京师。会车驾南讨，领镇军将军。定都洛阳，高祖幸鄴，诏鸾留守。及开建五等，食邑一千户。除使持节，征南大将军，都督豫荆郢三州、河内山阳东郡诸军事，与安南将军卢渊、李佐攻赭阳，不克，败退而还。时高祖幸瑕丘，鸾请罪行宫。高祖引见鸾等，责之曰：“卿等总率戎徒，义应奋节，而进不能夷拔贼城，退不能殄兹小寇，亏损王威，罪应大辟。朕革变之始，事从宽贷，今舍卿等死罪，城阳降为定襄县王，削户五百。古者，军行必载庙社之主，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归，今徵卿等败军之罪于社主之前，以彰厥咎。”后以留守之功，还复本封，增邑二百户。除冠军将军、河内太守，转并州刺史。世宗初，除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后转安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

鸾爱乐佛道，修持五戒，不饮酒食肉，积岁长斋。缮起佛寺，劝率百姓，共为土木之劳，公私费扰，颇为民患。世宗闻而诏曰：“鸾亲唯宗懿，作牧大州，民物殷繁，绥宁所属，宜克己厉诚，崇清树惠。而乃骤相徵发，专为烦扰，编户嗷嗷，家怀嗟怨。北州土广，奸乱是由，准法寻愆，应加肃黜。以鸾戚属，情有未忍，可遣使者，以义督责，夺禄一周，微示威罚也。”

正始二年薨，时年三十八。赠帛六百匹，诏中书舍人王云宣旨临吊，赠镇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怀王。

子徽，字显顺。粗涉书史，颇有吏才。世宗时，袭封。除游击将军，出为河内太守。在郡清整，有民誉。徽拜长兼散骑常侍。肃宗时，除右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徽以径途阻远，固请不行。除散骑常侍。其年，除后将军、并州刺史。先是，州界夏霜，禾稼不熟，民庶逃散，安业者少。徽辄开仓赈之，文武咸共谏止。徽曰：“昔汲长孺，郡守耳，尚辄开仓，救民灾弊，

况我皇家亲近，受委大籓，岂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？”先给后表。肃宗嘉之。加安北将军。后拜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诏书旦至夕发。徽以将之秦部，请诣阙恭授，仍表启固陈，请不之职。改授辅国将军，加度支尚书，进号镇军将军。于时，戎马在郊，王师屡败，徽以军旅之费，上国封绢二千匹、粟一万石以助军用。肃宗不纳。又以本官兼吏部尚书，加侍中、征东将军，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拜尚书左仆射，转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固辞不拜。听解侍中，然后受诏。寻除尚书令，加开府、西道行台，不行。

时灵太后专制，朝纲颓敝。徽既居宠任，无所匡弼，与郑俨之徒，更相阿党。外似柔谨，内多猜忌，睚眦之忿，必思报复。识者嫉之。又不能防闲其妻于氏，遂与广阳王渊奸通。及渊受任军府，每有表启，论徽罪过，虽涉诬毁，颇亦实焉。

庄帝践阼，拜司州牧，寻除司徒，仍领牧。元颢入洛，徽从庄帝北巡，及车驾还宫，以与谋之功，除侍中、大司马、太尉公，加羽葆、鼓吹，增邑通前二万户，余官如故。徽表辞官封，前后屡上。又启云：“河上之功，将士之力，求回所封，加诸勋义。”徽为庄帝亲待，内惧荣宠，故有此辞，以防外议。庄帝识其意，听其辞封，不许让官。

徽后妻，庄帝舅女。侍中李彧，帝之姊婿。徽性佞媚，善自取容，挟内外之意，守室亲戚莫与比焉。遂与彧等劝帝图荣，庄帝亦先有意。荣死，世隆等屯据不解。除徽太保，仍大司马、宗师、录尚书事，总统内外。徽本意谓荣死后，枝叶自应散亡。及尔朱宗族，聚结谋难，徽算略无出，忧怖而已。性多嫉妒，不欲人居其前。每入参谋议，独与帝决。朝臣有上军国筹策者，并劝帝不纳，乃云小贼何虑不除。又吝惜财用，自家及国。于是有所赏锡，咸出薄少，或多而中；咸，与而复追。徒有糜费，

恩不感物。庄帝雅自约狭，尤亦徽所赞成。太府少卿李苗，徽司徒时司马也，徽待之颇厚。苗每致忠言，徽自得志，多不采纳。苗谓人曰：“城阳本自蜂目，而豺声复将露也。”

及尔朱兆之入，禁卫奔散，庄帝步出云龙门。徽乘马奔度，帝频呼之，徽不顾而去。遂走山南，至故吏寇弥宅。弥外虽容纳，内不自安，乃怖徽云，官捕将至，令其避他所。使人于路邀害，送尸于尔朱兆。出帝初，赠使持节、侍中、太师、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司州牧，谥曰文献。

子延，袭爵。武定末，官至太子中庶子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徽兄显魏，给事中、司徒掾。卒，赠辅国将军、东豫州刺史。

徽次兄显恭，字怀忠。扬州别驾，以军功封平阳县开国子，邑三百户。孝庄初，除北中郎将，迁左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入为安东将军、大司农卿。寻除中军将军、荊州刺史。庄帝既杀尔朱荣，乃除显恭使持节、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兼尚书左仆射、西北道行台、晋州刺史。尔朱兆入洛后，死于晋阳。出帝初，赠卫大将军、并州刺史，重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子彦昭，袭。武定中，渔阳太守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显恭弟旭，字显和。庄帝时，封襄城郡王，邑一千户。武定末，位至大司马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章武王太洛，皇兴二年薨。追赠征北大将军、章武郡王，谥曰敬。无子。高祖初，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为后。

彬，字豹兒，袭爵。勇健有武用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东秦豳夏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西戎校尉、统万镇都大将、朔州刺史。以贪恹削封。是时吐京胡反，诏彬持节，假平北将军，行汾州事，率并肆之众往讨之。胡平，仍除征虜将军、汾州刺

史。胡民去居等六百余人，保险谋反，扇动徒类。彬请兵二万，有司奏许之。高祖大怒曰：“何有动兵马理也！可随宜肃治，若不能权方静帖，必须大众者，则先斩刺史，然后发兵。”彬奉诏大惧，而率州兵，身先将士，讨胡平之。太和二十三年卒。赐钱十万、绢二百匹，赠以本官，加散骑常侍。彬有五子。

长子融，字永兴。仪貌壮丽，衣冠甚伟，性通率，有豪气。高祖时，拜秘书郎。世宗初，复先爵，除骁骑将军。

萧衍遣将寇逼淮阳，梁城陷没。诏融假节、征虏将军、别将南讨，大摧贼众，还复梁城。于时，扬州刺史元嵩为奴所害，敕融行扬州事。寻除假节、征虏将军、并州刺史。及世宗崩，兼司空，营陪景陵。拜宗正卿，以本官行瀛州事，遇疾不行。未几，除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还为秘书监，迁中护军，进号抚军将军，领河南尹，加征东将军。性尤贪残，恣情聚敛，为中尉纠弹，削除官爵。汾夏山胡叛逆，连结正平、平阳，诏复融前封、征东将军、持节、都督以讨之。融寡于经略，为胡所败。久之，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后贼帅鲜于脩礼寇暴瀛定二州，长孙稚等讨之，失利。除融车骑将军，为前驱左军都督，与广阳王渊等共讨脩礼。师渡交津，葛荣杀脩礼而自立。转营至白牛逻，轻骑击融。融苦战终日，更无外援，遂大奔败，于陈见杀。肃宗为举哀于东堂，赐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彩二千八百段，赠侍中、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司空、雍州刺史。寻以融死王事，进赠司徒，加前后部鼓吹。谥曰庄武。

子景哲，袭。武定中，开府、仪同三司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景哲弟朗，即后废帝，语在《帝纪》。

子黄头，袭。封安定王，改封安平王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融弟凝，字定兴。起家恆州征虏录事参军，累迁护军长史。

凝姑，尔朱荣妻。庄帝初，封东安王，食邑五百户。除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转济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永熙二年薨，赠持节、都督沧瀛冀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

子彦友，袭。武定中，光禄大夫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凝弟湛，字镇兴。起家秘书郎，转尚书左司郎中，迁廷尉少卿。庄帝初，遇害河阴。赠征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、追封渔阳王，食邑五百户。

子俊，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湛弟晏，字俊兴。卒于秘书丞。赠平东将军、秘书监、豫州刺史。

乐陵王胡儿，和平四年薨。追封乐陵王，赠征北大将军，谥曰康。无子。显祖诏胡儿兄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后之，袭封，后改名思誉。高祖初，蠕蠕犯塞，以思誉为镇北大将军、北征大都将。后除使持节、本将军、领护匈奴校尉、都督、中军都督。出为使持节、镇东大将军、和龙镇都大将、营州刺史，加领护东夷校尉，转为镇北将军，行镇北大将军。高祖引见百官于光极堂，谓思誉曰：“恆代路悬，旧都意重，故屈叔父远临此任。不可不敬慎所临，以副朕望。”及穆泰阴谋不轨，思誉知而不告，怨死，削封为庶人。太和末，还复其王封。正始四年薨。赠光州刺史，谥曰密王。

子景略，字世彦。世宗时，袭封。拜骁骑将军，除持节、冠军将军、幽州刺史。熙平元年薨。赠本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赐帛四百匹，谥曰惠王。

子霸，字休邦，袭。武定中，钜鹿太守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景略弟庆略，散骑侍郎。

子子政，通直散骑常侍。

庆略弟洪略，恆农太守、中军将军、行东雍州刺史。

洪略弟子业，平原太守。

安定王休，皇兴二年封，拜征南大将军、外都大官。休少而聪慧，治断有称。高祖初，库莫奚寇边，以休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领护东夷校尉、仪同三司、和龙镇将。休抚防有方，贼乃款附。入为中都大官。蠕蠕犯塞，出为使持节、征北大将军、抚冥镇大将。休身先将士，击虏退之。入为内都大官，迁太傅。及开建五等，食邑二千户。

车驾南伐，领大司马。高祖亲行诸军，遇休以三盗人徇于六军，将斩之，有诏赦之。休执曰：“陛下将远清衡霍，故亲御六师，跋涉野次。军行始尔，已有奸窃，如其不斩，何以息盗？请必行刑，以肃奸慝。”诏曰：“大司马执宪，诚应如是。但因缘会，朕闻王者之体，亦时有非常之泽，虽违军法，可特原之。”休乃奉诏。高祖谓司徒冯诞曰：“大司马严而秉法，诸军不可不慎。”于是六军肃然。定都洛邑，休从驾幸鄴。命休率从驾文武，迎家于平城。高祖亲饯休于漳水之北。

十八年，休寝疾，高祖幸其第，流涕问疾。中使医药，相望于路。薨，赠帛三千匹。自薨至殡，车驾三临。高祖至其门，改服锡衰，素弁加经。皇太子、百官皆从行吊礼。及将葬，又赠布帛二千匹，谥曰靖王。诏假黄钺，加羽葆、鼓吹、虎贲、班剑六十三人，悉准三老尉元之仪。高祖亲送出郊，恸哭而返，诸王恩礼莫比焉。世宗世，配飨庙庭。

长子安，幼年早卒。

次子燮，除下大夫。世宗初，袭拜太中大夫，除征虏将军、华州刺史。燮表曰：“谨惟州治李润堡，虽是少梁旧地，晋、芮锡壤，然胡夷内附，遂为戎落。城非旧邑先代之名，爰自国初，护羌小戍。及改镇立郡，依岳立州，因籍仓府，未刊名实。窃见冯翊古城，羌魏两民之交，许洛水陆之际，先汉之左辅，

皇魏之右翼，形胜名都，实惟西蕃奥府。今州之所在，岂唯非旧，至乃居冈饮润，井谷秽杂，升降劬劳，往还数里，譟譟明昏，有亏礼教。未若冯翊，面华渭，包原泽，井浅池平，樵牧饶广。采材华阴，陆运七十；伐木龙门，顺流而下。陪削旧雉，功省力易，人各为己，不以为劳。昔宋民无井，穿井而忻得人；况合城无水，得水而不家庆？窃闻前政刺史，非是无意，或值兵举，或遇年灾，缘此契阔，稽延至此。去岁已熟，秋方大登，四境晏安，京师无事。丁不十钱之费，人无八旬之勤。损轻益重，乞垂昭鉴。”遂诏曰：“一劳永逸，便可听移。”后除征虏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延昌四年薨。赠本将军、朔州刺史。

子超，字化生。肃宗初，袭。时以胡国珍封安定公，改封北平王。拜城门校尉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东中郎将。寻除光禄大夫，领将作大匠。后复本封。尔朱荣之入洛，超避难洛南，遇寇见害。庄帝初，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岐州刺史。

子孝景，袭。武定中，通直郎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夔弟愿平，清狂无行。高祖末，拜员外郎。世宗初，迁给事中。悖恶日甚，杀人劫盗，公私成患。世宗以其戚近，未忍致之于法，乃免官，禁之别馆。馆名愁思堂，冀其克念。世宗崩，愿平乃得出。灵太后临朝，以其暴乱不悛，诏曰：“愿平志行轻疏，每乖宪典，可还于别馆，依前禁锢。”久之，解禁还家，付师严加诲奖。后拜通直散骑常侍、前将军。坐裸其妻王氏于其男女之前，又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。御史中丞侯刚案以不道，处死，绞刑。会赦免，黜为员外常侍。孝昌中，卒。

子绪，幽州安西府功曹参军。庄帝初，直阁将军。寻为持节、兼武卫将军、关右慰劳十二州大使，遂没吐谷浑。

子长春，员外散骑侍郎。武定初，封南郡王，邑五百户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愿平弟永平，征虏将军、南州刺史。为城民华延明所害。太昌初，追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定瀛幽三州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定州刺史。

永平弟珍平，司州治中。

子叔遵，员外散骑常侍。

珍平弟贵平，羽林监、转射声校尉。庄帝初，除散骑常侍、宗正少卿，封东莱王，邑百户。除平北将军、南相州刺史。庄帝既杀尔朱荣，加武卫将军，兼侍中，为河北、山东慰劳大使。至定州东北，为幽州大都督侯渊所执，送于晋阳。后还洛。

前废帝时，以本官行青州事，属土民崔祖螭作逆，贼徒甚盛，围逼东阳一百余日。贵平率城民固守，又令将士开门交战。大军救至，遂擒祖螭等，斩之。还，除车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迁左卫将军、宗师，又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贵平人才险薄，为出帝所信。出为青州刺史，又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为幽州大都督侯渊所害。

史臣曰：南安原始要终，善不掩恶。英将帅之用，有声于时。熙、略兄弟，早播民誉，或才疏志大，或器狭任广，咸不能就其功名，俱至非命，惜也。康王不永，鸾起家声。徽饰智矫情，外谄内忌，永安之祸，谁任其责？宛其死也，固其宜哉！章武、乐陵，盖不足数。靖王聪断威重，见称太和，美矣。

## 列传第八

### 文成五王

安乐王  
广川王  
齐郡王  
河间王  
安丰王

文成皇帝七男，孝元皇后生献文皇帝。李夫人生安乐厉王长乐。曹夫人生广川庄王略。沮渠夫人生齐郡顺王简。乙夫人生河间孝王若。悦夫人生安丰匡王猛。玄夫人生韩哀王安平，王早薨，无传。

安乐王长乐，皇兴四年封建昌王，后改封安乐王。长乐性凝重，显祖器爱之。承明元年拜太尉，出为定州刺史。鞭挞豪右，顿辱衣冠，多不奉法，为人所患。百姓诣阙讼其过。高祖罚杖三十。贪暴弥甚，以罪徵诣京师。后与内行长乙肆虎谋为不轨，事发，赐死于家。葬以王礼，谥曰厉。

子詮，字搜贤，袭。世宗初，为凉州刺史。在州贪秽，政以贿成。后除定州刺史。及京兆王愉之反，诈言国变。在北州镇，咸疑朝廷有衅，遣使观詮动静。詮具以状告，州镇帖然。愉奔信都，詮与李平、高殖等四面攻烧，愉突门而出。寻除侍中，兼以首告之功，除尚书左仆射。薨，谥曰武康。

子鉴，字长文，袭。后除相州刺史、北讨大都督，讨葛荣。仍兼尚书右仆射、北道行台尚书令，与都督裴衍共救信都。鉴既庸才，诸弟粗暴，见天下多事，遂谋反，降附葛荣。都督源子邕与裴衍合围鉴，斩首传洛，诏改其元氏。庄帝初，许复本族，又特复鉴王爵，赠司空。

鉴弟斌之，字子爽。性险无行，及与鉴反，败，遂奔葛荣。荣灭，得还。出帝时，封颍川郡王，委以腹心之任。帝入关，斌之奔萧衍，后还长安。

广川王略，延兴二年封。位中都大官，性明敏，鞫狱称平。太和四年薨，谥曰庄。

子谐，字仲和，袭。十九年薨。诏曰：“朕宗室多故，从弟谐丧逝，悲痛摧割，不能已已。古者，大臣之丧，有三临之礼，此盖三公已上。至于卿司已下，故应口。自汉已降，多无此礼。朕欲遵古典，哀感从情，虽以尊降伏，私痛宁爽？欲令诸王有期亲者为之三临，大功之亲者为之再临，小功缌麻为之一临。广川王于朕大功，必欲再临。再临者，欲于大殓之日，为亲临尽哀，成服之后，缌衰而吊。既殡之缌麻，理在无疑，大殓之临，当否如何？为须抚柩于始丧，为应尽哀于阖棺？早晚之宜，择其厥中。”黄门侍郎崔光、宋弁，通直常侍刘芳，典命下大夫李元凯，中书侍郎高聪等议曰：“三临之事，乃自古礼，爰及汉魏，行之者稀。陛下至圣慈仁，方遵前轨，志必哀丧，虑同宁戚。臣等以为若期亲三临，大功宜再。始丧之初，哀之至极，既以情降，宜从始丧。大殓之临，伏如圣旨。”诏曰：“魏晋已来，亲临多阙，至于戚臣，必于东堂哭之。顷大司马、安定王薨，朕既临之后，复更受慰于东堂。今日之事，应更哭否？”光等议曰：“东堂之哭，盖以不临之故。今陛下躬亲抚视，群臣从驾，臣等参议，以为不宜复哭。”诏曰：

“若大司马戚尊位重，必哭于东堂，而广川既是诸王之子，又年位尚幼，卿等议之，朕无异焉。”谐将大殓，高祖素服深衣哭之，入室，哀恸，抚尸而出。有司奏，广川王妃薨于代京，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，为宜卑旧来就新尊？诏曰：“迁洛之人，自兹厥后，悉可归骸邙岭，皆不得就茔恆代。其有夫先葬在北，妇今丧在南，妇人从夫，宜还代葬；若欲移父就母，亦得任之。其有妻坟于恆代，夫死于洛，不得以尊就卑；欲移母就父，宜亦从之；若异葬亦从之。若不在葬限，身在代丧，葬之彼此，皆得任之。其户属恆燕，身官京洛，去留之宜，亦从所择。其属诸州者，各得任意。”诏赠谐武卫将军，谥曰刚。及葬，高祖亲临送之。

子灵道，袭。卒，谥悼王。

齐郡王简，字叔亮。太和五年封，位中都大官。简母，沮渠牧犍女也。简性貌特类外祖。后为内都大官。高祖尝与简俱朝文明太后于皇信堂，简居帝之右，行家人礼。迁太保。高祖仁孝，以诸父零落，存者唯简。每见，立以待之，俟坐，致敬问起居，停简拜伏。简性好酒，不能理公私之事。妻常氏，燕郡公常喜女也，文明太后以赐简。性干综家事，颇节断简酒，乃至盗窃，求乞婢侍，卒不能禁。二十三年薨。时高祖不豫，诏曰：“叔父薨背，痛慕摧绝，不自胜任，但虚顿床枕，未堪奉赴，当力疾发哀。”谥曰灵王。世宗时，改谥曰顺。

子祐，字伯授，袭。母常氏，高祖以纳不以礼，不许其为妃。世宗以母从子贵，诏特拜为齐国太妃。祐位泾州刺史。薨，谥曰敬。

河间王若，字叔儒。年十六，未封而薨，追封河间，谥曰孝。诏京兆康王子太安为后。太安于若为从弟，非相后之义，废之，以齐郡王子琛继。

琛字县宝，幼而敏慧，高祖爱之。世宗时，拜定州刺史。琛妃，世宗舅女，高皇后妹。琛凭恃内外，多所受纳，贪恠之极。及还朝，灵太后诏曰：“琛在定州，惟不将中山宫来，自余无所不致，何可更复叙用？”由是遂废于家。琛以肃宗始学，献金字《孝经》。又无方自达，乃与刘腾为养息，赂腾金宝巨万计。腾屡为之言，乃得兼都官尚书，出为秦州刺史。在州聚敛，百姓吁嗟。属东益、南秦二州氏反，诏琛为行台，仍充都督，还摄州事。琛性贪暴，既总军省，求欲无厌，百姓患害，有甚狼虎。进讨氏羌，大被摧破，士卒死者千数，率众走还。内恃刘腾，无所畏惮，为中尉纠弹，会赦，除名为民。寻复王爵，后讨鲜于脩礼，败，免官爵。后讨汾晋胡、蜀，卒于军，追复王爵。

安丰王猛，字季烈。太和五年封，加侍中。出为和龙镇都大将、营州刺史。猛宽仁雄毅，甚有威略，戎夷畏爱之。薨于州。赠太尉，谥曰匡。

子延明，袭。世宗时，授太中大夫。延昌初，岁大饥，延明乃灭家财，以拯宾客数十人，并贍其家。至肃宗初，为豫州刺史，甚有政绩，累迁给事黄门侍郎。

延明既博极群书，兼有文藻，鸠集图籍万有余卷。性清俭，不营产业。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，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。虽风流造次不及熙、彧，而稽古淳笃过之。寻迁侍中。诏与侍中崔光撰定服制。后兼尚书右仆射。以延明博识多闻，敕监金石事。

及元法僧反，诏为东道行台、徐州大都督，节度诸军事，与都督临淮王彧、尚书李宪等讨法僧。萧衍遣其豫章王综镇徐州。延明先牧徐方，甚得民誉，招怀旧土，远近归之。综既降，因以军乘之，复东南之境，至宿豫而还。迁都督、徐州刺史。

频经师旅，人物凋弊，延明招携新故，人悉安业，百姓咸附。

庄帝时，兼尚书令、大司马。及元颢入洛，延明受颢委寄，率众守河桥。颢败，遂将妻子奔萧衍，死于江南。庄帝末，丧还。出帝初，赠太保，王如故，谥曰文宣。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，又撰《五经宗略》、《诗礼别义》，注《帝王世纪》及《列仙传》。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术，引之在馆。其撰《古今乐事》，《九章》十二图，又集《器准》九篇，芳别为之注，皆行于世。

## 列传第九上

### 献文六王

咸阳王

赵郡王

广陵王

高阳王

北海王

献文皇帝七男。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。封昭仪生咸阳王禧。韩贵人生赵郡灵王干、高阳文穆王雍。孟椒房生广陵惠王羽。潘贵人生彭城武宣王勰。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详。勰别有传。

咸阳王禧，字永寿。太和九年封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中都大官。文明太后令曰：“自非生知，皆由学诲。皇子皇孙，训教不立，温故求新，盖有阙矣。可于闲静之所，别置学馆，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，以匠成之。”高祖以诸弟典三都，诫禧等曰：“汝等国之至亲，皆幼年任重，三都折狱，特宜用心。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锦，非伤锦之尤，实授刀之责。皆可修身慎行，勿有乖爽。”文明太后亦诫禧等曰：“汝兄继承先业，统御万机，战战兢兢，恆恐不称。汝所治虽小，亦宜克念。”高祖又曰：“周文王小心翼翼，聿怀多福。如有周公之才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。汝等宜小心畏慎，勿自骄怠。”出为使持节、开府、冀州刺史，高祖饯于南郊。又以济阴王郁枉法赐

死之事，遣使告禧，因而诫之。

后禧朝京师，高祖谓王公曰：“皇太后平日以朝仪阙然，遂命百官更欲撰缉，今将毕修遗志，卿等谓可行不？当各尽对，无以面从。”禧对曰：“仪制之事，用舍各随其时，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臣谓宜述元志，备行朝式。”高祖然之。诏曰：“仲尼在乡党，犹尚恂恂；周文王为世子，卑躬求道。禧等虽连萼宸晖，得不尊尚师傅也？故为置之，以加令德。延尉卿李冲可咸阳王师。”禧将还州，高祖亲饯之，赋诗叙意，加禧都督冀、相、兖、东兖、南豫、东荆六州诸军事。

于是，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，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，深为高祖所责。诏曰：“夫婚姻之义，曩叶攸崇；求贤择偶，绵代斯慎。故刚柔著于《易经》，《鹊巢》载于《诗》典，所以重夫妇之道，美尸鸠之德，作配君子，流芳后昆者也。然则婚者，合二姓之好，结他族之亲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继后世，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。夫妇既亲，然后父子君臣、礼义忠孝，于斯备矣。太祖龙飞九五，始稽远则，而拨乱创业，日昃不暇。至于诸王娉合之仪，宗室婚姻之戒，或得贤淑，或乖好逑。自兹以后，其风渐缺，皆人乏窈窕，族非百两，拟匹卑滥，舅氏轻微，违典滞俗，深用为叹。以皇子茂年，宜简令正，前者所纳，可为妾媵。将以此年为六弟娉室。长弟咸阳王禧可娉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，次弟河南王干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，次弟广陵王羽可娉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，次弟颍川王雍可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，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，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。”

有司奏冀州人苏僧瓘等三千人，称禧清明有惠政，请世胙冀州。诏曰：“利建虽古，未必今宜；经野由君，理非下请。邑采之封，自有别式。”入除司州牧、都督司豫荆郢洛东荆六

州诸军事，开府如故，赐帛二千匹、粟五千斛。诏以禧元弟之重，食邑三千户，自余五王皆食邑二千户。

高祖引见朝臣，诏之曰：“卿等欲令魏朝齐美于殷周，为令汉晋独擅于上代？”禧曰：“陛下圣明御运，实愿迈迹前王。”高祖曰：“若然，将以何事致之？为欲修身改俗，为欲仍染前事？”禧对曰：“宜应改旧，以成日新之美。”高祖曰：“为欲止在一身，为欲传之子孙？”禧对曰：“既卜世灵长，愿欲传之来叶。”高祖曰：“若然，必须改作，卿等当各从之，不得违也。”禧对曰：“上命下从，如风靡草。”高祖曰：“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，焉有不先正名，而得行礼乎？今欲断诸北语，一从正音。年三十以上，习性已久，容或不可卒革；三十以下，见在朝廷之人，语音不听仍旧。若有故为，当降爵黜官。各宜深戒。如此渐习，风化可新。若仍旧俗，恐数世之后，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。王公卿士，咸以然不？”禧对曰：“实如圣旨，宜应改易。”高祖曰：“朕尝与李冲论此。冲言：‘四方之语，竟知谁是？帝者言之，即为正矣，何必改旧从新。’冲之此言，应合死罪。”乃谓冲曰：“卿实负社稷，合令御史牵下。”冲免冠陈谢。又引见王公卿士，责留京之官曰：“昨望见妇女之服，仍为夹领小袖。我祖东山，虽不三年，既离寒暑，卿等何为而违前诏？”禧对曰：“陛下圣过尧舜，光化中原。臣虽仰禀明规，每事乖互，将何以宣布皇经，敷赞帝则？舛违之罪，实合刑宪。”高祖曰：“若朕言非，卿等当须庭论，如何入则顺旨，退有不从？昔舜语禹：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其卿等之谓乎？”

寻以禧长兼太尉公。后高祖幸禧第，谓司空穆亮、仆射李冲曰：“既有天地，又有君臣，太尉位居台铉，在冢宰之上，三槐九棘，不可久空。元弟禧虽在事不长，而戚连皇极，且长

兼太尉，以和饪鼎。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，臣贻彼己之刺。今幸其宅，徒屈二宾，良以为愧。”

高祖有事于方泽，质明，群臣问起居。高祖曰：“昨日方泽，殊自大暑，遇天云廕密，行人差得无弊。”禧对曰：“陛下德感天地，故云物凝彩，虽复雨师之丽扫，风伯清尘，岂过于此！”高祖曰：“伊洛南北之中，此乃天地氤氲，阴阳风雨之所交会，自然之应，非寡德所能致此。”

高祖笃于兄弟，以禧次长，礼遇优隆，然亦知其性贪，每加切诫，虽当时遵奉，而终不改操。禧表曰：“国朝偃武崇文，偏舍来久，州镇兵人，或有雄勇，不闲武艺。今取岁暮之暇，番上之日，训其兵法。弓矢干槊，三分并教，使人闲其能，临事无阙。”诏曰：“虽云教武，未练其方，既逼北行，卒闻教武，脱生群惑，且可停之。”后从平汉阳，以克南阳之勋，加侍中，正太尉。

及高祖崩，禧受遗辅政。虽为宰辅之首，而从容推委，无所是非，而潜受贿赂，阴为威惠者，禧特甚焉。是年，八座奏增邑千户，世宗从之，固辞不受。禧性骄奢，贪淫财色，姬妾数十，意尚不已，衣被绣绮，车乘鲜丽，犹远有简娉，以恣其情。由是昧求货贿，奴婢千数，田业盐铁遍于远近，臣吏僮隶，相继经营。世宗颇恶之。

景明二年春，禧等为将禘祭入斋，世宗诏领军于烈，率左右召禧等入于光极殿。诏曰：“恪虽寡昧，忝承宝历，比缠尪疹，实凭诸父，苟延视息，奄涉三龄。父等归逊殷勤，今便亲摄百揆，且还府司，当别处分。”寻诏曰：“朕以寡昧，夙罹凶凶，忧茕在疚，罔知攸济。实赖先帝圣德，遗泽所覃，宰辅忠贤，劬劳王室，用能抚和上下，肃清内外。乃式遵复子，归政告逊，辞理恳至，邈然难夺。便当励兹空乏，亲览机务。王

尊惟元叔，道性渊凝，可进位太保，领太尉；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，声略茂举，可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”

世宗既览政，禧意不安。而其国齐帅刘小苟，每称左右言欲诛禧。禧闻而叹曰：“我不负心，天家岂应如此！”由是常怀忧惧。加以赵脩专宠，王公罕得进见。禧遂与其妃兄兼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谋反。时世宗幸小平津，禧在城西小宅。初欲勒兵直入金墉，众怀沮异，禧心因缓。自旦达晡，计不能决，遂约不泄而散。武兴王杨集始出便驰告，而禧意不疑。乃与臣妾向汇池别墅，遣小苟奉启，云“检行田牧”。小苟至邙岭，已逢军人，怪小苟赤衣，将欲杀害。小苟困迫，言欲告反，乃缓之。禧是夜宿于洪池，大风暴雨，拔树折木。禧不知事露。其夜，或说禧曰：“殿下集众图事，见意而停，恐必漏泄，今夕何宜自宽。恐危祸将至。”禧曰：“有此躯命，应知自惜，岂待人言。”又说曰：“殿下儿妇已渡河，两头不相知，今俯眉自安，不其危乎！”禧曰：“初遣去日，今如行人渡河，听我动静。我久已遣人追之，计今应还。”而尹忸期与禧长子通已入河内郡，列兵仗，放囚徒。而将士所在追禧。禧自洪池东南走，僮仆不过数人，左右从禧者，唯兼防阁尹龙虎。禧忧迫不知所为，谓龙虎曰：“吾愤愤不能堪，试作一谜，当思解之，以释毒闷。”龙虎歎忆旧谜云：“眠则俱眠，起则俱起，贪如豺狼，脏不入己。”都不有心于规刺也。禧亦不以为讽己，因解之曰：“此是眼也。”而龙虎谓之是箸。渡洛水，至柏谷坞，从者唯禧二舅及龙虎而已。顾谓龙虎曰：“凡夫尚有节义，相为取死，汝可勉心，作与太尉公同死计。”龙虎曰：“龙虎东野常人，遭殿下宽明，接处左右。今属危难，恨无远计匡济圣躬，若与殿下同命，虽死犹生。”俄而禧被擒获，送华林都亭。世宗亲问事源，著千斤锁格龙虎，羽林掌卫之。

初，高祖闲宴，从容言于禧等：“我后子孙，邂逅不逮，汝等观望辅取之理，无令他人有也。”禧临尽，虽言不次第，犹尚泣涕，追述先旨，然畏迫丧志，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。及与诸妹公主等诀，言及一二爱妾。公主哭且骂之云：“坐多取此婢辈，贪逐财物，畏罪作反，致今日之事，何复囑问此等！”禧愧而无言，遂赐死私第。其宫人歌曰：“可怜咸阳王，奈何作事误。金床玉几不能眠，夜蹋霜与露。洛水湛湛弥岸长，行人那得渡？”其歌遂流至江表，北人在南者，虽富贵，弦管奏之，莫不洒泣。同谋诛斩者数十人，潜瘞禧于北邙。绝其诸子属籍。禧之诸女，微给资产奴婢，自余家财，悉以分赉高肇、赵脩二家。其余赐内外百官，逮于流外，多者百余匹，下至十匹。于后，禧诸子每乏衣食，独彭城王勰岁中再三赉给之。禧有子八人。

长子通，字昙和。窃入河内，太守陆琇初与通情，既闻禧败，乃杀之。

通弟翼，字仲和。后会赦，诣阙上书，求葬其父。频年泣请，世宗不许。翼乃与弟昌、晔奔于萧衍。翼与昌，申屠氏出。晔，李妃所生也。翼容貌魁壮，风制可观，衍甚重之，封为咸阳王。翼让其嫡弟晔，衍不许。后以为信武将军、青冀二州刺史，镇郁州。翼谋举州入国，为衍所移。昌为衍直阁将军。

翼弟显和，昌弟树，后亦奔于衍。显和卒于江南。

树，字秀和。美姿貌，善吐纳，兼有将略。衍尤器之，封为魏郡王，后改封鄴王。数为将领，窥觎边服。时扬州降衍，兵武既众，衍将湛僧珍，虑其翻异，尽欲杀之。树以家国，遂皆听还。衍以树为镇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尔朱荣之害百官也，树闻之，乃请衍讨荣。衍乃资其士马，侵扰境上。前废帝时，窃据谯城。出帝初，诏御史中尉樊子鹄为行台，率徐州刺史、

大都督杜德以讨之。树城守不下，子鹄使金紫光禄大夫张安期往说之，树乃请委城还南，子鹄许之。树恃誓约，不为战备。杜德袭击之，擒树送京师，禁于永宁佛寺，未几赐死。

孝静时，其子贞，自建业赴鄴，启求葬树，许之。诏赠树侍中、都督青徐兖扬豫五州诸军事、太师、司徒公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。贞既葬，还于江南。

晔，字世茂。衍封为桑乾王，拜散骑常侍。卒于秣陵。

初，正光中诏曰：“周德崇厚，蔡仲享国；汉道仁恕，淮南毕王。皆所以申恩懿戚，蠲荡旧衅，义彰曩叶，咏流前史。顷者，咸阳、京兆王自贻祸败，事由间惑，犹有可矜。两门诸子，并可听附属籍。”后复禧王爵，葬以王礼。诏晔弟坦袭，改封敷城王，邑八百户。坦傲很凶粗，从叔安丰王延明责之曰：“汝凶悖性与身而长，昔有宋东海王祗志性凡劣，时人号曰‘驴王’。我熟观汝所作，亦恐不免驴号。”庄帝初，还复本封。武定中，为太师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坦弟昶，起家通直散骑常侍、琅邪县开国公，邑五百户。庄帝初，特封太原王。累迁鸿胪卿，超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天平二年薨，赠太尉公。

子善慧，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赵郡王干，字思直。太和九年，封河南王，加卫大将军，除侍中、中都大官。寻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领吏部尚书。

所生母薨，高祖诏曰：“太妃韩氏薨逝，情以伤恻。太妃先朝之世，位拟九嫔，豫班上族，诞我同气。念此孤稚，但用感恻。明当暂往临哭，可敕外备办。”遣侍御史假节监护丧事，赠彩八百匹。诏曰：“季世多务，情缘理夺。干既居要任，铨衡是荷，岂容遂其私志，致旷所司。可遣黄门郎敦谕，令勉从王事，朕寻当与之相见。”拜使持节、都督南豫郢东荆三州诸

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、豫州刺史。

及车驾南伐，以干为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都督关右诸军事，给铜虎符十，别赐诗书。高祖笃爱诸弟，以干总戎别道，诫之曰：“司空穆亮年器可师，散骑常侍卢渊才堪询访，汝其师之。”寻以萧贖死，班师。

迁洛，改封赵郡王，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开府如故，赐杂物五百段，又密赐黄金十斤。高祖亲饯于近郊，诏干曰：“夫刑狱之理，先哲所难，然既有邦国，得不自励也。汝，我之懿弟，当十修厥德，光宗有魏，深思远图，如临深履薄。若恃亲重，不务世政，国有常宪，方增悲感。”高祖诏以李凭为长史，唐茂为司马，卢尚之为谏议参军以匡弼之。而凭等谏诤，干殊不纳。州表斩盗马人，于律过重，而尚书以干初临，纵而不劾。诏曰：“夫刑以节人，罪必无滥，故刑罚不中，民无措足。若必以威杀为良，则应泛通众牧。苟须有禁，何得不稽之正典？又律令条宪，无听新君加戮之文；典礼旧章，不著始临专威之美。尚书曲阿朕意，实伤皇度。干暗于治理，律外重刑，并可推闻。”

后转特进、司州牧。车驾南讨，诏干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给鼓吹一部，甲士三百人，出入殿门。干贪淫不遵典法，御史中尉李彪将纠劾之。会遇干于尚书下舍，因屏左右而谓干曰：“殿下，比有风闻，即欲起弹，恐损圣明委托之旨，若改往修来，彪当不言；脱不悛改，夕闻旦发。”而干悠然不以为意，彪乃表弹之。高祖省之忿惋，诏干与北海王详，俱随太子诣行在所。既至，详独得朝见，干不蒙引接。密令左右察其意色，知无忧悔，乃亲数其过，杖之一百，免所居官，以王还第。

二十三年薨，年三十一。给东园秘器、敛服十五称，赠帛三千匹，谥曰灵王，陪葬长陵。

子谧，世宗初袭封。干妃穆氏表谧母赵等悖礼愆常，不逊日甚，尊卑义阻，母子道绝。诏曰：“妾之于女君，犹妇人事舅姑，君臣之礼，义无乖二。妾子之于君母，礼加如子之恭，何得黷我风政！可付宗正，依礼治罪。”谧在母丧，听音声饮戏，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。遇赦，复封。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加龙骧将军，迁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冠军将军、岐州刺史。

谧性严，暴虐下人。肃宗初，台使元延到其州界，以驿逻无兵，摄帅检核。队主高保愿列言所有之兵，王皆私役。谧闻而大怒，鞭保愿等五人各二百。数日之间，谧召近州夫，闭城四门，内外严固，搜掩城中，楚掠备至。又无事而斩六人。合城凶惧，众遂大呼屯门。谧怖，登楼毁梯以自固。土人散走，城人分守四门。灵太后遣游击将军王靖驰驿谕之。城人既见靖至，开门谢罪，奉送管籥。乃罢谧州。还，除大司农卿。又除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。谧妃胡氏，灵太后从女也。未发，坐殴其妃免官。后除都官尚书，加安南将军。

正光四年薨。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，赠帛五百匹。高阳王雍，干之母弟，启论谧，故超赠假侍中、征南将军、司州牧，谧曰贞景。

子毓，字子春，袭。庄帝初，河阴遇害。赠卫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谧曰宣恭。无子，诏以谧弟谏子真字景融为后，袭爵。及真伯谏复封赵郡，改封平昌王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谧兄谏，字兴伯，性平和。自通直正员郎，迁太子庶子、司空司马、鸿胪少卿。迁后将军、肆州刺史，固辞不拜。改授平南将军、光禄少卿。转黄门侍郎，进号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出为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、相州刺史。罢州，除宗正卿、都官尚书。以亲例封上蔡县开国公，食邑四百户，让而不受。庄帝

初，拜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；封魏郡王，食邑一千户。又加侍中。谡本年长，应袭王封，其父灵王宠爱其弟谧，以为世子。庄帝诏复谡封赵郡王。进号骠骑大将军，加开府，迁司空公。出帝时，转太保、司州牧、太尉公，又迁太师，录尚书事。孝静初，为大司马。三年薨，赠假黄钺、侍中、都督、冀州刺史，谡曰孝懿。谡无他才识，历位虽重，时人忽之。

子炜，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谧弟谭，颇强立，少为宗室所推敬。自羽林监出为高阳太守，为政严断，豪右畏之。肃宗初，入为直阁将军，历太仆、宗正少卿，加冠军将军。元法僧外叛，诏谭为持节、假左将军、别将以讨之。徐州平，迁光禄少卿、行南兖州事、征虏将军、涇州刺史。入为武卫将军。寻诏谭为都督以讨杜洛周，次于军都，为洛周所败。还，除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卒，赠抚军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

谡弟谡，为人贪暴无礼。自羽林监迁司徒主簿。肃宗时，除正员郎，稍迁左将军、太中大夫；封平乡县开国男，邑二百户。庄帝初，河阴遇害。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

子景暄，直阁将军。从出帝没于关西。

谡弟譙，羽林监、直阁将军。早卒，赠帛五百匹，赠镇远将军、恆州刺史。

广陵王羽，字叔翻。太和九年封，加侍中、征东大将军，为外都大官。羽少而聪慧，有断狱之称。后罢三都，羽为大理，加卫将军，典决京师狱讼，微有声誉。迁特进、尚书左仆射，又为太子太保、录尚书事。

高祖将南讨，遗羽持节安抚六镇，发其突骑，夷人宁悦。还领廷尉卿。车驾既发，羽与太尉丕留守，加使持节，语在《丕传》。高祖友爱诸弟，及将别，不忍早分，诏羽从至雁门，乃

令羽归。望其称效，故赐如意以表心。

迁都议定，诏羽兼太尉，告于庙社。迁京之后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。羽镇抚代京，内外肃然，高祖嘉之。十八年春，羽表辞廷尉，不许。

羽奏：“外考令文，每岁终，州镇列牧守治状。及至再考，随其品第，以彰黜陟。去十五年中，在京百僚，尽已经考为三等。此年便是三载，虽外有成令，而内令未班。内外考察，理应同等。臣辄推准外考，以定京官治行。”诏曰：“虽内考未宣，绩已久著，故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载公卿大夫论考属官之治，职区分著。三公疑

尚书三载殿最之义，此之考内，已为明矣。但论考之事，理在不轻，问绩之方，应关朕听，辄尔轻发，殊为躁也。每考之义，应在年终，既云此年，何得春初也！今始维夏，且待至秋后。”

高祖临朝堂议政事，谓羽曰：“迁都洛阳，事格天地，但汝之迷，徒未开沉郢耳。朕家有四海，往来何难？朕初发洛阳，教示永寿，皆谓分别。比自来后，诸处分之事，已差前敕。今举大功，宁为虚费？且朕无周召之弟，岂容晏安日逸。今便北巡，迁留之事，当称朕怀。”

后高祖临朝堂，谓群臣曰：“两仪既辟，人生其间，故上天不言，树君以代。是以《书》称三考之绩，《礼》云考成之章。自皇王以降，斯道靡易。朕以寡德，猥荷洪基，思与百辟，允厘庶务。然朕识乏知人，不能使朝绝素餐之饥，野无《考盘》之刺，夙宵寤寐，载怀怵惕。卿等皆是朝贤国彦，匡弼是寄，各率乃心，以旌考绩之义。如乖忠正，国有常刑。贤者虽疏必进，不肖者虽亲必黜。”顾谓羽曰：“上下二等，可为三品，中等但为一品。所以然者，上下是黜陟之科，故旌丝发之美，

中等守本，事可大通。”

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。高祖曰：“夫刑狱之难，实惟自古，必也断讼，夫子所称。然五局所司，专主刑狱，比闻诸风听，多论五局不精。知人之难，朕岂独决，当与群臣同之。卿等各陈所闻。”高祖谓羽及少卿邓述曰：“五局司直，卿等以何为品？”羽对曰：“诸司直并简圣心。往者，百官初置，擢为狱官，听讼察辞，无大差越。所以为二等者，或以视事甫尔，或以见机迟速，朝廷既有九品之制，故计其丝发之差，以为品第。统论所得，大都相似。”高祖曰：“朕顷年以其人识见可取，故简司狱官，小优劣不足为差。然廷尉所司，人命之本事，须心平性正、抑强哀弱、不避贵势、直情折狱者可为上等。今正欲听采风谣，虚实难悉；正欲不采，事无所据。然人言恶者未必是恶，言善者不必是善。所以然者，或断讼不避豪贵，故人以为恶；或将势抑贱，贵人以为好。然开朕之听，皆贵者言，是以迟回三复，良由于此。局事须冰清玉洁，明扬褒贬。卿等既是亲典，邪正得失，悉所具之，可精辨以闻。”邓述对曰：“陛下行赏得人，余者甘心；若赏不尽能，无以劝励。如臣愚见，愿不行赏。”高祖曰：“朕昔置此官，许三年考绩，必行赏罚。既经今考，若无黜陟，恐正直者莫肯用心，邪曲者无以改肃。自非释之于公，何能尽其至理？虽不可精其微致，且望粗有殿最。诸尚书更与群官善量所以。”

高祖谓尚书等曰：“朕仰纂乾构，君临万宇。往者稽古典章，树兹百职。然尚书之任，枢机是司，岂惟总括百揆，缙和人务而已，朕之得失，实在于斯。自卿等在任，年垂二周，未尝言朕之一失，献可否之片规，又不尝进一贤而退一不肖，此二事罪之大者。”高祖又谓羽曰：“汝之浅薄，固不足以况晋之巨源。考之今世，民斯下矣。汝始为廷尉，及初作尚书，内

外瞻望，以吾有弟。自往秋南旆之后，近小人，远君子，在公阿党，亏我皇宪，出入无章，动乖礼则。计汝所行，应在下下之第。”高祖又谓羽曰：“汝既是宸极之弟，而居枢端之任。汝自在职以来，功勤之绩，不闻于朝；阿党之音，频干朕听。汝之过失，已备积于前，不复能别叙。今黜汝录尚书、廷尉，但居特进、太保。”又谓尚书令陆睿曰：“叔翻在省之初，甚有善称，自近以来，偏颇懈怠。岂不由卿等随其邪伪之心，不能相导以义，虽不成大责，已致小罚。今夺卿尚书令禄一周。”

“谓左仆射元赞曰：“卿夙德老成，久居机要，不能光赞物务，奖励同僚，贼人之谓，岂不在卿！计叔翻之黜，卿应大辟，但以咎归一人，不复相罪。又为少师，未见所授，今介卿少师之任，削录一周。”诏吏部尚书澄曰：“叔父既非端右，又非座元，岂宜滥归众过也。然观叔父神志骄傲，少保之任，似不能存意。可解少保。”谓长兼尚书于杲曰：“卿履历卑浅，超升名任，不能勤谨夙夜，数辞以疾。长兼之职，位亚正员。今解卿长兼，可光禄大夫、守尚书，削禄一周。”又谓守尚书尉羽曰：“卿在集书，殊无忧存左史之事，今降为长兼常侍，亦削禄一周。”又谓守尚书卢渊曰：“卿始为守尚书，未合考绩。然卿在集书，虽非高功，为一省文学之士，尝不以左史在意。如此之咎，罪无所归。今降卿长兼王师，守常侍、尚书如故，夺常侍禄一周。”谓左丞公孙良、右丞乞伏义受曰：“二丞之任，所以协赞尚书，光宣出纳，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，规佐尚书，论卿之罪，应合大辟。但以尚书之失，事钟叔翻，故不能别致贬责。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，冠服禄恤，尽皆削夺。若三年有成，还复本任；如其无成，则永归南亩。”又谓散骑常侍元景曰：“卿等自任集书，合省逋坠，致使王言遗滞，起居不修。如此之咎，责在于卿。今降为中大夫、守常侍，夺禄一周。”

“谓谏议大夫李彦曰：“卿虽处谏议之官，实人不称职，可去谏议，退为元士。”又谓中庶子游肇等曰：“自建承华，已经一稔，然东宫之官，无直言之士，虽未经三载，事须考黜。肇及中舍人李平识学可观，可为中；安乐王诜可为下中，解东华之任，退为员外散骑常侍；冯夙可为下下，免中庶子，免爵两任，员外常侍如故；中舍人阎贤保可为下下，退为武骑常侍。

“又谓公孙良曰：“顷年用人，多乖观才之授。实是武人，而授以文官，黜同大例，于理未均。诸如此比，黜官如初。”

高祖引陆睿、元赞等于前曰：“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，朕闻此，深用恍然。今知书者甚众，岂皆圣人。朕自行礼九年，置官三载，正欲开导兆人，致之礼教。朕为天子，何假中原，欲令卿等子孙，博见多知。若永居恆北，值不好文主，卿等子孙，不免面墙也。”陆睿对曰：“实如明诏，金氏若不入仕汉朝，七世知名，亦不可得也。”高祖大悦。

及五等开建，羽食勃海之东光二千户。车驾南伐，羽进号卫将军，除使持节、都督青齐光南青四州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开府、青州刺史。以留守代京之功，增邑五百户。高祖幸羽第，与诸弟言曰：“朕昨亲受人讼，始知广陵之明了。”咸阳王禧对曰：“臣年为广陵兄，明为广陵弟。”高祖曰：“我为汝兄，汝为羽昆，汝复何恨？”又曰：“叔翻沉痾绵懈，遂有辰岁，我每为深忧，恐其不振。今得痊愈，晚成婚媾，且喜其吉庆，故命驾耳。”高祖亲饯之华林园。后诏羽曰：“吾因天历运，乘时树功，开荆拓沔，威振楚越。时暨三炎，息驾汝颍。势临荆徐，声遏江外，未容解甲，凯入三川。纂兵修律，俟秋方举。海服之寄，故惟宗良，善开经策，宁我东夏。敬慎汝仪，勿坠嘉问，唯酒唯田，可不戒欤！”加散骑常侍，进号车骑大将军，余如故。

世宗即位，迁司州牧，常侍如故。羽频表辞牧，至于三四，诏不许。世宗览政，引羽入内，面授司徒。羽辞曰：“彦和本自不愿，而陛下强与。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，必招物议。季豫既转，取之无嫌。请为司空。”世宗犹强焉，固辞，乃许之。

羽先淫员外郎冯俊兴妻，夜因私游，为俊兴所击。积日秘匿，薨于府，年三十二。世宗亲临，哀恻，诏给东园温明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六十万、布一千匹、蜡三百斤，大鸿胪护丧事。大殓，帝亲临之，举哀都亭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给羽葆鼓吹、班剑四十人，谥曰惠。及葬，帝亲临送。子恭袭。语在《纪》。

恭兄欣，字庆乐。性粗率，好鹰犬。肃宗初，除通直散骑常侍、北中郎将。出为冠军将军、荊州刺史，转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欣在二州，颇得人和。又为征东将军、太仆卿。考庄初，封沛郡王，邑一千户，后改封淮阳王。出帝时，加太师、开府。复封广陵王。除太傅、司州牧，寻除大司马。随出帝没于关中。

欣弟永业，普泰元年，特封高密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武定末，金紫光禄大夫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高阳王雍，字思穆，少而倜傥不恆。高祖曰：“吾亦未能测此兒之深浅，然观其任真率素，或年器晚成也。”太和九年，封颍川王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。或说雍曰：“诸王皆待士以营声誉，王何以独否？”雍曰：“吾天子之子，位为诸王，用声名何为？”久之，拜中护军，领镇北大将军。改封高阳。奉迁七庙神主于洛阳。五等开建，食邑二千户。

车驾南伐，雍行镇军大将军，总摄留事。迁卫尉，加散骑常侍，除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高祖诫雍曰：“相州乃是旧都，自非朝贤德望无由居此，是以使汝作牧。

为牧之道，亦难亦易。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故便是易。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，故便是难。又当爱贤士，存信约，无用人言而轻与夺也。”进号征北将军。

世宗初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冀相瀛三州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、冀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雍在二州，微有声称。入拜骠骑大将军、司州牧。世宗时幸雍第，皆尽家人之礼。迁司空公，议定律令，雍常入参大议。转太尉公，加侍中。时雍以旱故，再表逊位，优诏不许。除太保，领太尉，侍中如故。

世宗行考陟之法，雍表曰：

窃惟三载考绩，百王通典。今任事上中者，三年升一阶。散官上第者，四载登一级。闲冗之官，本非虚置，或以贤能而进，或因累勤而举。如其无能，不应忝兹高选。既其以能进之朝伍，或任官外戍，远使绝域，催督逋悬，察检州镇，皆是散官，以充剧使。及于考陟，排同闲伍。检散官之人，非才皆劣；称事之辈，未必悉贤。而考闲以多年，课烦以少岁，上乘天泽之均，下生不等之苦。又寻景明之格，无折考之文；正始之奏，有与夺之级。明参差之考，非圣慈之心；改典易常，乃有司之意。又寻考级之奏，委于任事之手；涉议科勤，绝于散官之笔。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，散辈者独绝披衿之所。抑以上下之闲，限以旨格之判，致使近侍禁职，抱槃屈之辞；禁卫武夫，怀不申之恨。欲克平四海，何以获诸？又散官在直，一玷成尤；衔使愆失，差毫即坐。徽纆所逮，未以事闲优之；节庆之贲，不以禄微加赏。罪殿之犯，未殊任事；考陟之机，推年不等。臣闻君举必书，书而不法，后代何观？《诗》云：“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”。又曰：“岂不怀归，畏此简书”。依依杨柳，以叙治兵之役；霏霏雨雪，又申振旅之勤。若折往来日月，便是《采薇》之诗废，《杕杜》之歌罢。又任事之官，吉凶请假，

定省扫拜，动历十旬，或因患重请，动辄经岁。征役在途，勤泰百倍。苦乐之势，非任事之伦；在家私闲，非理务之日，论优语剧，先宜折之。

武人本挽上格者为羽林，次格者为虎贲，下格者为直从。或累纪征戍，靡所不涉；或带甲连年，负重千里；或经战损伤；或年老衰竭。今试以本格，责其如初，有爽于先，退阶夺级。此便责以不衰，理未通也。又蕃使之人，必抽朝彦。或历险千余，或履危万里，登有死亡之忧，咸怀不返之戚，魂骨奉忠，以尸将命。先朝赏格，酬以爵品；今朝改式，止及阶劳。折以代考，有乖使望。非所以奖励《皇华》而敦崇《四牡》者也。

复寻正始之格：泛后任事上中者，三年升一阶；泛前任事上中者，六年进一级。三年一考，自古通经。今以泛前六年升一阶，检无愆犯，倍年成级。以此推之，明以泛代考。新除一日，同沾阶荣，下第之人因泛上陟，上第之士由泛而退。

臣又见部尉资品，本居流外，刊诸明令，行之已久。然近为里巷多盗，以其威轻不肃，欲进品清流，以压奸宄。甄琛启云：“为法者施而观之，不便则改。”窃谓斯言有可采用，圣慈昭览，更高宰尉之秩。

今考格始宣，怀怨者众，臣窃观之，亦谓不可，有光国典，改之何难？

世宗乃引雍共论时务。

肃宗初，诏雍入居太极西柏堂，谘决大政，给亲信二十人。又诏雍为宗师，进太傅、侍中，领太尉公，王如故。别敕将作，营国子学寺，给雍居之。领军于忠擅权专恣，仆射郭祚劝雍出之。忠怒，矫诏杀祚及尚书裴植，废雍以王归第。朝有大事，使黄门郎就谘访之。忠寻复矫诏，将欲杀雍，以问侍中崔光，光拒之，乃止。

未几，灵太后临朝，出忠为冀州刺史。雍表曰：

臣初入柏堂，见诏旨之行，一由门下，而臣出君行，不以俊意。每览伤矜，视之惨目，深知不可，不能禁制。臣之罪一也。臣近忝内枢，兼尸师傅，宜保护圣躬，温清晨夕。而于忠身居武司，禁勒自在，限以内外，朝谒简绝。皇居寝食，所在不知，社稷安危，又亦不预，出入柏堂，尸立而已。臣之罪二也。忠规欲杀臣，赖在事执拒。又令仆卿相，任情进黜，迁官授职，多不经旬，斥退贤良，专纳心腹，威振百僚，势倾朝野。臣见其如此，欲出忠为雍州刺史，镇抚关右，在心未行，反为忠废。忝官尸禄，孤负恩私。臣之罪三也。先帝升遐，储宫纂统，斯乃君父之恆谟，臣子之永则，加赏之义，自古无之。忠既人臣，受恩先帝，丧祸之际，竭节是常，迎陛下于东宫，臣下之恆事，如其不尔，更欲何为？而忠意气凌云，坐要封爵。尔日抑之，交恐为祸。臣以权臣所欲，不敢辄违，即集王公卿士，议其多少。清河王臣泽，先帝懿弟，识度宽明，临众倡议，非以勤而赏之，惮违权臣之旨，望颜而授。臣知不可，因而从之。臣之罪四也。忠秉权门下，且居宰执，又总禁旅，为崇训卫尉，身兼内外，横干宫掖。臣之罪五也。古者重罪，必令三公会，期至旬日，所以重死刑也。先帝登极，十有七年，细人犯刑，犹宽宪墨，朝廷贵仕，不戮一人。今陛下践阼，年未半周，杀仆射、尚书，如天一草，是忠秉权矫旨，擅行诛戮。臣知不能救，臣之罪六也。

臣位荷师相，年未及终，难恕之罪，显露非一，何情以处，何颜以生？虽经恩宥，犹有余责，谨反私门，伏听司败。

灵太后感忠保护之勋，不问其罪。增雍封一千户，除侍中、太师，又加使持节，以本官领司州牧。

雍表请：王公以下贱妾，悉不听用织成锦绣、金玉珠玕，

违者以违旨论；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缣，止于纒繒而已；奴则布服，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，犯者鞭一百。太后从之，而不能久行也。诏雍乘步挽出入掖门。又以本官录尚书事。雍频表辞逊，优答不许，诏侍中敦谕。诏雍朝夕侍讲。

肃宗览政，除使持节、司州牧、侍中、太师、录尚书如故。肃宗加元服，雍兼太保，与兼太尉崔光摄行冠礼。诏雍乘车出入大司马门，进位丞相，给羽葆鼓吹，倍加班剑，余悉如故。又赐帛八百匹，与一千人供具，催令速拜。诏雍依齐郡顺王简太和故事，朝讫引坐，特优拜伏之礼。总摄内外，与元叉同决庶政。岁禄万余，粟至四万，伎侍盈房，诸子榼冕，荣贵之盛，昆弟莫及焉。

元妃卢氏薨后，更纳博陵崔显妹，甚有色宠，欲以为妃。世宗初以崔氏世号“东崔”，地寒望劣，难之，久乃听许。延昌己后，多幸妓侍，近百许人，而疏弃崔氏，别房幽禁，不得关豫内政，仅给衣食而已。至乃左右无复婢使，子女欲省其母，必启闻，许乃得见。未几，崔暴薨，多云雍殴杀之也。灵太后许赐其女妓，未及送之，雍遣其阉竖丁鹅自至宫内，料筒四口，冒以还第。太后责其专擅，追停之。

孝昌初，诏曰：“比相府弗开，阴阳未变。王秉哲居宗，勋望隆重，道庇苍生，威被华裔，体国犹家，匪躬在节，可开府置佐史。”寻罢司徒，以为丞相府。

孝庄初，尔朱荣欲害朝士，遂云雍将谋逆，于河阴遇害。赠假黄钺、相国，谥文穆王。

雍识怀短浅，又无学业，虽位居朝首，不为时情所推。既以亲尊，地当宰辅，自熙平以后，朝政褫落，不能守政匡弼，唯唯而已。及清河王怳之死，元叉专政，天下大责归焉。

嫡子泰，字昌，颇有时誉。为中书侍郎，寻迁通直散骑常

侍、镇东将军、太常卿。与雍同时遇害。追赠侍中、特进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尉公、武州刺史、高阳王，谥曰文孝。

子斌，袭。武定中，官至尚书右仆射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泰兄端，字宣雅。美容貌，颇涉书史。起家散骑侍郎。累迁通直常侍、鸿胪、太常少卿、散骑常侍。出为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是时萧衍遣将寇逼徐扬，除端抚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使持节、东南道大使，处分军机。贼平，拜镇军将军、兖州刺史。俄而衍将复寇徐兖，围逼州城。端率在州文武拒守，得全。以功封安德县开国公，食邑五百户。还，除都官尚书。与雍俱遇害。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。

子峻，袭爵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泰弟睿，字子哲。轻忽荣利，爱玩琴书。起家拜通直散骑侍郎，迁卫尉少卿，转光禄少卿，封济北郡王。与雍俱遇害。赠车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雍州刺史。

子徽，普泰中，袭爵。起家通直郎。武定五年，坐与元瑾等谋反，伏法。

睿弟诞，字文发。少聪惠，有风仪。起家通直郎，迁中书侍郎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封新阳县开国伯，食邑三百户。加龙骧将军。进封昌乐王，食邑七百余户。迁平南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。孝静初，拜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司州牧。天平三年薨，赠使持节、侍中、太保、司徒公、尚书令，将军、牧如故，谥曰文献。无子，以斌第二子子亮为后。

诞弟勒叉，勒叉弟亘，亘弟伏陀，伏陀弟弥陀，弥陀弟僧育，僧育弟居罗。出帝初，勒叉封阳平县，亘封濮阳县，伏陀封武阳县，弥陀封新阳县，僧育封顿丘县，居罗封卫县，并开国伯，食邑四百户。天平中，并除镇远将军、散骑侍郎。僧育走关西，国除。其余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北海王详，字季豫。美姿容，善举止。太和九年封，加侍中、征北大将军。后拜光禄大夫，解侍中、将军。又兼侍中。

从高祖南伐，为散骑常侍。高祖自洛北巡，详常与侍中、彭城王勰并在舆辇，陪侍左右。至高宗射铭之所，高祖停驾，诏诸弟及侍臣，皆试射远近，唯详箭不及高宗箭所十余步。高祖嘉之，拊掌欣笑，遂诏勒铭，亲自为制。五等开建，食邑二千户。迁侍中，转秘书监。

车驾南伐，详行中领军，留守，给鼓吹一部，甲仗三百人，兼督营构之务。高祖赐详玺书曰：“比游神何业也？丘坟六籍，何事非娱？善正风猷，肃是禁旅。”详后朝于行宫，高祖引见之。详庆平沔北，高祖曰：“朕以畿南未清，神麾暂动，沔北数城，并皆柔服，此乃将士之效，非朕之功。”详对曰：“陛下德迈唐虞，功微周汉，自南之风，于是乎始。”详还洛，高祖饯之，诏详曰：“昔者，淮夷叛命，故有三年之举；鬼方不令，乃致淹载之师。况江吴窃命，于今十纪，朕必欲荡涤南海，然后言归。今夏停此，故与汝相见，善守京邑，副我所怀。”赵郡王干薨，以详行司州牧。除护军将军，兼尚书左仆射。

高祖临崩，顾命详为司空辅政。世宗即位，以详营构之勤，增邑一千户。详以帝居谅暗，不受。世宗览政，迁侍中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咸阳王禧之谋反也，详表求解任。诏曰：“一人之身，愆不累德，形乖性别，忠逆固殊。是以父殒子兴，义高唐世；弟戮兄登，迹显周鲁。禧之与国，异体同气，既肆无君之逆，安顾弟友之亲。叔父忠显二朝，诚贯庙社，实勳赞冲昧，保义鸿猷，岂容以微介之虑，忘阿衡之重？貂章即已敕还，愿不再述。祚属眇躬，言及斯事，临纸惭恨，惋慨兼深。”详重表陈解，诏复不许。除太傅，领司徒，侍中、录尚书事如故。详固辞，诏遣敦劝，乃受。

详与八座奏曰：“窃惟奸劫难除，为蠹日久，群盗作患，有国攸病。故五刑为用，犹陷触网之诛；道几胜残，宁息狗窃之响。是以班制垂式，名为治本，整乡罔提目，政之大要。谨寻夺禄事条，班已周岁。然京邑尹、令，善恶易闻；边州远守，或难听审，皆上下同情，迭相掩没。设有贼发，隐而不言，或以劫为偷，或遏掠成盗，更令贼发难知，攘窃惟甚。臣等参议，若依制削夺，则县无期月之宰；附条贬黜，郡靡岁稔之守。此制必行，所谓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昔黄龚变风，不由削禄；张赵称美，岂惮贬退。然绥导之体，得失在人。乃可重选慎官，依律劾禁，不宜轻改法令，削黜群司。今请改制条，还附律处。其励己公清，赏有常典，风谣黜贿，案为考第。”世宗从之。

详之拜命，其夜暴风震电，拔其庭中桐树大十围，倒立本处。初，世宗之览政也，详闻彭城王勰有震主之虑，而欲夺其司徒，大惧物议，故为大将军，至是乃居之。天威如此，识者知其不终。世宗讲武于鄴，详与右仆身高肇、领军于劲留守京师。

初，太和末，详以少弟延爱；景明初，复以季父崇宠。位望兼极，百僚惮之。而贪冒无厌，多所取纳；公私营贩，侵剥远近；嬖狎群小，所在请托。珍丽充盈，声色侈纵，建饰第宇，开起山池，所费巨万矣。又于东掖门外，大路之南，驱逼细人，规占第宅。至有丧柩在堂，请延至葬而不见许，乃令輿棹巷次，行路哀嗟。详母高太妃，颇亦助为威虐，亲命殴击，怨响嗷嗷。妃，宋王刘昶女，不见答礼。宠妾范氏，爱等伉俪，及其死也，痛不自胜，乃至葬讫，犹毁遂视之。表请赠平昌县君。详又蒸于安定王燮妃高氏，高氏即茹皓妻姊。严禁左右，闭密始末。详既素附于皓，又缘淫好，往来绸密。皓之取妻也，详亲至其家，忻饮极醉。

详虽贪侈聚敛，朝野所闻，而世宗礼敬尚隆，凭寄无替，军国大事，总而裁决。每所敷奏，事皆协允。详常别住华林园之西隅，与都亭、宫馆密迩相接，亦通后门。世宗每潜幸其所，肆饮终日，其宠如此。又详拜受，因其私庆，启请世宗。世宗频幸南第，御其后堂，与高太妃相见，呼为阿母，伏而上酒，礼若家人。临出，高每拜送，举觞祝言：“愿官家千万岁寿，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。”初，世宗之亲政也，详与咸阳王禧、彭城王勰并被召入，共乘犊车，防卫严固。高时惶迫，以为详必死，亦乘车傍路，哭而送至金墉。及详得免，高云：“自今而后，不愿富贵，但令母子相保，共汝扫市作活也。”至此贵宠崇盛，不复言有祸败之理。

后为高肇所譖，云详与皓等谋为逆乱。于时详在南第，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，敕纠详贪淫，及茹皓、刘胄、常季贤、陈扫静等专恣之状。亮乃奏详：“贪害公私，淫乱典礼。朝廷比以军国费广，禁断诸蕃杂献，而详擅作威令，命寺署酬直。驱夺人业，崇侈私第。蒸秽无道，失尊卑之节；尘败宪章，亏风教之纪。请以见事，免所居官爵，付鸿胪削夺，辄下禁止，付廷尉治罪。”并劾皓等。夜即收禁南台。又虎贲百人，围守详第，虑其惊惧奔越。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，驰出谕之，示以中尉弹状。详母高见翼，顿首号泣不自胜。详言：“审如中尉所纠，何忧也，正恐更有大罪横至耳。人奉我珍异货物，我实爱之。果为取受，吾何忧乎？”私以自宽。至明，皓等皆赐死，引高阳王雍等五王入议详罪。单车防守，还华林之馆。母妻相与哭，入所居，小奴弱婢数人随从。官防甚严，终夜缶柝，列坐围守，外内不通。世宗为此不幸园十余日。徙详就太府寺，围禁弥切。诏曰：“王位兼台辅，亲懿莫二，朝野属赖，具瞻所归。不能励德存道，宣融轨训，方乃肆兹贪醜，秽暴显闻。

远负先朝友爱之寄，近乖家国推敬所期，理官执宪，实合刑典；天下为公，岂容私抑？但朕诸父倾落，存者无几，便极遽坐，情有未安。可免为庶人，别营坊馆，如法禁卫，限以终身。邦家不造，言寻感慨。”遂别营馆于洛阳县东北隅，二旬而成，将徙详居之。会其家奴数人，阴结党辈，欲以劫出详，密抄名字，潜托侍婢通于详。详始得执省，而门防主司遥见，突入，就详手中揽得，呈奏。至夜，守者以闻。详哭数声而暴死。详自至太府，令其母妻，还居南宅，五日一来，与其相见。此夜，母妻不在，死于婢手中。至明，告其凶问。诏曰：“北海叔奄至倾背，痛慕抽恻，情不自任。明便举哀，可敕备办丧还南宅，诸王皇宗，悉令奔赴。给东园秘器，赠物之数一依广陵故事。

“

详之初禁也，乃以蒸高事告母。母大怒，詈之苦切，曰：“汝自有妻妾侍婢，少盛如花，何忽共许高丽婢奸通，令致此罪？我得高丽，当啖其肉。”乃杖详背及两脚百余下，自行杖，力疲乃令奴代。高氏素严，详每有微罪，常加责罚，以絮裹杖。至是，去絮，皆至疮脓。详苦杖，十余日乃能立。又杖其妃刘氏数十，云：“新妇大家女，门户匹敌，何所畏也？而不检校夫婿。妇人皆妒，独不妒也！”刘笑而受罚，卒无所言。

详贪淫之失，虽闻远近，而死之日，罪无定名，远近叹怪之。停殡五载。永平元年十月，诏曰：“故太傅北海王体自先皇，特钟友爱，受遗训辅，冲昧攸记。不图暮节晦德，终缺哀荣，便可追复王封，克日营厝，少慰幽魂，以旌阴疑

戚。”谥曰平王。

子颢，字子明，袭。少慷慨，有壮气。除袭骧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转宗正卿、光禄大夫、长兼宗正卿、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。转都官尚书，加安南将军。出除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、

徐州刺史。寻为御史弹劾除名。

其后，贼帅宿勤明达、叱干骥麟等寇乱幽华诸州，乃复颢王爵，以本将军加使持节、假征西将军、都督华幽东秦诸军事、兼左仆射、西道行台，以讨明达。颢转战而前，频破贼众，解幽华之围。以功增封八百户，进号征西将军。又除尚书右仆射，持节、行台、都督如故。寻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余如故。值萧宝夤等大败于平凉，颢亦奔还京师。

于时，葛荣南进，稍逼鄴城。武泰初，以颢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以御荣。颢至汲郡，属尔朱荣入洛，推奉庄帝，诏授颢太傅，开府、侍中、刺史、王并如故。颢以葛荣南侵，尔朱纵害，遂盘桓顾望，图自安之策。先是，颢启其舅范遵为殷州刺史，遵以葛荣充逼，未得行。颢令遵权停于鄴。颢既怀异谋，乃遣遵行相州事，代前刺史李神，为己表里之援。相州行台甄密先受朝旨，委其守鄴。知颢异图，恐遵为变，遂相率废遵，还推李神摄理州事，然后遣军侯颢逆顺之势。

颢以事意不谐，遂与子冠受率左右奔于萧衍。颢见衍，泣涕自陈，言辞壮烈，衍奇之。遂以颢为魏主，假之兵将，令其北入。永安二年四月，于梁国城南登坛燔燎，号孝基元年。庄帝诏济阴王暉业为都督，于考城拒之，为颢所擒。又克行台杨昱于荥阳。尔朱世隆自虎牢走退，庄帝北幸。颢遂入洛，改称建武元年。

颢以数千之众，转战辄克，据有都邑，号令自己，天下人情，想其风政。而自谓天之所授，颇怀骄怠。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咸见宠待，干扰政事，又日夜纵酒，不恤军国。所统南兵，凌窃市里。朝野莫不失望。时又酷敛，公私不安。庄帝与尔朱荣还师讨颢。自于河梁拒战，王师渡于马渚，冠受战败被擒，

因相继而败。颢率帐下数百骑及南兵勇健者，自轘辕而出。至临颖，颢部骑分散，为临颖县卒所斩。出帝初，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大司马、冀州刺史。武定中，子娑罗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颢弟瑒，字宝意。起家为通直郎，转中书郎，历武卫将军、光禄少卿、黄门郎。出除平北将军、相州刺史。为大宗正卿。封平乐县开国公，食邑八百户。庄帝初，拜侍中、车骑将军，封东海王，食邑千户。俄迁中书监、左光禄大夫，兼尚书右仆射。又拜车骑大将军，加侍中。瑒无他才干，以亲属早居重任。兄颢入洛，成败未分，便以意气自得，为时人所笑。颢败，潜窜，为人执送，斩于都市。出帝初，赠侍中、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尉公、尚书令、雍州刺史。

子衍，袭爵。武定中，通直散骑侍郎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史臣曰：显祖诸子，俱闻道于太和之日。咸阳望重位隆，自猜谋乱。赵郡愆于王度，终谥曰灵。广陵夙称明察，不幸中天，惜矣。高阳器术缺然，终荷栋干，孝昌之叛，盖不足以责之。北海义昧鹬鹑，奢淫自丧，虽祸由间言，亦自贻伊戚。颢取若拾遗，亡不旋踵，岂守之无术？其天将覆之。

## 列传第九下

### 献文六王

#### 彭城王

彭城王勰，字彦和。少而岐嶷，姿性不群。太和九年，封始平王，加侍中、征西大将军。勰生而母潘氏卒，其年显祖崩。及有所知，启求追服。文明太后不许，乃毁瘠三年，弗参吉庆。高祖大奇之。敏而耽学，不舍昼夜，博综经史，雅好属文。

高祖革创，解侍中、将军，拜光禄大夫。复除侍中，长直禁内，参决军国大政，万机之事，无不预焉。及车驾南伐，以勰行抚军将军，领宗子军，宿卫左右。开建五等，食邑二千户，转中书令，侍中如故，改封彭城王。

高祖与侍臣升金墉城，顾见堂后梧桐、竹曰：“凤皇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今梧桐、竹并茂，讵能降凤乎？”勰对曰：“凤皇应德而来，岂竹、梧桐能降？”高祖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勰曰：“昔在虞舜，凤皇来仪；周之兴也，鸞鷟鸣于岐山。未闻降桐食竹。”高祖笑曰：“朕亦未望降之也。”后宴侍臣于清徽堂。日晏，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。高祖曰：“向宴之始，君臣肃然，及将末也，觴情始畅，而流景将颓，竟不尽适。恋恋余光，故重引卿等。”因仰观桐叶之茂，曰：“‘其桐其椅，其实离离，恺悌君子，莫不令仪。’今林下诸贤，足敷歌咏。”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。至勰诗，高

祖仍为之改一字，曰：“昔祁奚举子，天下谓之至公，今见勰诗，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。”勰对曰：“臣露此拙，方见圣朝之私，赖蒙神笔赐刊，得有令誉。”高祖曰：“虽琢一字，犹是玉之本体。”勰曰：“臣闻《诗》三百，一言可蔽。今陛下赐刊一字，足以价等连城。”

勰表解侍中。诏曰：“蝉貂之美，待汝而光，人乏之秋，何容方退也？克念作圣，庶必有资耳。”后幸代都，次于上党之铜鞮山。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。时高祖进伞，遂行而赋诗，令人示勰曰：“吾始作此诗，虽不七步，亦不言远。汝可作之，比至吾所，令就之也。”时勰去帝十余步，遂且行且作，未至帝所而就。诗曰：“问松林，松林经几冬？山川何如昔，风云与古同？”高祖大笑曰：“汝此诗亦调责吾耳。”诏曰：“弟勰所生母潘早龄谢世，显号未加。勰祸与身具，痛随形起，今因其展思，有足悲矜。可赠彭城国太妃，以慰存亡。”又除中书监。侍中如故。

高祖南讨汉阳，假勰中军大将军，加鼓吹一部。勰以宠受频频，乃面陈曰：“臣闻兼亲疏而两，并异同而建，此既成文于昔，臣愿诵之于后。陈思求而不允，愚臣不请而得。岂但今古云殊，遇否大异，非独曹植远羨于臣，是亦陛下践魏文而不顾。”高祖大笑，执勰手曰：“二曹才名相忌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，缘此而言，无惭前烈。汝但克己复礼，更何多及。”

高祖亲讲丧服于清徽堂，从容谓群臣曰：“彦和、季豫等年在蒙稚，早登纓绂，失过庭之训，并未习礼，每欲令我一解丧服。自审义解浮疏，抑而不许。顷因酒醉坐，脱尔言从，故屈朝彦，遂亲传说。将临讲坐，惭战交情。”御史中尉李彪对曰：“自古及今，未有天子讲礼。陛下圣叡渊明，事超百代，臣得亲承音旨，千载一时。”

从征沔北，赐帛三千匹。除使持节、都督南征诸军事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。又诏曰：“明便交敌，可敕将士肃尔军仪。”

勰于是亲勒大众。须臾，有二大鸟从南而来，一向行宫，一向幕府，各为人所获。勰言于高祖曰：“始有一鸟，望旗颠仆，臣谓大吉。”高祖戏之曰：“鸟之畏威，岂独中军之略也，吾亦分其一尔。此乃大善，兵法咸说。”至明，便大破崔慧景、萧衍。其夜大雨，高祖曰：“昔闻国军获胜，每逢云雨。今破新野、南阳及摧此贼，果降时润。诚哉斯言！”勰对曰：“水德之应，远称天心。”高祖令勰为露布，勰辞曰：“臣闻露布者，布于四海，露之耳目，必须宣扬威略以示天下。臣小才，岂足大用？”高祖曰：“汝岂独亲诏，亦为才达，但可为之。”

“及就，尤类帝文。有人见者，咸谓御笔。高祖曰：“汝所为者，人谓吾制，非兄则弟，谁能辨之？”勰对曰：“子夏被蚩于先圣，臣又荷责于来今。”

及至豫州，高祖为家人书于勰曰：“教风密微，礼政严严，若不深心日劝，何以敬诸？每欲立一宗师，肃我元族。汝亲则宸极，位乃中监，风标才器，实足师范。屡有口敕，仍执冲逊，难违清挹，荏苒至今。宗制之重，舍汝谁寄？便委以宗仪，责成汝躬，有不遵教典，随事以闻，吾别肃治之。若宗室有愆，隐而不举，钟罚汝躬。纲维相厉，庶有劝改。吾朝闻夕逝，不为恨也。”

勰翌日面陈曰：“奉诏令专主宗制，纠举非违。臣闻‘其身正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’。臣处宗乏长幼之顺，接物无国士之礼，每因启请，已蒙哀借。不谓今诏，终不矜免。犹愿圣慈，赐垂蠲遂。”高祖曰：“汝谐，往钦哉。”

勰表以一岁国秩、职俸、亲恤以裨军国。诏曰：“割身存国，理为远矣。但汝以我亲，乃减己助国。职俸便停，亲、国二事，听三分受一。”

高祖不豫，勰内侍医药，外总军国之务，遐迩肃然，人无异议。徐謩，当世之上医也。先是，假还洛阳，及召至，勰引之别所，泣涕执手而谓之曰：“君今世元化，至尊气力危憊，愿君竭心，专思方治。若圣体日康，令四海有赖，当获意外之赏；不然，便有不测之诛，非但荣辱，乃存亡由此。君其勉之！”左右见者，莫不呜咽。及引入，謩便欲进治。勰以高祖神力虚弱，唯令以食味消息。勰乃密为坛于汝水之滨，依周公故事，告天地、显祖请命，乞以身代。高祖翊日有瘳损。自悬瓠幸鄴，勰常侍坐舆辇，昼夜不离于侧，饮食必先尝之，而后手自进御。

车驾还京，会百僚于宣极堂，行饮至策勋之礼。命舍人宣旨：“勰翼弼六师，纂戎荆楚，沔北之勋，每毗庙算。从讨新野，有克城之谋；受命邓城，致大捷之效。功为群将之最也。别当授赏，不替厥庸。”高祖谓勰曰：“吾与汝等，早罹艰苦，中逢契阔，每谓情义随事而疏。比缠患经岁，危如寒叶，非汝孔怀，情敦忠孝，孰能动止躬亲，必先药膳？每寻此事，感思殊远。”勰悲泣对曰：“臣等宿遭不天，酷恨长世，赖陛下抚育，得参人伍。岂谓上灵无鉴，复使圣躬违和，万国所悬，苍生系气。寢兴之劳，岂申荼蓼！”以破慧景等勋，增邑五百户。又诏曰：“朕形疲稚年，心劳长岁，积思成疴，顿发汝颖。第六弟勰，孝均周弟，感侔姬旦，遗食舍寐，动止必亲，敦医劝膳，诚力俱竭，致兹保康，实赖同气。又秉务缉政，百司是凭，纲维折衷，万揆获济。抚师于霖浩之辰，处戎于荐逼之日。安外静内，功臣大道。侍省之绩，可以孔怀无褒；翼亮之勤，实乃勋存社稷。宜有酬赏，以旌国功，可增邑一千户。”勰辞曰：“臣受遇缘亲，荣枯事等，以此获赏，殊乖情愿，乞追成旨，用息谤言。”诏曰：“汝在私能孝，处公必忠，比来勤忧，足

布朝野，但可祗膺。”寻以勰为司徒、太子太傅，侍中如故。

俄而萧宝卷将陈显达内寇，高祖复亲讨之。诏勰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总摄六师。是时，高祖不豫。勰辞曰：“臣侍疾无暇，六军须有所托，事不两兴，情力又竭。更请一王总当军要。”高祖曰：“戎务、侍疾，皆凭于汝。牵痾如此，吾深虑不济。安六军、保社稷者，舍汝而谁？何容方便请人，以违心寄。宗祐所赖，唯在于汝。诸葛孔明、霍子孟异姓受托，而况汝乎！”行次涪阳，高祖谓勰曰：“吾患转恶，汝其努力。”车驾至马圈，去贼营数里，显达等出战，诸将大破之。勰部分诸军，将攻贼垒，其夜奔退。高祖疾甚，谓勰曰：“修短命也，死生大分，今吾气力危憊，当成不济矣。虽败显达，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，社稷所仗，唯在汝身。霍子孟以异姓受付，况汝亲贤，可不勉也！”勰泣曰：“士于布衣，犹为知己尽命，况臣托灵先皇，联晖陛下，诚应竭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贞。但臣出入喉膺，每跨时要，及于宠灵辉赫，闻之遐迩。复参宰匠，机政毕归，震主之声，见忌必矣。此乃周旦遁逃，成王疑惑，陛下爱臣，便为未尽始终之美。臣非所以恶华捐势，非所以辞勤请逸，正希仰成陛下日镜之明，下念愚臣忘退之祸。”高祖久之曰：“吾寻思汝言，理实难夺。”乃手诏世宗曰：“汝第六叔父勰，清规懋赏，与白云俱洁；厌荣舍绂，以松竹为心。吾少与绸缪，提携道趣。每请解朝纓，恬真丘壑，吾以长兄之重，未忍离远。何容仍屈素业，长婴世网。吾百年之后，其听勰辞蝉舍冕，遂其冲挹之性。无使成王之朝，翻疑姬旦之圣，不亦善乎？汝为孝子，勿违吾敕。”

及高祖崩于行宫，遏秘丧事，独与右仆射、任城王澄及左右数人为计，奉迁高祖于安车中，勰等出入如平常，视疾进膳，可决外奏。累日达宛城，乃夜进安车于郡事，得加敛椁，还

载卧舆。六军内外莫有知者。遣中书舍人张儒，奉诏徵世宗会驾。梓宫至鲁阳，乃发丧行服。

世宗即位，勰跪授高祖遗敕数纸。咸阳王禧疑勰为变，停在鲁阳郡外，久之乃入。谓勰曰：“汝非但辛勤，亦危险至极。”勰恨之，对曰：“兄识高年长，故知有夷险；彦和握蛇骑虎，不觉艰难。”禧曰：“汝恨吾后至耳！”自高祖不豫，勰常居中，亲侍医药，夙夜不离左右，至于衣带罕解，乱首垢面。帝患久多忿，因之以迁怒。勰每被诮詈，言至厉切；威责近侍，动将诛斩。勰承颜悉心，多所匡济。及高祖升遐，陈显达奔遁始尔，虑凶问泄漏，致有逼迫。勰内虽悲恻，外示吉容，出入俯仰，神貌无异。及至鲁阳也，东宫官属，多疑勰有异志，窃怀防惧。而勰推诚尽礼，卒无纤介。勰上高祖谥议：“谨案谥法，协时肇享曰‘孝’，五宗安之曰‘孝’，道德博闻曰‘文’，经纬天地曰‘文’，仰惟大行皇帝，义实该之，宜上尊号为孝文皇帝，庙曰高祖，陵曰长陵。”世宗从之。

既葬，世宗固以勰为宰辅。勰频口陈遗旨，请遂素怀。世宗对勰悲恻，每不许之。勰频频表闻，辞义恳切。世宗难违遗敕，遂其雅情，犹逼以外任，乃以勰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定幽瀛营安平七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定州刺史。勰仍陈让，又面申前意，世宗固执不许，乃述职。

尚书令王肃等奏：“臣等闻旌功表德，道贵前王；庸勋亲亲，义高盛典。是故姬旦翼周，光宅曲阜；东平宰汉，宠绝列蕃。彭城王勰景思内昭，英风外发，协廓乾规，扫氛汉沔。属先帝在天，凤旌旋旆，静一六师，肃宁南服。登圣皇于天衢，开有魏之灵祐，论道中铉，王猷以穆，七德丕宣，九功在咏。臣等参详，宜增邑一千五百户。”诏曰：“览奏，倍增崩绝，未足以上酬勋德，且可如奏。”勰频表固让，世宗许之。世宗

与勰书曰：“恪奉辞暨今，悲恋哽咽，岁月易远，便迫暮冬，每思闻道，奉承风教。父既辞荣闲外，无容顿违至德。出蕃累朔，荒驰实深。今遣主书刘道斌奉宣悲恋，愿父来望，必当郟京。展泄哀穷，指不云远。”勰乃朝于京师。

景明初，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，诏勰都督南征诸军事，余官如故，与尚书令王肃迎接寿春。诏曰：“五教治枢，古难其选，自非亲贤兼切，莫应斯举。王以明德懋亲，任属保傅，出居蕃陕，入御袞章，内外克谐，民神攸属。今董率戎麾，威号宜重，可复授司徒，以光望实。”又诏勰以本官领扬州刺史。勰简刑导礼，与民休息，州境无虞，遐迩安静。扬州所统建安戍主胡景略犹为宝卷拒守不下，勰水陆讨之，景略面缚出降。自勰之至寿春，东定城戍，至于阳石，西降建安，山蛮顺命，斩首获生，以数万计。进位大司马，领司徒，余如故。增邑八百户。又宝卷遣将陈伯之屯于肥口，胡松又据梁城，水军相继二百余里。勰部分将士，分攻诸营。伯之、胡松率众出战，诸将击之，斩首九千，俘获一万。伯之等仅以身免，屯于烽火。勰又分命诸将频战，伯之计穷宵遁。淮南平。诏曰：“王戚尊上辅，德勋莫二，孤心昧识，训保攸凭。比以寿春初开，镇压任重，故令王亲董元戎，远抚淮外。冒兹炎蒸，衡盖飘摇，经略逾时，必有亏损。淹违诣觐，夙夜系情。兼制胜宣规，威效兼著，公私允称，义所钦嘉。虽凯旋有期，无申延属，可遣给事黄门侍郎郑道昭就彼祗劳。”徵勰还朝。

勰政崇宽裕，丝毫不犯，淮南士庶，追其余惠，至今思之。初，勰之定寿春也，获萧宝卷汝阴太守王果、豫州治中庾稷等数人，勰倾衿礼之，常参坐席。果承间进曰：“果等契阔生平，皓首播越，顾瞻西夕，余光几何。今遭圣化，正应力兹愚老，申展尺寸，但在南百口，生死分张，乞还江外，以申德泽。”

勰矜而许之。果又谢曰：“殿下赐处，有过国土。果等今还，仰负慈泽，请听仁驾振旅，反迹江外。”至此乃还。其为远人所怀如此。

勰至京师，世宗临东堂引见，诏勰曰：“比凤皇未至，苍黎二化，故仰屈尊谟，绥怀边附。而寇竖昏迷，敢斗淮楚。叔父英略高明，应机殄定，凯旋今辰，伏慰悲伫。”勰谢曰：“臣忝充戎帅，抚安新故，而不能宣武导恩，威怀遐迩。致小竖伯之，驱率蚁徒，侵扰边堡。非唯仰惭天颜，实亦俯愧朝列。春秋责帅，臣实当之。赖陛下慈深舍过，故使愚臣获免罪责。”勰频表辞大司马、领司徒及所增邑，乞还中山。有诏不许。乃除录尚书、侍中，司徒如故。固辞不免。勰雅好恬素，不以势利婴心。高祖重其事干，絜维不许。虽临崩遗诏，复世宗留连，每乖情愿，常凄然叹息。以诏旨殷勤，僴俛应命。

时咸阳王禧渐以骄矜，颇有不法。北海王详阴言于世宗，世宗深忌之。又言勰大得人情，不宜久在宰辅，劝世宗遵高祖遗敕。禧等又出领军于烈为恆州，非烈情愿，固强之，烈深以为忿。烈子忠尝在左右，密令忠言于世宗云：“诸王等意不可测，宜废之，早自览政。”时将禘祭，王公并斋于庙东坊。世宗遣于烈将宿卫壮士六十余人召禧、勰、详等，引入，见之于光极殿。世宗谓勰曰：“顷来南北务殷，不容仰遂冲操。恪是何人，而敢久违先敕。今遂叔父高蹈之意。”勰谢曰：“先帝不以臣虚薄，曲垂罔己之泽，出入绸缪，公私无舍。自陛下龙飞九五，屡求解落，既为宰辅所抑，亦不为陛下所许。先岁夏中，重尘天听，时蒙优借，出为定州。往年还洛阳，敕总戎淮肥，虽无功效，幸免罪戾。云归未几，复委臣以非据之任。臣频烦干请，具简圣听。陛下孝深无改，仰遵先诏，上成睿明之美，下遂微臣之志，感惟今往，悲喜交深。”乃诏曰：“王宿

尚闲静，志捐世务，先帝爱亮之至，弗夺此情，遗敕炳然，许遂冲退。雅操不移，朕亦未敢违夺。今乃释位归第，丘园是营。高尚之节，确尔贞固；《贲》、《履》之操，邈焉难追。而王宅初构，财力多阙，成立之期，岁月莫就。可量遣工役，分给材瓦，禀王所好，速令制办，务从简素，以称王心。”勰因是作《蝇赋》以谕怀，恶谗构也。

又以勰为太师，勰遂固辞。诏曰：“盖二仪分象，君臣之位形焉；上下既位，唱和之义生焉。自古统天位主，曷常不赖明师，仗贤辅，而后燮和阴阳，彝伦民物者哉？往而不返者，先民诚有之，斯所谓独善其身而乱大伦，山林之土耳。贤人君子则不然也。屈己以安民，艰身以济物，所谓以先知觉后知，同尘而与天下俱洁者也。朕猥以冲年，纂临宝历，实赖叔父匡济之功，诚宜永兼将相，以纲维内外。但逼夺先旨，惮违冲挹，俯志割心，以遂高素。自比水旱乖和，阴阳失序，是以屈王论道，庶燮兹玉烛。且师宰从容，无废清尚。故周旦复辟而居之，尚父期颐以终位。王义兼家国，理绝独高，可遣侍中敦谕。”世宗又修家人书于勰曰：“恪言：奉还告承，犹执冲逊，恪实暗寡，政术多秕，匡弼之寄，仰属亲尊。父德望兼重，师训所归，岂得近遗家国，远崇清尚也。便愿纡降，时副倾注之心。”勰不得已而应命。

世宗后频幸勰第。及京兆、广平暴虐不法，诏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，幽守诸王于其第。勰上表切谏，世宗不纳。勰既无山水之适，又绝知己之游，唯对妻子，郁郁不乐。议定律令，勰与高阳王雍、八座、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，参论轨制应否之宜。而勰夙侍高祖，兼聪达博闻，凡所裁决，时彦归仰。加以美容貌，善风仪，端严若神，折旋合度，出入言笑，观者忘疲。又加侍中。勰敦尚文史，物务之暇，披览不辍。撰自古帝

王贤达至于魏世子孙，三十卷，名曰《要略》。小心谨慎，初无过失，虽闲居宴处，亦无慢色惰容。爱敬儒彦，倾心礼待。清正俭素，门无私谒。

性仁孝，言于朝廷，以其舅潘僧固为冀州乐陵太守。京兆王愉构逆，僧固见逼从之。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，贼害贤俊。又肇之兄女，入为夫人。顺皇后崩，世宗欲以为后，勰固执以为不可。肇于是屡譖勰于世宗，世宗不纳。因僧固之同愉逆，肇诬勰北与愉通，南招蛮贼。勰国郎中令魏偃、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携，构成共事。肇初令侍中元晖以奏世宗，晖不从，令左卫元珍言之。世宗访之于晖，晖明勰无此。世宗更以问肇，肇以魏偃、祖珍为证，世宗乃信之。

永平元年九月，召勰及高阳王雍、广阳王嘉、清河王怿、广平王怀及高肇等入。时勰妃方产，勰乃固辞不赴。中使相继，不得已乃令命驾，意甚忧惧，与妃诀而登车。入东掖门，度一小桥，牛不肯进，遂击之。良久，更有使者责勰来迟，乃令去牛，人挽而进，宴于禁中。至夜皆醉，各就别所消息。俄而元珍将武士赍毒酒而至。勰曰：“吾忠于朝廷，何罪见杀！一见至尊，死无恨也。”珍曰：“至尊何可复见！王但饮酒。”勰曰：“至尊圣明，不应无事杀我，求与告我罪者一对曲直。”武士以刀钁筑勰二下。勰大言曰：“皇天！忠而见杀。”武士又以刀钁筑勰。勰乃饮毒酒，武士就杀之。向晨，以褥裹尸，舆从屏门而出，载尸归第，云王因饮而薨。勰妃李氏，司空冲之女也，号哭大言曰：“高肇枉理杀人，天道有灵，汝还当恶死。”及肇以罪见杀，论者知有报应焉。世宗为举哀于东堂，给东园第一秘器、朝服一袭、贖钱八十万、布二千匹、蜡五百斤，大鸿胪护丧事。

勰既有大功于国，无罪见害，百姓冤之。行路士女，流涕

而言曰：“高令公枉杀如此贤王！”在朝贵贱，莫不丧气。追崇假黄钺、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司徒公、侍中、太师，王如故。给銮辂九旒、虎贲班剑百人、前后部羽葆鼓吹、辇辂车。有司奏太常卿刘芳议懿曰：“王挺德弱龄，诞资至孝，睿性过人，学不师授。卓尔之操，发自天然；不群之美，幼而独出。及入参政务，纶纆享有光；爰登中铉，敷明五教。汉北告危，皇赫问罪，王内亲药膳，外总六师。及宫车晏驾，上下哀惨。奋猛衔戚，英略潜通，翼卫灵舆，整戎振旆。历次宛谢，迄于鲁阳，送往奉居，无惭周霍。稟遗作辅，远至迓安。分陕恆方，流咏燕赵；廓靖江西，威慑南越。入厘百揆，庶绩咸熙。履勤不惮，在功愈挹。温恭恺悌，忠雅宽仁，兴居有度，善终笃始。高尚厥心，功成身退。义亮圣衷，美光世典。依懿法，保大定功曰‘武’，善问周达曰‘宣’。懿曰‘武宣王’。”及庄帝即位，追号文穆皇帝，妃李氏为文穆皇后，迁神主于太庙。称肃祖。语在《临淮王彧传》。前废帝时，去其神主。

嫡子劭，字子讷，袭封。善武艺，少有气节。肃宗初，萧衍遣将犯边，劭上表曰：“伪竖游魂，窥觎边境，劳兵兼时，日有千金之费。臣仰籍先资，绍膺厚秩，思以埃尘，用裨山海。臣国封徐州，去军差近，谨奉粟九千斛、绢六百匹、国吏二百人，以充军用。”灵太后嘉其至意，而不许之。起家宗正少卿。又除使持节、假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于时，齐州民刘均、房顷等，扇动三齐。萧衍遣将彭群、王辩等搔扰边陲，劭频有防拒之效。孝昌末，灵太后失德，四方纷扰，劭遂有异志。为安丰王延明所启，乃徵入为御史中尉。庄帝即位，尊为无上王。寻遇害河阴。追谥曰孝宣皇帝，妻李氏为文恭皇后。有二子。

韶字世胄，袭，武定末，司州牧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韶弟袭，字世绍。武定初，封武安王，邑一千户。武定末，中书侍郎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劭兄子直，字方言。少知名，为清河文献王所赏爱。起家除散骑侍郎，转中书侍郎。后除通直散骑常侍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灵太后诏曰：“故太师、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，功高微管，协契先朝，导扬末命。扶痾济难，效汉北之诚；送往奉居，尽鲁南之节。宗社赖以安，皇基由之永固。而谦光守约，屡揜增邑之赏；辞多受少，终保初锡之封。非所谓追旧报恩、念勋酬德者也。可以前后所封户，别封三子为县公，食邑各一千户，庶以少慰仁魂，微申朝典。”子直封真定县开国公。出为冠军将军、梁州刺史。未几遇患，优游南郑，无他政绩。徵还京师，病卒。赠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都官尚书、冀州刺史。孝庄践阼，追封陈留王，邑二千户，赠假黄钺、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，加前后部羽葆鼓吹。

子宽，字思猛，袭王爵。除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。寻除侍中、抚军将军。永安三年，尔朱兆害之于晋阳。无后，国除。出帝初，追赠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青齐济三州诸军事、卫大将军、青州刺史，重赠司徒公。

弟刚，字金明，庄帝初，封浮阳王，邑千户。武定末，宗正少卿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刚弟质，庄帝初，林虑王，邑千户。永安三年薨。出帝时，赠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劭弟子正，美貌，性宽和。肃宗初，封霸城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历散骑侍郎、太常少卿。庄帝即位，除尚书令，封始平王。与兄劭俱遇害。赠假黄钺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相、王如故，鸾辂九旒、黄屋左纛、前后部羽葆鼓吹、虎贲班剑一百人，谥曰贞。

子钦，字世道，袭。武定中，散骑侍郎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史臣曰：武宣王孝以为质，忠而树行，文谋武略，自得怀抱，绸缪太和之世，岂徒然哉！至夫在安处危之操，送往事居之节，周旦匪他之义，霍光异姓之诚，事兼之矣。功高震主，德隆动俗，间言一入，卒不全志。呜呼！周成、汉昭亦未易遇也。

## 列传第十

### 孝文五王

废太子  
京兆王  
清河王  
广平王  
汝南王

孝文皇帝七男。林皇后生废太子恂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、广平文穆王怀。袁贵人生京兆王愉。罗夫人生清河文献王悛、汝南文宣王悦。郑充华生皇子恂，未封，早夭。

废太子庶人恂，字元道。生而母死，文明太后抚视之，常置左右。年四岁，太皇太后亲为立名恂，字元道，于是大赦。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，立恂为皇太子。及冠恂于庙，高祖临光极东堂，引恂入见，诫以冠义曰：“夫冠礼表之百代，所以正容体，齐颜色，顺辞令。容体正，颜色齐，辞令顺，故能正君臣，亲父子，和长幼。然母见必拜，兄弟必敬，责以成人之礼。字汝元道，所寄不轻。汝当寻名求义，以顺吾旨。”二十年，改字宣道。

迁洛，诏恂诣代都。其进止仪礼，高祖皆为定。及恂入辞，高祖曰：“今汝不应向代，但太师薨于恆壤，朕既居皇极之重，不容轻赴舅氏之丧，欲使汝展哀舅氏，拜汝母墓，一写为子之

情。汝至彼，太师事毕后日，宜一拜山陵。拜讫，汝族祖南安可一就问讯。在途，当温读经籍。今日亲见吾也。”后高祖每岁征幸，恂常留守，主执庙祀。

恂不好书学，体貌肥大，深忌河洛暑热，意每追乐北方。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，恂甚衔之。高祖幸崧岳，恂留守金墉，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，欲召牧马轻骑奔代，手刃道悦于禁中。领军元俨勒门防遏，夜得宁静。厥明，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，高祖闻之骇惋，外寝其事，仍至汴口而还。引恂数罪，与咸阳王禧等亲杖恂，又令禧等更代，百余下，扶曳出外，不起者月余。拘于城西别馆。引见群臣于清徽堂，议废之。司空、太子太傅穆亮，尚书仆射、少保李冲，并免冠稽首而谢。高祖曰：“卿所谢者私也，我所议者国也。古人有言，大义灭亲。今恂欲违父背尊，跨据恆朔。天下未有无父国，何其包藏，心与身俱。此小兒今日不灭，乃是国家之大祸，脱待我无后，恐有永嘉之乱。”乃废为庶人，置之河阳，以兵守之，服食所供，粗免饥寒而已。恂在困蹙，颇知咎悔，恆读佛经，礼拜归心于善。

高祖幸代，遂如长安。中尉李彪承间密表，告恂复与左右谋逆。高祖在长安，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，奉诏赍椒酒诣河阳，赐恂死，时年十五。殓以粗棺常服，瘞于河阳城。二十二年冬，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，告廷尉，称恂前被摄左右之日，有手书自理不知状，而中尉李彪、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。贾坐系廷尉。时彪免归，高祖在鄴，尚书表收彪赴洛，会赦，遂不穷其本末。贾尚出系，暴病数日死。

初，高祖将为恂娶司徒冯诞长女，以女幼，待年长。先为媵彭城刘长文、荥阳郑懿女为左右孺子，时恂年十三四。高祖泛舟天渊池，谓郭祚、崔光、宋弁曰：“人生须自放，不可终

朝读书。我欲使恂旦出省经传，食后还内，晡时复出，日夕为罢。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光曰：“孔子称‘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’，《传》曰：‘昼以访事，夜以安身’。太子以幼年涉学之日，不宜于正昼之时，舍书御内，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，固永年之命。”高祖以光言为然，乃不令恂昼入内。无子。

京兆王愉，字宣德。太和二十一年封。拜都督、徐州刺史，以彭城王中军府长史卢阳乌兼长史，州事巨细，委之阳乌。世宗初，为护军将军。世宗留爱诸弟，愉等常出入宫掖，晨昏寝处，若家人焉。世宗每日华林戏射，衣衫骑从，往来无间。迁中书监。

世宗为纳顺皇后妹为妃，而不见礼荅。愉在徐州，纳妾李氏，本姓杨，东郡人，夜闻其歌，悦之，遂被宠嬖。罢州还京，欲进贵之，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，就之礼逆，产子宝月。顺皇后召李入宫，毁击之，强令为尼于内，以子付妃养之。岁余，后父于劭，以后久无所诞，乃上表劝广嫔侍。因令后归李于愉，旧爱更甚。

愉好文章，颇著诗赋。时引才人宋世景、李神俊、祖莹、邢晏、王遵业、张始均等共申宴喜，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，馆而礼之。所得谷帛，率多散施。又崇信佛道，用度常至不接。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，竞慕奢丽，贪纵不法。于是世宗摄愉禁中推案，杖愉五十，出为冀州刺史。

始愉自以职求侍要，既势劣二弟，潜怀愧恨，颇见言色。又以幸妾屡被顿辱，内外离抑。及在州谋逆，愉遂杀长史羊灵引及司马李遵，称得清河王密疏，云高肇谋杀害主上。于是遂为坛于信都之南，柴燎告天，即皇帝位。赦天下，号建平元年，立李氏为皇后。世宗诏尚书李平讨愉。愉出拒王师，频败，遂婴城自守。愉知事穷，携李及四子数十骑出门，诸军追之，见

执以送。诏徵赴京师，申以家人之训。愉每止宿亭传，必携李手，尽其私情。虽锁繫之中，饮食自若，略无愧惧之色。至野王，愉语人曰：“虽主上慈深，不忍杀我，吾亦何面目见于至尊！”于是歔歔流涕，绝气而死，年二十一。或云高肇令人杀之。斂以小棺，瘞之。诸子至洛，皆赦之。后灵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属籍，追封愉临洮王。子宝月袭。乃改葬父母，追服三年。

宝月弟宝炬，轻躁薄行，耽淫酒色。孝庄时，特封南阳王。从出帝没于关西。宇文黑獭害出帝，宝炬乃僭大号。

清河王怿，字宣仁。幼而敏惠，美姿貌，高祖爱之。彭城王勰甚器异之，并曰：“此儿风神外伟，黄中内润，若天假之年，比《二南》矣。”博涉经史，兼综群言，有文才，善谈理，宽仁容裕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太和二十一年封。世宗初，拜侍中，转尚书仆射。

怿才长从政，明于断决，割判众务，甚有声名。司空高肇以帝舅宠任，既擅威权，谋去良宗，屡譖怿及愉等。愉不胜其忿怒，遂举逆冀州。因愉之逆，又构杀勰。怿恐不免。肇又录囚徒，以立私惠。怿因侍宴酒酣，乃谓肇曰：“天子兄弟，讷有几人，而炎炎不息。昔王莽头秃，亦藉渭阳之资，遂篡汉室，今君曲形见矣，恐复终成乱阶。”又言于世宗曰：“臣闻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是故季氏旅泰，宣尼以为深讥；仲叔轩悬，丘明以为至诫。谅以天尊地卑，君臣道别，宜杜渐防萌，无相僭越。至于减膳录囚，人君之事，今乃司徒行之，讷是人臣之义？且陛下修政教，解狱讼，则时雨可降，玉烛知和，何使明君失之于上，奸臣窃之于下？长乱之基，于此在矣。”世宗笑而不应。

肃宗初，迁太尉，侍中如故。诏怿裁门下之事。又典经义

注。时有沙门惠怜者，白云呪水饮人，能差诸病。病人就之者，日有千数。灵太后诏给衣食，事力优重，使于城西之南，治疗百姓病。恠表谏曰：“臣闻律深惑众之科，礼绝妖淫之禁，皆所以大明居正，防遏奸邪。昔在汉末，有张角者，亦以此术荧惑当时。论其所行，与今不异，遂能誑诱生人，致黄巾之祸，天下涂炭数十年间，角之由也。昔新垣奸，不登于明堂；五利僂，终婴于显戮。”

灵太后以恠肃宗懿叔，德先具瞻，委以朝政，事拟周霍。恠竭力匡辅，以天下为己任。领军元叉，太后之妹夫也，恃宠骄盈。恠裁之以法，每抑黜之，为叉所疾。叉党人通直郎宋维希叉旨，告恠谋反，禁恠门下。讯问左右及朝贵，贵人分明，乃得雪释焉。恠以忠而获谤，乃鸠集昔忠烈之士，为《显忠录》二十卷，以见意焉。

正光元年七月，叉与刘腾逼肃宗于显阳殿，闭灵太后于后宫，囚恠于门下省。诬恠罪状，遂害之，时年三十四。朝野贵贱，知与不知，含悲丧气，惊振远近。夷人在京及归，闻恠之丧，为之劈面者数百人。

广平王怀。口有魏诸王。召入华林别馆，禁其出入，令四门博士董徽，授以经传。世宗崩，乃得归。

汝南王悦，好读佛经，览书史。为性不伦，倏傥难测。悦妃閻氏，即东海公之女也，生一子，不见礼荅。有崔延夏者，以左道与悦游，合服仙药松术之属。时轻与出采芝，宿于城外小人之所。遂断酒肉粟稻，唯食麦饭。又绝房中而更好男色。轻忿妃妾，至加捶撻，同之婢使。悦之出也，妃住于别第。灵太后敕检问之，引入，穷悦事故。妃病杖伏床蓐，疮尚未愈。太后因悦之杖妃，乃下令禁断。令诸亲王及三蕃，有其正妃疾患百日已上，皆遣奏闻。若有犹行捶撻，就削封位。

及清河王怿为元叉所害，悦了无仇恨之意，乃以桑落酒候伺之，尽其私佞。叉大喜，以悦为侍中、太尉。临拜日，就怿子亶求怿服玩之物，不时称旨。乃召亶，杖之百下。亶居庐未葬，形气羸弱，暴加威撻，殆至不济。口仍呼阿兒，亲自循抚。口悦为大判碓置于州门，盗者便欲斩其手。时人惧其无常，能行异事，奸偷畏之而暂息。

及尔朱荣举兵向洛，既忆入间疑

。俄而闻荣肆毒于河阴，遂南奔萧衍。衍立为魏主，号年更兴。衍遣其将军王辩送置于境上，以觊侵逼。

及齐献武王既诛荣，以悦高祖子，宜承大业，乃令人示意。悦既至，清狂如故，动为罪失，不可扶持，乃止。出帝初，除大司马。卒。

## 列传第十一

### 卫操·莫含·刘库仁

卫操，字德元，代人也。少通侠，有才略。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操为牙门将，数使于国，颇自结附。始祖崩后，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，同来归国，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，于是晋人附者稍众。桓帝嘉之，以为辅相，任以国事。及刘渊、石勒之乱，劝桓帝匡助晋氏。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，表加将号。稍迁至右将军，封定襄侯。

桓帝崩后，操立碑于大邗城南，以颂功德，云：“魏，轩辕之苗裔。”言：桓穆二帝“驰名域外，九译宗焉。治国御众，威禁大行。声著华裔，齐光纯灵。智深谋远，穷幽极明。治则清断，沉浮得情。仁如春阳，威若秋零。强不凌弱，隐恤孤茕。道教仁行，化而不刑。国无奸盗，路有颂声。自西迄东，变化无形。威武所向，下无交兵。南壹王室，北服丁零。招谕六狄，咸来归诚。超前绝后，致此有成。奉承晋皇，悍御边疆。王室多难，天网弛纲。雄心远济，靡离其殃。岁翦逆命，奸盗豺狼。永安元年，岁次甲子。奸党犹逆，东西狼跖。敢逼天王，兵甲屡起。怙众肆暴，虐用将士。鄴洛遘隙，弃亲求疏。乃招暴类，屠各匈奴。刘渊奸贼，结党同呼。敢击并土，杀害无辜。残破狼籍，城邑丘墟。交刃千里，长蛇塞涂。晋道应天，言展良谟。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、护匈奴中郎将、东瀛公司马腾，

才神绝世，规略超远。时逢多难，惧损皇祀。欲引兵驾，猗猗孔炽。造设权策，济难奇思。欲招外救，朝臣莫应。高算独断，决谋盟意。爰命外国，引军内备。简贤选士，命兹良使。遣参军壶伦、牙门中行嘉、义阳亭侯卫谟、协义亭侯卫鞬等，驰奉檄书，至晋阳城。”

又称：桓穆二帝“心在宸极。辅相二卫，对扬毗翼。操展文谋，雄奋武烈。承命会议，谘论奋发，昔桓文匡佐，功著周室，显名载籍，列赍备物。大众乃动，照同灵集。兴军百万，期不经日。兄弟齐契，决胜庙算。鼓噪南征，平夷险难。”

又云：“二帝到镇，言若合符。引接款密，信义不渝。会盟汾东，铭篆丹书。永世奉承，慎终如初。契誓命将，精锐先驱。南救涅县，东解寿阳。窘迫之邑，幽而复光。太原、西河，乐平、上党，遽遭寇暴，白骨交横。羯贼肆虐，六郡凋伤。群恶相应，图及华堂。旌旗轻指，羯党破丧。遣骑十万，前临淇漳。鄴遂振溃，凶逆奔亡。军据州南，曜锋太行。翼卫内外，镇静四方。志在竭力，奉戴天王。忠恕用晖，外动亦攘。于是曜武，振旅而旋。长路匪夷，出入经年。毫毛不犯，百姓称传。周览载籍，自古及今，未闻外域，奔救内患。弃家忧国，以危易安。惟公远略，临难能权。应天顺人，恩德素宣。和戎静朔，危邦复存。”

又云：“非桓天挺，忠孝自然。孰能超常，不为异端。回动大众，感公之言。功济方州，勋烈光延。升平之日，纳贡充蕃。凭瞻奎盖，步趾三川。有德无祿，大命不延。年三十有九，以永兴二年六月二十四日，寢疾薨殂。背弃华殿，云中名都。国失惠主，哀感欷歔。悲痛烦冤，载号载呼。举国崩绝，攀援靡诉。远近齐轨，奔赴梓庐。人百其身，盈塞门涂。高山其颓，茂林凋枯。仰诉造化，痛延悲夫！”

又云：桓帝“忠于晋室，骏奔长衢。隆冬凄凄，四出行诛。蒙犯霜雪，疹入脉肤。用致薨殒，不永桑榆。以死勤事，经勋同模。垂名金石，载美晋书。平北哀悼，祭以丰厨。考行论勋，谥曰义烈。功施于人，祀典所说。”又云：“桓帝经济，存亡继绝。荒服是赖，祚存不辍。金龟箫鼓，輶盖殊制。反及二代，莫与同列。并域嘉叹，北国感荣。各竭其心，思扬休名。刊石纪功，图像存形。靡辍享祀，飨以牺牲。永垂于后，没有余灵。长存不朽，延于亿龄。”

其颂又称：桓帝“金坚玉刚。应期顺会，王有北方。行能济国，武平四荒。无思不服，区域大康。世路纷纠，运遭播扬。羯胡因衅，敢害并土。哀痛下民，死亡失所。率众百万，平夷险阻。存亡继绝，一州蒙祐。功烈桓桓，龙文虎武。朱邑小善，遗爱桐乡。勋攘大患，六郡无口。口悉之来，由功而存。刊石勒铭，垂示后昆。”时晋光熙元年秋也。

皇兴初，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，文虽非丽，事宜载焉，故录于传。

桓穆二帝并礼重操。穆帝三年卒。始操所与宗室乡亲入国者：卫勤，安乐亭侯；卫崇、卫清，并都亭侯；卫泥、段繁，并信义将军、都亭侯；王发，建武将军、都亭侯；范班，折冲将军、广武亭侯；贾庆，建武将军、上洛亭侯；贾循，都亭侯；李壹，关中侯；郭乳，关内侯。皆为桓帝所表授也。六修之难，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。卫雄、姬澹、莫含等名，皆见碑。

雄字世远，澹字世雅，并勇健多计画，晋世州从事。既与卫操俱入国，桓帝壮其膂力，并以为将，常随征伐，大著威名。桓帝之赴难也，表晋列其勋效，皆拜将军。雄连有战功，稍迁至左将军、云中侯。澹亦以勇绩著名，桓帝末，至信义将军、楼烦侯。穆帝初，并见委任。卫操卒后，俱为左右辅相。

六修之逆，国内大乱，新旧猜嫌，迭相诛戮。雄、澹并为群情所附，谋欲南归，言于众曰：“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，欲尽杀之，吾等不早为计，恐无种矣。”晋人及乌丸惊惧，皆曰：“死生随二将军。”于是雄、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、晋人数万众而叛。琨闻之大悦，率数百骑驰如平城抚纳之。会石勒攻琨乐平，太守韩据请救于琨。琨以得雄、澹之众，欲因其锐，以灭石勒。雄、澹谏曰：“乱民饥疲，未可使用，宜休息观衅而动。”琨不从，使雄、澹率众讨勒，琨屯广牧为之声援。勒率轻骑与雄、澹战，澹大败，率骑千余，奔于代郡。勒遣孔苕追灭之。

莫含，雁门繁峙人也。家世货殖，货累巨万。刘琨为并州，辟含从事。含居近塞下，常往来国中。穆帝爱其才器，善待之。及为代王，备置官属，求含于琨。琨遣入国，含心不愿。琨谕之曰：“当今胡寇滔天，泯灭诸夏。百姓流离，死亡涂地；主上幽执，沉溺丑虏。唯此一州，介在群胡之间，以吾薄德，能自存立者，赖代王之力。是以倾身竭宝，长子远质，凯灭残贼，报雪大耻。卿为忠节，亦是奋义之时，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诚，以忘出身之大益。入为代王腹心，非但吾愿，亦一州所赖。”含乃入代，参国官。后琨徙五县之民于陔南，含家独留。含甚为穆帝所重，常参军国大谋。卒于左将军、关中侯。其故宅在桑乾川南，世称莫含壁，或音讹，谓之莫回城云。

子显，知名于时。昭成世，为左常侍。

显子题，亦有策谋。太祖使题与将军王建等三军，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，斩之。徙亢泥部落于平城。宝上谷太守麟，捐郡逃走，太祖追讨。题为大将，别出东道。以功赐爵东宛侯。及还京师，常与李栗侍宴。栗坐不敬获罪，题亦被黜为济阳太守。后太祖欲广宫室，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，将模鄴、洛、长

安之制，运材数百万根。以题机巧，徵令监之。召入，与论兴造之宜。题久侍颇怠，赐死。

题弟云，好学善射。太祖时，常典选曹，转给事中。以功赐爵安德侯。迁执金吾，常参军国谋议。世祖之克赫连昌，诏云与常山王素留镇统万。进爵安定公，加平西将军，后迁镇西大将军。时初并河西，人心未一，云抚慰新旧，皆得其所。神中卒，谥曰敬公。

刘库仁，本字没根，刘虎之宗也，一名洛垂。少豪爽，有智略。母平文皇帝之女。昭成皇帝复以宗女妻之，为南部大人。

建国三十九年，昭成暴崩，太祖未立，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、关内侯，令与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。自河以西属卫辰，自河以东属库仁。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。库仁尽忠奉事，不以兴废易节，抚纳离散，恩信甚彰。

苻坚进库仁广武将军，给幢麾鼓盖，仪比诸侯。处卫辰在库仁之下。卫辰怒，杀坚五原太守而叛，攻库仁西部。库仁又伐卫辰破之，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，获其妻子，尽收其众。库仁西征库狄部，大获畜产，徙其部落，置之桑乾川。苻坚赐库仁妻公孙氏，厚其资送。库仁又诣坚，加库仁振威将军。

后慕容垂围苻丕于鄴，又遣将平规攻幽州刺史王永于蓟，库仁自以受坚爵命，遣妻兄公孙希率骑三千，助永击规，大破之，阬规降卒五千余人。乘胜长驱，进据唐城，与垂子麟相持。库仁闻希破规，复将大举以救丕。发雁门、上谷、代郡兵，次于繁峙。先是，慕容文等当徙长安，遁依库仁部，常思东归，其计无由。至是役也，知人不乐，文等乃夜率三郡人，攻库仁。库仁匿于马厩，文执杀之。乘其骏马，奔慕容垂。公孙希闻乱，自唐城走于丁零。

库仁弟眷，继摄国事。白部大人系佛叛，眷力不能讨。乃

引苻坚并州刺史张蚝击佛，破之。眷又破贺兰部于善无，又击蠕蠕别帅肺渥于意亲山，破之，获牛羊数十万头。眷第二子罗辰，性机警，有智谋，谓眷曰：“比来行兵，所向无敌，心腹之疾，愿早图之。”眷曰：“谁也？”曰：“从兄显，忍人也，为乱非旦则夕耳。”眷不以为意。其后，徙牧于牛川，库仁子显，果杀眷而代立。罗辰奔太祖，事在《外戚传》。

显，本名丑伐，既杀眷代立，又欲谋逆，语在《太祖纪》。太祖即位，显自善无南走马邑。

族人奴真领部来附。奴真兄犍，先居贺兰部。至是，奴真请召犍而让部焉。太祖义而许之。犍既领部，自以久托贺讷，德之，乃使弟去斤遗之金马。讷弟染干因谓之曰：“我待汝兄弟厚，汝今领部，宜来从我。”去斤请之奴真。奴真曰：“父为国家附臣，世效忠贞。我志全名节，是故推让。今汝等无状，乃欲叛主怀贰。”于是杀犍及去斤。染干闻其杀兄，率骑讨之，奴真惧，徙部来奔太祖。太祖自迎之，遣使责止染干。奴真感恩，请奉妹充后宫，太祖纳之。

后太祖讨显于马邑，追至弥泽，大破之。卫辰与慕容垂通好，送马三千匹于垂。垂遣慕容良迎之。显击败良军，掠马而去。垂怒，遣子麟、兄子楷讨之，显奔马邑西山。麟轻骑追之，遂奔慕容永于长子。部众悉降于麟，麟徙之中山。显弟亢泥，事在《皇后传》。

史臣曰：始祖及桓、穆之世也，王迹初基，风德未展。操、含托身驰骤之秋，自立功名之地，可谓志识之士矣。刘库仁兄弟，忠以为心，盛衰不二，纯节所存，其意盖远，而并貽非命，惜乎！

## 列传第十二

燕凤  
许谦  
张袞  
崔玄伯  
邓渊

燕凤，字子章，代人也。好学，博综经史，明习阴阳讖纬。昭成素闻其名，使人以礼迎致之。凤不应聘。乃命诸军围代城，谓城人曰：“燕凤不来，吾将屠汝。”代人惧，送凤。昭成与语，大悦，待以宾礼，后拜代王左长史，参决国事。又以经授献明帝。

苻坚遣使牛恬朝贡，令凤报之。坚问凤：“代王何如人？”凤对曰：“宽和仁爱，经略高远，一时之雄主，常有并吞天下之志。”坚曰：“卿辈北人，无钢甲利器，敌弱则进，强即退走，安能并兼？”凤曰：“北人壮悍，上马持三仗，驱驰若飞。主上雄秀，率服北土，控弦百万，号令若一。军无辎重樵爨之苦，轻行速捷，因敌取资。此南方所以疲弊，而北方之所常胜也。”坚曰：“彼国人马，实为多少？”凤曰：“控弦之士数十万，马百万匹。”坚曰：“卿言人众可尔，说马太多，是虚辞耳。”凤曰：“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，每岁孟秋，马常大集，略为满川。以此推之，使人之言，犹当未尽。”凤还，坚厚加赠遗。

及昭成崩，太祖将迁长安。凤以太祖幼弱，固请于苻坚曰：“代主初崩，臣子亡叛，遗孙冲幼，莫相辅立。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，铁弗卫辰狡猾多变，皆不可独任。宜分诸部为二，令此两人统之。两人素有深仇，其势莫敢先发。此御边之良策。待其孙长，乃存而立之，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。”坚从之。凤寻东还。

太祖即位，历吏部郎、给事黄门侍郎、行台尚书，甚见礼重。太宗世，与崔玄伯、封懿、梁越等入讲经传，出议朝政。世祖初，以旧勋赐爵平舒侯，加镇远将军。神元元年卒。

子才，袭。散骑常侍、平远将军。卒。

子元孙，袭。官至博陵太守。卒。子世宗，袭。

许谦，字元逊，代人也。少有文才，善天文图讖之学。建国时，将家归附，昭成嘉之，擢为代王郎中令，兼掌文记。与燕凤俱授献明帝经。从征卫辰，以功赐僮隶三十户。昭成崩后，谦徙长安。苻坚从弟行唐公洛镇和龙，请谦之镇。未几，以继母老辞还。

登国初，遂归太祖。太祖悦，以为右司马，与张袞等参赞初基。慕容宝来寇也，太祖使谦告难于姚兴。兴遣将杨佛嵩率众来援，而佛嵩稽缓。太祖命谦为书以遗佛嵩曰：“夫杖顺以翦遗，乘义而攻昧，未有非其运而显功，无其时而著业。慕容无道，侵我疆场，师老兵疲，天亡期至，是以遣使命军，必望克赴。将军据方邵之任，总熊虎之师，事与机会，今其时也。因此而举，役不再驾，千载之勋，一朝可立。然后高会云中，进师三魏，举觞称寿，不亦绰乎！”佛嵩乃倍道兼行。太祖大悦，赐谦爵关内侯。重遣谦与佛嵩盟曰：“昔殷汤有鸣条之誓，周武有河阳之盟，所以藉神灵，昭忠信。夫亲仁善邻，古之令轨，歃血割牲，以敦永穆。今既盟之后，言归其好，分灾恤患，

休戚是同。有违此盟，神祇斯殛。”宝败，佛嵩乃还。

明年，慕容垂复来寇。太祖谓谦曰：“今事急矣，非卿岂能复致姚师？卿其行也。”谦未发而垂退，乃止。及闻垂死，谦上书劝进。太祖善之。

并州平，以谦为阳曲护军，赐爵平舒侯、安远将军。皇始元年卒官，时年六十三。赠平东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幽州刺史、高阳公，谥曰文。

子洛阳，袭。从征慕容宝，为冠军司马。后为祁令。太宗追录谦功，以洛阳为雁门太守。洛阳家田三生嘉禾，皆异垄合颖，世祖善之。进爵北地公，加镇南将军。出为明垒镇将，居八年，卒，谥曰恭。

子寄生，袭爵，降为侯。皇兴元年卒。

洛阳弟安国，中山太守。

安国弟安都，广宁、沧水二郡太守。加扬威将军。赐爵东光子。天安初卒。赠平远将军、冀州刺史、东光侯，谥曰烈。

子白虎，袭爵。为侍御中散。后以罪免官，夺爵。

张袞，字洪龙，上谷沮阳人也。祖翼，辽东太守。父卓，昌黎太守。袞初为郡五官掾，纯厚笃实，好学，有文才。太祖为代王，选为左长史。

从太祖征蠕蠕。蠕蠕遁走，追之五六百里。诸部帅因袞言于太祖曰：“今贼远粮尽，不宜深入，请速还军。”太祖令袞问诸部帅，若杀副马，足三日食否。皆言足也。太祖乃倍道追之，及于广漠赤地南床山下，大破之。既而太祖问袞：“卿曹外人知我前问三日粮意乎？”对曰：“皆莫知也。”太祖曰：“此易知耳。蠕蠕奔走数日，畜产之余，至水必留。计其道程，三日足及。轻骑卒至，出其不意，彼必惊散，其势然矣。”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帅，咸曰：“圣策长远，非愚近所及也。”

袞常参大谋，决策帟幄，太祖器之，礼遇优厚。袞每告人曰：“昔乐毅杖策于燕昭，公远委身于魏武，盖命世难可期，千载不易遇。主上天姿杰迈，逸志凌霄，必能囊括六合，混一四海。夫遭风云之会，不建腾跃之功者，非人豪也。”遂策史委质，竭诚伏事。

时刘显地广兵强，跨有朔裔。会其兄弟乖离，共相疑阻，袞言于太祖曰：“显志大意高，希冀非望，乃有参天贰地，笼罩宇宙之规。吴不并越，将为后患。今因其内衅，宜速乘之。若轻师独进，或恐越逸。可遣使告慕容垂，共相声援，东西俱举，势必擒之。然后总括英雄，抚怀遐迩，此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”太祖从之，遂破走显。又从破贺讷，遂命群官登勿居山，游宴终日。从官及诸部大人请聚石为峰，以记功德，命袞为文。

慕容宝之来寇也，袞言于太祖曰：“宝乘滑台之功，因长子之捷，倾资竭力，难与争锋。愚以为宜羸师卷甲，以侈其心。”太祖从之，果破之参合。

皇始初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太祖南伐，师次中山。袞言于太祖曰：“宝凭三世之资，城池之固，虽皇威震撼，势必擒殄，然穷兵极武，非王者所宜。昔郿生一说，田横委质；鲁连飞书，聊将授首。臣诚德非古人，略无奇策，仰凭灵威，庶必有感。”太祖从之。袞遗宝书，喻以成败。宝见书大惧，遂奔和龙。既克中山，听入八议，拜袞奋武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赐爵临渭侯。袞清俭寡欲，劝课农桑，百姓安之。

天兴初，徵还京师。后与崔暹答司马德宗将郗恢书失旨，黜袞为尚书令史。袞遇创业之始，以有才谏见任，率心奉上，不顾嫌疑。太祖曾问南州人于袞。袞与卢溥州里，数谈荐之。又袞未尝与崔暹相见，闻风称美。及中山平，卢溥聚党为逆，

崔逞答书不允，并乖本言，故忿之。

衮年过七十，阖门守静，手执经书，刊定乖失。爱好人物，善诱无倦，士类以此高之。永兴二年疾笃，上疏曰：“臣既庸人，志无殊操，值太祖诞膺期运，天地始开，参戎氛雾之初，驰驱革命之会，托翼邓林，寄鳞溟海，遂荷恩宠，荣兼出内。陛下龙飞九五，仍参顾问，曾无微诚，尘山露海。今旧疾弥留，气力虚顿，天罚有罪，将填沟壑。然犬马恋主，敢不尽言。方今中夏虽平，九域未一，西有不宾之羌，南有逆命之虏，岷蜀殊风，辽海异教。虽天挺明圣，拨乱乘时，而因几抚会，实须经略。介焉易失，功在人谋。伏愿恢崇睿道，克广德心，使揖让与干戈并陈，文德与武功俱运，则太平之化，康哉之美，复隆于今，不独前世。昔子囊将终，寄言城郢；荀偃辞哈，遗恨在齐。臣虽暗劣，敢忘前志，魂而有灵，结草泉壤。”后数日卒，年七十二。后世祖追录旧勋，遣大鸿胪即墓策赠太保，谥曰文康公。

子温，外都大官、广宁太守。卒。

子贰兴，昌黎太守。

温弟楷，州主簿。

子诞，有学尚，性尤雅直。初与高允同时被徵，后除中书侍郎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建威将军。赐爵容城子。

衮次子度，少有志尚，袭爵临渭侯。上谷太守，入为武昌王师。加散骑常侍，除使持节，都督幽州广阳、安乐二郡诸军事，平东将军，崎城镇都大将。又转和龙镇都大将。所在著称。还朝为中都大官。卒，赠征东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康侯。

子陵，袭爵。后为赤城典作都督。卒。

子状，袭。为中散。卒。

子法，袭。太和中，例降为伯。世宗时，除怀荒镇金城戍

将。

陵弟延，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、库部尚书。赐爵永宁侯。

延弟白泽，年十一，遭母忧，居丧以孝闻。世祖闻而嘉之。长而好学博通，敏于当世。高宗初，除中散，迁殿中曹给事中，甚见宠任，参预机密。

后蠕蠕犯塞，显祖引见群臣议之。尚书仆射元目辰进曰：“若车驾亲行，恐京师危惧，不如持重，固守自安。虏悬军深入，粮无继运，以臣量之，自退不久，遣将追击，破之必矣。”白泽曰：“陛下钦明则天，比踪前圣，而蠢尔荒愚，轻犯王略。寇乃颠沛于远图，我将宴安于近毒，仰惟神略，则不然矣。今若銮辂亲动，贼必望麾崩散，宁容仰挫神兵，坐而纵敌；万乘之尊，婴城自守，进失可乘之机，退非无前之义？惟陛下留神。”显祖从之，遂大破虏众。

白泽本字钟葵，显祖赐名白泽，纳其女为嫔。出行雍州刺史，清心少欲，吏民安之。显祖诏诸监临之官，所监治受羊一口、酒一斛者，罪至大辟，与者以从坐论。纠告得尚书已下罪状者，各随所纠官轻重而授之。白泽上表谏曰：“伏见诏书，禁尚书以下受礼者刑身，纠之者代职。伏惟三载考绩，黜陟幽明，斯乃不易之令轨，百王之通式。今之都曹，古之公卿也，皆翊扶万几，赞徽百揆，风化藉此而平，治道由兹而穆。且周之下士，尚有代耕，况皇朝贵仕，而服勤无报，岂所谓祖袭尧舜，宪章文武者乎？羊酒之罚，若行不已，臣恐奸人窥望，忠臣懈节。而欲使事静民安，治清务简，至于委任责成，下民难辩。如臣愚量，请依律令旧法，稽同前典，班禄酬廉，首去乱群，常刑无赦。苟能如此，则升平之轨，期月可望，刑措之风，三年必致矣。”显祖纳之。

太和初，怀州民伊祁苟初三十余人谋反，将杀刺史。文明太后欲尽诛一城之民。白泽谏曰：“臣闻上天爱物之生，明王重民之命，故杀一人而取天下，仁者不为。且《周书》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今群凶肆虐，輶烈诛尽，合城无辜，奈何极辟？不诬十室，而况一州？或有忠焉，或有仁者，若淫刑滥及，杀忠与仁，斯乃西伯所以叹息于九侯，孔子所以回轮于河上。伏惟圣德昭明殷鉴，水镜前礼，止迅烈之怒，抑雷霆之威，则溥

书。

太和五年卒。诏赐帛一千匹、粟三千石，遣侍御史营护丧事，册赠镇南将军、相州刺史、广平公，谥曰简。

长子伦，字天念。年十余岁，入侍左右。稍迁护军长史、员外常侍，转大司农少卿、燕州大中正。熙平中，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，抗敌国之书，不修臣敬。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，遣使报之。伦表曰：

臣闻古之圣王，疆理物土，辨章要甸，荒遐之俗，政所不及。故《礼》有壹见之文，《书》著羁縻之事。太祖以神武之姿，圣明之略，经略帝图，日有不暇，遂令竖子游魂一方，亦由中国多虞，急诸华而缓夷狄也。高祖光宅土中，业隆卜世，赫雷霆之威，振熊罴之旅，方役南辕，未遑北伐。昔旧京烽起，虏使在郊，主上按剑，玺书不出。世宗运筹帷幄，开境扬旌，衣裳所及，舟车万里。于时丑类款关，上亦述尊遗志。今大明临朝，泽及行苇，国富兵强，能言率职。何惮而为之，何求而行此？往日萧衍通敬求和，以诚肃未纯，抑而不许。先帝弃戎于前，陛下交夷于后，无乃上乖高祖之心，下违世宗之意。

且虏虽慕德，亦来观我。惧之以强，徬即归附，示之以弱，窥觎或起，《春秋》所谓“以我卜也”。又小人难近，夷狄无亲，疏之则怨，狎之则侮，其所由来久矣。是以高祖、世宗知其若此，来既莫逆，去又不追。不一之义，于是乎在。必其委贄玉帛之辰，屈膝蕃方之礼，则可丰其劳贖，籍以珍物。至于王人远役，衔命虏庭，优以匹敌之尊，加之相望之宠，恐徒生虏慢，无益圣朝。假令选众而举，使乎称职，资酈生之辩，骋终军之辞，凭轼下齐，长纓击越。苟异曩时，犹为不愿，而况极之以隆崇，申之以宴好，臣虽下愚，辄敢固执？

若事不获已，应颁制诏，示其上下之仪；宰臣致书，讽以归顺之道。若听受忠诲，明我话言，则万乘之盛不失位于域中，天子之声必笼罩于无外。脱或未从，焉能损益，徐舞干戚以招之，敷文德而怀远。如迷心不已，或肆犬羊，则当命辛李之将，勒卫霍之师，荡定云沙，扫清逋孽；饮马瀚海之滨，鏖石燕然之上，开都护，置戍己，斯亦陛下之高功，不世之盛事。如思按甲养民，务农安边之术，经国之防，岂可以戎夷兼并，而遽亏典制？将取笑于当时，贻丑于来叶。昔文公请隧，襄后有言；荆庄问鼎，王孙是抑。以古方今，窃为陛下不取。又陛下方欲礼神岷渎，致礼衡山，登稽岭，窥苍梧，而反与夷虏之君，酋渠之长，结昆弟之忻，抗分庭之义，将何以瞰文命之遐景，迹重华之高风者哉？臣以为报使甚失如彼，不报甚得如此。愿留须臾之听，察愚臣之言。

不从。

出为后将军、肆州刺史。还朝，除燕州大中正。孝庄初，

白泽弟库，瀛州刺史、宜阳侯。

库长子兰，累迁龙骧将军，行光州事。

兰弟修虎，都牧、驾部二曹给事中，上谷公，司农少卿。  
奉使柔玄，察民疾苦。迁平北将军、燕州刺史。

度弟太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沮阳侯。

太弟那，宁远将军、雍城镇将。

崔玄伯，清河东武城人也，名犯高祖庙讳，魏司空林六世孙也。祖悦，仕石虎，官至司徒左长史、关内侯。父潜，仕慕容暉，为黄门侍郎。并有才学之称。玄伯少有隼才，号曰冀州神童。

苻融牧冀州，虚心礼敬，拜阳平公侍郎，领冀州从事，管征东记室。出总庶事，入为宾友，众务修理，处断无滞。苻坚闻而奇之，徵为太子舍人。辞以母疾不就，左迁著作佐郎。苻丕牧冀州，为征东功曹。太原郝轩，世名知人，称玄伯有王佐之才，近代所未有也。坚亡，避难于齐鲁之间，为丁零翟钊及司马昌明叛将张愿所留縶。郝轩叹曰：“斯人而遇斯时，不因扶摇之势，而与雀飞沉，岂不惜哉！”慕容垂以为吏部郎、尚书左丞、高阳内史。所历著称，立身雅正，与世不群，虽在兵乱，犹励志笃学，不以资产为意，妻子不免饥寒。

太祖征慕容宝，次于常山。玄伯弃郡，东走海滨。太祖素闻其名，遣骑追求。执送于军门，引见与语，悦之。以为黄门侍郎，与张袞对总机要，草创制度。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，太祖将报之，诏有司博议国号。玄伯议曰：“三皇五帝之立号也，或因所生之土，或即封国之名。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，及圣德既隆，万国宗戴，称号随本，不复更立。唯商人屡徙，改号曰殷，然犹兼行，不废始基之称。故《诗》云‘殷商之旅’，又云‘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茫茫’。此其义也。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，灭强楚，故遂以汉为号。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，逮于陛下，应运龙飞，虽曰旧邦，受命惟新，是以登国之初，改代曰魏。又慕容永亦奉魏土。夫‘魏’者大名，神州之上国，斯乃革命之徵验，利见之玄符也。臣愚以为宜号为魏。”太祖从之。于是四方宾王之贡，咸称大魏矣。

太祖幸鄴，历问故事于玄伯，应对若流，太祖善之。及车驾还京师，次于恆岭。太祖亲登山顶，抚尉新民。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，太祖嘉之，赐以牛米。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，给

以车牛。迁吏部尚书。命有司制官爵，撰朝仪，协音乐，定律令，申科禁，玄伯总而裁之，以为永式。及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坐，玄伯通署三十六曹，如令仆统事，深为太祖所任。势倾朝廷。而俭约自居，不营产业，家徒四壁；出无车乘，朝晡步上；母年七十，供养无重膳。太祖尝使人密察，闻而益重之，厚加馈赐。时人亦或讥其过约，而玄伯为之逾甚。

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，王者制度，治世之则。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，及明君贤臣，往代废兴之由，甚合上意。未尝謇谔忤旨，亦不谄谀苟容。及太祖季年，大臣多犯威怒，玄伯独无谴者，由于此也。太祖曾引玄伯讲《汉书》，至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，善之，嗟叹者良久。是以诸公主皆厘降于宾附之国，朝臣子弟，虽名族美彦，不得尚焉。尚书职罢，赐玄伯爵白马侯，加周兵将军，与旧功臣庾岳、奚斤等同班，而信宠过之。

太祖崩，太宗未即位，清河王绍闻人心不安，大出财帛班赐朝士。玄伯独不受。太宗即位，命玄伯居门下，虚己访问，以不受绍财帛，特赐帛二百匹。长孙嵩已下咸愧焉。诏遣使者巡行郡国，纠察守宰不如法者，令玄伯与宜都公穆观等按之，太宗称其平当。又诏玄伯与长孙嵩等坐朝堂，决刑狱。

太宗以郡国豪右，大为民蠹，乃优诏徵之。民多恋本，而长吏逼遣。于是轻薄少年，因相扇动，所在聚结。西河、建兴盗贼并起，守宰讨之不能禁。太宗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、寿光侯叔孙建、元城侯元屈等问曰：“前以凶侠乱民，故徵之京师，而守宰失于绥抚，令有逃窜。今犯者已多，不可悉诛，朕欲大赦以纾之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屈对曰：“民逃不罪而反赦之，似若有求于下，不如先诛首恶，赦其党类。”玄伯曰：“王者治天下，以安民为本，何能顾小曲直也？譬琴瑟不调，必

改而更张；法度不平，亦须荡而改制。夫赦虽非正道，而可以权行，自秦汉以来，莫不相踵。屈言先诛后赦，会于不能两去，孰与一行便定。若其赦而不改者，诛之不晚。”太宗从之。

神瑞初，诏玄伯与南平公嵩等坐止车门右，听理万机事。并州胡数万家南掠河内，遣将军公孙表等率师讨之，败绩。太宗问群臣曰：“胡寇纵暴，人众不少，表等已不能制。若不早诛，则良民大其祸。今既盛秋，不可为此小盗，而复兴众以废民业。将若之何？”玄伯对曰：“表等诸军，不为不足，但失于处分，故使小盗假息耳。胡众虽盛，而无猛健主将，所谓千奴共一胆也。宜得大将军为胡所服信者，将数百骑，就摄表军以讨之，贼闻之，必望风震怖。寿光侯建，前在并州，号为威猛，胡丑畏服，诸将莫及。”太宗从之，遂平胡寇。寻拜天部大人，进爵为公。

泰常三年夏，玄伯病笃。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观就受遗言，更遣侍臣问疾，一夜数返。及卒，下诏痛惜，赠司空，谥文贞公。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录俊故事。诏群臣及附国渠帅皆会葬，自亲王以外，尽令拜送。太和中，高祖追录先朝功臣，以玄伯配飨庙庭。

玄伯自非朝廷文诰，四方书檄，初不染翰，故世无遗文。尤善草隶行押之书，为世摹楷。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，并以博艺著名。谌法钟繇，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，皆尽其妙。谌传子偃，偃传子邈；悦传子潜，潜传玄伯。世不替业。故魏初重崔卢之书。又玄伯之行押，特尽精巧，而不见遗迹。子浩，袭爵，别有《传》。

次子简，字冲亮，一名览。好学，少以善书知名。太祖初，历位中书侍郎、征虏将军，爵五等侯，参著作事。卒。

简弟恬，字叔玄，小名白。历给事中，赐爵绎幕子。出为

上党太守、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。进爵阳武侯。坐浩伏诛。

始玄伯因苻坚乱，欲避地江南，于泰山为张愿所获。本图不遂，乃作诗以自伤，而不行于时，盖惧罪也。及浩诛，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，始见此诗。允知其意，允孙绰录于允集。始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，延昌初，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而遇得之。计诔至今，将二百载，宝其书迹，深藏秘之。武定中，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季舒，人多摹拓之。左光禄大夫姚元标以工书知名于时，见潜书，谓为过于己也。

玄伯弟徽，字玄猷。少有文才，与勃海高演俱知名。初徽相州别驾、中书侍郎，稍迁秘书监，赐爵贝丘侯，加龙骧将军。乐安王范镇长安，世祖以范年少，而三秦民夷，恃险多变，乃选忠清旧德之士，与范俱镇。以徽为散骑常侍、督雍泾梁秦四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副将，行乐安王傅，进爵济南公。徽为政务存大体，不亲小事。性好人伦。引接宾客，或谈及平生，或讲论道义，诲诱后进，终日不止。以疾徽还京师。真君四年卒，谥曰元公。士类无不叹惜。

时清河崔宽，字景仁。祖彤，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，遂仕于沮渠李皓。父剖，字伯宗，每慷慨有怀东土，常叹曰：“‘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’，吾所庶几。”及世祖西巡，剖乃总率同义，使宽送款。世祖嘉之，拜宽威远将军、岐阳令，赐爵沂水男。遣使与宽俱西，抚慰初附。徽剖诣京师，未至，病卒。高宗以剖诚著先朝，赠散骑常侍、镇西将军、凉州刺史、武陵公，谥曰元。宽还京，拜散骑侍郎、宁朔将军、安国子。未几，出为弘农太守。初，宽之通款也，见司徒浩。浩与相齿次，厚存抚之。及浩诛，以远来疏族，独得不坐。遂家于武城，居司空林旧墟，以一子继浩弟览妻封氏，相奉如亲。宽后袭爵武陵公、镇西将军，拜陕城镇将。二崤地险，民多寇劫。宽性滑稽，

诱接豪右、宿盗魁帅，与相交结，倾衿待遇，不逆微细。是以能得民庶忻心，莫不感其意气。时官无禄力，唯取给于民。宽善抚纳，招致礼遗，大有受取，而与之者无恨。又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，路与南通，贩贸来往。家产丰富，而百姓乐之。诸镇之中，号为能政。及解镇还京，民多追恋，诣阙上章者三百余人。书奏，高祖嘉之。延兴二年卒，年六十三，遗命薄葬，敛以时服。

长子衡，字伯玉，少以孝行著称。学崔浩书，颇亦类焉。天安元年，擢为内秘书中散，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，多其迹也。衡举李冲、李元恺、程骏等，终为名器，世以是称之。承明元年，迁内都坐令，善折狱，高祖嘉之。太和二年，袭爵武陵公，镇西将军。迁给事中。车驾巡狩，以衡为大都督长史。衡涉猎书史，陈备御之方，便国利民之策，凡五十余条。以本将军除泰州刺史，徙爵齐郡公。先是，河东年饥，劫盗大起。衡至，修龚遂之法，劝课农桑，周年之间，寇盗止息。十二年卒，年五十四。赠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、本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帛一千匹、谷一千斛，谥曰惠公。衡有五子。

长子敞，字公世，袭爵，例降为侯。自谒者仆射出为平原相。敞性狷急，与刺史杨椿迭相表列，敞坐免官。世宗初，为钜鹿太守。弟肫之逆，敞为黄木军主韩文殊所藏。其家悉见籍没，唯敞妻李氏，以公主之甥，自随奴婢田宅二百余口得免。正光中，普释禁锢，敞复爵齐郡侯，拜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孝昌中，赵郡太守。卒。

敞弟钟，字公禄，奉朝请。弟肫之逆，以出后被原。历尚书郎、国子博士、司徒右长史、征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冀州大中正。敞亡后，钟贪其财物，诬敞息子积等三人非兄之胤，辞诉累岁，人土嫉之。尔朱世隆为尚书令，奏除其官，终身不

齿。

肱好学，有文才。历治书侍御史、京兆王愉录事参军。与愉同逆，伏法。

衡弟怒，尚书郎。

又有崔模，字思范，魏中尉崔琰兄霸后也。父遵，慕容垂少府卿。叔父整，广川太守。模，慕容熙末南渡河外，为刘裕荥阳太守，戍虎牢。神 中，平滑台，模归降。后赐爵武陵男，加宁远将军。

始模在南妻张氏，有二子，冲智、季柔。模至京师，赐妻金氏，生子幼度。冲智等以父隔远，乃聚货物，间托关境，规赎模归。其母张氏每谓之曰：“汝父性怀，本自无决，必不能来也。”行人遂以财贿至都，当窃模还。模果顾念幼度等，指幼度谓行人曰：“吾何忍舍此辈，令坐致刑辱，当为尔取一人，使名位不减于我。”乃授以申谟。谟，刘义隆东郡太守，与朱脩之守滑台，神 中，被执入国，俱得赐妻，生子灵度。申谟闻此，乃弃妻子，走还江外。灵度刑为阉人。

模长者笃厚，不营荣利，颇为崔浩轻侮。而守志确然，不为浩屈。与崔躋相亲，往来如家。和平中卒。

皇兴初，幼度随慕容白曜为将。时季柔为崔道固长史，带济南太守。城将降，先驰马赴白曜军，幼度亦豫令左右觐迎之，而差互不相值，为乱兵所害。

初，真君末，车驾南克邹山，模兄协子邪利为刘义隆鲁郡太守，以郡降，赐爵临淄子，拜广宁太守，卒于郡。邪利二子。怀顺以父入国，故不出仕。及国家克青州，怀顺迎邪利丧，还葬青州。次恩，累政州主簿，至刺史陆龙成时谋叛，聚城北高柳村，并攻州城，龙成讨斩之。怀顺与冲智子徽伯等俱奔江外。

始邪利与二女俱入国，一女为张氏妇，一女为刘休宾妻，

生子文华。邪利后生庶子法始。邪利亡后，二女侮法始庶孽，常欲令文华袭外祖爵临淄子。法始恨忿，无所不为。后怀顺归化迎丧，始与法始相见。未几，法始得袭爵，传至孙延族。正光中，为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。

季柔孙睦，正光三年，自郁州归降。

模孙景茂，冀州别驾、青州长史、随郡太守、武城男。

景茂子彦远，袭。武定中，北徐州司马。

始睦来降也，与高陵、张炅、郭缙俱至。陵，萧宝夤西讨开府西阁祭酒。宝夤反，陵其黄门侍郎。关中平，还洛，历尚书郎、定州别驾。齐文襄王作相，以陵颇有文学，引参宾客。终于征南将军、司空长史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大司农卿。

显祖时，有崔道固，字季坚，琰八世孙也。祖琰，慕容垂车骑属。父辑，南徙青州，为泰山太守。道固贱出，嫡母兄攸之、目连等轻侮之。辑谓攸之曰：“此儿姿识如此，或能兴人门户，汝等何以轻之？”攸之等遇之弥薄，略无兄弟之礼。时刘义隆子骏为徐兖二州刺史，得辟他州民为从事。辑乃资给道固，令其南仕。既至彭城，骏以为从事。道固美形容，善举止，便弓马，好武事，骏稍嘉之。会青州刺史新除，过彭城，骏谓之曰：“崔道固人身如此，岂可为寒士至老乎？而世人以其偏庶，便相陵侮，可为叹息。”青州刺史至州，辟为主簿，转治中。后为义隆诸子参军事，被遣向青州募人。长史已下皆诣道固，道固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于客前。道固惊起接取，谓客曰：“家无人力，老亲自执劬劳。”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，咸起拜谢其母。母谓道固曰：“我贱不足以报贵宾，汝宜答拜。”诸客皆叹美道固母子，贱其诸兄。

后为宁朔将军、冀州刺史，移镇历城。刘彧既杀子业自立，徐州刺史薛安都与道固等举兵推立子业弟子勰。子勰败，乃遣

表归诚，显祖以为安南将军、南冀州刺史、清河公。刘彧遣说道固，以为前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复叛受彧命。

皇兴初，显祖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固筑长围以守之。及白曜攻其城东郭，道固面缚请罪，表曰：“臣资生南境，限隔大化，本朝不以卑末，委授藩任。而刘氏萧墙内侮，惧貽大戮，前遣崔启之奉表归诚，幸蒙陛下过垂矜纳，并赐爵宠，庆佩罔极，应奔阙庭。但刘彧寻续遣使，恕臣百死。愚以世奉刘氏，深愆蒙宥，若犹违背，则是不忠于本朝，而欲求忠于大魏。虽曰希生，惧大魏之所不许。是用迷回，孤负天日，冒万死之艰，固执拒守。仆臣白曜，振曜威灵，渐经二载，大将临城，以今月十四日，臣东郭失守，于臣款彧之诚，庶可以彰于大魏矣。臣势穷力屈，以十七日面缚请罪，白曜奉宣皇恩，恕臣生命。斯实陛下起臣死尸，肉臣朽骨，天地造物所不能行，而陛下育之。虽虞舜之贷有苗，姬文之宥崇垒，方之圣泽，未足以喻。既未奉朝旨，无由亲驰道路，谨遣大息景徽，束骸归阙，伏听刑斧。”

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，有司案劾。奏闻，诏恕其死。乃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，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新城。以道固为太守，赐爵临淄子，加宁朔将军。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。是时，频岁不登，郡内饥弊。道固虽在任积年，抚慰未能周尽，是以多有怨叛。延兴中卒，年五十。

初，道固之在客邸，与薛安都、毕众敬邻馆，时以朝集相见，本既同由武达，颇结僚旧。时安都志已衰朽，于道固情乃疏略，而众敬每尽殷勤。道固谓休宾、房法寿曰：“古人云‘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’，信不虚也。安都视人殊自萧索，毕捺固依依也。”

子景徽，字文叟，袭父爵临淄子，加宁朔将军。出为青州广陵王羽征东府司马、大鸿胪少卿。出除龙骧将军、平州刺史。卒，赠本将军、南青州刺史，谥曰定。子休纂袭爵。

景徽弟景业，字文季。别有功，太和中，赐爵昌国子，加建威将军。卒。子休绪袭爵，员外郎。

景业弟景渊，亦有别功，赐爵武城男。鹰扬将军、平齐太守。卒于郡。

道固兄目连子僧祐。白曜之围历城也，僧祐母明氏、弟僧渊并在城内。刘彧授僧祐辅国将军，领众数千，与青齐人家口在历城、梁邹者明同庆、明菩萨等为将佐，从淮海扬声救援。将至不其，闻道固已败，母弟入国，徘徊不进。白曜围东阳时，表请景徽往喻僧祐，乃归降。白曜送之，在客数载，赐爵层城侯。与房法寿、毕萨诸人皆不穆。法寿等讼其归国无诚，拘之岁余，因赦乃释。后坐与沙门法秀谋反，伏法。

子道宁，给事中。

僧渊入国，坐兄弟徙于薄骨律镇，太和初得还。高祖闻其有文学，又问佛经，善谈论，敕以白衣赐襦帻，入听于永乐经武殿。后以僧渊为尚书仪曹郎。迁洛之后，为青州中正。寻出为征东大将军、广陵王羽谘议参军，加显武将军。讨海贼于黄郭，大破之。萧鸾乃遣其族兄惠景遗僧渊书，说以入国之屈，规令改图。僧渊复书曰：

主上之为人也，无幽不照，无细不存。仁则无远不及，博则无典不究，殫三坟之微，尽九丘之极。至于文章错综，焕然蔚炳，犹夫子之墙矣。遂乃开独悟之明，寻先王之迹，安迁灵荒，兆变帝基，惟新中壤，宅临伊域。三光起重辉之照，庶物蒙再化之始。分氏定族，料甲乙之科；班官命爵，清九流之贯。礼俗之叙，粲然复兴；河洛之间，重隆周道。巷歌邑颂，朝熙

门穆，济济之盛，非可备陈矣。加以累叶重光，地兼四岳，士马强富，人神欣仰，道德仁义，民不能名。且大人出，本无所在，况从上圣至天子天孙者乎！圣上诸弟，风度相类，咸阳王已下，莫不英越，枝叶扶疏，遍在天下，所称稍蠲，殊为未然。文士竞谋于庙堂，武夫效勇于疆场，若论事势，此为实矣。

计彼主篡杀之迹，人鬼同知，疑亲猜贵，早暴遐迩。兄投心逆节，千载何名！物患无施，器非时用，生不振世，没无令声，先师以为鄙，君子以为耻。此则事困伎殫，自勉无益，故其宜矣。以兄之才，夙超乡土，如弟之徒，谁不瞻仰？每寻昔念，未敢忘怀。虽复途遥二千，心想若对，敬遵轨范，以资一生。今名可扬矣而不能显亲，事可变矣而不能离辱，故世之所未解也。且君子在家也不过孝于其亲，入朝也不过忠于其君。主上之于兄，恩则不可酬，义则不可背。身可杀也，故非其酬；功不逮也，故非其报。今可以效矣而又弗为，非孝也。即实而言，兄之不变，得为忠乎？至于讲武争强，不敌者久矣；论安与危，不同者验矣；群情背去，独留者谬矣。愿深察之。王晏道绝外交，器非雄朗，专华保望，便就屠割。方之于兄，其全百倍。且淮蕃海捍，本出北豪，寿春之任，兄何由免？以是而言，猜嫌已决。又宗门未几，南北莫寄，先构之重，非兄何托？受社之荣，鄙心之相望矣。今执志不寤，忠孝两忘，王晏之辜，安能自保？见机而作，其在兹乎。

国家西至长安，东尽即墨，营造器甲，必尽坚精，昼夜不息者，于兹数载。今秋中月，云罗必举，贾不及时，虽贵不用，若不早图，况枉连城矣。枚乘有言，欲出不出，间不容发，精哉斯谈。弟中于北京，身罹事谴，大造之及，有获为幸。比蒙清举，超进非一，犬马之心，诚有在矣。虽复彼此为异，犹昔情不移也，况于今日哉。如兄之诲，如弟之规，改张易调，易

于反掌。万一乖情，此将运也。

出除龙骧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久之，坐擅出师无据，检核幽禁，后乃获免。僧渊元妻房氏生二子伯灵、伯骥。后薄房氏，更纳平原杜氏。僧渊之徙也，与杜俱去，生四子，伯凤、祖龙、祖螭、祖虬。得还之后，弃绝房氏，遂与杜氏及四子家于青州。伯骥与母房氏居于冀州，虽往来父间，而心存母氏，孝慈之道，顿阻一门。僧渊卒，年七十余。伯灵虽往奔赴，不敢入家，哭沙门寺。

伯灵，自奉朝请，稍迁步兵校尉、乐陵太守，加中坚将军。后兼冀州长史。大乘贼起，伯灵率州军讨之于煮枣城，为贼所杀。赠龙骧将军、洛州刺史。

伯骥，为京兆王愉法曹参军。愉反，伯骥不从，见害。诏赠东海太守。

伯凤，少便弓马，壮勇有膂力。自奉朝请、员外郎，稍迁镇远将军、前将军，数为将帅。永安末，与都督源子恭守丹谷，战歿。

祖龙，司空行参军。生刚躁，父亡后，与兄伯灵讼竞嫡庶，并以刀剑自卫，若怨仇焉。

祖螭，小字社客，粗武有气力。刺史元罗板为兼统军，率众讨海贼。普泰初，与张僧皓俱反，围青州。尔朱仲远遣将讨平之，传首京师。

祖虬，少而好学，下帷诵书，不驱竞当世。举秀才不就。

僧渊从弟和，平昌太守。家巨富，而性吝啬，埋钱数百斛。其母李春思墓，惜钱不买。

子轨，字启则，盗钱百万，背和俱走。后为仪同开府铠曹参军，坐贪污，死于晋阳。

玄伯同郡董谧。谧父京，与同郡崔康时、广阳霍原等，俱

以硕学播名辽海。谧好学，传父业。中山平，入朝，拜仪曹郎，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。

邓渊，字彦海，安定人也。祖羌，苻坚车骑将军。父翼，河间相。慕容垂之围鄴，以翼为后将军、冀州刺史、真定侯。翼泣对使者曰：“先君忠于秦室，翼岂可先叛乎！忠臣不事二主，自古通义，未敢闻命。”垂遣使喻之曰：“吾与车骑结异姓兄弟，卿亦犹吾之子弟，安得辞乎？”翼曰：“冀州宜任亲贤，翼请他役效命。”垂乃用为建武将军、河间太守、尚书左丞，皆有声称。卒于赵郡内史。

渊性贞素，言行可复，博览经书，长于《易》筮。太祖定中原，擢为著作郎。出为薄丘令，诛剪奸猾，盗贼肃清。入为尚书吏部郎。渊明解制度，多识旧事，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、律令、音乐，及军国文记诏策，多渊所为。从征平阳，以功赐爵汉昌子，改下博子，加中垒将军。太祖诏渊撰国记，渊造十余卷，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，未有体例。渊谨于朝事，未尝忤旨。

其从父弟暉为尚书郎，凶侠好奇，与定陵侯和跋厚善。跋有罪诛，其子弟奔长安，或告暉将送出之。由是太祖疑渊知情，遂赐渊死，既而恨之。时人咸愍惜焉。

子颖，袭爵。为太学生，稍迁中书侍郎。世祖诏太常崔浩集诸文学，撰述国书，颖与浩弟览等俱参著作事。驾幸漠南，高车莫弗库若干率骑数万，驱鹿百余万，诣行在所。诏颖为文，铭于漠南，以纪功德。兼散骑常侍，使于刘义隆。进爵为侯，加龙骧将军。延和三年，从征胡贼白龙。还，卒于路。谥曰文恭。

子怡，袭爵。官至荆州刺史、假宁南将军。赐爵南阳公。和平中卒。

长子良奴，袭爵。良奴弟侍，高祖赐名述。历史职，以贞谨见称。迁中大夫，守廷尉少卿。出为建忠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初改置百官，始重公府元佐。时太傅元丕出为并州刺史，以述为太傅长史，带太原太守。寻徵为司空长史，卒官。诏赐钱十万、布五十匹，谥曰贞。

长子纂，奉朝请，累迁中散大夫。

纂弟猷，奉朝请、司空西阁祭酒、员外常侍、河阴令。寻迁镇远将军、谏议大夫。肃宗末，除冠军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建义初，闻尔朱荣入洛，朝士见害，遂奔萧衍。

怡弟宗庆，以中书学生，入为中散。稍迁尚书，加散骑常侍，赐爵定安侯。转典南部。宗庆在南部积年，多所敷奏，州镇惮之，号为称职。进爵南阳公，除安南将军、泾州刺史，徙赵郡公。宗庆在州，为民所讼，虽讯鞫获情，上下大不相得。转徐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未几，坐妻韩巫蛊，伏诛。

宗庆子伯忻，与父俱死。

伯忻子俨，逃越得免。后历尚书郎，除常山太守，转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持节、兼尚书左丞、郢州行台，又加抚军将军。卒，赠镇南将军、荊州刺史。

颖弟权，从世祖征伐，官至龙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赐爵新野侯。从征蠕蠕，坐法死。

弟颢，卒于中书侍郎。

颢长子灵珍，中书学生、秘书中散。卒，赠员外散骑常侍。

子羨，历中书学生、侍御史，以明谨见知。出为齐州武昌王征虏长史。后李元护之为齐州，仍为长史，带东魏郡太守。在治十年，经三刺史，以清勤著称。齐人怀其恩德，号曰良二千石。及代还，大受民故送遗，颇以此为损。中山王英攻义阳，羨为车司。罢，除谏议大夫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副侍中游肇为

畿内大使。后行货于录尚书、北海王详，转大司农少卿。出行荆州事，转征虏将军、郢州刺史，镇义阳。在州锐于聚敛。又纳贿于忠，徵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寻加后将军、河南尹，黄门如故。未拜，而灵太后临朝，以元昭为河南尹，羨仍黄门，加平南将军。羨以义阳军司之勋，封安阳县开国子，邑三百户。羨曲附左右，故获封焉。时幽、瀛、沧、冀大水，频经寇难，民饥。诏羨兼尚书、假散骑常侍，持节诣州，随方赈恤，多有所济。神龟初，发疽卒，年五十四。诏赙帛三百匹、朝服一袭，赠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长子跻，字伯升，颇有意尚。秘书郎。朝议以羨本不合山河之赏，故不许跻袭。跻诉讼久之，始听绍封。稍迁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、梁州开府长史。与刺史元罗同陷萧衍，卒于江南。

子孝绪，元象中，以跻枢还国。兴和中，袭爵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灵珍弟灵奇，立忠将军、齐州刺史。进号冠军将军，赐爵昌国侯。为政清简，有威惠。

子恭伯，右光禄大夫。

史臣曰：为国驭民，莫不文武兼运。燕凤以博识多闻，昭成致礼，和邻存国，贤之效欤！许谦才术俱美，驰骋艰难之日，观几独劝，事契冥符。张袞以才策见知，早蒙恩遇，时无宽政，斯言贻咎。玄伯世家隼伟，仍属权舆，总机任重，守正成务，礼从清庙，不亦宜乎？宽模俱能见几而动，道固穷而委质。邓渊贞白干事，才业秉笔，祸非其罪，悲哉！

## 列传第十三

### 长孙嵩·长孙道生

长孙嵩，代人也，太祖赐名焉。父仁，昭成时为南部大人。嵩宽雅有器度，年十四，代父统军。昭成末年，诸部乖乱，苻坚使刘库仁摄国事，嵩与元他等率部众归之。

刘显之谋难也，嵩率旧人及乡邑七百余家叛显走，将至五原。时寔君之子，亦聚众自立，嵩欲归之。见于乌渥，称逆父之子，劝嵩归太祖。嵩未决，乌渥回其牛首，嵩傴俛从之。见太祖于三汉亭。太祖承大统，复以为南部大人。累著军功。后从征中山，除冀州刺史，赐爵钜鹿公。历侍中、司徒、相州刺史，封南平公，所在著称。太宗即位，与山阳侯奚斤、北新侯安同、白马侯崔宏等八人，坐止车门右，听理万几，故世号八公。

晋将刘裕之伐姚泓，太宗假嵩节，督山东诸军事，传诣平原，缘河北岸，列军次于畔城。军颇失利。诏假裕道，裕于舟中望嵩麾盖，遗以酃酒及江南食物，嵩皆送京师。诏嵩厚答之。又敕简精兵为战备，若裕西过者，便率精锐南出彭沛，如不时过，但引军随之。彼至崤陕间，必与姚泓相持，一死一伤，众力疲弊。比及秋月，徐乃乘之，则裕首可不战而悬。于是叔孙建等寻河趣洛。遂入关。嵩与建等自成皋南济，晋诸屯戍皆望尘奔溃，裕克长安，嵩乃班师。

太宗寝疾，问后事于嵩。嵩曰：“立长则顺，以德则人服。今长皇子贤而世嫡，天所命也，请立。”乃定策禁中。于是诏世祖临朝监国，嵩为左辅。世祖即位，进爵北平王，司州中正。诏问公卿：赫连、蠕蠕征讨何先？嵩与平阳王长孙翰、司空奚斤等曰：“赫连居土，未能为患，蠕蠕世为边害，宜先讨大檀。及则收其畜产，足以富国；不及则校猎阴山，多杀禽兽皮肉筋角，以充军实，亦愈于破一小国。”太常崔浩曰：“大檀迁徙鸟逝，疾追则不足经久，大众则不能及之。赫连屈丐，土宇不过千里，其刑政残虐，人神所弃，宜先讨之。”尚书刘洁、武京侯安原请先平冯跋。帝默然，遂西巡狩。后闻屈丐死，关中大乱，议欲征之。嵩等曰：“彼若城守，以逸代劳，大檀闻之，乘虚而寇，危道也。”帝乃问幽微于天师寇谦之，谦之劝行。杜超之赞成之，崔浩又言西伐利。嵩等固谏不可。帝大怒，责嵩在官贪污，使武士顿辱。寻迁太尉。久之，加柱国大将军。

自是，輿驾征伐，嵩以元老多留镇京师，坐朝堂，平断刑狱。薨，年八十。谥曰宣王。后高祖追录先朝功臣，以嵩配飨庙庭。

子颀，善骑射，弯弓三百斤。袭爵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。有罪，黜为戍兵，后复爵。薨，谥曰安王。

子敦，字孝友，位北镇都督。坐黜货，降为公。高宗时，自颂先世勋重，复其王爵。薨，谥简王。

子道，字念僧，袭爵。久之，随例降为公，位右卫将军。卒，谥慎。

子悦，袭爵。建义初，复本王爵，寻降为公。位光禄少卿。卒，赠司空。

长孙道生，嵩从子也。忠厚廉谨，太祖爱其慎重，使掌几密，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，出入诏命。太宗即位，除南统将

军、冀州刺史。后取人美女以献，太宗切责之，以旧臣不加罪黜。

世祖即位，进爵汝阴公，迁廷尉卿。从征蠕蠕，与尉眷等率众出白黑两漠间，大捷而还。世祖征赫连昌，道生与司徒长孙翰、宗正娥青为前驱，遂平其国。昌弟定走保平凉，刘义隆遣将到彦之、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。诏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。遂诱义隆将檀道济，邀其前后，追至历城而还。除司空，加侍中，进封上党王。薨，年八十二。赠太尉，谥曰靖。

道生廉约，身为三司，而衣不华饰，食不兼味。一熊皮鄣泥，数十年不易，时人比之晏婴。第宅卑陋，出镇后，其子弟颇更修缮，起堂庑。道生还，叹曰：“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，无用家为，今强寇尚游魂漠北，吾岂可安坐华美也！”乃切责子弟，令毁宅。其恭慎如此。世祖世，所在著绩，每建大议，多合时机。为将有权略，善待士众。帝命歌工历颂群臣，曰：“智如崔浩，廉如道生。”及年老，颇惑其妻孟氏，以此见讥。与从父嵩俱为三公，当世以为荣。

子抗，位少卿，早卒。

抗子观，少以壮勇知名，后袭祖爵上党王。时异姓诸王，袭爵多降为公，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，故特不降。以征西大将军、假司空督河西七镇诸军讨吐谷浑。部帅拾寅遁藏，焚其所居城邑而还。高祖初，拜殿中尚书、侍中。吐谷浑又侵逼，复假观司空讨降之。后为征南大将军。薨，谥曰定。葬礼依其祖靖王故事，陪葬云中金陵。

子冀归，六岁袭爵，降为公。高祖以其幼承家业，赐名稚，字承业。稚聪敏有才艺，虚心爱士。为前将军，从高祖南讨，授七兵尚书、太常卿、右将军。

世宗时，侯刚子渊，稚之女婿。刚为元叉所厚，故稚骤得

转进。出为抚军大将军，领扬州刺史，假镇南大将军，都督淮南诸军事。萧衍将裴邃、虞鸿袭据寿春，稚诸子骁果，邃颇难之，号曰“铁小兒”。诏河间王琛总众援之。琛欲决战，稚以雨久，更须持重。琛弗从，遂战，为贼所乘，稚后殿。初，稚既总强兵，久不决战，议者疑有异图。朝廷重遣河间王琛及临淮王彧、尚书李宪等三都督，外声助稚，内实防之。

会鲜于脩礼反于中山，以稚为大都督北讨。寻以本使达鄴城。诏稚解行台，罢大使，遣河间王琛为大都督，郾道元为行台。稚遣子子裕奉表，称与琛同在淮南，俱当国难，琛败臣全，遂生私隙。且临机夺帅，非算所长。书奏，不纳。琛与稚前到呼沱，稚未欲战，而琛不从。行达五鹿，为脩礼邀击，琛不赴之。贼总至，遂大败，稚与琛并除名。

寻而正平郡蜀反，复假稚镇西将军、讨蜀都督。频战有功，除平东将军，复本爵。后除尚书右仆射。未几，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，复以稚为行台讨之。稚时背疽未愈，灵太后劳之曰：“卿疹源如此，朕欲相停，更无可寄如何？”稚答曰：“死而后已，敢不自力。”时子彦亦患脚痹，扶杖入辞。尚书仆射元顺顾相谓曰：“吾等备位大臣，各居宠位，危难之日，病者先行，无乃不可乎？”莫有对者。时薛凤贤反于正平，薛脩义屯聚河东，分据盐池，攻围蒲坂，东西连结，以应宝夤。稚乃据河东。

时有诏废盐池税，稚上表曰：“盐池天资贿货，密迩京畿，唯须宝而护之，均贍以理。今四境多虞，府藏罄竭。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，常调之绢，不复可收。仰惟府库，有出无入，必须经纶，出入相补。略论盐税，一年之中，准绢而言，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，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。今若废之，事同再失。臣前仰违严旨，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，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。蒲坂一陷，没失盐池，三军口命，济贍理绝。天助大魏，

兹计不爽。昔高祖升平之年，无所乏少，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，非为物而竞利，恐由利而乱俗也。况今王公素餐，百官尸禄，租徵六年之粟，调折来岁之资，此皆出人私财，夺人膂力。岂是愿言，事不获已。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，依常收税，更听后敕。”

稚克宝夤将侯终德，宝夤出走，雍州平。除雍州刺史。

庄帝初，封上党王，寻改冯翊王，后降为郡公。迁司徒公，加侍中，兼尚书令、大行台，仍镇长安。前废帝立，迁太尉公，录尚书事。及韩陵之败，斛斯椿先据河桥，谋诛尔朱。使稚入洛，启帝诛世隆兄弟之意。出帝初，转太傅，录尚书事。以定策功，更封开国子。稚表请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恽。初，稚生而母亡，为洪超母所抚养，是以求让，许之。出帝入关，稚时镇虎牢，亦随赴长安。

稚妻张氏，生二子，子彦、子裕。后与罗氏私通，遂杀其夫，弃张纳罗。罗年大稚十余岁，妒忌防限。稚雅相爱敬，旁无姻妾，僮侍之中，嫌疑致死者，乃有数四。罗生三子，绍远、士亮、季亮，兄弟皆廉武。稚少轻侠，斗鸡走马，力争杀人，因亡抵龙门将陈兴德家，会赦乃免。因以后妻罗前夫女吕氏，妻兴德兄兴恩以报之。

子彦，本名俊，有膂力。以累从父征讨功，封槐里县子。出帝与齐献武王构隙，加子彦中军大都督、行台仆射，镇弘农，以为心膂。后从帝入关。子彦少尝坠马折臂，肘上骨起寸余，乃命开内锯骨，流血数升，言戏自若。时以为逾于关羽。

子裕，位卫尉少卿。

## 列传第十四

### 长孙肥·尉古真

长孙肥，代人也。昭成时，年十三，以选内侍。少有雅度，果毅少言。太祖之在独孤及贺兰部，肥常侍从，御侮左右，太祖深信仗之。

登国初，与莫题等俱为大将，从征刘显，自濡源击库莫奚，讨贺兰部，并有战功。太祖征蠕蠕，大破之，肥降其主匹候跋，事具《蠕蠕传》。又从征卫辰及薛干部，破灭之。蠕蠕别主缁纥提子曷多汗等率部落弃父西走，肥以轻骑追至上郡，斩之。

后从征中山，拜中领军将军。车驾次晋阳，慕容宝并州刺史、辽西王农弃城宵遁，肥追之至蒲泉，获其妻子。太祖将围中山，慕容宝弃城奔和龙。肥与左将军李栗三千骑追之，至范阳，不及而还。遂破其研城戍，俘千余人。中山城内人立慕容普邻为主，太祖围之。普邻及出步卒千余人，欲伺间犯围。太祖命肥挑战，伪退，普邻众追肥，太祖截其后，尽擒斩之。时以士马少粮，遂罢中山之围，就谷河间。慕容贺邻杀普邻而自立。车驾次鲁口，遣肥帅七千骑袭中山，入其郭而还。贺邻以步骑四千追肥至泅水，肥自魏昌击之，获铠骑二百。肥中流矢，疮重，乃还。中山平，以功赐爵琅邪公。迁卫尉卿，改爵卢乡。

时中山太守仇儒不乐内徙，亡匿赵郡，推群盗赵准为主。妄造妖言云：“燕东倾，赵当续，欲知其名，准水不足。”准

喜而从之，自号使持节、征西大将军、青冀二州牧、钜鹿公。儒为长史。聚党二千余人，据关城，连引丁零，杀害长吏，扇动常山、钜鹿、广平诸郡。遣肥率三千骑讨之，破准于九门，斩仇儒，生擒准。诏以儒肉食，准传送京师，轘之于市，夷其族。

除肥镇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给步骑二万，南徇许昌，略地至彭城。司马德宗将刘该遣使诣肥请降，贡其方物。姚平之寇平阳，太祖将讨之，选诸将无如肥者，乃徵还京师，遣肥与毗陵王顺等六万骑为前锋。车驾次永安，平募遣勇将，率精骑二百窥军，肥逆击擒之，匹马不返。平退保柴壁，太祖进攻屠之。遣肥还镇兖州。

肥抚尉河南，得吏民心，威信著于淮泗。善策谋，勇冠诸将，每战常为士卒先，前后征讨，未尝失败，故每有大难，令肥当之。南平中原，西摧羌寇，肥功居多，赏赐奴婢数百口，畜物以千计。后降爵为蓝田侯。天赐五年卒，谥曰武，陪葬金陵。子翰袭爵。

翰，少有父风。太祖时，以善骑射，为猎郎。太宗之在外，翰与元磨浑等潜谋奉迎。太宗即位，迁散骑常侍，与磨浑等拾遗左右。以功迁平南将军。率众镇北境，威名甚著，蠕蠕惮之。后为都督北部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真定侯，给殿中细拾队，加旌旗鼓吹。蠕蠕每犯塞，翰拒击有功，进爵为公。世祖即位，徵还京师，进封平阳王，加安集将军。

蠕蠕大檀之入寇云中，世祖亲征之，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，自参合以北，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，斩首数千级，获马万余匹。又与东平公娥清出长川以讨大檀。大檀众北遁，追击，克获而还。寻迁司徒。袭赫连昌，破之。世祖复征昌，翰与廷尉道生、宗正娥清率骑三万为前驱。昌战败，奔上邽，翰以八

千骑追之，至高平，不及而还。从袭蠕蠕，车驾度漠，大檀奔走。其弟匹黎率众赴之，遇翰交战，匹黎众溃走，斩其渠帅数百人。

翰清正严明，善抚将士，太祖甚重之。神三年薨，深见悼惜，为之流涕，亲临其丧，礼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，赙赐有加。谥曰威，陪葬金陵。

子平成，袭爵，降为公。平成，少以父任为中散，累迁南部尚书。卒，陪葬金陵。

子浑，袭爵。浑，初为中散，久之为彭城镇将。大和中卒。子盛袭爵。

翰弟受兴。世祖时，从征平凉，以功赐爵长进子，除河间太守。卒。

子安都，袭爵。显祖时，为典马令。

受兴弟陈，世祖时为羽林郎。征和龙，贼自西门出，将犯外围，陈击退之，追斩至长城下。以功赐爵五等男。又从征凉州，为都将领。入宫，迁殿中给事中，进爵为子，迁驾部尚书。复出为北镇都将。陈性宽厚，好学爱士，所历辄为人追思之。高宗即位，进爵吴郡公，加安东将军。兴光二年卒。赠散骑常侍、吴郡王，谥曰恭，陪葬金陵。

子头，袭爵。高宗时，为中散，迁内行长，典龙牧曹。天安初卒。子拔袭爵。

陈弟兰。世祖初，为中散。常从征伐，典御兵器，赏赐甚厚。后以破平凉功，赐爵睢阳子，加奋武将军。迁散骑常侍、北部尚书。后除豫州刺史。卒。

子乌孤，袭爵。高祖初，出为武都镇将，入为散令。

子乐，孝静时，金紫光禄大夫。

肥弟亦干，太祖初，为羽林郎。从平中原，除广平太守。

卒。

子石洛，世祖初，为羽林郎，稍迁散骑常侍。从征赫连昌，为都将，以功拜乐部尚书，赐爵临淮公，加宁西将军。神 中卒，谥曰简。

子真，少以父任为中散。从征平凉，以功赐爵临城子，拜员外散骑侍郎、广武将军。袭父爵，降为建义将军、临淮侯。迁司卫监。征盖吴。迁殿中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从驾征刘义隆，至江。进爵南康公，加冠军将军，卒于军。

子吴兒，袭爵。高祖初，为中散、武川镇将。太和初，卒，赠恆州刺史。

子长乐，袭。坐事爵除。后历陵江将军、羽林监。

子荣族，武定中，征西将军、繁昌男。

吴兒弟突，朔州长史。

子元庆，平州仓曹参军。

尉古真，代人也。太祖之在贺兰部，贺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诣行宫，将肆逆。古真知之，密以驰告，侯引等不敢发。染干疑古真泄其谋，乃执栲之，以两车轴押其头，伤一目，不伏，乃免之。登国初，从征库莫奚及叱突邻，并有功。又从救贺兰，破卫辰子直力鞮，复击慕容宝于参合陂。又从平中原，以功赐爵束州侯，加建节将军。太宗初，为鸿飞将军，率众五千，镇大洛城。太宗西巡，古真与奚斤等率前军讨越勒部，大破之，获马五万匹，牛羊二十万头，掠二万余家西还。泰常三年，除定州刺史。卒，子亿万袭。卒，子盛袭。

古真弟太真，太宗初，为平南将军、相州刺史。

太真弟诺，少侍太祖，以忠谨著称。从围中山，诺先登，伤一目。太祖叹曰：“诺兄弟并毁其目，以建功效，诚可嘉也。”宠待遂隆。除平东将军，赐爵安乐子。从讨姚平，还，拜国

部大人。太宗初，为幽州刺史，加东统将军，进爵为侯。长孙道生之讨冯跋也，诺与骁骑将军延普率师次辽西。转宁东将军，进爵武陵公。诺之在州，有惠政，民吏追思之。世祖时，蓟人张广达等二百余人诣阙请之，复除安东将军、幽州刺史，改邑辽西公。兄弟并为方伯，当世荣之。燕土乱久，民户凋散，诺在州前后十数年，还业者万余家。延和中卒。

第八子观，袭爵。卒，子崧袭。

诺长子眷，忠谨有父风。太宗时，执事左右，为大官令。时侍臣受斤亡入蠕蠕，诏眷追之，遂至虏庭。大檀问其故，眷曰：“受斤负罪天子，逃刑在此，不时执送，是以来取。”眷遂擒受斤于大檀前。左右救之，乃免。由是，以骁烈闻。迁司卫监。太宗幸幽州，诏眷辅世祖居守。后征河南，督高车骑，临阵冲突，所向无前，贼惮之。世祖即位，命眷与散骑常侍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，绾奏机要。赐爵山桑侯，加陈兵将军。

又为安北将军，出镇北境。与平阳王长孙翰击蠕蠕别帅阿伏干于祚山，率师至歌删山，击蠕蠕别帅便度弟库仁直，引师而北。蠕蠕部帅莫孤率高车骑五千乘来逆，眷击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又从征蠕蠕。眷出白、黑两漠之间，击其东部，大获而还。又从征赫连昌，眷出南道，击昌于上邽。土众乏粮，临淮公丘堆等督租于郡县，为昌所败。昌乘胜抄掠，诸将患之。眷与侍御史安颉阴谋设伏，邀击擒昌。以功拜宁北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进爵渔阳公。后从征和龙，眷督万骑前驱，慰喻降二千余户。寻为假节、加侍中、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开府，镇虎牢。张掖王秃发保周之反也，徵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，破保周于番禾。保周遁走，眷率骑追之，保周穷迫自杀。诏眷留镇凉州，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，领护羌戎校尉。转敦煌镇将。又击破吐谷浑，俘三千余口。

眷历镇四蕃，威名并著。

高宗时，率师北击伊吾，克其城，大获而还。寻拜侍中、太尉，进爵为王。与太宰常英等评尚书事。高宗北巡狩，以寒雪方降，议还。眷谏曰：“今动大众，以威北敌，去都不远，而便旋驾，虏必疑我有内难。虽方寒雪，兵人劳苦，以经略大体，宜便前进。”高宗从之，遂渡漠而还。以眷元老，赐杖履上殿。和平四年薨。高宗悼惜之，赠大将军，谥曰庄。

子多侯，袭爵。多侯少有武干，显祖时，为假节、征西将军、领护羌戎校尉、敦煌镇将。至镇，上表求率轻骑五千，西入于阗，兼平诸国，因敌取资，平定为效。弗许。高祖初，蠕蠕部帅无卢真率三万骑入塞围镇，多侯击之走，以功进号征西大将军。后多侯猎于南山，蠕蠕遣部帅度拔入围敦煌，断其还路。多侯且前且战，遂冲围而入。率众出战，大破之，追北数十里，斩首千余级。因上疏求北取伊吾，断蠕蠕通西域之路。高祖善其计，以东作方兴，难之。太和元年，为妻元氏所害。

子建，袭爵。历位给事中。卒，无子。

建弟那，袭爵。卒。

子范，袭。

范弟显业，散骑常侍。与太原公主奸通，生子彦。武定中，卫将军、南营州刺史。

多侯弟子庆宾，善骑射，有将略。高祖时，释褐员外散骑侍郎，稍迁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肃宗时，议欲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，庆宾上表固争，不从。后蠕蠕遂执行台元孚，大掠北境。诏尚书令李崇讨之，庆宾别将隶崇，出塞而返。元法僧之外叛，萧衍遣其豫章王萧综镇徐州，又诏庆宾为别将隶安丰王延明讨之。寻除后将军、肆州刺史。时尔朱荣兵威渐盛，曾经肆州，庆宾畏恶之，据城不出。荣恨庆宾，举兵袭之。庆宾别驾姚和

内应，荣遂害庆宾僚属，拘庆宾还秀容，呼为假父。后以母忧还都，寻起为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、都督，镇汝阴。还朝，永安二年卒。赠车骑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又追加侍中、司空公。

庆宾子豹，起家员外郎。肃宗时，行颍州事，与萧衍将裴之礼战歿。

豹弟瑾，武定中，东平太守。

眷弟地干，机悟有才艺，驰马立射五的，时人莫能及。太宗时，为左机令。世祖少而善之，即位，擢为库部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，领侍辇郎。地干奉上忠谨，尤善嘲笑。世祖见其效人举措，忻悦不能自胜。甚见亲爱，参军国大谋。世祖将征平凉，试冲车以攻冢，地干为索所罾，折胁而卒。世祖亲往临抚，哭之甚恻。赠中领军将军、燕郡公，谥曰惠，赠赐丰厚。

子长寿，幼拜散骑常侍，迁殿中右曹尚书，仍加散骑常侍。从征刘义隆，至江。赐爵会稽公，加冠军将军。高宗时，附泾州刺史。和平五年卒。

子弥真，袭爵。弥真卒，无子，弟状德，袭爵。

地干弟侯头，袭地干职，为库部尚书。

侯头弟力斤，亦以忠谨闻。历位御史中尉、并州刺史，有政绩。加冠军将军，赐爵晋阳侯。卒，赠平南将军。

力斤弟焉陈，尚书、安乐侯。

古真族玄孙聿，字成兴，性耿介。萧宗时，为武卫将军。是时，领军元叉秉权，百僚莫不致敬，而聿独长揖不拜。寻出为平西将军、东凉州刺史。凉州绯色，天下之最，叉送白綾二千匹，令聿染，拒而不许。叉讽御史劾之，驿徵至京。覆验无状，还复任。寻卒于州，时年五十。赠安北将军、朔州刺史。

子俭。武定中，开府祭酒。

史臣曰：长孙肥结发内侍，雄烈知名，军锋所指，罔不奔散，关张万人之敌，未足多也。翰有父风，不隕先构，临丧加礼，抑有由哉！尉真兄弟，忠勇奋发，义以忘生。眷威略著时，增隆家业，青紫麾旄，亦其宜矣！

## 列传第十五

### 穆崇

穆崇，代人也。其先世效节于神元、桓、穆之时。崇机捷便辟，少以盗窃为事。太祖之居独孤部，崇常往来奉给，时人无及者。后刘显之谋逆也，平文皇帝外孙梁眷知之，密遣崇告太祖。眷谓崇曰：“显若知之问汝者，丈夫当死节，虽刀剑别割，勿泄也。”因以宠妻及所乘良马付崇曰：“事觉，吾当以此自明。”崇来告难，太祖驰如贺兰部。显果疑眷泄其谋，将囚之。崇乃唱言曰：“梁眷不顾恩义，奖显为逆，今我掠得其妻马，足以雪忿。”显闻而信之。窟咄之难，崇外甥于桓等谋执太祖以应之，告崇曰：“今窟咄已立，众咸归附，富贵不可失，愿舅图之。”崇乃夜告太祖。太祖诛桓等，北逾阴山，复幸贺兰部。崇甚见宠待。

太祖为魏王，拜崇征虏将军。从平中原，赐爵历阳公，散骑常侍。后迁太尉，加侍中，徙为安邑公。又从征高车，大胜而还。姚兴围洛阳，司马德宗将辛恭靖求救，太祖遣崇六千骑赴之。未至，恭靖败，诏崇即镇野王，除豫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徵为太尉，又徙宜都公。天赐三年薨。先是，卫王仪谋逆，崇豫焉，太祖惜其功而秘之。及有司奏谥，太祖亲览谥法，至述义不克曰“丁”。太祖曰：“此当矣。”乃谥曰丁公。

初，太祖避窟咄之难，遣崇还察人心。崇夜至民中，留马

与从者，乃微服入其营。会有火光，为春妾所识，贼皆惊起。崇求从者不得，因匿于坑中，徐乃窃马奔走。宿于大泽，有白狼向崇而号，崇乃觉悟，驰马随狼而走。适去，贼党追者已至，遂得免难。太祖异之，命崇立祀，子孙世奉焉。太和中，追录功臣，以崇配飨。

崇长子遂留，历显官。讨蠕蠕有功，赐爵零陵侯，后以罪废。

子乙九，内行长者。以功赐爵富城公，加建忠将军，迁散骑常侍、内乘黄令、侍中。卒，谥曰静。

子真，起家中散，转侍东宫，尚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后敕离婚，纳文明太后姊。寻除南部尚书、侍中。卒，谥曰宣。高祖追思崇勋，令著作郎韩显宗与真撰定碑文，建于白登山。

真子泰，本名石洛，高祖赐名焉。以功臣子孙，尚章武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典羽猎四曹事，赐爵冯翊侯。迁殿中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。进爵为公。出为镇南将军、洛州刺史。例降为侯。寻徵为右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。又出为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改封冯翊县开国侯，食邑五百户。进征北将军。

初，文明太后幽高祖于别室，将谋黜废，泰切谏乃止。高祖德之，锡以山河，宠待隆至。泰自陈病久，乞为恆州，遂转陆叡为定州，以泰代焉。泰不愿迁都，叡未及发而泰已至，遂潜相扇诱，图为叛。乃与叡及安乐侯元隆，抚冥镇将、鲁郡侯元业，骁骑将军元超，阳平侯贺头，射声校尉元乐平，前彭城镇将元拔，代郡太守元珍，镇北将军、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。颐不从，伪许以安之，密表其事。高祖乃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讨之。澄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，出其不意，泰等惊骇，计无所出。焕晓谕逆徒，示以祸福，于

是凶党离心，莫为之用。泰自度必败，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，冀以一捷。不克，单马走出城西，为人擒送。澄亦寻到，穷治党与。高祖幸代，亲见罪人，问其反状，泰等伏诛。

子伯智，八岁侍学东宫，十岁拜太子洗马、散骑侍郎。尚饶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早卒。子喈。

伯智弟士儒，字叔贤。徙凉州，后乃得还。为太尉参军事。

子容，武定中，汲郡太守。

乙九弟忸头，侍中、北部尚书。卒，赠司空公，谥曰敬。

子蒲坂，虞曹尚书、征虏将军、泾州刺史。赠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昭。

子韶，字伏兴，员外散骑侍郎、代郡太守、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赠使持节、都督冀相殷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。

子遵伯，幽州司马。

遂留弟观，字闳拔，袭崇爵。少以文艺知名，选充内侍，太祖器之。太宗即位，为左卫将军，绾门下中书，出纳诏命。及访旧事，未尝有所遗漏，太宗奇之。尚宜阳公主，拜附马都尉，稍迁太尉。世祖之监国，观为右弼，出则统摄朝政，入则应对左右，事无巨细，皆关决焉。终日怡怡，无愠喜之色。劳谦善诱，不以富贵骄人。泰常八年，暴疾薨于苑内，时年三十五。太宗亲临其丧，悲恸左右。赐以通身隐起金饰棺，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。赠宜都王，谥曰文成。世祖即位，每与群臣谈宴，未尝不叹惜殷勤，以为自泰常以来，佐命勋臣文武兼济无及之者，见称如此。

子寿，袭爵，少以父任选侍东宫。尚乐陵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明敏有父风，世祖爱重之，擢为下大夫。敷奏机辩，有声内外。迁侍中、中书监，领南部尚书，进爵宜都王，加征东大

将军。寿辞曰：“臣祖崇，先皇之世，属值艰危，幸天赞梁眷，诚心密告，故得效功前朝，流福于后。昔陈平受赏，归功无知，今眷元勋未录，而臣独奕世受荣，岂惟仰愧古贤，抑亦有亏国典。”世祖嘉之。乃求眷后，得其孙，赐爵郡公。

舆驾征凉州，命寿辅恭宗，总录要机，内外听焉。行次云中，将济河，宴诸将于宫。世祖别御静室，召寿及司徒崔浩、尚书李顺。世祖谓寿曰：“蠕蠕吴提与牧犍连和，今闻朕征凉州，必来犯塞，若伏兵漠南，殄之为易。朕故留壮兵肥马，使卿辅佐太子。收田既讫，便可分伏要害，以待虏至，引使深入，然后击之，擒之必矣。凉州远，朕不得救。卿若违朕指授，为虏侵害，朕还斩卿。崔浩、李顺为证，非虚言也。”寿顿首受诏。寿信卜筮之言，谓贼不来，竟不设备。而吴提果至，侵及善无，京师大骇。寿不知所为，欲筑西郭门，请恭宗避保南山。惠太后不听，乃止。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走之。世祖还，以无大损伤，故不追咎。

恭宗监国，寿与崔浩等辅政，人皆敬浩，寿独凌之。又自恃位任，以为人莫己及。谓其子师曰：“但令吾儿及我，亦足胜人，不须苦教之。”遇诸父兄弟有如仆隶，夫妻并坐共食，而令诸父馔余。其自矜无礼如此，为时人所鄙笑。真君八年薨。赠太尉，谥曰文宣。

子平国，袭爵。尚城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侍中、中书监，为太子四辅。正平元年卒。

子伏干，袭爵。尚济北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和平二年卒，谥曰康。无子。

伏干弟罽，袭爵。尚新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又附虎牢镇将，频以不法致罪。高祖以其勋德之胄，让而赦之。

转征东将军、吐京镇将。罽赏善罚恶，深自克励。时西河

胡叛，黑欲讨之，而离石都将郭洛头拒违不从。黑遂上表自劾，以威不摄下，请就刑戮。高祖乃免洛头官。山胡刘什婆寇掠郡县，黑讨灭之。自是部内肃然，莫不敬惮。后改京洋镇为汾州，仍以黑为刺史。前吐京太守刘升，在郡甚有威惠，限满还都，胡民八百余人诣黑请之。前定阳令吴平仁亦有恩信，户增数倍。黑以吏民怀之，并为表请。高祖毕从焉。黑既频荐升等，所部守令，咸自砥砺，威化大行，百姓安之。州民李轨、郭及祖等七百余，诣阙颂黑恩德。高祖以黑政和民悦，增秩延限。

后徵为光禄勋，随例降王为魏郡开国公，邑五百户。又除镇北将军、燕州刺史，镇广宁。寻迁都督夏州、高平镇诸军事，本将军，夏州刺史，镇统万。又除侍中、中书监。穆泰之反，黑与潜通，赦后事发，削封为民。卒于家。世宗时，追赠镇北将军、恆州刺史。

子建，字晚兴，性通率，颇好文史。起家秘书郎，稍迁直阁将军，兼武卫。建妻尔朱荣之妹，建常依附荣。荣入洛之后，除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征北将军，封济北郡开国公。后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兼尚书、北道行台、并州事。元晔之立，建兼尚书右仆射，俄转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。出帝末，本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洛州刺史。天平中，坐事自杀于五原城北。

子千牙，武定中，开府祭酒。

建弟衍，字进兴。解褐员外郎，封新兴县开国子，稍迁通直常侍，行云州事。

黑弟亮，字幼辅，初字老生，早有风度。显祖时，起家为侍御中散。尚中山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封赵郡王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。徙封长乐王。高祖初，除使持节、秦州刺史。在州末期，大著声称。徵为殿中尚书。又迁使持节、征西大将军、

西戎校尉、敦煌镇都大将。政尚宽简，赈恤穷乏。被徵还朝，百姓追思之。

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仇池镇将。时宕昌王梁弥机死，子弥博立，为吐谷浑所逼，来奔仇池。亮以弥机蕃款素著，矜其亡灭；弥博凶悖，氏羌所弃；弥机兄子弥承，戎民归乐，表请纳之。高祖从焉。于是率骑三万，次于龙鹄，击走吐谷浑，立弥承而还。是时，阶陵比谷羌董耕奴、斯卑等率众数千人，寇仇池，屯于阳遐岭，亮副将杨灵珍率骑击走之。氏豪杨卜，自延兴以来，从军征伐，二十一战，前来镇将，抑而不闻。亮表卜为广业太守，豪右咸悦，境内大安。

徵为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于时，复置司州。高祖曰：“司州始立，未有僚吏，须立中正，以定选举。然中正之任，必须德望兼资者。世祖时，崔浩为冀州中正，长孙嵩为司州中正，可谓得人。公卿等宜自相推举，必令称允。”尚书陆睿举亮为司州大中正。

时萧贖遣将陈显达攻陷醴阳，加亮使持节，征南大将军，都督怀、洛、南、北豫、徐、兖六州诸军事以讨之。显达遁走，乃还。寻迁司空，参议律令。例降爵为公。

时文明太后崩，已过期月，高祖毁瘠犹甚。亮表曰：“王者居极，至尊至重，父天母地，怀柔百灵。是以古先哲王，制礼成务。施政立治，必顺天而后动；宣宪垂范，必依典而后行。用能四时不忒，阴阳和暢。若有过举，咎徵必集。故大舜至慕，事在纳麓之前；孔子至圣，丧无过瘠之纪。尧书稽古之美，不录在服之痛；《礼》备诸侯之丧，而无天子之式。虽有上达之言，未见居丧之典。然则位重者为世以屈己，居圣者达命以忘情。伏惟陛下至德参二仪，惠泽覃河海，宣礼明刑，动遵古式。

以至孝之痛，服期年之丧，练事既阕，号慕如始。统重极之尊，同众庶之制，废越绋之大敬，阙宗祀之旧轨。诚由文明太皇太后圣略超古，惠训深至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比之前代，戚为过甚。岂所谓顺帝之则，约躬随众者也？陛下既为天地所子，又为万民父母。子过哀，父则为之惨悴；父过戚，子则为之忧伤。近蒙接见，咫尺旒冕，圣容哀毁，骇感无止，况神祇至灵，而不久亏和气，微致风旱者哉？《书》称：‘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’。今一人过哀，黎元焉系？群官所以颠殒震惧，率土所以危惶悚栗；百姓何仰而不忧，嘉禾何由而播殖？愿陛下上承金册遗训，下称亿兆之心，时袭轻服，数御常膳，修崇郊祠，垂惠咸秩；舆驾时动，以释忧烦；博采广谏，以导性气；息无益之恋，行利见之德；则休徵可致，嘉应必臻，礼教并宣，孝慈兼备，普天蒙赖，含生幸甚。”诏曰：“苟孝悌之至，无所不通。今飘风亢旱，时雨不降，实由诚慕未浓，幽显无感也。所言过哀之咎，谅为未衷，省启以增悲愧。”

寻领太子太傅。时将建太极殿，引见群臣于太华殿，高祖曰：“朕仰遵先意，将营殿宇，役夫既至，兴功有日。今欲徙居永乐，以避嚣埃。土木虽复无心，毁之能不凄怆。今故临对卿等，与之取别。此殿乃高宗所制，爰历显祖，逮朕冲年，受位于此。但事来夺情，将有改制，仰惟畴昔，惟深悲感。”亮稽首对曰：“臣闻稽之卜筮，载自典经，占以决疑，古今攸尚。兴建之功，事在不易，愿陛下讯之蓍龟，以定可否。又去岁役作，为功甚多，太庙明堂，一年便就。若仍岁频兴，恐民力凋弊。且材干新伐，为功不固，愿得逾年，小康百姓。”高祖曰：“若终不为，可如卿言。后必为之，逾年何益？朕远览前王，无不兴造。故有周创业，经建灵台；洪汉受终，未央是作。草创之初，犹尚若此，况朕承累圣之运，属太平之基。且今八表

清晏，年谷又登，爰及此时，以就大功。人生定分，修短命也，蓍蔡虽智，其如之何？当委之大分，岂假卜筮？”遂移御永乐宫。

后高祖临朝堂，谓亮曰：“三代之礼，日出视朝。自汉魏以降，礼仪渐杀。《晋令》有朔望集公卿于朝堂而论政事，亦无天子亲临之文。今因卿等日中之集，中前则卿等自论政事，中后与卿等共议可否。”遂命读奏案，高祖亲自决之。又谓亮曰：“徐州表给归化人禀。王者民之父母，诚宜许之。但今荆扬不宾，书轨未一，方欲亲御六师，问罪江介。计万户投化，岁食百万，若听其给也，则蕃储虚竭。虽得户千万，犹未成一同。且欲随贫赈恤，卿意何如？”亮对曰：“所存远大，实如圣旨。”及车驾南迁，迁武卫大将军，以本官董摄中军事。

高祖南伐，以亮录尚书事，留镇洛阳。后高祖将自小平泛舟幸石济，亮谏曰：“臣闻垂堂之诲，振古成规，于安思危，著于《周易》。是以凭险弗防，没而不吊。匹夫之贱，犹不自轻，况万乘之尊，含生所仰，而可忽乎！是故处则深宫广厦，行则万骑千乘。昔汉帝欲乘舟渡渭，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，帝乃感而就桥。夫一渡小水，犹尚若斯，况洪河浩汗，有不测之虑。且车乘由人，犹有奔逸致败之害，况水之缓急，非人所制，脱难出虑表，其如宗庙何！”高祖曰：“司空言是也。”

及亮兄黑预穆泰反事，亮以府事付司马慕容契，上表自劾。高祖优诏不许，还令摄事。亮频频固请，久乃许之。寻除使持节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徙封顿丘郡开国公，食邑五百户，以绍崇爵。

世宗即位，迁定州刺史，寻除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，俄转司空公。景明三年薨，时年五十二。给东园温明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，钱四十万、布七百匹、蜡二百斤。世宗亲临小敛。

赠太尉公，领司州牧，谥曰匡。

子绍，字永业。高祖以其贵臣世胄，顾念之。九岁除员外郎，侍学东宫，转太子舍人。十一尚琅邪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散骑侍郎、领京兆王愉文学。世宗初，通直散骑常侍、高阳王雍友。遭父忧，诏起袭爵，散骑常侍，领主衣都统。迁秘书监、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光禄卿，又迁卫将军、太常卿。寻除使持节、都督冀瀛二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冀州刺史，以母老固辞，忤旨免官。除中书令，转七兵尚书，徙殿中尚书。遭所生忧免，居丧以孝闻。又除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中书监，复为侍中，领本邑中正。

绍无他才能，而资性方重，罕接宾客，希造人门。领军元又当权熏灼，曾往候绍，绍迎送下阶而已，时人叹尚之。及灵太后欲黜又，犹豫未决，绍赞成之。以功加特进，又拜其次子岩为给事中。寻加仪同三司，领左右。时侍中元顺与绍同直，顺尝因醉入其寝所。绍拥被而起，正色让顺曰：“身二十年侍中，与卿先君亟连职事，纵卿后进，何宜相排突也！”遂谢事还家。诏喻久乃起。除车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定州刺史，固辞不拜。又除侍中，托疾未起。河阴之役，故得免害。

庄帝立，尔朱荣遣人徵之。绍以为必死，哭辞家庙。及往见荣于邙山，捧手不拜。荣亦矫意礼之，顾谓人曰：“穆绍不虚大家兒。”车驾入宫，寻授尚书令、司空公，进爵为王，给班剑四十人，仍加侍中。时河南尹李奖往诣绍。奖以绍郡民，谓必加敬；绍又恃封邑，是奖国主，待之不为动膝。奖惮其位望，臻拜而还。议者两讥焉。

尔朱荣之讨葛荣也，诏上党王天穆为前锋，次于怀县；司徒公杨椿为右军；绍为后继。未发，会擒葛荣乃止。未几，降王复本爵。元颢入洛，以绍为兖州刺史。行达东郡，颢败而反。

普泰元年，除都督青齐兖光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青州刺史。未行，其年九月薨，时年五十二。赠侍中、都督冀相殷三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太保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献。

子长嵩，字子岳。起家通直郎，再迁散骑常侍。袭爵，转镇东将军、光禄少卿。兴和中卒，赠都督冀沧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冀州刺史。

子岩，武定中，司徒谘议参军。

平国弟相国，官至安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、上洛公。

相国弟正国，尚长乐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

子平城，早卒。高祖时，始平公主薨于宫，追赠平城驸马都尉，与公主合葬。

平城弟长城，司徒左长史。

子世恭，武定中，朱衣直阁。

长城弟彧，符玺郎中。卒。

子永延，尚书骑兵郎、青州征东司马。

正国弟应国，征西将军、张掖公。

子度孤，袭爵。平南将军、梁城镇将。

子清休，颇有将略。司农少卿、武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出为骠骑大将军、夏州刺史。

子铁槌，秘书郎。

应国弟安国，历金部长、殿中尚书，加右卫将军，赐爵新平子。为乙浑所杀，追赠征虏将军。

子吐万，袭爵。襄城镇将。

子金宝，秘书郎。

寿弟伏真，高宗世，稍迁尚书，赐爵任城侯。出为兖州刺史、假宁东将军、濮阳公。

子常贵，南阳太守。

伏真弟多侯，历位殿中给事、左将军，赐爵长宁子。迁司卫监。高宗崩，乙浑专权。时司徒陆丽在代郡温汤疗病，浑忌之，遣多侯追丽。多侯谓丽曰：“浑有无君之心，大王众所望也，去必危，宜徐归而图之。”丽不从，遂为浑所杀。多侯亦见杀。谥曰烈。子胡兒袭爵。

观弟翰，平原镇将、西海王。薨。

子龙仁，袭爵，降为公。卒。

子丰国，袭爵。

丰国弟子弼，有风格，善自位置。涉猎经史，与长孙稚、陆希道等齐名于世。矜己陵物，颇以损焉。高祖初定氏族，欲以弼为国子助教。弼辞曰：“先臣以来，蒙恩累世，比较徒流，实用惭屈。”高祖曰：“朕欲敦厉胄子，故屈卿先之。白玉投泥，岂能相污？”弼曰：“既遇明时，耻沉泥滓。”会司州牧、咸阳王禧入，高祖谓禧曰：“朕与卿作州都，举一主簿。”即命弼谒之。因为高祖所知。舆驾南征，特敕随从。世宗初，除尚书郎，以选为广平王怀国郎中令。数有匡谏之益。世宗善之。除中书舍人，转司州治中、别驾，历任有称。肃宗时，河州羌却铁忽反，敕兼黄门，慰喻忽。以功加前将军，赐以钱帛。寻以本将军行扬州事，追拜平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卒于州，时年五十一。赠使持节、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懿。

子季齐，释褐司徒参军事、开府骑兵参军。

翰弟顓，忠谨有材力。太宗时为中散，转侍御郎。从世祖征赫连昌，勇冠一时，世祖嘉之。迁侍辇郎、殿中将军，赐爵泥阳子。从征和龙，功超诸将，拜司卫监，加龙骧将军，进爵长乐侯。

曾从世祖田于崞山，有虎突出，顓搏而获之。世祖叹曰：

“《诗》所谓‘有力如虎’，顓乃过之？”后从驾西征白龙，北讨蠕蠕，以功加散骑常侍、镇北将军，进爵建安公。出为北镇都将，徵拜殿中尚书。出镇凉州，所在著称。还加散骑常侍，领太仓尚书。

高宗时，为征西大将军、督诸军事，西征吐谷浑，出南道。坐击贼不进，免官爵徙边。高祖又以顓著勋前朝，徵为内都大官。天安元年卒。赠征西大将军、建安王，谥曰康。

子寄生，袭。

寄生弟栗，凉州镇将、安南公。

子祁，字愿德。通直常侍、上谷河内二郡太守、司州治中、太子右卫率。卒，赠齐州刺史。

子景相，字霸都。中书舍人、上党太守。

栗弟泥乾，为羽林中郎，赐爵临安男。后稍历显职，除冀州刺史，假安南将军、钜鹿公。卒。

子浑，袭爵。秘中书散。

子令宣，通直常侍。

崇宗人丑善，太祖初，率部归附，与崇同心戮力，御侮左右。从征窟咄、刘显，破平之。又从击贺兰部，平库莫奚。拜天部大人，居于东蕃。卒。

子莫提，从平中原，为中山太守。除宁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假阳陵侯。卒。

子吐，太宗世，散骑常侍。卒于侍中、镇东将军。

子敦，辅国将军、西部都督。赐爵富平子。卒。

子纯，袭爵。历散骑常侍、光禄勋。高祖时，右卫将军，寻除右将军、河州刺史。卒，赠镇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

子盛，袭爵。直阁将军。

盛弟裕，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

裕子礼，东牟太守。

礼弟略，武定末，魏尹丞。

纯弟鑣，历东宫庶子、汲郡太守。世宗时，为怀朔镇将，东、北中郎将，豳、幽、凉三州刺史。肃宗世，除平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在公以威猛见称。卒时年七十四，赠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谥曰安。

子显寿，长水校尉。

显寿弟显业，卒于散骑侍郎。

子子琳，举秀才，为安戎令，颇有吏干。随长孙稚征蜀有功，除尚书屯田郎中。出帝即位，以摄仪曹事，封高唐县开国男，邑二百户。孝静初，镇东将军、司州别驾。以占夺民田，免官爵。久之，阿至罗国主副罗越居为蠕蠕所破，其子去宾来奔。齐献武王奏去宾为安北将军、肆州刺史，封高车王，招慰夷虏；表子琳为去宾长史，复其前封。寻迁仪同开府长史、齐献武王丞相司马。卒时年五十三，赠骠骑大将军、都官尚书、瀛州刺史。

子伯昱。弟拙，武定中，开府中兵参军。

子琳弟良，字先德。司空行参军、将作丞、司徒祭酒、安东将军、南钜鹿太守。颇有民誉。入为司徒司马、大将军从事中郎、中书舍人。武定六年卒。赠征东将军、徐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穆崇夙奉龙颜，早著诚节，遂膺宠眷，位极台鼎；至乃身豫逆谋，卒蒙全护，明主之于劳臣，不亦厚矣！从享庙庭，抑亦尚功之义。观少当公辅之任，业器其优乎？颀壮烈显达，亮宽厚致位，绍立虚简之操，弼有风格之名，世载不陨，青紫兼列，盛矣。至于寿以贵终，黜止削废，人之无礼，为幸盖多。丑之子孙，不乏名位，亦有人哉！

## 列传第十六

和跋  
奚牧  
莫题  
庾业延  
贺狄干  
李栗  
刘洁  
古弼  
张黎

和跋，代人也，世领部落，为国附臣。跋以才辩知名，太祖擢为外朝大人，参军国大谋，雅有智算。频使称旨，拜龙骧将军。未几，赐爵日南公。从平中原，以功进为尚书，镇鄴。慕容德使兄子和守滑台，和长史李辨杀和，求援于跋。跋率轻骑赴之。既至，辨悔，闭门拒守。跋使尚书郎邓晖说之，辨乃开门。跋入，收其府藏。德闻之，遣将率三千骑，击跋。跋逆击，大破之，擒其将士千余人而还。于是陈颖之民，多来向化。改封定陵公。与常山王遵率众五万，讨贺兰部别帅木易干，破之。出为平原太守。

太祖宠遇跋，冠于诸将。时群臣皆敦尚恭俭，而跋好修虚誉，眩曜于时，性尤奢淫。太祖戒之，弗革。后车驾北狩豺山，收跋，刑之路侧。妻刘氏自杀以从。初，将刑跋，太祖命其诸

弟毗等视诀，跋谓毗曰：“彳垒北地瘠，可居水南，就耕良田，广为产业，各相勉励，务自纂修。”令之背己曰：“汝曹何忍视吾之死也！”毗等解其微意，诈称使者，亡奔长安，追之不及。太祖怒，遂诛其家。后世祖西巡五原，回幸豺山校猎，忽遇暴风，云雾四塞。世祖怪而问之，群下僉言跋世居此土，祠冢犹存，其或者能致斯变。帝遣建兴公古弼祭以三牲，雾即除散。后世祖搜狩之日，每先祭之。

少子归，从征赫连昌有功，拜统万将军，赐爵成皋男。与西平安安颉攻虎牢，拔之。进爵高阳侯。后以罪徙配凉州为民。盖吴作乱于关中，复拜归龙骧将军往讨之。还，拜使持节、冠军将军、雍城镇都大将、高阳侯。卒。

子度，袭爵。尚书都官郎、昌平太守。卒。

度子延穆，司州部郡从事，早卒。

子安，武定末，给事黄门侍郎。

奚牧，代人也，重厚有智谋。太祖宠遇之，称之曰仲兄。初，刘显谋害太祖，梁眷知其谋，潜使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，语在《崇传》。太祖录先帝旧臣，又以牧告显之功，拜为治民长，敷奏政事，参与计谋。太祖征慕容宝，加辅国将军，略地晋川，获宝丹阳王买得及离石护军高秀和于平陶。以军功拜并州刺史，赐爵任城公。州与姚兴接界，兴颇寇边，牧乃与兴书，称顿首，钧礼抗之，责兴侵边不直之意。兴以与国通和，恨之。有言于太祖，太祖戮之。

莫题，代人也，多智有才有。初为幢将，领禁兵。太祖之征慕容宝也，宝夜来犯营，军人惊骇。遂有亡还京师者，言官军败于柏肆，京师不安。南安公元顺因之欲摄国事。题谓顺曰：“此大事，不可轻尔，宜审待后要，不然祸将及矣。”顺乃止。以功拜平远将军，赐爵扶柳公，进号左将军，改为高邑公。出

除中山太守，督司州之山东七郡事。车驾征姚兴，次于晋阳。而上党群盗秦颇、丁零翟都等聚众于壶关，诏题帅众三千以讨之。上党太守捕颇，斩之。都走林虑。诏题搜山穷讨，尽平之。

初，昭成末，太祖季父窟咄徙于长安。苻坚败，从慕容永东迁。及永自立，以窟咄为新兴太守。登国初，刘显遣弟亢泥等迎窟咄，寇南鄙。题时贰于太祖，遗箭于窟咄，谓之曰：“三岁犊岂胜重载？”言窟咄长而太祖少也。太祖既衔之，天赐五年，有告题居处倨傲，拟则人主。太祖乃使人示之箭，告之曰：“三岁犊，能胜重载不？”题奉诏，父子对泣，诘朝乃刑之。

庾业延，代人也，后赐名岳。其父及兄和辰，世典畜牧。稍转中部大人。昭成崩，氏寇内侮。事难之间，收敛畜产，富拟国君。刘显谋逆，太祖外幸，和辰奉献明太后归太祖，又得其资用。以和辰为内侍长。和辰分别公私旧畜，颇不会旨，太祖由是恨之。岳独恭慎修谨，善处危难之间，太祖喜之。与王建等俱为外朝大人，参预军国。

太祖既绝慕容垂，以岳为大人，使诣慕容永。永服其辞义。垂围永于长子，永告急求援。岳与陈留王虔以五万骑东渡河救之，次于秀容，破山胡部高车门等，徙其部落。会永灭，乃班师。从平中原，拜安远将军。

官军之惊于柏肆也，贺兰部帅附力眷、纥突邻部帅匿物尼、纥奚部帅叱奴根等闻之，聚党反于阴馆。南安公元顺讨之，不克，死者数千人。太祖闻之，诏岳率万骑，还讨叱奴根等，殄之，百姓乃安。离石胡帅呼延铁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内徙，聚党反叛。岳率骑三千，讨破之，斩铁擒崇，搜山穷讨，散其余党。以功赐爵西昌公，进号征虏将军。又讨反人张超、清河太守傅世，并破平。以岳为鄴行台。

岳为将有谋略，治军清整，常以少击多，士众服其智勇，名冠诸将。及罢鄴行台，以所统六郡置相州，即拜岳为刺史。公廉平当，百姓称之。旧有园池，时果初熟，丞吏送之，岳不受，曰：“果未进御，吾何得先食？”其谨如此。后迁司空。岳兄子路有罪，诸父兄弟悉诛，特赦岳父子。

天赐四年，诏赐岳舍地于南宫，岳将家僮治之。候官告岳衣服鲜丽，行止风采，拟仪人君。太祖时既不豫，多所猜恶，遂诛之。时人咸冤惜焉。岳葬在代西善无之界。后世祖讨赫连氏，经其墓宅，怆然动容，遂下诏为立庙，令一州之民，四时致祭。求其子孙任为将帅者，得其子陵。从征有功，听袭爵。

路，皇始初，从征慕容宝，为城门校尉。迁司隶校尉。爵高平公而诛。

贺狄干，代人也。家本小族，世忠厚，为将以平当称。稍迁北部大人。登国初，与长孙嵩为对，明于听察，为人爱敬。太祖遣狄干致马千匹，结婚于姚长。会苻死兴立，因止狄干而绝婚。兴弟平率众寇平阳，太祖讨平之，擒其将狄伯支、唐小方等三十余人。天赐中，诏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于长安。后蠕蠕社仑与兴和亲，送马八千匹。始济河，赫连屈子忿兴与国交好，乃叛兴，邀留社仑马。兴乃遣使，请以骏马千匹赎伯支而遣狄干还。太祖意在离间二寇，于是许之。

狄干在长安幽闭，因习读书史，通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诸经，举止风流，有似儒者。初，太祖普封功臣，狄干虽为姚兴所留，遥赐爵襄武侯，加秦兵将军。及狄干至，太祖见其言语衣服，有类羌俗，以为慕而习之，故忿焉，既而杀之。

弟归，亦刚直方雅。与狄干俱死。

李栗，雁门人也。昭成时，父祖入国。少辩捷，有才能，兼有将略。初随太祖幸贺兰部，在元从二十一人中。太祖爱其

艺能。时王业草创，爪牙心腹，多任亲近，唯栗一介远寄，兼非戚旧，当世荣之。数有战功，拜左军将军。太祖征慕容宝，栗督五万骑为前驱，军之所至，莫不降下。迁左将军。慕容宝弃中山东走也，栗以轻骑追之，不及而还。

栗性简慢，矜宠，不率礼度，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，不自祗肃，咳唾任情。太祖积其宿过，天兴三年遂诛之。于是威严始厉，制勒群下尽卑谦之礼，自栗始也。

刘洁，长乐信都人也。祖父生，颇解卜筮。昭成时，慕容氏来献女，为公主家臣，仍随入朝。赐以妻，生子。父提，太祖时，官至乐陵太守，赐爵信都男。卒。洁性强力多智，数从征讨有功，进爵会稽公。河西胡张外、建兴王绍等聚党为逆，洁与永安侯魏勤率众三千人，屯于西河以镇抚之。又与勤及功劳将军元屈等击吐京叛胡。时离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骑，断截山岭邀洁。洁失马，登山力战，矢刃俱尽，为胡所执，送诣屈丐。洁声气不挠，呼其字而与之言，神色自若。屈丐壮而释之。后得还国，典东部事。

太宗寝疾，世祖监国，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，对综机要，敷奏百揆。世祖即位，以告反者，又献直言，所在合旨，奇其有柱石之用，委以大任。及议军国，朝臣咸推其能。于是超迁尚书令，改为钜鹿公。

世祖破蠕蠕大檀于云中。洁言于世祖曰：“大檀恃众，虽破胆奔北，恐不惧往败，将复送死。请收田讫，复一大举，东西并进，为二道讨之。”世祖然其言。后大议征讨，洁言宜先平冯跋，世祖不从。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，咸出怨言，期牛马饱草，当赴漠北。洁与左仆射安原奏，欲及河冰未解，徙之河西，冰解之后，不得北遁。世祖曰：“不然。此等习俗，放散日久，有似园中之鹿，急则冲突，缓之则定。吾自处之有道，

不烦徙也。”洁等固执，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，西至白盐池。新民惊骇，皆曰“圈我于河西之中，是将杀我也”，欲西走凉州。洁与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，左仆射安原屯悦拔城北，备之。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，洁追讨之。走者粮绝，相枕而死。

时南州大水，百姓阻饥。洁奏曰：“臣闻天地至公，故万物咸育；帝王无私，而黎民戴赖。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，绍重光之绪，恢隆大业，育济群生。威之所振，无思不服，泽之所洽，无远不怀，太平之治，于是而在。自顷边寇内侵，戎车屡驾，天资圣明，所在克殄。方难既平，皆蒙酬锡，勋高者受爵，功卑者获赏，宠赐优崇，有过古义。而郡国之民，虽不征讨，服勤农桑，以供军国，实经世之大本，府库之所资。自山以东，偏遇水害，频年不收，就食他所。臣闻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应加哀矜，以鸿覆育。今南摧强寇，西败丑虏，四海晏如，人神协暢，若与兆民共飨其福，则惠感和气，苍生悦乐矣。”世祖从之，于是复天下一岁租赋。

洁与乐平王丕督诸军取上邽。军至启阳，百姓争致牛酒。洁至上邽，诸将咸欲斩其豪帅以示王威，洁不听。抚慰秦陇，秋毫无犯，人皆安业。世祖将发陇右骑卒东伐高丽。洁进曰：“陇土新民，始染大化，宜赐优复以饶之。兵马足食，然后可用。”世祖深纳之。车驾西伐，洁为前锋。沮渠牧犍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于城南。洁信卜者之言，日辰不协，击鼓却陈，故后军不进，董来得入城。世祖微嫌之。后洁与建宁王崇督诸军，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，将以戍姑臧。胡不从命，千余人叛走。洁与崇击诛之，虏男女数千人。

洁朝夕在枢密，深见委任，性既刚直，恃宠自专。世祖心稍不平。时议伐蠕蠕，洁意不欲，言于世祖曰：“虏非有邑居，迁徙无常，前来出军，无所擒获，不如广农积谷，以待其来。”

“群臣皆从其议。世祖决行，乃问于崔浩，浩固言可伐。世祖从浩议。既出，与诸将期会鹿浑谷。而浩恨其计不用，欲沮诸将，乃矫诏更期，故诸将不至。时虏众大乱，恭宗欲击之，浩执不可，语在《帝纪》。停鹿浑谷六日，诸将犹不进。贼已远遁，追至石水，不及而还。师次漠中，粮尽，士卒多死。浩阴使人惊军，劝世祖弃军轻还，世祖不从。浩以军行无功，奏归罪于崔浩。世祖曰：“诸将后期，及贼不击，罪在诸将，岂在于浩？”浩又言浩矫诏，事遂发。舆驾至五原，收浩幽之。

世祖之征也，浩私谓亲人曰：“若军出无功，车驾不返者，吾当立乐平王。”浩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讖，问：“刘氏应王，继国家后，我审有名姓否？”嵩对曰：“有姓而无名。”穷治款引，搜嵩家，果得讖书。浩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，皆夷三族，死者百余人。

浩既居势要，擅作威福，诸阿附者登进，忤恨者黜免，内外惮之，侧目而视。拔城破国者，聚敛财货，与浩分之。籍其家产，财盈巨万。世祖追忿，言则切齿。

古弼，代人也。少忠谨，好读书，又善骑射。初为猎郎，使长安，称旨，转门下奏事，以敏正著称。太宗嘉之，赐名曰笔，取其直而有用；后改名弼，言其辅佐材也。令弼典西部，与刘洁等分馆机要，敷奏百揆。

世祖即位，以功拜立节将军，赐爵灵寿侯。征并州叛胡。还，进为侍中、吏部尚书，典南部奏事。与安原降东部高车于已尼陂。又与刘洁屯五原河北，以备叛民。拜安西将军，从征赫连定。驾至平凉，次于泾南。遣弼与侍中张黎击平凉。赫连定自安定率步骑二万来救，与弼等相遇。弼伪退以诱之。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，斩首数千级。弼乘胜取安定。

又与永昌王健等讨冯文通。文通婴城固守，弼芟其禾而还。

后又征文通，文通求救于高丽。高丽救至，文通将东奔，民多难之。其大臣古泥，因民心之不欲，遂率众攻文通，开城门以引官军。弼疑古泥譎诈，不入城。高丽军至，文通乃随之。文通之奔也，令妇人被甲居中，其精卒及高丽陈兵于外。弼部将高苟子率骑冲击贼军，弼酒醉，拔刀止之，故文通得东奔。将士皆怨弼不击。世祖大怒，徵还，黜为广夏门卒。

寻复为侍中，与尚书李顺使于凉州。拜安西将军，赐爵建兴公，镇长安，甚著威名。及议征凉州，弼与顺咸言凉州乏水草，不宜行师。世祖不从。既克姑臧，微嫌之，以其有将略，故弗之责也。

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击南秦王杨难当，难当遣使请救兵。未至，难当奔上邽，方明克仇池，立杨玄庶子保炽。于是假弼节，督陇右诸军。义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，弼与平西将军元齐邀崇之于浊水，临阵擒之，其众走还汉中。弼等从祥郊山南入，与东道将皮豹子等讨仇池，遣永安侯贺纯攻义隆，塞狭道。守将姜道祖退守狭亭，诸将以山道险峻，时又雪深，用马不便，皆迟留不进。弼独进军，使元主、贺纯等击狭亭，道祖南走，仇池平。未几，诸氏复推杨文德为主，围仇池。弼发上邽、高平、汧城诸军讨之，仇池围解，文德走汉川。时豹子督关中诸军次于下辨，闻仇池围解，议欲还军。弼使谓豹子曰：“比连破贼军，恐彼君臣未体大分，耻其负败，或来报复。若其班师，寇众复至，后举为难。不如缮兵练甲，蓄力待之。不出秋冬，南寇必来，以逸待劳，百胜之策。”豹子乃止。世祖闻之，曰：“弼之言，长策也。制南秦，弼谋多矣。”

恭宗总摄万几，徵为东宫四辅，与宜都王穆寿等并参政事。诏以弼保傅东宫，有老成之勤，赐帛千匹、绵千斤。迁尚书令。弼虽事务殷凑，而读书不辍，端谨慎密，口不言禁中之事，功

名等于张黎而廉不及也。

上谷民上书，言苑囿过度，民无田业，乞减太半，以赐贫人。弼览见之，入欲陈奏，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棋，志不听事。弼侍坐良久，不获申闻。乃起，于世祖前摔树头，掣下床，以手搏其耳，以拳殴其背曰：“朝廷不治，实尔之罪！”世祖失容放棋曰：“不听奏事，实在朕躬，树何罪？置之！”弼具状以闻。世祖奇弼公直，皆可其所奏，以丐百姓。弼曰：“为臣而逞其志于君前者，非无罪也。”乃诣公车，免冠徒跣，自劾请罪。世祖遣使者召之。及至，世祖曰：“卿其冠履。吾闻筑社之役，蹇蹶而筑之，端冕而事之，神与之福。然则卿有何罪？自今以后，苟利社稷，益国便民者，虽复颠沛造次，卿则为之，无所顾也。”

世祖大阅，将校猎于河西。弼留守，诏以肥马给骑人，弼命给弱者。世祖大怒曰：“尖头奴，敢裁量朕也！朕还台，先斩此奴。”弼头尖，世祖常名之曰笔头，是以时人呼为笔公。弼属官惶怖惧诛。弼告之曰：“吾以为事君使畋猎不适盘游，其罪小也。不备不虞，使戎寇恣逸，其罪大也。今北狄孔炽，南虏未灭，狡焉之志，窥伺边境，是吾忧也。故选肥马备军实，为不虞之远虑。苟使国家有利，吾何避死乎！明主可以理干，此自吾罪，非卿等之咎。”世祖闻而叹曰：“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！”赐衣一袭、马二匹、鹿十头。后车驾畋于山北，大获麋鹿数千头，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。世祖寻谓从者曰：“笔公必不与我，汝辈不如马运之速。”遂还。行百余里而弼表至，曰：“今秋谷悬黄，麻菽布野，猪鹿窃食，鸟雁侵费，风波所耗，朝夕参倍。乞赐矜缓，使得收载。”世祖谓左右曰：“笔公果如朕所卜，可谓社稷之臣。”

初，杨难当之来也，诏弼悉送其子弟于京师。杨玄小子文

德，以黄金四十斤赂弼，弼受金，留文德而遇之无礼，文德亡入刘义隆。世祖以其正直有战功，弗加罪责也。

世祖崩，吴王立，以弼为司徒。高宗即位，与张黎并坐议不合旨，俱免，有怨谤之言。其家人告巫蛊，俱伏法。时人冤之。

张黎，雁门平原人也。善书计，太祖知待之。太宗器其忠亮，赐爵广平公，管综机要。

世祖以其功旧，任以辅弼，除大司农卿。军国大议，黎常与焉。加镇北将军。以征赫连定功，进号征北大将军。与乐安王范、济南公崔徽镇长安，清约公平，甚著声称。代下之日，家无余财。世祖诏黎领兵一万二千人，通莎泉道。车驾征凉州，蠕蠕吴提乘虚入寇，黎与司空道生拒击之。恭宗初总百揆，黎与东郡公崔浩等辅政，忠于奉上，非公事不言。诏曰：“侍中广平公黎、东郡公浩等，保傅东宫，有老成之勤，朕甚嘉焉。其赐布帛各千匹，以褒旧勋。”恭宗薨于东宫，黎兼太尉，持节奉策谥焉。

吴王余立，以黎为太尉。后以议不合旨，免。仍与古弼并诛。

史臣曰：和跋、奚牧、莫题、贺狄干、李栗、刘洁等，并有忠勤征伐之效，任遇仍优，俱至诛灭。岳身犯危难之中，受事草创之际，智勇既申，功名尤举，乃良将之材。弼谋军辅国，远略正情，有柱石之量。张黎诚谨兼方，功旧见重。纤介之间，一朝殒覆，宥及十世，乃徒言尔，惜乎！

## 列传第十七

### 奚斤·叔孙建

奚斤，代人也，世典马牧。父箠，有宠于昭成皇帝。时国有良马曰“騊骼”，一夜忽失，求之不得。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，养于窟室。箠闻而驰往取马，库仁以国甥恃宠，惭而逆击箠。箠捽其发落，伤其一乳。及苻坚使库仁与卫辰分领国部，箠惧，将家窜于民间。库仁求之急，箠遂西奔卫辰。及太祖灭卫辰，箠晚乃得归，故名位后于旧臣。斤机敏，有识度。登国初，与长孙肥等俱统禁兵。后以斤为侍郎，亲近左右。从破慕容宝于参合。皇始初，从征中原，以斤为征东长史，拜越骑校尉，典宿卫禁旅。车驾还京师，博陵、勃海、章武诸郡，群盗并起，所在屯聚，拒害长吏。斤与略阳公元遵等率山东诸军讨平之。从征高车诸部，大破之。又破库狄、宿连部，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。又进击侯莫陈部，俘虏获杂畜十余万，至大峨谷，置戍而还。迁都水使者，出为晋兵将军，幽州刺史，赐爵山阳侯。

太宗即位，为郑兵将军，循行州郡，问民疾苦。章武民刘牙聚党为乱，斤讨平之。诏以斤世忠孝，赠其父箠为长宁子。太宗幸云中，斤留守京师。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轻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余人谋反，斤闻而召伯兒入天文殿东庑下，穷问款引，悉收其党诛之。诏与南平公长孙嵩等俱坐朝堂，录决囚徒。

太宗大阅于东郊，治兵讲武，以斤行左丞相，大搜于石会山。车驾西巡，诏斤为先驱，讨越勒部于鹿那山，大破之，获马五万匹，牛羊二十万头，徙二万余家而还。又诏斤与长孙嵩等八人，坐止车门右，听理万机。蠕蠕犯塞，令斤等追之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拜天部大人，进爵为公，命斤出入乘 召轩，备威仪导从。世祖之为皇太子，临朝听政，以斤为左辅。

刘义符立，其大臣不附，国内离阻。乃遣斤收刘裕前侵河南地，假斤节，都督前锋诸军事、司空公、晋兵大将军、行扬州刺史，率吴兵将军公孙表等南征。用表计攻滑台，不拔，求济师。太宗怒其不先略地，切责之。乃亲南巡，次中山。义符东郡太守王景度捐城遁走，司马楚之等并遣使诣斤降。斤自滑台趣洛阳，义符虎牢守将毛德祖遣其司马翟广、将军姚勇错、窦霸等率五千人据土楼以拒斤，斤进击，破之。广等单马走免，尽殄其众。斤长驱至虎牢，军于汜东。留表守辎重，自率轻兵徇下河南、颍川、陈郡以南，百姓无不归附。义符陈留太守严陵以郡降。斤遂平兖豫诸郡，还围虎牢。德祖拒守不下。及虎牢溃，斤置守宰以抚之。自魏初，大将行师，唯长孙嵩拒刘裕，斤征河南，独给漏刻及十二牙旗。太宗崩，斤乃班师。

世祖即位，进爵宜城王，仍为司空。世祖征赫连昌，遣斤率义兵将军封礼等督四万五千人袭蒲坂。昌守将赫连乙升闻斤将至，遣使告昌。使至统万，见大军已围其城，还告乙升曰：“昌已败矣。”乙升惧，弃蒲坂西走。斤追败之，乙升遂奔长安。斤入蒲坂，收其资器，百姓安业。昌弟助兴，先守长安，乙升至，复与助兴弃长安，西走安定，斤又西据长安。于是秦雍氏羌皆来归附。与赫连定相持，累战破定。定闻昌败，遂走上邽，斤追之，至雍，不及而还。诏斤班师，斤上疏曰：“赫连昌亡保上邽，鸠合余烬，未有盘据之资。今因其危，灭之为

易。请益铠马，平昌而还。”世祖曰：“昌亡国叛夫，击之劳伤将士，且可息兵，取之不晚。”斤抗表固执，乃许之。给斤万人，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与斤。斤进讨安定，昌退保平凉。斤屯军安定，以粮竭马死，遂深垒自固。监军侍御史安颀击昌，擒之。语在《颀传》。

昌众复立昌弟定为主，守平凉。斤自以元帅，而擒昌之功，更不在己，深耻之。乃舍辎重，轻赍三日粮，追定于平凉。娥清欲寻水而往，斤不从，自北道邀其走路。定众将出，会一小将有罪亡入贼，具告其实。定知斤军无粮乏水，乃邀斤前后。斤众大溃，斤及娥清、刘拔为定所擒，士卒死者六七千人。后世祖克平凉，斤等得归。免为宰人，使负酒食从驾还京师以辱之。

寻拜安东将军，降爵为公。车驾将讨冯文通，诏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，运攻具出南道。太延初，为卫尉，改为弘农王，加征南大将军。后为万骑大将军。

世祖大集群臣于西堂，议伐凉州平。斤等三十余人议曰：“河西王牧犍，西垂下国，虽内不纯臣，而外修职贡，宜加宽宥，恕其微愆。去岁新征，士马疲弊，未可大举，宜且羁縻。其地卤薄，略无水草，大军既到，不得久停。彼闻军来，必婴城固守。攻则难拔，野无所掠，终无克获。”世祖不从，征之。凉州平，以战功赐僮隶七十户。以斤元老，赐安车，平决刑狱，谘访朝政。

斤聪辩强识，善于谈论，远说先朝故事，虽未皆是，时有所得。听者叹美之。每议大政，多见从用，朝廷称焉。真君九年薨，时年八十。世祖亲临哀恻，谥曰昭王。斤有数十妇，子男二十余人。

长子他观袭爵。世祖曰：“斤关西之败，国有常刑。以其

佐命先朝，故复其爵秩，将收孟明之效。今斤终其天年，君臣之分全矣。”于是降他观爵为公，除广平太守。后为都将，征悬瓠，卒于军。

子延，袭爵。出为瓦城镇将。卒。

子绪，袭爵。初为散令，后为太中大夫，加左将军。开建五等，封弘农郡开国侯，食邑三百户。后例降为县，改封澄城县开国侯，增邑九百户。卒。

子遵，袭封。卒，赠镇远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曰哀侯。无子，国除。太和中，高祖追录先朝功臣，以斤配食庙庭。世宗继绝世，诏以绪弟子鉴特绍其后，以承封邑。鉴卒于中坚将军、司徒从事中郎。赠龙骧将军、肆州刺史。

子绍宗，武定中，开府田曹参军。

他观弟和观，太祖时内侍左右。太宗以其世典戎御，遂拜典御都尉，赐爵广兴子，建威将军。寻进为宜阳侯，加龙骧将军，领牧官中郎将。出为冀青二州刺史。卒。

子冀州，袭爵。

冀州弟受真，为中散。高宗即位，拜龙骧将军，赐爵成都侯。迁给事中，出为离石镇将。

和观弟拔，太宗时内侍左右。世祖即位，稍迁侍中、选部尚书、镇南将军，赐爵乐陵公。后以罪徙边。徵为散骑常侍。从征蠕蠕，战没。

子买奴，有宠于显祖，官至神部长。与安成王万安国不平，安国矫诏杀买奴于苑内。高祖赐安国死，追赠买奴为并州刺史、新兴公。

斤弟普回，阳曲护军。

普回子乌侯，世祖时拜治书御史，建义将军，赐爵夷余侯。从征蠕蠕及赫连昌，以功进爵城阳公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为

虎牢镇将。兴光中卒，丧礼依其伯父弘农王故事。陪葬金陵。

乌侯子兜，世祖时亲侍左右，随从征讨，常持御剑。后以罪徙龙城。寻徵为知臣监。出为薄骨律镇将，假镇远将军，赐爵富城侯。时高车叛，围镇城。兜击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延兴中卒。

叔孙建，代人也。父骨，为昭成母王太后所养，与皇子同列。建少以智勇著称。太祖之幸贺兰部，建常从左右。登国初，以建为外朝大人，与安同等十三人选典庶事，参军国之谋。随秦王觚使慕容垂，历六载乃还。拜后将军。顷之，为都水使者，中领军，赐爵安平公，加龙骧将军。出为并州刺史。后以公事免，守鄴城园。

太宗即位，念建前功，乃以建为正直将军，相州刺史。饥胡刘虎等聚党反叛，公孙表等为虎所败。太宗假建前号安平公，督表等以讨虎，斩首万余级。余众奔走，投沁而死，水为不流，虜其众十万余口。

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，令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，将逼滑台。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弃城济河，仲德遂入滑台。乃宣言曰：“晋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，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。”太宗闻之，诏建自河内向枋头以观其势。仲德入滑台月余，又诏建渡河曜威，斩尉建，投其尸于河。呼仲德军人与语，诘其侵境之意。仲德遣司马竺和之，建命公孙表与言。和之曰：“王征虜为刘太尉所遣，入河西行，将取洛城，扫山陵之寇，非敢侵犯魏境。太尉自遣使请魏帝，陈将假道。而魏兗州刺史不相体解，望风捐去，因空城而入，非战攻相逼也。魏晋和好之义不废于前。”表曰：“尉建失守之罪，自有常刑，将更遣良牧。彼军宜西，不然将以小致大乖和好之体。”和之曰：“王征虜权住于此，以待众军之集。比当西过，滑台还为魏有，

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乎？”仲德卑辞，常自言不敢与大魏抗衡，建不能制之。太宗令建与刘裕相闻，以观其意。裕答言：“洛是晋之旧京，而羌姚据之。晋欲修复山陵之计久矣，而内难屡兴，不暇经营。司马休之、鲁宗之父子、司马国璠兄弟、诸桓宗属，皆晋之蠹也，而姚氏收集此等，欲以图晋，是以伐之。道由于魏，军之初举，将以重币假途。会彼边镇弃守而去，故晋前军得以西进，非敢凭陵魏境。”裕以官军在河南，恐断其前路，乃命引军北寇，及班师，乃止。语在《帝纪》。建与南平公长孙嵩各简精兵二千，观刘裕事势。语在《嵩传》。

迁广阿镇将，群盗敛迹，威名甚震。久之，除使持节、都督前锋诸军事、楚兵将军、徐州刺史，率众自平原济河，徇下青兖诸郡。建济河，刘裕兖州刺史徐琰奔彭城，建遂东入青州。司马受之、秀之先聚党于济东，皆率众降。建入临淄。刘义符前东牟太守清河张幸先匿孤山，闻建至，率二千人迎建于女水，遂围义符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城。义符遣将檀道济、王仲德救夔，建不克而还。建以功赐爵寿光侯，加镇南将军。

建表曰：“臣前遣沙门僧护诣彭城。僧护还称，贼发军向北，前锋将徐卓之已至彭城，大将军到彦之军在泗口，发马戒严，必有举斧之志。臣闻为国之道，存不忘亡。宜缮甲兵，增益屯戍，先为之备，以待其来。若不豫设，卒难擒殄。且吴越之众，便于舟楫，今至北土，舍其所长。逆顺既殊，劳逸不等，平寇定功，在于此日。臣虽衰弊，谋略寡浅，过蒙殊宠，忝荷重任，讨除寇暴，臣之志也。是以秣马枕戈，思效微节。愿陛下不以南境为忧。”世祖优诏答之，赐以衣马。

建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，彦之、仲德等自清入济，东走青州。刘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弃须昌，南奔湖陆。建追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余级，遂至邹鲁。还屯范城。世祖以建威名

南震，为义隆所惮，除平原镇大将，封丹阳王，加征南大将军、都督冀青徐济四州诸军事。先是，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，一道讨洛阳，一道攻滑台。义隆将檀道济、王仲德救滑台，建与汝阴公道生拒击之。建分军挟战，纵轻骑邀其前后，焚烧谷草，以绝其粮道。道济兵饥，叛者相继，由是安颉等得拔滑台。

建沉敏多智，东西征伐，常为谋主。治军清整，号令严明。又雅尚人伦，礼贤爱士。在平原十余年，绥怀内外，甚得边称，魏初名将鲜有及之。南方惮其威略，青兖辄不为寇。太延三年薨，时年七十三。世祖悼惜之。谥曰襄王，赐葬金陵。

长子俊，字丑归，少聪敏。年十五，内侍左右。性谨密，初无过行。以便弓马，转为猎郎。太祖崩，清河王绍闭宫门，太宗在外。绍逼俊以为己援。俊外虽从绍，内实忠款，仍与元磨浑等说绍，得归太宗。事在《磨浑传》。是时太宗左右，唯车路头、王洛儿等，及得俊等，大悦，以为爪牙。

太宗即位，命俊与磨浑等拾遗左右。迁卫将军，赐爵安城公。朱提王悦怀刃入禁中，将为大逆。俊觉悦举动有异，便引手掣之，乃于悦怀中得两刃匕首，遂杀之。太宗以俊前后功重，军国大计一以委之。群官上事，先由俊铨校，然后奏闻。

性平正柔和，未尝有喜怒之色。忠笃爱厚，不谄上抑下。每奉诏宣外，必告示殷勤，受事者皆饱之而退，事密者倍至蒸仍。是以上下嘉叹。泰常元年卒，时年二十八。太宗甚痛悼之，亲临哀恻。朝野无不追惜。赠侍中、司空、安城王，谥孝元。赐温明秘器，载以辚辘车，卫士导从，陪葬金陵。子蒲，袭爵。后有大功，及宠幸贵臣薨，赠送终礼，皆依俊故事，无得逾之者。初，俊既卒，太宗命其妻桓氏曰：“夫生既共荣，没宜同穴，能殉葬者可任意。”桓氏乃缢而死，遂合葬焉。

俊既为安城王，俊弟邻袭父爵，降为丹阳公。少聪慧知名。

稍迁北部尚书，有当官之称。转尚书令。出为凉州镇大将，加镇西将军。邻与镇副将奚牧，并以贵戚子弟，竞贪财货，专作威福。遂相纠发，坐伏诛。

史臣曰：奚斤世称忠孝，征伐有克。平凉之役，师殁身虏。虽败崱之责已赦，封尸之效靡立，而恩礼隆渥，没祀庙庭。叔孙建少展诚勤，终著庸伐。治边有术，威震夷楚。俊委节太宗，义彰颠沛，察朱提之变，有日磾之风。加以柔而有正，见美朝野，可谓世不乏贤矣。

## 列传第十八

王建

安同

楼伏连

丘堆

娥清

刘尼

奚眷

车伊洛

宿石

来大千周几

豆代田

周观

闾大肥

尉拔

陆真

吕洛拔

王建，广宁人也。祖姑为平文后，生昭成皇帝。伯祖丰，以帝舅贵重。丰子支，尚昭成女，甚见亲待。建少尚公主。登国初，为外朝大人，与和跋等十三人选典庶事，参与计谋。太祖幸濡源，遣建使慕容垂，辞色高亢，垂壮之。还为左大夫。建兄回，诸子多不顺法，建具以状闻，回父子伏诛。其谨直如

此。从征伐诸国。破二十余部，以功赐奴婢数十口，杂畜数千。从征卫辰，破之，赐僮隶五千户，为中部大人。

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。太祖乘胜将席卷南夏，于是简择俘众，有才能者留之，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，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。乃召群臣议之。建曰：“慕容覆败于此，国内虚空，图之为易。今获而归之，无乃不可乎？且纵敌生患，不如杀之。”太祖谓诸将曰：“若从建言，吾恐后南人创义，绝其向化之心，非伐罪吊民之义。”诸将咸以建言为然，建又固执，乃坑之。太祖既而悔焉。

后从征慕容宝，拜冠军将军。并州既平，车驾东出井陘，命建率五万骑先驱启路。车驾次常山，诸郡皆降，惟中山、鄴、信都三城不下。乃遣卫王仪南攻鄴，建攻信都，众各五万。建等攻城六十余日不能克，士卒多伤。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，慕容宝冀州刺史慕容凤夜逾城走，信都降。车驾幸钜鹿，破慕容宝于柏肆坞，遂进围中山。宝弃城走和龙，城内无主，百姓惶恐，东门不闭。太祖将夜入乘城，据守其门。建贪而无谋，意在虏获，恐士卒肆掠，盗乱府库，请俟天明，太祖乃止。是夜，徒河人共立慕容晋麟为主，遂闭门固守。太祖乃悉众攻之，连日不拔。使人登巢车临城，招其众曰：“慕容宝捐城奔走，汝曹百姓将为谁守？何不识天命，取死亡也？”皆曰：“群小无知，但复恐如参合之众，故求全月日之命耳。”太祖闻之，顾视建而唾其面。中山平，赐建爵濮阳公。乌丸库偃宫鸣聚党为寇，诏建讨平之。迁太仆，徙为真定公，加散骑常侍，冀青二州刺史。卒，陪葬金陵。

初，建兄豆居以建功赐爵即丘候，无子，建以子斤袭兄爵。太守初，给事中，任职用事。转大长秋。世祖征赫连昌，遣斤部造攻具。进爵淮南公，加平北将军。时并州胡酋田卜谋反诛，

余众不安，遣斤镇虑廐以抚慰之。斤绥静胡魏，甚收声称。刘义隆遣将到彦之寇河南，世祖西征赫连定，以斤为卫兵将军，镇蒲坂。关陇平，斤徙镇长安，假节，镇西将军。斤遂骄矜，不顺法度，信用左右，调役百姓，民不堪之，南奔汉川者数千家。而委罪于雍州刺史阳文祖、秦州刺史任延明。世祖召问二人，各以状对。世祖知为斤所诬，遣宜阳公伏树覆按虚实，得数十事。遂斩斤以徇。

建孙度，太宗时为虎牢镇监军。世祖即位，徵拜殿中给事，迁尚书。从征赫连昌，讨蠕蠕，并有功，赐爵济阳公，加散骑常侍，平南将军。诏度率五千骑与叔孙建合击刘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于湖陆，大破之。后出镇长安，假节，都督秦、泾、梁益、雍五州诸军事，开府。卒，谥曰庄。

子安都，袭，降爵为侯。世祖拜为太子庶子，出为鄯善镇将。高宗时，为内都大官。卒，子买得袭。

建曾孙树，以善射有宠于显祖，为内侍长。稍迁尚书，赐爵历阳侯，加龙骧将军、员外常侍。出为平西将军、泾州刺史。卒。

安同，辽东胡人也。其先祖曰世高，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。历魏至晋，避乱辽东，遂家焉。父屈，仕慕容暉，为殿中郎将。苻坚灭暉，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，出赐刘库仁为妻。库仁贵宠之。同因随着商贩，见太祖有济世之才，遂留奉侍。性端严明惠，好长者之言。

登国初，太祖征兵于慕容垂，事在《窟咄传》。同频使称旨，遂见宠异，以为外朝大人，与和跋等出入禁中，迭典庶事。太祖班赐功臣，同以使功居多，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，马二匹，羊五十口，加广武将军。

从征姚平于柴壁，姚兴悉众救平，太祖乃增筑重围以拒兴。

同进计曰：“臣受遣诣绛督租，见汾东有蒙坑，东西三百余里，径路不通。姚兴来，必从汾西，乘高临下，直至柴壁。如此，则寇内外势接，重围难固，不可制也。宜截汾曲为南北浮桥，乘西岸筑围。西围既固，贼至无所施其智力矣。”从之。兴果视平屠灭而不能救。以谋功，赐爵北新侯，加安远将军。诏同送姚兴将越骑校尉唐小方等于长安。

清河王绍之乱，太宗在外，使夜告同，令收合百工伎巧，众皆响应奉迎。太宗即位，命同与南平公长孙嵩并理民讼。又诏与肥如侯贺护持节循察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、丁零，宣诏抚慰，问其疾苦，纠举守宰不法。同至并州，表曰：“窃见并州所部守宰，多不奉法。又刺史擅用御府针工古彤为晋阳令，交通财贿，共为奸利。请案律治罪。”太宗从之，于是郡国肃然。同东出井陘，至钜鹿，发众四户一人，欲治大岭山，通天门关；又筑坞于宋子，以镇静郡县。护疾同得众心，因此使人告同筑城聚众，欲图大事。太宗以同擅徵发于外，槛车徵还，召群官议其罪。皆曰：“同擅兴事役，劳扰百姓，宜应穷治，以肃来犯。”太宗以同虽专命，而本在为公，意无不善，释之。

世祖监国，临朝听政，以同为左辅。太宗征河南，拜同右光禄大夫。世祖出镇北境，同与安定王弥留镇京师。世祖即位，进爵高阳公，拜光禄勋。寻除征东大将军，冀青二州刺史。同长子屈，太宗时典太仓事，盗官粳米数石，欲以养亲。同大怒，奏求戮屈，自劾不能训子，请罪。太宗嘉而恕之，遂诏长给同粳米。其公清奉法，皆此类也。

同在官明察，长于校练，家法修整，为世所称。及在冀州，年老，颇殖财货，大兴寺塔，为百姓所苦。神二年卒。追赠高阳王，谥曰恭惠。

屈子阳烈，散骑侍郎，赐爵北新子。

屈弟原，雅性矜严，沉勇多智略。太宗时为猎郎，出监云中军事。时赫连屈丐犯河西，原以数十骑击之，杀十余人。太宗以原轻敌，违节度，加其罪责。然知原骁勇，遂任以为将，镇守云中。宽和爱下，甚得众心。蠕蠕屡犯塞，原辄摧破之。以功赐爵武原侯，加鲁兵将军。

世祖即位，徵拜驾部尚书。车驾征蠕蠕大檀。分军五道并进，大檀惊骇北遁。迁尚书左仆射、河间公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。从征赫连昌，入其城而还。车驾北伐，蠕蠕循走。世祖闻东部高车在巴尼陂，人畜甚众，将遣袭之。诸将皆以为难，世祖不从。遣原与侍中古弼率万骑讨之，大获而还。车驾征昌黎，原与建宁王崇屯于漠南以备蠕蠕。

原在朝无所比周，然恃宠骄恣，多所排抑。为子求襄城公庐鲁元女，鲁元不许。原告其罪状，事相连逮，历时不决。原惧不胜，遂谋为逆，事泄伏诛。临刑上疏曰：“臣闻圣不独明而治，鼎不单足而立，是以荧火之光，犹增日月之曜。先臣同，往因圣运，归身太祖，竭诚戮力，立效于险难之中。臣以顽暗，忝备股肱。陛下恩育，委以朝政，思展微诚，仰报恩泽，而鲁元奸妄，构成贝锦，天威遂加，合门俱戮。此乃命也，非臣之枉。但鲁元外类忠贞，内怀奸诈，而陛下任以腹心，恐衅发肘腋。臣与鲁元生为怨人，死为讎鬼，非以私故，谤毁鲁元。不复眷眷，披露诚款。”

原弟颡，颡弟聪，为内侍。聪弟蔭，为龙骧将军，给事黄门侍郎，赐爵广宗侯。原兄弟外节俭，而内实积聚，及诛后，籍其财至数万。

颡，辩慧多策略，最有父风。太宗初，为内侍长，令察举百僚。纠刺奸慝，无所回避。尝告其父阴事，太宗以为忠，特亲宠之。

宜城王奚斤，自长安追击赫连昌，至于安定，颡为监军侍御史。斤以马多疫死，士众乏粮，乃深垒自固。遣太仆丘堆等督租于民间，为昌所败。昌遂骄矜，日来侵掠，刍牧者不得出，士卒患之。颡进计曰：“本奉诏诛贼，今乃退守穷城，若不为贼杀，当以法诛。进退安有生路？而王公诸将，晏然无谋，将何以报恩塞责？”斤曰：“今若出战，则马力不足，以步击骑，终无捷理。当须京师救骑至，然后步陈击于内，骑兵袭其外。所谓万全之计也。”颡曰：“今猛寇游逸于外，而吾等兵疲力屈，士有饥色，不一决战，则死在旦夕，何救兵之可待也！等死，当战死，宁可坐受困乎？”斤犹以马为辞。颡曰：“今兵虽无马，但将帅所乘，足得二百骑。颡请募壮勇出击之，就不能破，可以折其锐。且昌狃而无谋，每好挑战，众皆识之。若伏兵奄击，昌可擒也。”斤犹难之。颡乃阴与尉眷等谋，选骑待焉。昌来攻垒，颡出应之。昌于陈前自接战，军士识昌，争往赴之，会天大风扬尘，昼昏，众乱，昌退。颡等追击，昌马蹶而坠，颡擒昌，送于京师。世祖大悦，拜颡建节将军。赐爵西平公，代堆统摄诸军。斤耻功不在己，轻追昌弟于平凉，败绩。定将复入长安，诏颡镇蒲坂以拒之。

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率众寇河南，以援赫连定。世祖以兵少，乃摄河南三镇北渡。彦之遂列守南岸，至于衡关。世祖西征赫连定，以颡为冠军将军，督诸军击彦之。彦之遣将姚纵夫渡河攻冶坂，颡督诸军击之，斩首三千余级，投水者甚众。遂济河，攻洛阳，拔之，擒义隆将二十余人，斩首五千级。进攻虎牢，虎牢溃，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。又与琅邪王司马楚之平滑台，擒义隆将朱修之、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，俘获万余人。乃振旅还京师。

神 四年卒。赠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进爵为王，谥曰

襄。颡为将，善绥士众，及卒，义隆士卒降者，无不叹息。

同弟 者，太宗时为乐陵太守。卒。

长子国，位至冠军将军，赐爵北平侯，杏城镇将。

国弟难，有巧思。阳平王杜超督诸将击刘义隆，难参征南军事，以功表为清河太守。世祖时，诸将频征和龙，皆以难为长史。凿山堙谷，省力兼功。迁给事中。从驾南征，造浮桥于河，以功赐爵清河子。卒。

子平城，袭爵。官至虞曹令。为乙浑所杀。

楼伏连，代人也。世为酋帅。伏连忠厚有器量，年十三，袭父位，领部落。太祖初，从破贺兰部。又从平中山，为太守，斩逆贼张翹。从征姚平于柴壁，以功赐爵安邑侯。太祖时，为晋兵将军、并州刺史。伏连招诱西河胡曹成等七十余人，袭杀赫连屈子吐京护军及其守士三百余人，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余家。太宗嘉之，拜成等将军，赐爵列侯。徵伏连为内都大官。世祖即位，进为广陵公，转卫尉，徙光禄勋。世祖征蠕蠕，伏连留镇京师，进爵为王，加平南大将军。又除假节，督河西诸军，镇西大将军，出镇统万。真君十年薨。谥曰恭王。

子真，袭，降爵为公。从世祖征伐有功，官至散骑常侍，尚书，安北将军。徙为湘东公。从征凉州，还，卒于路。谥曰庄公。

子干，袭，降爵为侯。

真次弟大拔，历位尚书、散骑常侍、征西将军，赐爵永平侯。高祖初，为中都大官。卒，赠平东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曰康。

子稟，字法生，袭。拜太子宫门大夫，稍迁赵郡太守。更满还京，除冠军将军，城门校尉。出为征虏将军，平城镇将。迁朔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入为卫尉少卿。卒，年五十八。赠抚

军将军、恆州刺史。

子贵宗，武定中，伏波将军、开府水曹参军。

伏连兄孙安文。从征平凉有功，赐爵霸城男，加虎威将军。后迁三郎幢将。卒。高祖初，以其子毅贵，追赠安东将军，冀州刺史，阳平公，谥曰定。

毅，历位内外，稍迁殿中尚书，散骑常侍，赐爵常山公，加安南将军。迁尚书右仆射。以擒反人梁众保，加侍中，本官如故。后例降为侯。出除使持节，镇东将军，定州刺史。

时太极殿成，将行考室之礼，引集群臣，而雪不克飨。高祖曰：“朕经始正殿，功构初成，将集百僚，考行大礼。然同云仍结，霏雪骤零，将由寡昧，未能仰答天心，此之不德，咎竟焉在？卿等宜各陈所怀，以匡不逮。”毅稽首对曰：“雪霜风雨，天地之常；夏霖冬霰，四时恆节。今隆冬雪降，固是其时。又《礼》云：‘雨沾服失容，则废’，礼自古而然，不足为异。”高祖曰：“昔刘秀将济，呼沱为之冰合。但朕德谢古人，不能仰感天意故也。”后转都督凉河二州、鄯善镇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车驾南伐，毅表谏曰：“伏承六军云动，问罪荆扬，吊民淮表，一同瓯越。但臣愚见，私窃未安。何者？京邑新迁，百姓易业，公私草创，生途索然。兼往岁弗稔，民多饥馑，二三之际，嗟惋易兴。天道悠长，宜遵养时晦，愿抑赫斯，以待后日。”诏曰：“时不自来，因人则合。今年人事，殊非昔岁。守株之唱，便可停也。阳九利涉，岂卿所知也？”

太和二十一年卒。赐钱二十万，布二百匹。

丘堆，代人也。美容仪，以忠谨亲侍。太宗即位，拾遗左右，稍迁散骑常侍。与叔孙建等讨灭山胡。刘裕溯河西伐，诏堆与建自河内次枋头以备寇盗。姚泓既灭，堆留镇并州。赫连屈子遣三千骑寇河西，堆自并州与游击将军王洛生击走之。以

功赐爵为侯。世祖监国临朝，堆与太尉穆观等为右弼。世祖即位，进爵临淮公，加镇西将军。徙为太仆。

世祖征赫连昌，堆与常山王素督步兵三万人为后继。昌战败南奔，世祖遣堆与宗正娥清率五千骑略地关右。昌贰城守将坚守不下，堆与清攻拔之。诏堆班师，宣城王奚斤表留堆等进平昌，许之。堆、斤合军与昌相拒击。士马乏粮，堆与义兵将军封礼督租于民间，士卒暴掠，为昌所袭，败绩。堆将数百骑还城。斤追击赫连定，留堆守辎重。斤为定所擒，堆闻而弃甲走长安，复将高凉王礼弃守东走蒲坂。世祖大怒，遣西平公安颉斩堆。延和初，诏曰：“堆，国之肺腑，勋著先朝，西征丧师，遂从军法。国除祀绝，朕甚愍之。可赐其子跋爵淮陵侯，加安远将军。”后征盖吴，战没。

子麟，袭爵。历位驾部令。出为瑕丘镇将，假平南将军，东海公。迁东兖州刺史，卒官。

娥清，代人也。少有将略，累著战功。稍迁振威将军。刘裕遣将朱超石寇平原，至畔城遁还。清与长孙道生追之，至河，获其将杨丰。还，拜给事黄门侍郎。先是，徙河民散居三州，颇为民害。诏清徙之平城。清善绥抚，徙者如归。太宗南巡幸鄴，以清为中领军将军，与宋兵将军周几等渡河略地。至湖陆，高平民屯聚林藪，拒射官军，清等诛数千家，虏获万余口。赐爵须昌侯。清与几等遂镇枋头。世祖初，清自枋头还京师，假征南将军，进为东平公。蠕蠕大檀徙居漠南，清与平阳王长孙翰从东道出长川讨之，大获而还。转宗正卿。寻从征蠕蠕。又从平统万，遂与奚斤追赫连昌至安定，与昌相持。及安颉擒昌，昌弟定西走，斤追之。清欲寻水而还，斤不从，遂与斤俱为定所擒。世祖克平凉，乃得还。后诏清镇并州，讨山胡白龙于西河，斩白龙父及其将帅，遂屠其城。迁平东将军，与古弼等东

讨冯文通。以不急战，文通奔高丽，槛车徵，黜为门卒。遂卒于家。

子延，官至员外散骑常侍，赐爵南平公。

刘尼，代人也。本姓独孤氏。曾祖敦，有功于太祖，为方面大人。父娄，冠军将军，卒赠并州刺史。尼少壮健，有膂力，勇果善射，世祖见而善之，拜羽林中郎，赐爵昌国子，加振威将军。

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，秘之，惟尼知状。尼劝爱立高宗。爱自以负罪于景穆，闻而惊曰：“君大痴人，皇孙若立，岂忘正平时事乎？”尼曰：“若尔，今欲立谁？”爱曰：“待还宫，擢诸王子贤者而立之。”尼惧其有变，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，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。仍共南部尚书陆丽谋曰：“宗爱既立南安，还复杀之。今不能奉戴皇孙，以顺民望，社稷危矣。将欲如何？”丽曰：“唯有密奉皇孙耳。”于是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，尼与丽迎高宗于苑中。丽抱高宗于马上，入京城。尼驰还东庙，大呼曰：“宗爱杀南安王，大逆不道。皇孙已登大位，有诏，宿卫之士皆可还宫。”众咸唱万岁。贺及渴侯登执宗爱、贾周等，勒兵而入，奉高宗于宫门外，入登永安殿。以尼为内行长，进爵建昌侯。迁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。又进爵东安公。寻迁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，进封为王。

出为征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在州清慎，然率多酒醉，治日甚少。徵为殿中尚书，加侍中，特进。高宗末，迁司徒。显祖即位，以尼有大功于先朝，弥加尊重，赐别户三十。皇兴四年，车驾北征，帝亲誓众，而尼昏醉，兵陈不整。显祖以其功重，特恕之，免官而已。延兴四年薨。

子杜生，袭爵。世宗时，宁朔将军、步兵校尉。熙平初卒。赠龙骧将军，朔州刺史，谥曰克。

奚眷，代人也。少有将略。太祖时有战功。太宗时为尚书、假安南将军、虎牢镇将，为寇所惮。世祖初，为中军、都曹尚书，复镇虎牢，赐爵南阳公，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豫洛二州河内诸军事、镇南将军，开府。寻徙镇长安。世祖幸美稷，眷受诏督诸军，共讨山胡白龙于西河，破之，屠其城，斩首数千级，虏其妻子而还。世祖平姑臧，遣眷讨沮渠牧犍弟私署张掖太守宜得。宜得奔酒泉，酒泉太守无讳与宜得奔高昌。获其二城。后沮渠天周复据酒泉，眷讨平之，虏男女四千余人。世祖征蠕蠕，以眷为尚书，督偏将出别道，诏会鹿浑海。眷与中山王辰等诸大将俱后期，斩于都南。爵除。

车伊洛，焉耆胡也。世为东境部落帅，恆修职贡。世祖录其诚款，延和中，授伊洛平西将军，封前部王，赐绢一百匹，绵一百斤，绣衣一具，金带靴帽。伊洛大悦，规欲归阙。沮渠无讳断路，伊洛与无讳连战，破之。时无讳卒，其弟安周夺无讳子乾寿兵，规领部曲。伊洛前后遣史招喻，乾寿等率户五百余家来奔，伊洛送之京师。又招喻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，送诣敦煌。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，虏获男女二百人，驼千头，马千匹。以金一百斤奉献。

先是，伊洛征焉耆，留其子歇守城，而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围歇，并遣使谓歇曰：“尔父已投大魏，尔速归首，当赐尔爵号。”歇固守，连战。久之，外无救援，为安周所陷，走奔伊洛。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，归焉耆镇。世祖嘉之。正平元年，诏伊洛曰：“歇年尚幼，能固守城邑，忠节显著，朕甚嘉之。可遣歇诣阙。”伊洛令歇将弟波利等十余人赴都。

正平二年，伊洛朝京师，赐以妻妾、奴婢、田宅、牛羊、拜上将军，王如故。兴安二年卒。赠镇西大将军，秦州刺史，谥曰康王。赐绵绢杂彩五百匹，衣二十七袭。葬礼依庐鲁元故

事。

歇袭爵。皇兴末，拜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延兴三年卒。子伯主袭爵。

波利，天安二年拜立节将军、乐官侯。皇兴三年卒，兄子洛都袭爵。

宿石，朔方人也，赫连屈子弟文陈之曾孙也。天兴二年，文陈父子归阙，太祖嘉之，以宗女妻焉，赐奴婢数十口，拜为上将军。祖若豆根，太宗时赐姓宿氏，袭上将军。父沓干，世祖时虎贲幢将。从征平凉有功，拜虎威将军，侍御郎，赐爵汉安男。转中散，迁给事，兼领工曹。从驾讨和龙，以功赐奴婢十七户。真君四年，从驾讨蠕蠕，战没。世祖悼惜之，诏求沓干子。时石年甫十一，引见，以幼听归。年十三，袭爵，擢为中散。从驾至江，拜宣威将军。兴光中，迁侍御史，拜中垒将军，进爵蔡阳子，典宜官曹。迁内行令。从幸苑内，游猎，石于高宗前走马，道峻，马倒殒绝，久之乃苏。由是御马得制。高宗嘉之，赐绵一百斤，帛五十匹，骏马一匹，改爵义阳子。尝从猎，高宗亲欲射虎。石叩马而谏，引高宗至高原上。后虎腾跃杀人。诏曰：“石为忠臣，鞚马切谏，免虎之害。后有犯罪，宥而勿坐。”赐骏马一匹。尚上谷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天安初，迁散骑常侍，吏部尚书，进爵太山公，为北中道都大将。延兴元年卒。追赠太原王，谥曰康。葬礼依庐鲁元故事。太和初，子倪袭爵，比部侍御。

来大千，代人也。父初真，从太祖避难叱候山，参创业之功，官至后将军，武原侯，与在八议。大千骁果，善骑射，为骑都尉。永兴初，袭爵，迁中散。至于朝贺之日，大千常著御铠，盘马殿前，朝臣莫不嗟叹。迁内幢将，典宿卫禁旅。大千用法严明，上下齐肃。尝从太宗校猎，见虎在高岩上，大千持

槊直前刺之，应手而死。太宗嘉其勇壮，又为殿中给事。

世祖践祚，与襄城公庐鲁元等七人俱为常侍，持仗侍卫，昼夜不离左右。从讨赫连昌，共长孙道生与贼交战。道生马倒，为贼所击，大千驰救，贼众散走。大千扶道生上马，遂得免。从讨蠕蠕，战功居多。迁征北大将军，赐爵庐陵公，镇云中，兼统白道军事。口贼北叛，大千前后追击，莫不平殄。延和初，车驾北伐，大千为前锋，大破虏军。世祖以其壮勇，数有战功，兼悉北境险要，诏大千巡抚六镇，以防寇虏。经略布置，甚得事宜。后吐京胡反，以大千为都将讨平之。在吐京卒，丧还，停于平城南。世祖出，还，见而问之，左右以对。世祖悼叹者良久。诏曰：“大千忠勇尽节，功在可嘉，今听丧入殡城内。”赠司空，谥曰庄公。

子丘颓，袭爵。降为晋兴侯。拜安远将军。从驾到江，进右将军。和平中，迁中散，转相曹都典奉事。皇兴四年卒。赠宁南将军，陈留公，谥曰简。子萇袭爵。

丘颓弟提，官至监御曹给事，冠军将军，兖州刺史，濮阳侯。太和十年卒。

周几，代人也。父千，有功太祖之世，赐爵须阳侯。坐事死。几少以善骑射为猎郎。太宗即位，为殿中侍御史，掌宿卫禁兵，断决称职。迁左民尚书。神瑞中，并州饥民游食山东，诏几领众镇博陵之鲁口以安集之。泰常初，白涧、行唐民数千家负险不供输税，几与安康子长孙道生宣示祸福，逃民遂还。于时郡县斩叛胡翟猛雀于林虑山，猛雀遗种窜于行唐及襄国。几追讨，尽诛之。后为宁朔将军，拒司马德宗将刘裕于南，破毛德祖于土楼。以功赐爵交址侯。世祖以几有智勇，遣镇河南，威信著于外境。几常嫌奚斤等绥抚关中失和，百姓不附。每至言论，形于声色。斤等惮焉。进号宋兵将军。率洛州刺史于栗

磻以万人袭陕城，卒于军，军人无不叹惜之。归葬京师。追赠交耻公，谥曰桓。

子步，袭爵。卒。

子安国，袭爵。太和中，讨蠕蠕，失利，伏法。爵除。

豆代田，代人也。太宗时以善骑射为内细射。从攻虎牢，诏代田登楼射贼，矢不虚发。与奚斤前锋先入，擒刘义隆将毛德祖并长史、司马三人。以功迁内三郎。从讨赫连昌，乘胜追贼。入其宫门，门闭，代田逾宫而出。世祖壮之，拜勇武将军。后从驾平昌，以战功赐奴婢十五口，黄金百斤，银百斤。神中，讨蠕蠕，赐爵关中侯。从讨平凉，击破赫连定，得奚斤等。世祖以定妻赐之，诏斤膝行授酒于代田。敕斤曰：“全尔身命者，代田功也。”改爵并陞侯，加散骑常侍，右卫将军，领内都幢将。从讨和龙，战功居多，迁殿中尚书，赐奴婢六十口。以前后军功，进爵长广公，加平东将军。从驾南讨。转太子太保。出为统万镇大将。兴安中卒。赠侍中，安东大将军，长广王，谥曰恭。

子求周，为内三郎。从驾到江，赐爵五等子。又进爵为侯。后袭父爵。为吏部尚书。皇兴二年卒。赠征北大将军，长广王，谥曰简。子多侯袭爵。

周观，代人也。骁勇有膂力，每在军阵，必应募先登。以功进为军将长史，寻转军将。

击赫连屈丐有功，赐爵安川子，迁北镇军将。世祖即位，从讨蠕蠕。以军功进为都副将，镇云中。神中，又讨蠕蠕，大获，增爵为侯。从征平凉，进爵金城公，迁为都督。从破离石胡，加散骑常侍。转高平镇将。观善抚士卒，号有威名。真君初，诏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掖。徙其民数百家，将置于京师，至武威，辄与诸将私分之。世祖大怒，黜观为金城侯，

改授内都大官。出除平南将军，秦州刺史，复爵金城公。抚馭失和，民薛永宗聚众于汾曲以叛，观讨永宗，为流矢所中。世祖幸蒲坂，观闻帝至，惊怖而起，疮重遂卒。世祖怒，绝其爵。

子豆，初为三郎，迁军将。卒于长乐太守。

闾大肥，蠕蠕人也。太祖时，与其弟大泥倍颺率宗族归国。太祖善之，尚华阴公主，赐爵其思子。与其弟并为上宾，入八议。太宗即位，进大肥为内都大官，增爵为侯。神瑞中，为都将，讨越勒部于跋那山，大破之。泰常初，复为都将，领禁兵讨蠕蠕，获其大将莫孤浑。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，大肥与娥清领十二军出中道，略地高平、金乡，东至泰山。假大肥使持节，安阳公，镇抚陈汝。世祖初，复与奚斤出云中白道讨大檀，破之。还为内都大官。

出除使持节，冀青二州刺史，假荥阳公。寻徵还，位特进。复出为冀青二州刺史。寻入为内都大官。从讨赫连昌，以功授荥阳公。公主薨，复尚濩泽公主。又为都将，击大檀，大破之。还至渴侯山，遂讨东部高车于已尼陂。又征平凉，并有功。世祖将拜大肥为王，遇疾卒。追赠中山王。子贺，早卒。

大肥弟驎袭爵。出为仇池镇将。卒，无子。

弟凤，袭爵。高宗时为内都大官，出为镇南将军。肆州刺史。卒，无子，爵除。

尉拔，代人也。父那，濮阳太守。拔为太学生，募从兖州刺史罗忸击贼于陈汝，有功，赐爵介休男。从讨和龙，迁虎贲帅，转千人军将。又从乐平王丕讨和龙。除凉州军将，击吐谷浑，获其人一千余落。后吐谷浑小将率三百余落来降，寻复亡叛，拔率骑追之，尽获而还。以功进爵为子。迁晋昌镇将，绥怀边民，甚著称绩。入为知臣监。出为杏城镇将。在任九年，大收民和，山民一千余家，上郡徙各庐水胡八百余落，尽附为

民。高宗以拨清平有惠绩，赐以衣服。显祖即位，为北征都督。复为都督，南攻悬瓠，破刘彧将朱湛之水军三千人，拜悬瓠镇将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进爵安城侯。显祖嘉其声效，复赐衣服。转平南将军，北豫州刺史。后洛州民田智度聚党谋逆。诏拨乘传发豫州兵与洛州刺史丘顿击之，获智度，送京师。拨卒，赠冠军将军，谥敬侯。

陆真，代人也。父洛侯，秦州长史。真少善骑射。世祖初，以真膂力过人，拜内三郎。数从征伐，所在摧锋陷阵，前后以功屡受赏赐。

真君中，从讨蠕蠕，以功赐爵关内侯。后攻悬瓠，登楼临射城中，弦不虚发。刘义隆将王玄谟众数万人寇滑台，真从世祖讨之。夜与数人乘小船突玄谟军，入城抚慰，登城巡行贼营中，乃还渡河。至明，玄谟败走。从驾至江，真再破贼军，拜建武将军，石城子。还攻盱眙，真功居多。迁给事中，典太仓事。

高宗即位，拜冠军将军，进爵都昌侯。迁散骑常侍，选部尚书。时丁零数千家寇窃并定，真与并州刺史乞伏成龙自乐平东入，与定州刺史许崇之并力讨灭。从驾巡东海，以真为宁西将军。寻迁安西将军，长安镇将，假建平公。胡贼帅贺略孙聚众千余人叛于石楼。真击破之，杀五百余人。是时，初置长蛇镇，真率众筑城，未讫，而氐豪仇儁檀等反叛，氐民咸应，其众甚盛。真击平之，杀四千余人，卒城长蛇而还。

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，杀雍州刺史鱼玄明，关中草草。以真为长安镇将，赐爵河南公。长安兵民，素伏威信，真到，抚慰之，皆怡然安静。咸阳民赵昌受刘彧署龙骧将军，扇动鄠、盩厔二县，聚党数百人据赤谷以叛。真与雍州刺史刘邈讨平之，昌单骑走免。后鄠县民王稚兄弟，聚二千余人，招引赵昌。始

平、石安、池阳、灵武四县人皆应之，众至五千，据治谷堡。时诏南郡王李惠等领步骑六千讨昌。真以大军未至，虑昌滋蔓，与雍州刺史刘邈讨昌。昌出营拒战，真击破之，斩昌及贼首三千余级，传首京师，并诛其党与七百余人，获男女一千余口。雍州民夷，莫不震伏。在镇数年，甚著威称。延兴二年卒。归葬京师，谥曰烈。

子延，字契胡提，颇有气干，袭爵河南公。累迁历长安镇将，拜安南将军，济州刺史。例降，改封汝阳侯。京兆王愉为徐州刺史，以延为愉府司马，带彭城内史。正始初，除武川镇将。入除太仆卿。都督沃野、武川、怀朔三镇诸军事，安北将军，怀朔镇大将，加散骑常侍。正光初，拜金紫光禄大夫，复除太仆卿。受使绥慰秀容，为牧子所害。

弟什夤，太府卿，平东将军，光禄大夫。建义初，拜都官尚书。卒于平南将军，光禄大夫。

吕洛拔，代人也。曾祖渴侯，昭成时率户五千归国。祖肥，濮阳太守。父匹知，世祖时为西部长，荥阳公。洛拔以壮勇知名，高宗末为平原镇都督。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归诚，请援。诏遣尉元率众救之，洛拔随元入彭城。彧将张永遣将王茂之领兵五千向武原，援其运车。元遣洛拔率骑诣武原击之。格战二日，手杀九人，夺贼运车二百余乘，牛二百五十头。仍共击张永，大败之。赐爵成武侯，加建义将军。年五十六，卒。

长子文祖，显祖以其勋臣子，补龙牧曹奏事中散。以牧产不滋，坐徙于武川镇。后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，辞义通辩，超授阳平太守。未拜，转为外都曹奏事中散。后坐事伏法。

史臣曰：仁人之言，必有博利。参合之役，威罚实行，盖王建之罪欤？安同异类之人，智识入用，任等时俊，当有由哉！颉擒赫连昌，摧义隆众，遂为名将，未易轻也。楼伏连，丘

堆，娥清，俱以壮勇，征伐四克。刘尼忠国翼主，岂徒骁猛之用乎？奚眷将略致位，不能以功名自终。车伊洛自远宅心，异凡戎矣。宿石等并忠勤勇略，有将帅之才，自致青云，岂徒然也？

## 列传第十九

### 于栗磾

于栗磾，代人也。能左右驰射，武艺过人。登国中，拜冠军将军，假新安子。后与宁朔将军公孙兰领步骑二万，潜自太原从韩信故道开井陘路，袭慕容宝于中山。既而车驾后至，见道路修理，大悦，即赐其名马。及赵魏平定，太祖置酒高会，谓栗磾曰：“卿即吾之黥彭。”大赐金帛，进假新安公。太祖田于白登山，见熊将数子，顾谓栗磾曰：“卿勇干如此，宁能搏之乎？”对曰：“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若搏之不胜，岂不虚毙一壮士。自可驱致御前，坐而制之。”寻皆擒获。太祖顾而谢之。永兴中，关东群盗大起，西河反叛。栗磾受命征伐，所向皆平，即以本号留镇平阳。转镇远将军，河内镇将，赐爵新城男。栗磾抚导新邦，甚有威惠。

刘裕之伐姚泓也，栗磾虑其北扰，遂筑垒于河上，亲自守焉。禁防严密，斥侯不通。裕甚惮之，不敢前进。裕遗栗磾书，远引孙权求讨关羽之事，假道西上，题书曰：“黑矛公麾下。栗磾以状表闻，太宗许之，因授黑矛将军。栗磾好持黑矛以自标，裕望而异之，故有是语。奚斤之征虎牢也，栗磾别率众所部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于金墉，涓之弃城遁走。迁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进爵新安侯。洛阳虽历代所都，久为边裔，城阙萧条，野无烟火。栗磾刊辟榛荒，劳来安集。德刑既设，甚

得百姓之心。太宗南幸盟津，谓栗磾曰：“河可桥乎？”栗磾曰：“杜预造桥，遗事可想。”乃编次大船，构桥于冶坂。六军既济，太宗深叹美之。

世祖之征赫连昌，敕栗磾与宋兵将军、交趾侯周几袭陕城。昌弘农太守曹达不战而走。乘胜长驱，仍至三辅。进爵为公，加安南将军。平统万，迁蒲坂镇将。时弘农、河内、上党三郡贼起，栗磾讨之。转虎牢镇大将，加督河内军。寻迁使持节，都督兖相二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枋头都督。又为外都大官，平刑折狱，甚有声称。卒，年七十五。赐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赠太尉公。栗磾自少治戎，迄于白首，临事善断，所向无前。加以谦虚下士，刑罚不滥。世祖甚悼惜之。

子洛拔，袭爵。少以功臣子，拜侍御中散。有姿容，善应对，恭慎小心。世祖甚加爱宠，因赐名焉。车驾征讨，恆在侍卫，擢领监御曹事。从征凉州，既平，赐奴婢四十口，转监御曹令。恭宗之在东宫，厚加礼遇。洛拔以恭宗虽则储君，不宜逆自结纳，恆畏避屏退。左转领侯官曹事。顷之，袭爵。出为使持节，散骑常侍，宁东将军，和龙镇都大将，营州刺史。以治有能名，进号安东将军。又为外都大官。会陇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险窃命，私署王侯，高宗诏洛拔与南阳王惠寿督四州之众讨平之，徙其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。转拜侍中，殿中尚书。迁尚书令，侍中如故。在朝祗肃，百僚惮之。太安四年卒，时年四十四。洛拔有六子。

长子烈，善射，少言，有不可犯之色。少拜羽林中郎，迁羽林中郎将。延兴初，敕领宁光宫宿卫事。迁屯田给纳。

太和初，秦州刺史尉洛侯，雍州刺史、宜都王目辰，长安镇将陈提等，贪残不法。烈受诏案验，咸获赃罪，洛侯、目辰等皆致大辟，提坐徙边。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。迁司卫监，

总督禁旅。从幸中山，车驾还次肆州，司空苟颺表沙门法秀玄惑百姓，潜谋不轨，诏烈与吏部尚书口丞祖驰驿讨之。会秀已平，转左卫将军，赐爵昌国子。迁殿中尚书，赐帛三千匹。

于时高祖幼冲，文明太后称制，烈与元歪，陆叡，李冲等各赐金策，许以有罪不死。加散骑常侍，迁前将军，进爵洛阳侯。寻转卫尉卿。从驾南征，加镇南将军。

及迁洛阳，人情恋本，多有异议。高祖问烈曰：“卿意云何？”烈曰：“陛下圣略渊远，非愚管所测。若隐心而言，乐迁之与恋旧，唯中半耳。”高祖曰：“卿既不唱异，即是同，深感不言之益。宜且还旧都，以镇代邑。”敕留台庶政，一相参委。车驾幸代，执烈手曰：“宗庙至重，冀卫不轻，卿当祇奉灵驾，时迁洛邑。朕以此事相托顾，非不重也。”烈与高阳王雍奉迁神主于洛阳，高祖嘉其勋诚，迁光禄卿。

十九年，大选百僚，烈子登引例求进。烈表曰：“臣上或近臣，下不决引一人，疑而恩出分外，冀荷荣禄。当今圣明之朝，理应谦让，而臣子登引人求进，是臣素无教训。请乞黜落。”高祖曰：“此乃有识之言，不谓烈能辨此？”乃引见登，诏曰：“朕今创礼新邑，明扬天下，卿父乃行谦让之表，而有直士之风，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。”又加烈散骑常侍，封聊城开国子，食邑二百户。

及穆泰、陆叡谋反旧京，高祖幸代，泰等伏法。赐烈及李冲玺书，述金策之意。语在《陆叡传》。是逆也，代乡旧族，同恶者多，唯烈一宗，无所染预。高祖嘉其忠操，益器重之。叹曰：“元俨决断威恩，深自不恶，然而为臣尽忠猛决，不如烈也。尔日烈在代都，必即斩其五三元首耳。烈之节概，不谢金日磾也。”

诏除领军将军。以本官从征荆沔，加鼓吹一部。高祖谓彭

城王勰曰：“烈先朝旧德，智勇兼有，军之大计，宜共参决。

“宛邓既平，车驾还洛，论功加散骑常侍，金紫光禄大夫。二十三年，萧宝卷遣其太尉陈显达入寇马圈，高祖舆疾赴之，执烈手曰：“都邑空虚，维捍宜重，可镇卫二宫，以辑远近之望。

“显达破走，高祖崩于行宫，彭城王勰总一六军，秘讳而返，称诏召世宗会驾鲁阳。以烈留守之重，密报凶问。烈处分行留，神色无变。

世宗即位，宠任如前。咸阳王禧为宰辅，权重当时，曾遣家僮传言于烈曰：“须旧羽林虎贲执仗出入，领军可为差遣。

“烈曰：“天子谅暗，事归宰辅，领军但知典掌宿卫，有诏不敢违，理无私给。”奴惘然而返，传烈言报禧。禧复遣谓烈曰：“我是天子兒，天子叔，元辅之命，与诏何异？”烈厉色而答曰：“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、叔。若是诏，应遣官人，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，烈头可得，羽林不可得！”禧恶烈刚直，遂议出之，乃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征北将军、恆州刺史。烈不愿籓授，频表乞停。辄优答弗许。烈乃谓彭城王勰曰：“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？而逼老夫乃至于此。”遂以疾固辞。

世宗以禧等专擅，潜谋废之。会二年正月初祭，三公并致斋于庙，世宗夜召烈子忠谓曰：“卿父忠允贞固，社稷之臣。明可早入，当有处分。”忠奉诏而出。质明，烈至，世宗诏曰：“诸父慢怠，渐不可任，今欲使卿以兵召之，卿其行乎？”烈对曰：“老臣历奉累朝，颇以干勇赐职。今日之事，所不敢辞。”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，宣旨召咸阳王禧、彭城王勰、北海王祥，卫送至于帝前。诸公各稽首归政。以烈为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领军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三百户，并前五百户。自是长直禁中，机密大事，皆所参焉。

太尉、咸阳王禧谋反也，武兴王杨集始驰于北邙以告。时

世宗从禽于野，左右分散，直卫无几，仓卒之际，莫知计之所出。乃敕烈子忠驰覘虚实。烈时留守，已处分有备，因忠奏曰：“臣虽朽迈，心力犹可，此等猖狂，不足为虑。愿缓跽徐还，以安物望。”世宗闻之，甚以慰悦。及驾还宫，禧已遁逃。诏烈遣直阁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追之。

顺后既立，以世父之重，弥见优礼。八月，暴疾卒，时年六十五。世宗举哀于朝堂，给东园第一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；赐钱二百万，布五百匹；赠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将军、太尉公、雍州刺史；追封钜鹿郡开国公，增邑五百户，并前千户。烈有五子。

长子祚，字万年。太和中，为中散，稍迁恆州别驾。袭父爵。除假节、振威将军，沃野镇将，贪残多所受纳。坐免官，以公还第。卒，赠平州刺史。

祚子若，袭爵。多酒过，为叔父景所挝杀。子顺袭。卒，子馥袭。

祚弟忠，字思贤，本字千年。弱冠拜侍御中散。文明太后临朝，刑政颇峻，侍臣左右，多以微谴得罪。忠朴直少言，终无过误。太和中，授武骑侍郎，因赐名登。转太子羽军校尉。

世宗即位，迁长水校尉。寻除左右侍郎将，领直寝。元禧之谋乱也，车驾在外，变起仓卒，未知所之。忠进曰：“臣世蒙殊宠，乃心王室。臣父领军，付留守之重计，防遏有在，必无所虑。”世宗即遣忠驰骑观之，而烈分兵严备，果如所量。世宗还宫，抚背曰：“卿差强人意。”赐帛五百匹。又曰：“先帝赐卿名登，诚为美称；朕嘉卿忠款，今改卿名忠。既表贞固之诚，亦所以名实相副也。”

父忧去职。未几，起复本官。迁司空长史。于时太傅、录尚书、北海王详亲尊权重，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而给之。

后因公事，忠于详前谓遇曰：“殿下国之周公，阿衡王室，所须材用，自应关旨，何至阿谀附势，损公惠私也。”遇既不宁，详亦惭谢。迁征虏将军，余如故。以平元禧功，封魏郡开国公，食邑九百户。寻迁散骑常侍，兼武卫将军。每以鲠气正辞，为北海王详所忿，面责忠曰：“我忧在前见尔死，不忧尔见我死时也。”忠曰：“人生于世，自有定分，若应死于王手，避亦不免；若其不尔，王不能杀。”详因忠表让之际，密劝世宗以忠为列卿，令解左右，听其让爵。于是诏停其封，优进太府卿。

正始二年秋，诏忠以本官使持节、兼侍中，为西道大使，刺史、镇将赃罪显暴者，以状申闻，守令已下，便即行决。与抚军将军、尚书李崇分使二道。忠劾并州刺史高聪赃罪二百余条，论以大辟。还，除平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遭继母忧，不行。服阕，授安北将军，相州刺史。又为卫尉卿，河南邑中正。诏忠与吏部尚书元暉、度支尚书元匡、河南尹无苕等推定代方氏族。高肇忌其为人，欲密出之，乃言于世宗，称中山要镇，作捍须才，以忠器能，宜居其位。于是出授安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世宗既而悔之，复授卫尉卿、领左卫将军、恆州大中正。密遣中使诏曰：“自比股肱褫落，心膂无寄。方任虽重，比此为轻。故辍兹外任，委以内务。当勤夙无怠，称朕所寄也。”延昌初，除都官尚书，加平南将军，领左卫，中正如故。又加散骑常侍。尝因侍宴，赐之剑杖，举酒属忠曰：“卿世秉贞节，故恆以禁卫相委。昔以卿行忠，赐名曰忠。今以卿才堪御侮，以所御剑杖相赐。循名取义，意在不轻。其出入周旋，恆以自防也。”忠顿首陈谢。迁侍中、领军将军。忠面陈让云：“臣无学识，不堪兼文武之任。”世宗曰：“当今学识有文者不少，但心直不如卿。欲使卿劬劳于下，我当无忧于上。”

及世宗崩，夜中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肃宗于东宫

而即位。忠与门下议，以肃宗幼年，未亲机政；太尉、高阳王雍属尊望重，宜入居西柏堂，省决庶政；任城王澄明德茂亲，可为尚书令，总摄百揆。奏中宫，请即敕授。御史中尉王显欲逞奸计，与中常侍、给事中孙伏连等厉色不听，寝门下之奏。宫口侍中、黄门，但牒六辅姓字赍来。孙伏连等密欲矫太后令，以高肇录尚书事，显与高猛为侍中。忠即于殿中收显杀之。

忠既居门下，又总禁卫，遂秉朝政，权倾一时。初，太和中军国多事，高祖以用度不足，百官之禄四分减一。忠既擅权，欲以惠泽自固，乃悉归所减之禄，职人进位一级。旧制：天下之民绢布一匹之外，各输绵麻八两。忠悉以与之。忠白高阳王雍，自云世宗本许优转。雍惮忠威权，便顺其意，加忠车骑大将军。忠自谓新故之际，有安社稷之功，讽动百僚，令加己赏。于是太尉雍、清河王怿、广平王怀难违其意，议封忠常山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百僚咸以为然。忠又难于独受，乃讽朝廷，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。尚书左仆射郭祚、尚书裴植以忠权势日盛，劝雍出忠。忠闻之，逼有司诬奏其罪。郭祚有师傅旧恩，裴植拥地入国，忠并矫诏杀之。朝野愤怨，莫不切齿，王公已下，畏之累迹。又欲杀高阳王雍，侍中崔光固执，乃止，遂免雍太尉，以王还第。自此之后，诏命生杀，皆出于忠。即尊灵太后为皇太后，居崇训宫，忠为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领崇训卫尉、侍中、领军如故。灵太后临朝，解忠侍中、领军、崇训卫尉，止为仪同、尚书令，加侍中。忠为令旬余，灵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，问曰：“忠在端右，声听如何？”咸曰：“不称厥位。”乃出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太傅清河王等奏曰：“窃惟先帝升遐之初，皇上登极之始，四海谧然，宇内晏清。至于奉迎乘舆，侍卫省闕，斯乃臣子之常节，职司之恆理，不容以此为功，妄开并邑。臣

等前议所以广建茅土者，正以畏迫威权，苟免暴戾故也。是以中议之际，以十三日夜入为无勋，唯以拒违矫令，抑黜奸回，微可褒叙。以前侍中臣忠总摄文武，侍中臣光久在枢密，赞同其意，故唯赏二人。今尚书臣昭等无涯上诉，奉敕重议。案王显阴结奸徒，志为不逞；高肇远同凶逆，遥构祸端。无将之罪，事合湾戮，而忠等徵罪，唯以厥身，不至孥戮，又出罪人，穷治不尽。案律准宪，事在不轻。暨皇上纂历，圣后别宫，母子隔异，温清道绝，皆忠等之咎。过方厥勋，功微罪重。又忠专权之后，擅杀枢纳，辄废宰辅，令朝野骇心，远近怪愕。功过相除，悉不合赏。请悉追夺。”灵太后从之。

熙平元年春，御史中尉元匡奏曰：“臣闻事主不以幽贞革心，奉上不以趣舍亏节。是以倚秦宫而恸哭，复楚之功已多；陟庐龙而树勤，广魏之勋不浅。而申包避赏，君子于是义之；田畴拒命，良史所以称美。窃唯宫车晏驾，天人位易，正是忠臣孝子致节之秋。前领军将军臣忠不能砥砺名行，自求多福，方因矫制，擅相除假，清官显职，岁月隆崇。臣等在蕃之时，乃心家国，书谗往来，愤气成疚，伤礼败德，臣忠即主。谨案臣忠世以鸿勋盛德，受遇累朝，出入承明，左右机近。幸国大灾，肆其愚戆，专擅朝命，无人臣之心。裴郭受冤于既往，宰辅黜辱于明世。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领崇训卫尉，原其此意，便欲无上自处。既事在恩后，宜加显戮。请御史一人，令史一人，就州行决。崔光与忠虽同受召，而谓光既儒望，朝之礼宗，摄心虚远，不关世务。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，光若不同，又有危祸。伏度二圣钦明，深垂昭恕。而自去岁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驾以后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亲览以前，诸有不由阶级而权臣用命，或发门下诏书，或由中书宣敕，擅相拜授者，已经恩宥，正可免其叨窃之罪。既非时望，朝野所知，冒阶而

进者，并求追夺。”灵太后令曰：“直绳所纠，实允朝宪。但忠事经肆宥，又蒙特原，无宜追罪。余如奏。”又诏曰：“忠以往年大讳之际，开崇邑土，然酬庸理乖，有司执夺。岂宜一谬，弃其余勋也。但忠厥任禁要，诚节皎然，宜褒锡山河，以安厥望。可灵寿县开国公，邑五百户。”

初，世宗崩后，高太后将害灵太后。刘腾以告侯刚，刚以告忠。忠请计于崔光，光曰：“宜置胡嫔于别所，严加守卫，理必万全，计之上者。”忠等从之，具以此意启灵太后，太后意乃安。故太后深德腾等四人，并有宠授。忠以毁之者多，惧不免祸，愿还京师，欲自营救。灵太后不许。二年四月，除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，将军如故。

神龟元年三月，复仪同三司，疾病未拜，见裴郭为崇，忠自知必死。表曰：“先帝录臣父子一介之诚，昭臣家世奉公之节，故申之以婚姻，重之以爵禄，至乃位亚三槐，秩班九命。自大明利见之始，百官总己之初，臣复得猥摄禁戎，缉宁内外，斯诚社稷之灵，兆民之福，臣何力之有焉？但陛下以睿明御宇，皇太后以圣善临朝，衽席不遗，簪履弗弃，复乃宠穷出内，荣遍宫闱，外牧两河，入参百揆。顾服知妖，省躬识戾。而臣将慎靡方，致兹痾疚。自去秋苦痢，缠绵迄今，药石备尝，日增无损。又今年已来，力候转恶，微喘绪息，振复良难。鸿慈未酬，伏枕涕咽。臣薄福无男，遗体莫嗣，贪及余生，谨陈宿抱。臣先养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为子，犹子之念实切于心，乞立为嫡，传此山河。”灵太后令曰：“于忠表如此。既诚勋宜录，又无子可矜。临危所祈，不容致夺，可特听如请，以彰殊效。”忠薨，年五十七。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二十万、布七百匹、蜡三百斤，赠侍中、司空公。有司奏：“太常少卿元端议，忠刚直猛暴，专慧好杀，案谥法刚强理直

曰‘武’，怙威肆行曰‘丑’，宜谥武丑公。太常卿元修义议，忠尽心奉上，剪除凶逆，依谥法除伪宁真曰‘武’，夙夜恭事曰‘敬’，谥武敬公。二卿不同。”事奏，灵太后令曰：“可依正卿议。”

于氏自曾祖四世贵盛，一皇后，四赠三公，领军、尚书令、三开国公。忠性多猜忌，不交胜己，唯与直阁将军章初瑰、千牛备身杨保元为断金之交。李世哲求宠于忠，私以金帛宝货事初瑰、保元，初瑰、保元谈之，遂被赏爱，引为腹心。忠擅权昧进，为崇训之由，皆世哲计也。忠后妻中山王尼须女，微解《诗书》，灵太后临朝，引为女侍中，赐号范阳郡君。

永超名翻，袭爵。寻卒。

子世衡，袭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忠弟景，字百年。自司州从事，稍迁步兵校尉、宁朔将军、高平镇将。坐贪残受纳，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，会赦免。忠薨后，景为武卫将军。谋废元义，又黜为征虏将军、怀荒镇将。及蠕蠕主阿那瑰叛乱，镇民固请粮廩，而景不给。镇民不胜其忿，遂反叛。执缚景及其妻，拘守别室，皆去其衣服，令景著裘，妻著故绛袄。其被毁辱如此。月余，乃杀之。

烈弟敦，自中散迁骁骑将军。景明中，假节，行并州事，除征虏将军、恆州刺史。卒官，赠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恆州刺史。

子昕，员外郎，直后，主衣都统，扬烈将军，怀朔、武川镇将，中散大夫。孝昌中，使蠕蠕，与阿那瑰擒逆贼破洛汗昕明、出六斤等。转辅国将军、北中郎将、恆州大中正。又迁抚军将军、卫尉卿。出为镇东将军，殷、恆州刺史。还拜征东将军，领左右。天平中卒。赠都督冀定州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尚书仆射、仪同三司，谥曰文恭。

长子扬仁。武定中，勃海太守。

扬仁弟叉罗，字仲纲。中军将军、光州刺史。

叉罗弟子荣，鲁郡太守。

敦弟果，严毅直亮，有父兄之风。自中散稍迁光禄大夫，守尚书，赐爵武城子。太和中，历朔、华、并、恆四州刺史。

子砾，袭。太子舍人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卒，赠右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曰哀。

子晖，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晖弟道扬，仪同开府谏议参军。

砾弟祗，卒于司徒掾。赠镇远将军、朔州刺史，谥曰悼。

祗子元伯，中散大夫。

果弟劲，事在《外戚传》。

劲弟须，中散。迁长水校尉，稍迁武卫将军、太府卿、镇南将军、肆州刺史。卒，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仪同三司、冀州长史。卒，赠征南将军、燕州刺史。谥曰武。

子羽，太尉从事中郎，燕州刺史。

子长文，字士端。武定中，尚书考功郎。

须弟文仁，太中大夫。

史臣曰：魏定中原，于栗磳有武功于三世。兼以虚己下物，罚不滥加，斯亦诸将所希矣。拔任参内外，以著能名。烈气概沉远，受任艰危之际，有柱石之质，殆御侮之臣。忠以鲠朴见亲，乘非其据，遂擅威权，生杀自己。苟非女主之世，何以全其门族？其不诛灭，抑天幸也。

## 列传第二十

### 高湖·崔暹·封懿

高湖，字大渊，勃海蓀人也。汉太傅衰之后。祖庆，慕容垂司空。父泰，吏部尚书。湖少机敏，有器度，与兄韬俱知名于时，雅为乡人崔暹所敬异。少历显职，为散骑常侍。登国十年，垂遣其太子宝来伐也，湖言于垂曰：“魏，燕之与国。彼有内难，此遣赴之；此有所求，彼无违者。和好多年，行人相继。往求马不得，遂留其弟，曲在于此，非彼之失。政当敦修旧好，义宁国家，而复令太子率众远伐。且魏主雄略，兵马精强，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太子富于春秋，意果心锐，轻敌好胜，难可独行。兵凶战危，愿以深虑！”言颇切厉。垂怒，免湖官。既而宝果败于参合。宝立，乃起湖为征虏将军、燕郡太守。宝走和龙，兄弟交争，湖见其衰乱，遂率户三千归国。太祖赐爵东阿侯，加右将军，总代东诸部。世祖时，除宁西将军、凉州镇都大将，镇姑臧，甚有惠政。年七十，卒。赠镇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谥曰敬。有四子。

第三子谧，字安平，有文武才度。天安中，以功臣子召入禁中，除中散，专典秘阁。肃勤不倦，高宗深重之，拜秘书郎。谧以坟典残缺，奏请广访群书，大加缮写。由是代京图籍，莫不审正。显祖之御宁光宫也，谧恆侍讲读，拜兰台御史。寻转治书，掌摄内外，弹纠非法，当官而行，无所畏避，甚见称赏。

延兴二年九月卒，时年四十五。太昌初，追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青徐齐济兖五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尉公、青州刺史，谥武贞公。妻叔孙氏，陈留郡君。

长子树生。性通达，重节义，交结英雄，不事生产，有识者并宗奇之。蠕蠕侵掠，高祖诏怀朔镇将、阳平王颐率众讨之。颐假树生镇远将军、都督，先驱有功。树生尚气侠，意在浮沉自适，不愿职位，辞不受赏，论者高之。居宅数有赤光紫气之异，邻伍惊恐，金谓怪变，宅不可居。树生曰：“何往非善？”安之自若。雅好音律，常以丝竹自娱。孝昌初，北州大乱，诏发众军，广开募赏。以树生有威略，授以大都督，令率劲勇，镇捍旧蕃。二年卒，时年五十五。太昌初，追赠使持节、都督冀相沧瀛殷定六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太师、录尚书事，冀州刺史，追封勃海王，谥曰文穆。妻韩氏，为勃海王国太妃。永熙中，后赠假黄钺，侍中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后部羽葆鼓吹，余如故。长子即齐献武王也。

王弟琛，字永宝。天平中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御史中尉、南赵郡开国公。

子叡，袭。武定末，太子庶子。

树生弟翻，字飞雀，亦以器度知名。卒于侍御中散。元象中，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恆云朔十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太傅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孝宣。

子岳，武定末，侍中、太傅公、清河郡开国公。

谥长兄真，有志行。兄弟俱至孝，父亡，治丧墓次，甘露白雉降集焉。有司以闻，诏标闾里。自泾州别驾，稍迁定安太守，甚著声绩。卒，赠龙骧将军，泾州刺史。

口带金城太守。神龟初卒。太昌元年，赠使持节、侍中、

都督定相殷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武康。

子仁，正光中，卒于河州别驾。太昌初，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青齐济三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明穆。

子贯，字小胡。永兴末，通直散骑常侍，金紫光禄大夫、尚食典御。

拔弟者兒，美容貌，膂力过人，尤善弓马。显祖时，羽林幢将。皇兴中，主仗令。高祖初，给事中，累迁散骑常侍、内侍长。坐事死。

子香，字明珍，有器尚。初除侍御史，拜奉朝请、员外散骑侍郎。与叔徽俱使西域，还至河洲遇贼攻围，城陷见害。太昌初，赠使持节，都督冀沧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，冀州刺史。永熙中，重赠侍中、都督青徐光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文景。

子永乐，兴和中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济州刺史、阳川县开国公。

永乐弟弼，武定中，安西将军、营州刺史、安陵县开国男。

者兒弟徽，字荣显，小字苟兒。聪敏有气干，为任城王澄所知赏。景明中，起家奉朝请。延昌中，假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嚧侯，西域诸国莫不敬惮之，破洛侯、乌孙并因之以献名马。还，拜冗从仆射。神龟中，迁射声校尉、左中郎将、游击将军。又假平西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，使嚧哒。还至枹罕，属莫折念生反于秦陇。时河州刺史元祚为前刺史梁钊息、景进等招引念生攻河州，祚以忧死。长史元永平、治中孟宾、台使元湛共推徽行河州事，绥接有方，兵士用命。别驾乞伏世则潜通景进，徽杀之。徽兵于吐谷浑，吐谷浑率众救之。景进败，退走，奔秦州。景进寻率羌夷复来攻逼，徽遣统军六景相驰表请

师，诏徽仍行河州事。久无援救，力屈城陷，为贼所害。永熙中，丧还洛阳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定相瀛沧五州诸军事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宣。

子归义，有志烈。初除奉朝请，加威烈将军。与父徽俱使西域。还都，稍迁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、西征都督，每有战功。后没于阵。太昌初，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孝贞。

子普，武定末，安南将军、太子左卫率。

归义弟归彦，武定末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、安喜县开国男。

真弟各拔，广昌镇将。卒，赠燕州刺史。

子猛虎，鄯善镇录事。及居丧，以至性称，遂绝宦情。

子元国，早卒。

次显国，武定末，抚军将军、汶阳男。

显国弟达，武定中，骠骑将军、行沧州事。

达弟永国，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

永国弟子国，武卫将军。

各拔少子盛，天平中、侍中、太尉公、广平郡开国公。

子子瑗，武定末，兼武卫将军。

谥弟稚，字幼宁。薄骨律镇将、营州刺史。

子陀，字难拖。沃野镇长。卒，赠琅邪太守。

子雍，字景云，司徒从事。后与少子思义俱奔萧衍，卒于江南。元象初，丧还，特赠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冀定瀛沧幽五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

子思宗，武定末，中军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兖州刺史、上洛郡开国男。思义，特赠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青兖齐三州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仆射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

陀弟兴，早卒。兴子贵孙，晋州刺史。

湖弟恆，字叔宗，慕容垂钜鹿太守。太祖时，率郡降，赐爵泾县侯，加龙骧将军，仍守钜鹿。卒赠安东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惠。

子道，字始愔，袭爵。拜都牧令，迁镇南将军、相州刺史。未及之职，卒。仍以为赠，谥曰庄。

子干，字干奴。好学，宽厚有雅度。袭爵泾县侯，后例降为伯。历南青州征虏府司马、威远将军、鄯善镇远府长史。仍转汾州后军府长史、白水太守。所在以廉平著称。太昌初，卒。赠使持节、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孝穆。

子侃，字伯欣，袭。除南秦州长史。卒，赠辅国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谥曰宣。

子绍，字广祖，袭爵。兴和初，征虏将军、沧州刺史。

侃弟腾，字伏兴。卒于安东将军、光州刺史、襄城县开国公。

子陟，字祖迁。司空中郎、太尉主簿。

陟弟憬，通直郎。憬弟翔，袭父爵。

腾弟隆之，武定末，太保、尚书令、平原郡开国公。

崔逞，字叔祖，清河东武城人也，魏中尉琰之六世孙。曾祖谅，晋中书令。祖遇，仕石虎，为特进。父瑜，黄门郎。逞少好学，有文才。遭乱，孤贫，躬耕于野，而讲诵不废。慕容暉时，郡举上计掾，补著作郎。撰《燕记》。迁黄门侍郎。及苻坚并慕容暉，以为齐郡太守。坚败，司马昌明以逞为清河、平原二郡太守。为翟辽所虏，授以中书令。慕容垂灭翟钊，以为秘书监。慕容宝东走和龙，为留台吏部尚书。及慕容麟立，逞携妻子亡归太祖。张兗先称美逞，及见，礼遇甚重。拜为尚

书，任以政事，录三十六曹，别给吏属，居门下省，寻除御史中丞。

太祖攻中山未克，六军乏粮，民多匿谷，问群臣以取粟方略。逞曰：“取榘可以助粮。故飞鸱食榘而改音，《诗》称其事。”太祖虽衔其侮慢，然兵既须食，乃听以榘当租。逞又曰：“可使军人及时自取，过时则落尽。”太祖怒曰：“内贼未平，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榘乎？是何言欤！”以中山未拔，故不加罪。天兴初，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，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。遵以闻。太祖诏逞与张袞为遵书以答。初，恢与遵书云：“贤兄虎步中原”，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，敕逞、袞亦贬其主号以报之。逞、袞乃云“贵主”。太祖怒曰：“使汝贬其主以答，乃称贵主，何若贤兄也！”遂赐死。后司马德宗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，皆将来奔，至陈留南，分为二辈，一奔长安，一归广固。太祖初闻休之等降，大悦，后怪其不至，诏兖州寻访。获其从者，问故，皆曰：“国家威声远被，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阙，及闻崔逞被杀，故奔二处。”太祖深悔之。自是士人有过者，多见优容。

逞七子，二子早亡，第三子义，义弟諲，諲弟祎，祎弟严，严弟躋。逞之内徙也，终虑不免，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，令归慕容德，遂奔广固。逞独与小子颐在平城。及逞之死，亦以此为谴。

颐，字泰冲。初为太子洗马，后稍迁散骑常侍，赐爵清河侯。后世祖闻刘义隆以諲为冀州刺史，乃曰：“义隆知用其兄，我岂无冀州也。”乃以颐为平东将军，冀州刺史。又为大鸿胪，持节策拜杨难当为南秦王。奉使数返，光扬朝命，世祖善之。及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等督诸军取上邽，使颐齎诏于丕前喻难当奉诏。后与方士韦文秀诣王屋山造金丹，不就。真君初卒。

颐五子。

长子秉，字公礼。早终，无子。

秉弟广，字公渊，袭爵。拜平东将军。子法度，早终。

广弟轨，字公则。太子中舍人、镇南司马。

轨弟穆，字公和。早终。

穆弟叡，字哲，小字男季。高祖初，以交通境外伏诛。从兄景真以子思叔继叡。

思叔，少为中书学生，迁中书博士。世宗时，历上党，钜鹿太守。自逞之死至叡之诛，三世积五十余年而在北一门尽矣。

初，三齐平，祎孙相如入国，以才学知名。举冀州秀才，早卒。相如弟彘，在《术艺传》。

逞兄适，字宁祖，亦有名于时。慕容垂尚书左丞，范阳、昌黎二郡太守。

适曾孙延寿，冀州主簿。轻财好施，甚收乡曲之誉。延寿子隆宗，简率爱友，居丧以孝闻。历位冀州别驾，兰陵、燕郡二郡太守，司空谘议参军，冀州中正，中军大将军府长史。仁信待物，出于至诚，故见重于世。卒，赠前将军、齐州刺史，谥曰孝。

子敬保，员外散骑侍郎、冀州仪同府从事中郎。卒，赠冀州刺史。

子子恆，官至征虏将军、鲁郡太守。早卒。

子恆弟子安，冠军将军、西兖州司马。

子安弟子升，开府参军。武定中，坐连元瑾事，兄弟并伏法。

封懿，字处德，勃海蓨人也。曾祖释，晋东夷校尉。父放，慕容暉吏部尚书。兄孚，慕容超太尉。懿俊伟有才气，能属文，与孚虽器行有长短，然名位略齐。仕慕容宝，位至中书令、民

部尚书。宝败，归阙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、都坐大官、宁朔将军、章安子。太祖数引见，问以慕容旧事。懿应对疏慢，废还家。太宗初，复徵拜都坐大官，进爵为侯。泰常二年卒。懿撰《燕书》，颇行于世。

子玄之，坐与司马国璠、温楷等谋乱，伏诛。临刑，太宗谓之曰：“终不令绝汝种也，将宥尔一子。”玄之请曰：“弟虔之子磨奴，字君明，早孤，乞全其命。”乃杀玄之四子，而赦磨奴。

磨奴被刑为宦人。崔浩之诛也，世祖谓磨奴曰：“汝本应全，所以至刑者，事由浩之故。”后为中曹监，西使张掖，赐爵富城子，加建威将军、给事中。久之，出为冠军将军、怀州刺史。太和七年卒。赠平东将军、冀州刺史、勃海公，谥曰定。以族子叔念为后，高祖赐名回。

回父鉴，即慕容暉太尉弈之后也。回，皇兴初为中书学生。袭爵富城子，累迁太子家令。世宗即位，以回行华州事。回在州鞭中散大夫党智孙，为尚书左丞韦绩纠奏，免。寻除镇远将军、安州刺史。山民愿朴，父子宾旅，同寝一室。回下车，勒令别处，其俗遂改。徵为太尉长史，频行定州、徐州事。寻除后将军、汾州刺史。

肃宗初，转凉州刺史，加右将军，固辞不拜，仍授平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时大乘寇乱之后，加以水潦，百姓困乏。回表求赈恤，免其兵调，州内甚赖之。又为度支尚书。寻转都官尚书、冀州大中正。荥阳郑云谄事长秋卿刘腾，货腾紫纁四百匹，得为安州刺史。除书旦出，暮往诣回，坐未定，谓回曰：“我为安州，卿知之否？彼土治生，何事为便？”回答之曰：“卿荷国宠灵，位至方伯，虽不能拔园葵，去织妇，宜思方略以济百姓，如何见造而问治生乎？封回不为商贾，何以相示？”云

惭愧失色。

灵太后临朝，召百官问得失，群臣莫敢言。回对曰：“昔孔丘为司寇，十日而诛少正卯，鲁国肃然，欺巧自息。姬旦行戮，不避兄弟，周道用隆。徐偃专行仁义，其国乃灭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厉威刑而能治者。顷来颇由长吏宽怠，侵剥百姓，盗贼群起。请肃刑书，以惩未犯。”太后意纳之，而不能用。转为七兵尚书，领御史中尉。尚书右仆射元钦与从父兄丽妻崔氏奸通，回乃劾奏，时人称之。除镇东将军、冀州刺史。

肃宗末，徵为殿中尚书，频表逊职，以为右光禄大夫。庄帝初，遇害于河阴，时年七十七。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定州刺史，谥曰孝宣。

长子隆之，武定中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齐州刺史，安德郡开国公。

子子绘，武定中，勃海太守。

隆之弟兴之，字祖胄。经明行修，恬素清静。起家太学博士，员外郎。出为瀛冀二州平北府长史，所历有当官之誉。孝昌中卒。天平中，追赠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寻重赠殿中尚书，谥曰文。

子孝琬，字子倩。武定末，开府中郎。

孝琬弟孝琰，秘书郎。

兴之弟延之，字祖业。天平中，骠骑大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剡县开国子。

磨奴既以回为后，请于显祖，赠鉴宁远将军、沧水太守。

鉴长子琳，字彦宝。显祖末，本州表贡，拜中书博士。高祖初，大军南讨，琳参镇南军事。后为河南七州大使。还，拜中书侍郎，与侍中、南平王冯诞等议定律令，赐布帛六百匹，粟六百石，马牛各一。迁太尉长史，转司宗下大夫，有长者之

称。行东兖州事。及改定百官，除司空长史。出为立忠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、兼散骑常侍、持节，西道大使。还为长兼太中大夫，转广平内史，又为光禄大夫。世宗末，除后将军、夏州刺史。徵为安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神龟二年卒。赠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相州刺史。

子元称，元称弟子盛，并早卒。

子盛弟子施，武定末，沛郡太守。

琳子肃，在《文苑传》。

懿从兄子恺，字思悌，弈之孙也。父劭，慕容垂侍中、太常卿。恺，给事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后入代都，名出懿子玄之右，俱坐司马氏事死。恺妻，庐玄姊也。恺子伯达弃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，改婚房氏。显祖末，伯达子休杰内入，祖母庐犹存，垂百岁矣，而李已死。休杰，高祖时以归国勋为河间太守，兼冀州咸阳王府谘议参军。

休杰从弟灵佑，仕刘义隆为青州治中、勃海太守。慕容白曜平三齐，灵佑率二百人诣白曜降，赐爵下密子。后除建威将军、勃海太守。卒。

子进寿，袭爵。肃宗时，为扬州治中，以失义州为刺史元志所杀。事具《志传》。

子子游，武定中，开府中兵参军。

进寿弟蚌，卒于冀州别驾。

蚌弟粲，起家荆州长流参军、司空水曹参军、殿中侍御史。累迁征东将军、广州长史。还，除光禄大夫。卒，赠卫将军、冀州刺史。

回族叔轨，字广度。沉谨好学，博通经传。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同志友善，惠蔚每推轨曰：“封生之于经义，非但章句可奇，其标明纲格，统括大归，吾所弗如者多矣。”善自修

洁，仪容甚伟。或曰：“学士不事修饰，此贤何独如此？”轨闻，笑曰：“君子整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何必蓬头垢面，然后为贤？”言者惭退。

太和中，拜著作佐郎，稍迁尚书仪曹郎中，兼员外散骑常侍。衔命高丽，高丽王云恃其偏远，称疾不亲受诏。轨正色诘之，喻以大义，云乃北面受诏。先是，契丹虏掠边民六十余口，又为高丽拥掠东归。轨具闻其状，移书徵之，云悉资给遣还。有司奏轨远使绝域，不辱朝命，权宜晓慰，边民来苏，宜加爵赏。世宗诏曰：“权宜徵口，使人常体，但光扬有称，宜赏一阶。”转考功郎中，除本郡中正。勃海太守崔休入为吏部郎，以兄考事干轨。轨曰：“法者，天下之平，不可以旧君故亏之也。”休叹其守正。轨在台中，称为儒雅。奏请遣四门博士明经学者，检试诸州学生。诏从之。寻除国子博士，加扬武将军。假通直散骑常侍，慰劳汾州山胡。

司空、清河王怿表修明堂辟雍，诏百僚集议。轨议曰：“明堂者，布政之宫，在国之阳，所以严父配天，听朔设教，其经构之式，盖已尚矣。故《周官·匠人职》云：夏后氏世室，殷人重屋，周人明堂，五室、九阶、四户、八窗。郑玄曰：‘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之以见同制。’然则三代明堂，其制一也。案周与夏殷，损益不同，至于明堂，因而弗革，明五室之义，得天数矣。是以郑玄又曰：‘五室者，象五行也。然则九阶者，法九土；四户者，达四时；八窗者，通八风。’诚不易之大范，有国之恆式。若其上园下方以则天地，通水环宫以节观者，茅盖白盛为之质饰，赤缀白缀为之户牖，皆典籍所具载，制度之明义也。在秦之世，焚灭五典，毁黜三代，变更先圣，不依旧宪。故吕氏月令见九室之义，大戴之礼著十二堂之论。汉承秦法，亦未能改，东西二京，俱为九室。是以

《黄图》,《白虎通》,蔡邕,应劭等,咸称九室以象九州,十二堂以象十二辰。夫室以祭天,堂以布政。依天而祭,故室不过五;依时布政,故堂不逾四。州之与辰,非所可法,九与十二,其用安在?今圣朝欲尊道训民,备礼化物,宜则五室,以为永制。至如庙学之嫌,台沼之杂,袁准之徒已论正矣,遗论具在,不复须载。”

寻以本官行东郡太守。迁前军将军、行夏州事。好立条教,所在有绩。转太子仆射,迁延尉少卿,加征虏将军。卒,赠右将军、济州刺史。

初,轨深为郭祚所知,祚常谓子景尚曰:“封轨、高绰二人,并干国之才,必应远至。吾平生不妄进举,而每荐此二公,非直为国进贤,亦为汝等将来之津梁也。”其见重如此。轨既以方直自业,高绰亦以风概立名。尚书令高肇拜司徒,绰送迎往来,轨竟不诣。绰顾不见轨,乃遽归,曰:“吾一生自谓无愆规矩,今日举措,不如封生远矣。”轨以务德慎言,修身之本;奸回谗佞,世之巨害,乃为《务德》,《慎言》,《远佞》,《防奸》四戒,文多不载。

轨长子伟伯,字君良。博学有才思,弱冠除太学博士,每朝廷大议,伟伯皆预焉。雅为太保崔光、仆射游肇所知赏。太尉、清河王怿辟参军事,怿亲为《孝经解诂》,命伟伯为《难例》九条,皆发起隐漏。伟伯又讨论《礼》、《传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疑事数十条,儒者咸称之。寻将经始明堂,广集儒学,议其制度。九五之论,久而不定。伟伯乃搜检经纬,上《明堂图说》六卷。正光末,尚书仆射萧宝夤以为关西行台郎。及宝夤为逆,伟伯乃与南平王冏潜结关中豪右韦子粲等谋举义兵。事发见杀,年三十六,时人惜之。永安中,追赠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、瀛州刺史,听一子出身。伟伯无子,转授第三弟翼。伟伯撰《封

氏本录》六卷，并诗赋碑诔杂文数十篇。

伟伯弟业，字君修。奉朝请，领殿中侍御史。早卒。

业弟翼，字君赞。美容貌，腰带十围。以兄伟伯立节之勋，除给事中。后加扬烈将军。武定初卒。

翼弟述，字君义。武定末，延尉少卿。

述弟询，字景文。尚书起部郎。

史臣曰：高敬侯才鉴明远，见机而作，身名俱劭，世载人英，天所赞也。崔逞文学器识，当年之俊，虑远忽微，俱以为祸。蹟有兹休烈，厥世不延。封懿获全为幸，回乃克光家，世不乏人矣。